

序

說文這一部書，是吾人識字讀書的根本。按周禮上面說：『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漢尉律中說：『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從這兩點看來，可以知道古代求學的基礎，和試士的方法，莫先於「識字」的了。

一個文字的構成，包括「形」「聲」「義」三種要素。所以吾人欲認識一個字的全部情形，必須明白牠的「形體」，通曉牠的「聲」，審察牠的「意義」，這纔能盡讀這一個字的方法，識字豈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古人說得好：『讀書容易識字難，』這句話是很有趣味的。

我國自從唐宋兩朝而後，一般士人，習於「詞章」，「科名」的陋見，把四書五經中的「義法」，割裂得不成個樣子。我們試看科舉時代主試官所擬的「試

題」，往往破碎四書五經中的章節，牽強配搭，巧立名目，曰「搭題」。與試的人，也祇得東拉西湊，敷衍成篇，以求僥倖獲中。試問這樣爲虛名而求學，還有什麼真實求學的可言？對於識字，自然格外不能夠仔細辨認了。

前清乾隆嘉慶的時候，一般喜歡研究漢學的先生們，眼見得科名中人的不講求實際學問，便起而極力批闡許學，——漢許慎作說文，後世研究這種學問的，簡稱許學——以爲士人識字讀書的根本，全在乎此！師徒相傳，養成了一種風尚，直到光緒宣統的時候，還有人精於此道的。這些人，都可以說是尊崇古學的功臣，啓導後進的良師咧！

我從前讀書南京的時候，飽受王師伯沅，和向師仙喬的教誘，益信說文是學者不可不讀的書。平常寫述，尤喜用說文中的字；而讀古書，更見方便。近年以來，從事教讀的生活，見設學生的作文，理機固很可觀，運思亦多明雋；不過對於「作字」方面，常見一「魚亥豕」，差誤百出。有時爲之逐一揭示，還有些

同學疑其所以然之故；於是用說文造字的方法，詳細解釋，大都能明白瞭解；從此知道說文更不可不講了。

但是說文這一部書，內容的包括，非常豐富，如欲將全部九千多文字，一一舉出來，教給學生，恐怕初學的人，有些力不勝任。并且學校中課程支配，對於國文方面，也許沒有充分的時間。因此久想編一簡捷適當的教本，以輔助中等學校以上的學生及專研國學的人們識字讀書之用，結果總是力不從心而作罷。

某年的夏天，有幾位喜歡研究國學的學生，要求我選講這部書；一時情不可却。便用王筠的文字蒙求做藍本，揀其中最應用的二三千字，分「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類，作個綱領。每字之下，先用許氏的經文定其說，參以段王兩家的注釋；使學者對於一字的「形」、「聲」、「義」三方面，在簡易的剖析之下，得着正確的觀感；庶幾識字不致差誤，讀古書尤多幫助。兩月之間，大部讀畢，所得的結果，非常圓滿；而我所編的教本，竟亦「哀然成帙」

了！

是編既經成功，很有許多友人，慫恿我早日付梓，以供中學以上的學生作課外閱讀之用；并謂於學生的識字讀書上，一定有很大的效率。我因為當時編製的匆促，斟酌的未盡善，遲遲不敢問世。最近又因光華學生的要求，還於今年春將原稿重行整理，譯成白話；補加「轉注」、「假借」，以完成「六書」之目。費了三個月工夫，勉強成功。自己覺得還有很多不愜意的地方，希望明達者加以指教！

民國十八年，五月，一日，於光華附中。

例言

一 本書編述的目的；純乎爲一般中學以上的學生辨識造字的根源而作。有志研究此書的，可以矯正一切字畫上的差誤，讀音上的含糊，以及辨別字義不能明審等種種弊病。可當牠作教本讀，也可當牠作課外參考之用。

二 本書編述的方法：計分上下兩編，共九章。第一章六書論，總敘六書的一切情形。第二章象形字，第三章指事字，第四章會意字上，第五章會意字下，第六章形聲字，第七章轉注字，第八章假借字，以上各章，於每一種的前面，先提了一個綱要，說明牠的大概情形，然後再把牠逐部分析。第九章補闕，是按說文序例，偏旁所有，而篆文未出，特爲補記的。

三 本書的內容，就許氏說文解字中，揀選牠爲吾人平常所習用的字，約一二千文，逐字把牠剖析。先用許氏的「經文」立其綱，附以淺顯的解釋；有時兼

採用段氏王氏的說解，以發明這個字的意義；還有牽涉經籍的，便引經籍中文字來證明牠。務使學生對於這一字的字形、字聲、字義三方面，得一正確的觀感；而誦讀古書的時候，也得不少的幫助。

四 本書的分配，六書中對於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種，著述獨詳，因為這四種內所統的文字，大都是造字的本根，可以逐一的把牠詳細詮解，使牠形聲義三項，深深印入腦筋中而不忘。若轉注和假借，本是表明用字之法的，沒有專字可以箸錄，所以在這二類中，僅舉牠用字變化之法，略著其例。

五 本書的最大目的，既注重在文字上的認識，所以和別種「文字學」書泛論文字的起源，以及文字的變遷等不同。讀者如果能將此一二千字熟習於胸，那便讀書的根基立定，推而以求許書的全部文字，不愁用字的窘乏了。

六 本書中所用的參考書，列舉於下：

許慎，說文解字。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王筠，說文句讀，說文釋例，文字蒙求。

章炳麟，國故論衡。

陳曾則，京師優級師範國文講義。

802.21
962
2

目次

上編

第一章 六書論.....	一
一 六書的名稱.....	一
二 六書的定義.....	二
三 六書的次第.....	四
四 六書的效用.....	六
第二章 象形字.....	九
正例一 天地類的純形.....	一一
正例二 人類的純形.....	一二
正例三 動物的純形.....	三四

正例四 植物的純形……………四九

正例五 衣服器械屋宇的純形……………五四

變例一 一字象兩物形的……………七三

變例二 由象形字省之仍是象形的……………七三

變例三 避他字而變其形的……………七五

變例四 物多此形因兼其用以象之的……………七五

變例五 會意定象形字……………七六

變例六 以會意定象形而別加一形的……………九四

變例七 兼聲意的象形……………九六

變例八 似會意的象形……………九八

變例九 全無形而以意聲爲形的……………九九

第三章 指事字……………一〇〇

正例一 純體指事的……………一〇二

變例一 以會意定指事的……………一一九

變例二 卽意卽事的……………一三一

變例三 兼意兼聲兼形的……………一三一

變例四 卽所從之意而少增之以指事的……………一三一

變例五 省象形字以指事的……………一三三

變例六 形不可象變而爲指事的……………一三三

變例七 借象形爲指事的……………一三七

變例八 借象形爲指事而兼意的……………一三九

第四章 會意字上……………一四〇

正例一 順遞爲意的……………一四二

正例二 並時爲意的……………二〇八

正例三	卽字之部位見意的	三〇五
正例四	疊二成字的	三二八
正例五	同上例而疑其卽是一字的	三三七
正例六	疊三成字的	三三九
正例七	疊四成字的	三四四
正例八	會意兼指事的	三四五
正例九	會意兼象形的	三四九

下編

第五章	會意字下	一
變例一	於會意外加一形的	一
變例二	從其字而變其字之形的	五

變例三 就本字而少增之即足會意的……………八

變例四 省文會意的……………一〇

變例五 反文會意的……………一八

變例六 倒文會意的……………二二

變例七 意不在字中而轉在空白之所的……………二六

變例八 所從之字不成意轉從所從之字之所從與以所從之字者以得意……………二八

變例九 會意兼聲而聲即在意中的……………三〇

變例十 於會意之外別加聲者……………九二

變例十一 字無聲不得不謂之會意實則各自爲意不可會的……………一〇八

闕疑一……………一二

第六章 形聲字……………一二九

正例一 楷已變篆的……………一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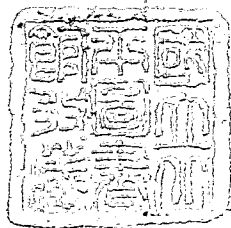
正例二 爲他字之統率的	二六一
變例一 聲意膠葛及聲不諧的	二〇七
變例二 從省聲的	二一九
第七章 轉注字	二四四
一 轉注的意義	二四四
二 轉注和會意形聲假借之差別	二四七
三 各家論轉注	二四九
第八章 假借字	二五三
一 假借的意義	二五三
二 假借的種類	二五四
三 假借的運用	二六一
第九章 補闕	二六四

上編

第一章 六書論

一 六書的名稱

欲通說文，必先研究「六書」。什麼叫做「六書」？據周禮中說：「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鄭康成注：「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漢書藝文志，則稱做：「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許氏說文敘中，又稱爲：「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牠的名稱和次第，各各不相同的。但據後世大部分研究說文



人的習用，「六書」的名稱，都採用許氏說文敘中的定名；而牠的次第，則班固漢書藝文志中所說的，最得學者的同情。

編

據古人開始造字的動機，「六書」之中，自當以「象形」爲根本。形體如有不可「象」的，便屬於「事」了。事如有不可「指」的，便屬之於「意」了。意如有不可「體會」的，便屬之於「聲」了。字而能形之於聲音，那造字便沒有什麼窒礙了。以上四種，還嫌有不足之處，於是「轉注」也生出來了，「假借」也生出來了。許氏對於「六書」，他所以首列「指事」之故，原來因他本書中的例子，開首即列「一」部，實在「一」是包含天地間一切現象，不僅僅是指「事物」的。

二 六書的定義

「六書」的名稱，上面既經說明了，現在再講牠的定義。按「六書」的定義，諸家所說的，都和許氏相同。許氏說文敘中說：「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

，上下是也。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以上許氏所論「六書」的定義，後世的人，大概都奉牠爲規律的。

但是考之鄭樵通志中說：「獨體爲文，合體爲字。觀乎天文，觀乎人文，而文生焉。天文者，自然而成，有形可象者也。人文者，人之所爲，有事可指者也。故文統「象形」「指事」二體；字者，孳乳而寢多也，合數字而成一字者皆是，卽「會意」「形聲」二體也。四者爲經，造字之本也；「轉注」「假借」爲緯，用字之法也。或疑旣分經緯，卽不得名「六書」。不知「六書」之名，後賢所定，非皇顏先定此例而後造字也，猶之左氏釋春秋例，皆以意逆志，比類而得其情，非孔子作春秋，先有此例也。」以上所引鄭氏的一段話，是用來作解釋「六書」的定義，備一個參考的。

三 六書的次第

「六書」的次第，自從唐朝以來，變更牠前後的次第的，大概已有幾十家之多，要之以班固漢書藝文志中所定的爲是。「象形」、「指事」，都是獨體的文字，但是有了物，然後有事，所以應當立「象形」爲首。「會意」、「形聲」，都是合體的文字，不過「會意」是兩體都含有意義的，「形聲」便聲中大半無意義；且俗體字大概都是屬於「形聲」，其有屬於「會意」的，僅僅千百中佔其一二罷了；就這一點看來，也就足以知道牠的先後了。「轉注」、「假借」，雖在這四種以外，但牠先後的次第，也不可混亂的。「轉注」，是合幾個字爲一個意義；「假借」，是分一個字爲幾個意義的；這是古人事省，往往喜歡「執簡以御繁」；後人尙文，往往喜歡「由約以趨博」的常例；即此，亦足以知道牠的先後了。

現在我再把「六書」分作三對來說：「象形」是「實」的，「指事」是「虛」

的，因為物有「形體」，而「指事」却沒有「形體」的。「會意」是「實」的，「形聲」是「虛」的，因為「會意」是合兩個或三個字以為意，而牠的義理已完備了，「形聲」却不能完備。例如「鍊」和「煉」，本來是一個字，所鍊的是金，煉牠的是火；「鑊」和「椶」，也本來是一個字，這種器具，原是兼用金和木製成的，現在都把一字分作兩體，於此格外見得「形聲」字的意義，不能兼備的明證。「轉注」「假借」，這兩樣東西，「轉注」是「實」的，「假借」是「虛」的。「轉注」之中，「考」自成其為「考」的，「老」自成其為「老」的，牠的解釋，可以互相通用，但各有牠的專義。就像「桷」「榱」，「挹」「抒」，同是一件東西，一種事物，然而名稱却從牠的主人，各有所稱謂而不可更換的，所以說「轉注」是「實」的。「假借」之中，像「令」字，原是由「號令」解的，而借牠作「令善」解。「長」字，原是由「長久」解的，而借牠作「君長」解。須得照這個字上下的文法上求得，不能單據一個字而直說，所以稱牠為「虛」。

的。依上面所說的，我們對於「六書」的次第，得下一個結論，便是：「『六書』的次第，應當以班書爲標準——凡變亂班書之次第的，多是不知「六書」虛實之理的！」

四 六書的效用

凡一個字的包蘊，「形」「聲」「義」三種東西，足以盡了。便是「六書」之名，亦可以「形」「聲」「義」三種來統括牠。例如「天」字：「一大」，是牠的形；「顛」，是牠的義；「他前切」，是牠的聲。這三方面多明白了，於是一個字的包蘊，便能明白。「六書」之中，「象形」，是講「形」的；「指事」，「會意」，是講「義」的；「形聲」，「轉注」，「假借」，都是講「聲」的。「轉注」、「假借」，在「形」「事」「意」「聲」四者之中，而可以專屬之於「聲」，這是什麼道理？因爲「轉注」、「假借」，原來沒有不用聲借的。

「假借」有去形存聲的，例如：

石鼓文：『其魚隹可？』「隹可」二字，便是「維何」的省寫，這一種叫做「省借」。

「假借」有字外加形的，例如：

檀弓：『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又：『然則蓋行乎？』鄭注：『蓋，當作盍。』商頌：『百祿是荷！』「荷」，便是「儻何」的本義。左傳，隱公三年，引作：『百祿是荷！』這一種叫做「增借」。

然而「增」牠「省」牠，其聲音却没有不同的，所以有時亦借及「偏旁」不同，而「聲音」相同的字。例如：

禮記：『射之爲言者，釋也。』知道「射」古音讀「釋」。又「釋」、「歌」，都是從「睪」聲，所以詩經振鷺篇：『在此無歌，』中庸引他作「射」。這是借及偏旁的。

至於「轉注」，原爲一樣東西，而命名有不同的，那末字也便不同了。同是

件事，而稱謂有不同的，那末字也便不同了。古人用字的方法，貴在乎合時，而不貴乎好古；取用他們本地的「方言」，造成這一個字，以能達意就算了。但是聖人所產生的地方，各不相同，唐虞三代的時候，大都是住在山西河南的地方，而孔子又生長在山東，他們各用其地的「方言」以爲訓，那就不能少「轉注」一門了。所以同是一個「持」，而用作「懸持」的，叫做「摯」，用作「脅持」的，叫做「拊」，用作「閱持」的，叫做「撲」，用作「握持」的，叫做「摯」，都是各各不相同的。然而這個還有「懸」、「脅」、「閱」、「握」的分別，又像「揃」、「搃」、「批」、「押」，都是作「猝」解的，「攷」、「媛」，都是作「美」解的，「娛」、「嬉」，都是作「樂」解的，牠們的意義上，都沒有什麼差別，而名稱却各不相同的。至於爾雅中釋訓等幾篇，往往一名而累數十字不止，那又「轉注」而兼「假借」了。

大概文字之中，意義有什麼輕重，那便語言之所施，也有輕重。所以「假借」

這一門，一個字而有幾個意義；怎麼有幾個意義呢？因為口中之聲是相同的。「轉注」這一門，合幾個字而成一種意義的，怎麼有幾個字的呢？因為口中之聲是不相同的。所以當造字的起始，呼爲天地，就爲天地，呼爲人物，就造人物，字便用來寄牠的聲的；由此可以知道「聲」這樣東西，是造字的根本了。等到後來，有了這個「聲」，便用「聲」來配一個「形」，而成爲「字」，此「形聲」一門的所以範圍廣得很哩！綜合四方的不同，究極古今的變化，此「轉注」一門所以要「分著」其聲。沒有這個字，而取同聲的字來代表牠，有時有這個字，亦取同聲的字以相通，此「假借」一門所以要「蒼萃」其聲咧。因此知道「聲」這樣的東西，是用字的極則了。這是「六書」之旨的大略情形。我人能明白「六書」之意義的，那末書本中還有什麼難解的字呢？

第二章 象形字

按許氏對於「象形」字的定義，是說：「畫成其形，隨體詰詘。」原夫古代造字的創始，大概「象形」字最先發明，因為「象形」字都是「實」字，容易把牠記畫出來，供人認識。此後才有表事、表意、表聲的字次第發明。據易經繫辭上面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由此可以知道古代創造文字，純乎是為「記事」用的，好比現在的帳簿一樣。初造的字，大都是「實」字，而沒有「虛」字，後世的「虛」字、都是借「實」字而變成的。字因記事而造，而事却由物而起，例如「牛」「羊」是一種物件，而「牟」「𠂔」便是屬於「事」了；「艸」「木」是一種物件，而「出」「丞」便又屬於「事」了。所以說，字因記事而造，而事却由物而起的。

班固漢書藝文志：『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他所排列的次第，最是確當，說文，和周禮鄭注，都是不及牠的。鐘鼎文字中所有的「象形」字，多半是「畫成其物，隨體詰屈」的。李斯把牠變而為「小篆」，欲

這字形的大小，使牠齊同，那便不能沒有伸縮，於是遂有「形」不能「象」的字。所以本書內的「象形」字，兼採一些鐘鼎古文，以便初學的人，易於認識。

「象形」字中，類別很多；我現在用王氏文字蒙求的分類方法，把牠分爲「正」「變」二例。「正例」「變例」之中，又分列幾條細目。每條之下，隨引說文中的字，逐個來說明牠的意義，使初學說文的人，得一有統系的研究；以較貿然研究許氏專書，覺得方便商事多多了。象形字「正例」「變例」的條目，提揭於下：

(甲)象形字的「正例」五：

- (1) 天地類的純形。
- (2) 人類的純形。
- (3) 動物的純形。
- (4) 植物的純形。
- (5) 衣服器械屋宇的純形。

(乙)象形字的「變例」九：

- (1) 一字象兩物形的。
- (2) 由象形字省之，仍是象形的。
- (3) 避他字而變其形

的（以上三類，雖不是正例，仍舊是純形，不兼他字以成的，可以通爲一類）。

(4) 物多此形，因兼其用以象之的（此字獨爲一類）。

(5) 會意定象形。

(6) 以會意定象形，而別加一形的。

(7) 兼聲意的象形。

(8) 似會意的象形。

(9) 全無形，而以意聲爲形的。

正例一 天地類的純形

日 ○ 說文：「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从○一。象形。」

「日」和「實」，是「疊韻」●字。這種解釋文字的方法，古人稱爲「聲訓」●之法。凡是聲音相近的字，牠的意義也可以相通。太陽的形體，充實而不闕，所以說「太陽之精不虧」。字形作○，以表示牠「不虧」的現象；并且象太陽的一個輪廓。中間這一筆，是指太陽中的黑影。這黑影沒有一定的所在，星相家稱牠爲「三足烏」的便是。

附釋 ●「疊韻」，就是說兩個字同在一個韻裏。例如「反切」的下一字，

和牠所「切」的字，必定是疊韻字。像「公」字，爲「古紅」切，「紅」在「東」韻裏面，「公」也在「東」韻裏面，「紅」和「公」，就稱牠爲「疊韻」。①「聲訓」，是古人的「一種釋字之法。凡於聲音相近之字，可以彼此互相解釋，意義相通，便稱牠爲「聲訓」。例如「天，顛也」。「日，實也」。都是取其聲音相近者，來解釋牠的意義的。

月〇〇

說文：「月，闕也。太陰之精。象形。」

日的形體，是正圓的，所以顯著牠的「不虧」之象。月的形體，却闕牠的一半，這是因爲月闕的時候多，圓的時候少；并且欲讓日的形，所以畫作上下弦時的狀態。〇，是象月上下弦時的輪廓。中間這一筆，本是指地影；而詞藻家掉弄文墨，往往都稱牠爲「兔蛤」的，便是。

雲云〇

說文：「雲，山川氣也。从雨云。云，古文，省雨。」

雲和煙的形狀，是相同的，下面細而上面大。我們把〇字倒轉，寫成「楷」

法，便是「云」字。再加一個「雨」而爲「雲」，遂變成「形聲」字，而非「象形」字了。然「雲」和「雨」，是「同類」而不「同物」的，例如「卿雲」、「喬雲」，那是不雨的雲；并且先雲而後有雨，雨不應該爲雲所從的；由這兩點看來，那小篆从「雨」作「雲」的說解，委實不當。後來因爲「云」字給「云爲」的借義所專用，所以加了一個「雨」，以作分別。

雨雨雨

說文：『雨，水從雲下也。一，象天。冂，象雲水澍其間也。』

一，象天的形狀。丨，是表示地氣上騰；冂，是表示天氣下降。陰陽和，然後下雨，中間這幾點，便是雨的形狀。雨，現在讀成「上」「去」二音：讀上聲的，爲「靜字」；讀去聲的，爲「動字」；而「動字」却是雨的「引申」之義。

附釋 ●『引申』，有時亦作「引伸」。是由一個字本來的意義，引用出去，以及於別種意義的。

電申

說文：『電，陰陽激濯也。電之古文也。』

電光這樣東西，閃爍不定，並且有長有短，所以字形象牠。籀文寫成𩇛，小篆寫成申，都不成爲象形了。申，古文；電是後起的「分別文」。雷，是從牠的「回屈」上面說的；電，是從牠的「申引」上面說的。現在我們常常解釋這「申」字作「引」的，實在是由於「電」字引申假借出來的。

气

說文：『气，雲气也。象形。』

這是雲气的正字。三筆屈曲，象雲起的現象。自從經典上面，借「气」作「乞」，而解釋爲「求」的意義；於是借用既久，就把「氣」字來代「气」。其實「氣」是「籛」的古字，應當作「廩籛」解的。

火

說文：『火，焜也。（焜，同燬）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

火，善於焚燬東西，所以說「火，焜也」。古代「五行」的方位，火屬南方。炎，是火光盛的意思。上，是說火性上行而不能下行。火的形狀，上面

銳而下面闊。旁邊這兩點，是火星迸出的狀態。

附釋 ●「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牠的方位，據古人說：「金

屬西方，木屬東方，水屬北方，火屬南方，土屬中央。」

山

說文：「山，宣也，宣氣散生萬物；有石而高。象形。」

這個「山」字的形象，上面鋒銳的，是指山峯。下面，是指山下的巖穴。山

上有氣，能散生一切東西，所以說「宣氣散生萬物」。

厂

說文：「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

厂，音漢。厓，就是山邊。巖，也作「厓」解的。「人可居」，就是說厂下

可以住人的意思。厂左面峭直的，是指山的體。橫出而下覆的，是像厓的形狀。

自

說文：「自，小阜也。象形。」

自，俗字寫做「堆」。自，比阜小些，所以牠的字形，也較阜字減少些。這

個字，有時假借作「魁」。周語：「夫高山而蕩以爲魁陵。」注：「魁，卽自也。」

阜部 𡵓 說文：「阜，大陸；山無石者。象形。」

阜，就是土山。這個字，象土山高大的形狀。上面是平的，可以一層一層的去。首，象牠的高；下，象牠的三層。上面不起峯，所以說「無石」。把牠引出來，可以作「大」、作「厚」、作「多」的意義解的。

氏部 𡵓 說文：「氏，巴蜀名山岸脅之有，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聲聞百里。象形。」

這個字的意義，是說山的岸脅，有小自在旁邊附箸牠，將欲落墮，巴蜀的人，便稱牠爲「氏」。漢書揚雄傳：「響若阨隕。」注：「天水有大坂，名曰隕坻，其山自旁箸，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隕隕。」「隕」，就是「氏」字。現在引申假借，多作「姓氏」的「氏」解的。

水𣶒

說文：『水，準也。北方之形。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

準，是平的意思。天下的東西，莫平於水了。書大傳：『非水無以準萬里之平。』「五行」的方位，水屬北方，所以說「北方之形」。衆水，是指兩邊四短畫。微陽，是指中間一長畫。四陰一陽，所以稱「微陽」。這個字應當橫看，好比畫水一樣，長的短的，都是水紋。

泉𣶒

說文：『泉，水源也。象水流出，成川形。』

這個字；上半象「泉」的形狀；下半象「川」的形狀，同出而分成三歧，稍有些像𣶒字的形體。把牠的意義引申出來，古時候稱錢曰「泉布」，也是取牠「流通」之誼的。

川𣶒

說文：『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古泉陶謨文）：「濬𣶒𣶒距𣶒。』言

深濬𣶒𣶒之水成川也。』（按𣶒𣶒，古溝澮字）

川字承𣶒𣶒兩字而來，牠的流水愈大，所以增𣶒而成川字。李巡爾雅注：『

水流而分，交錯相穿，故曰川也。」
《川》三部，按次序而列，因其字形遞相增加之故，便分做先後了。

井井

說文：「井，八家一井。象構韓形。••，鑿之象也。古者，伯益初作井。」

鑿地取水的，叫做井。這個字，象構韓的形狀。韓，是井上的木圍圈。••，是汲餅的形狀。井田的制度，便象井韓而仿造的。八家共一井，中間是公田。鑿井的方法，是古代伯益所創始的。

夂夂

說文：「夂，凍也。象水凝之形。」

夂，是冰的本字。讀「筆陵切」。水初寒凝凍的時候，正像這種文理。大寒冰裂，亦象這個形狀。冰、凝，本來是一個字，現在用「冰」來代「夂」專以「凝」作「凝聚」字解了。詩：「膚如凝脂。」這是古書中以「冰」爲「凝」的獨存意義。其他就不大看見了。

土土 說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丨，物出形也。』

土生萬物，所以說「地之吐生物者也」。「五行」中金、木、水、火、四部，都說明牠的方位，惟有土下，不說牠是「中央之行」，這因為萬物都生於土，結果復歸於土的緣故。

田田


說文：『田，陳也；樹穀曰田。象形。从口，从十，阡陌之制也。』

這個字的形體：外面象田的封界；內部象阡陌的交錯，是陳列種穀之處。取其陳列的整齊，所以說「田，陳也」。○，十，是阡陌的制度，成一縱一橫的形狀。

疇疇

說文：『疇，耕治之田也。从田。疇，象耕田溝誥屈之形。』

疇字，亦可以寫成疇。疇，是疇的「異文」。●。這個字，象既耕既耙後的形狀。古文作「疇」，因田當既耕既耙以後，正像此形；寫的人把牠整齊起來

，作的形狀，那就不像了。




附釋

●「異文」凡一個字而異其寫法的，這叫做「異文」。

亭

說文：「亭，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亭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

從口。」

亭，原是「郭」的本字，現在借用作「郭」。郭，本當作「鞞」，是一個國名。從前的時候，蘇築城池以保衛國君，造城郭以居住人民，這是城郭的創始。◎，象兩重城郭；上，下，象兩亭相對；，是「亭」的省寫。漢典略說：「十二城門，門一亭。」這是城內的亭，百官公卿表：「縣道十里一亭。」這是城外的亭。總之有城必定有亭，所以亭字从亭。

𡗗

說文：「𡗗，築坡土爲牆壁。象形。」

𡗗，是「累」的本字。讀「力軌切」。坡，是番土。用番，裁泥土成方形，把牠晒乾，用來堆壘牆壁的，就是這個「坡」。𡗗，象許多土坡堆壘的形狀

。坡，本應方的，因為，人的目巧所至，不能使牠正方，所以作尖鐵的形。舌，便是現在農夫所用的鋤。取田裏土塊，使牠方整不散，即俗稱爲「坡頭」。

正例二 人類的純形

君𠤎


說文：『君，尊也。从尹，發號。』

君字從尹，是說天子至尊，尹治天下的意思。天子又須發號，所以从口。小篆君字，不成象形。現在說牠象形的，是指下一字古文而言；象君拱手而坐的形狀。𠤎，便是拱的本字，書經上面說：『垂拱而天下治。』君字从𠤎的意義，大概很有深意的。

臣𠤎

說文：『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

臣的字義，解釋作「牽」，大概是說他受制於人的意思，其實也不盡然，例如廣雅：『臣，堅也；』韋昭辨釋名：『臣，慎也；』白虎通：『臣，縶也

；』都是用聲音相近的字來解釋的。金刻文字寫作象人跪拜的形象，小篆便不像了。

民民義

說文：『民，衆萌也。从古文（𠂔）之象。』

凡人形的字，面都向左的。君，作正面的形狀。臣，和小篆「民」字，都是字形向右的，取歸向其君的意義。古文「民」；中間這幾筆，像「母」字的形體；上下這幾筆，像「弟」字的形體；所以表示男女老幼衆百姓之狀。「萌」，便是古文「氓」；衆萌，是說衆庶無知的意思。

弟義

說文：『弟，韋束之次弟也。从古字（𠂔）之象。』

用韋來束物，所束的物，不止一件，所以便有次弟了。把牠的意思引申出來，便作爲「次弟」之稱。又假借爲兄弟的「弟」字，牠的字形，解析就不同了。上面這兩筆，象小孩子頭上的卬角；中間，象他的身；下面，象他的足；全體宛然象跟隨其兄的形態。現在習俗多用牠爲「昆弟」的專名，而本義

反不明顯了。

人下

說文：「人，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此縮文，象臂脛之形。」

人是受天地間陰陽之氣而生的，并且是萬物中的最貴者，所以說「天地之性，最貴者也」。字體，是象臂和脛的形狀；因爲臂向下垂，同下面的脛相連接，所以見其兩而不見其四了。

子夕

說文：「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人以爲偁。」

子，是男子的美稱。許氏用「干支」字聚類在一處，所以用「子月」當正義，「男子」當借義。這個字的形體：上部象頭，中間象兩臂。小兒的手，不能下垂，所以向上舉的。下面象股，祇有其一而不作兩者，因爲兒子在襁褓中，兩足是相併的。

女𠃉

說文：「女，婦人也。象形。」

按：「女者，如也」。意思是說：「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理者也」。這個

字的形體，象女子歛抑自守的狀態。

心

說文：「心，人心，土藏也。在身之中。象形。」

這個字的形體：中間象心的形狀；外面兼象心和包絡。古文尙書說：「心，土也。」故心爲土藏。心在身的中央，爲儲藏之主。牠的形狀是正的，所以字亦象牠的正形。

頁

說文：「頁，頭也。首，頁，同。古文頁也。」

，卽𠄎也。」

「頁」、「首」，這兩個字，是相同的。上一字，但象頭形；下一字，加上一些頭髮。都象人頭的側面：左邊，象面部的前面；右邊，象牠的後面。鬚，現在俗稱胎髮。𠄎的形狀，蒙茸上向，正像小兒初生時的胎髮。小篆作頁，人年紀一大，便把髮盤曲於頂，所以成這個形象。引申牠的意義，可以作「始」、作「本」解的。

囟

說文：「囟，頭會囟蓋也。象形。」

囟，亦寫作「腓」，俗體字作「顙」。「息進切」，音信。是頭的會合處。象小兒頭蓋未合的形狀。家語本命解：「三年囟合，然後能言。」亦是指小兒頭蓋說的。

目

說文「目，人眼。象形。重，童子也。」

這個字的形體，古文本是橫寫的。小篆把牠放直，是取偏旁所從的字，容易配合之故。○，象眼球的形狀。中間這兩筆，象瞳子。釋名上面說：「瞳，重也；膚幕相褻重也。」引申出來的意義，是作「條目」、「指目」解的。自，與口相助也。」

自

說文：「自，鼻也；象鼻形。白，亦自也。省自者，詞言之氣，从鼻

自，白，這二個字是相同的，都是古鼻字。「自」的字形，像鼻的全部。

現在的人稱「我」時，常常自己指牠的鼻端，這還有些古意咧。引申的意義

，作「己」、作「自然」、作「由」解的。「白」，亦是鼻字。上从自省，

下从口，那是因爲言從口出，而氣從鼻出的原故。

口

說文：「口，人所以言食也。象形。」

言語和飲食，是口的兩大功用，所以說「人之所以言食也」。字體，象人上下兩唇的形狀。

牙

說文：「牙，壯齒也。像上下相錯之形。」

壯齒，便是大齒。口腔內的牙齒，渾統說起來，都稱齒，稱牙。倘使分析起來說，那末前面當唇皮的，稱爲齒；後面在牙牀上的，稱爲牙；牙比較齒稍爲大些。一說：當口的上下齒，稱牠爲齒；在頤內的，稱牠爲牙。牙的形狀是平的，所以象牠上下相切的形狀。

臣

說文：「臣，顛也。象形。」

臣，音怡。現在多通作「頤」。臣，是中口車●輔的名。口車動而上下，因

輔嚙物，用來養人，所以稱爲頤。頤，又作「養」解的。這個字的形體，像人側面的形狀。中間這一筆，象人的髻輔。

附釋 ①「口車」，就是俗稱「牙牀」。 ②「髻輔」，就是人面頰的中部。

耳

說文：「耳，主聽也。象形。」

這個字的形象：外面，是象耳的輪廓；注中的一點，是耳的竅門。有時假借作「語辭」用，凡虛字用「而已」的，讀來快一些，便成「耳」字的音。

亢

說文：「亢，人頸也。从大省，象頸脈形。」

亢，是承接在人頭部的下面。亼，是象人的顛頰；乚，是亢的形狀；中間這一筆，是頸前中部的高骨。俗字，寫作「吭」。引申牠的意義，又可以作「高」、作「舉」、作「當」解，都從人頸的意義上推演出來的。


冉

說文：「冉，毛冉冉也。象形。」

冉，讀「汝鹽切」。是羸的古文，俗字寫作「髻」。冉冉，是說柔弱下垂之貌。釋名上面說：『在頰耳旁曰羸，隨口搖動，冉冉然也。』

而

說文：『而，頰毛也。象毛之形。周禮曰：「作其麟之而。」』

人的鬚，生在口腔上部的曰「髥」，所以「冉」字作左右分披的形狀。「而」，大概是唇下的鬚，所以下垂。周禮上面說：『作其麟之而，』這是指「獸毛」的。「之」字，古時寫成，象頂毛上衝的形狀。「而」字，是說頰下的毛。這個字的形體，上一畫，象鼻端；次一豎，象人中；(，象口上的鬚髭；∩，象「承漿」，及在頤下的鬚。總之「而」字，爲口下口上之鬚的總名。分開來說，在口上的爲「鬣」，在口下的爲「鬚」。假借牠做「語詞」：或用在發端，或用在一句的中間，或用在一句的末尾。或解釋牠爲「然」，或解釋牠爲「如」，或解釋牠爲「汝」，或解釋牠爲「能」，都可以的。

𠂇 肱 𠂇

說文：「𠂇，臂上也。𠂇，古文𠂇。象形。或作肱。从肉。」

手的上面，曰臂，臂的上面，曰𠂇，這是手的三屬。𠂇，象曲𠂇的形狀。

手 𠂇

說文：「手，拳也。象形。」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象五個指頭的形狀，下面象手腕。現在我們把手伸開來，便成爲手，把牠卷起來，便成爲拳，其實是一像的。這字，是象指、掌，及手腕的形狀。

𠂇

說文：「𠂇，左手也。象形。」

手本有五個指頭，側視，那便僅見三指。𠂇，原是「左」的本字。自從借「左」字爲「𠂇」，便以「佐」字代「左」。左，原是「輔佐」之「佐」的本字。

又 𠂇

說文：「又，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過三也。」

三歧，象三個指頭的形狀。用指頭記數的，或者是全用，或者用三個。略，

是說牠的大略；略舉其中三指，所以別於手字。并且手字，是正面的形狀，故五個指頭全見。又字，是側面的形狀，指頭互相掩映，所以祇見牠的長的。假借作「更然」的解釋。

𠂔

說文：『呂，脊骨也。象形。』

脊骨。一共有二十一椎。呂，象脊骨一顆一顆相承接的形狀。中間這一筆，是象節帶的系連。引申出來，作爲「心呂」之「呂」解的。呂，有時寫作「膂」。

𠂔

說文：『𠂔，背呂也。象脊肋形。』

𠂔，音「古懷切」，讀若關。𠂔，是兼「骨肉」而說的；呂字，却就其「骨」而言。「象脊肋」，脊，是人的兩膀；肋，便是脊骨。𠂔，象肋骨的形狀；一，象背脊，在全身中最挺最直的。底下這一筆，象人的腰。

止

說文：『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

止，便是古趾字。右面兩筆象足骨，左邊這一筆象足跟。按字林上面說：「趾，足也。」許氏解釋這個字，說凡三變，其實不如直說牠是「足也」，比較簡捷了當些。

力

說文：「力，筋也。象人筋之形。治功曰力，能圍大災也。」

「力，筋也」。筋，是說其體；力，是說其用。「象人筋形」，是說其象筋的「肌理」。人的理，叫做力；所以木的理，叫做柝；地的理，叫做防；水的理叫做渤。引申出來，凡是精神所能勝任的，都稱做力。

幺

說文：「幺，小也。象子初成之形。」

「初成之形」，是說胞胎之中，初成胎兒的形狀。幺，是在胞中，所以字形拳曲。上出的一筆，取其與「呂」字相避。引申出來，作「小」的解釋。字，音「於堯切」，讀若邀。

工

說文：「工，巧飾也。象人有規榘也。」

這個字的意義：因為牠巧於文飾，所以說「工也」。「象人有規槩」，是說牠中間這一筆，挺直而可以中繩墨。上下這兩根線，是平正的；中間相距離，又很準；所以說牠「有規槩」。引申出來，凡是善於其事的，都稱做「工」。

尸

說文：「尸，敝也。象臥之形。」

尸的字體，象頭低下而背彎曲的形狀。有些人說，這個字應當寫成「尸」，是一個橫撇的人。又釋詁：「尸，主也。」凡祭祀之「尸」，都是作「主」解的。「象臥之形」，說文臥字下說：「臥，伏也。」是又作「俯伏」之狀態解的。

鬼

說文：「鬼，人所歸，爲鬼。从人。由，象鬼頭。鬼陰氣賊害，从厶。」

爾雅釋言：「鬼之爲言，歸也。」下半从人。由，象鬼的頭。鬼神這一種東

西：神是屬陽，而鬼是屬陰的。陽屬公而陰屬厶，所以从厶。字形，象鬼有

頭，有足。論語：『非其鬼；』周禮：『人鬼；』都是說人的祖先爲鬼。許氏說牠『陰私賊害爲鬼，』是說厲鬼了；並非這個字的本意。

正例三 動物的純形

鳥 鳥 鳥 鳥
 說文：『鳥，長尾禽總名也。象形。鳥之足似匕，从匕。』

這個字的形體：上，象鳥的頭；左邊突出的，是牠的喙；中間這一點，是牠的眼睛；右出的四筆，上一筆是牠頸上的翁毛，二三兩筆，是牠的兩翼；第四筆，是牠的尾；匕，是牠的足（鳥的足用一以該二；兔鹿的足，用二以該四的）。

隹 隹
 說文：『隹，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

隹，讀若錐。這個字的形體，和鳥字差不多，不過尾稍爲短一些罷了。左邊下面這一筆，權當牠是足。鐘鼎文寫成詹，那便別加一足了。隹，雖是說短尾鳥的總名，祇是鳥之短尾的，通名隹，並不是說从隹的字，都是屬於短尾

鳥的。

朋

說文：「朋，古文鳳，象形。」

這個字的形體；上部，象鳳的頭；下面，象牠的羽翼。鳳飛的時候，許多鳥跟牠的，總有幾萬，所以現在借用牠作「朋黨」解的。自從假借的意義專用後，本義倒反失傳了。

燕

說文：「燕，元鳥也。籥口，布翅，枝尾，象形。」

這個字，象燕子的背面形。廿，象籥口；匚，象背脊；𠂇，象張兩翅；火，象牠的尾。燕尾，和魚尾，都像剪刀樣分歧的，所以用火來象牠的形狀。

烏

說文：「烏，孝鳥也。象形。」

純黑羽毛，而又知反哺的鳥，這便是烏。烏的字形，和鳥相同；然而沒有眼睛，因為烏全身黑色，和牠的眼睛，不能分別，所以不點睛。

於

說文：「於，古文烏。象形。」

這是古文鳥字，象牠飛的形狀。小篆的鳥，是牠立時的形。自從借用牠同「于」字的解釋後，作「烏鳥」解的，便不用這個字了。

鳥鷖

說文『鳥，鷖也。象形。』

鳥，便是古文鷖字。許氏於這個字，就用「今字」來解釋「古字」。自從經典上面借用牠作「履鳥」字解，本義反失傳了。

焉黃

說文：『焉，鳥黃色。出於江淮。象形。』

焉鳥，現在不知是一種什麼鳥？自從借用爲助詞後，本義大家都不知道了。古時候，多用「焉」來作「發聲字」的，解釋牠作「於」，亦有作「何」解的。

羽翮

說文：『羽，鳥長毛也。象形。』

這個字，象鳥兩翅的形狀。翮，便是所謂「六翮」。專指兩翅說，因為牠和背上的毛，以及腹下的毳，各不相同。又長毛必有兩對，所以从並羽。引申

出來，作五音之「羽」解的。「羽，舒也」，因鳥的翅能舒展，所以作「舒」解。

卵

說文：「卵，凡物無乳者，卵生。象形。」

鳥的卵形圓，牠的形狀，不能寫來確實相像。這是象魚的卵，外面有一層膜裹住牠，像袋一樣，因為字形不好看，所以又用兩袋來相比偶。中間這一點，便是卵子。

牛

說文：「牛，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象角、頭、三封、尾之形。」

許氏說：「事，理也。」事，是說他能事其事。因為牛能任耕種之事的。理，是說他文理可分析。這個字的形體，上面曲的，象牠的角；丨的上面，是項的高聳處；當中，是指牠的身體；末是牠的尾。一，是牛の後足。這是從牛の後面看上去的形狀。牛走起來，都是低其頭，所以不作頭。又牛沒有前

足，因為給牠大腹所遮蔽。

· 羊

說文：『羊，祥也。从𦍋。象頭、角、足、尾之形。』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象羊的角；下面象四足和牠的尾。這也是從後面看上去的形狀，羊的肚腹小，所以能見四足。

· 馬

說文：『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

這個字的形體：左邊，象頭，和四足、一尾；𠂇，象牠的髦。小篆馬字，是髦連於頭上的。古文，籀文，都是髦離於頭的。

· 犬

說文：『犬，狗之有縣蹠者也。象形。』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象頭和耳；下面祇有兩隻腳，凡是善走的動物，多作兩隻腳的。因為牠走得快，粗看起來，彷彿四足像兩足。「縣蹠」，是說前足向上的形狀。

· 豕

說文：『豕，豨也。竭其尾，故謂之豕。象毛、足，而後有尾。』

豕的尾短，所以稱竭尾。又豕怒的時候，便舉其尾，故尾又象上舉的形狀。第一畫，象牠的頭。面部曲而不平，所以作。下面幾筆，象牠的四足。右邊這一筆，象牠的尾。

鹿

說文：『鹿，山獸也。象頭、角、四足之形。鳥鹿足相似，从匕。』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中間的，象角；旁邊，象耳。鹿喜歡回顧，所以牠的嘴，右向而上舉的。左面向下泄的，是牠的胸部。厂，象脊；厶，象足；翹起在脊上的，是尾。

象

說文：『象，南越大獸，長鼻、牙。三年一乳。象鼻、牙，四起之形。』

象的鼻，其長異於他獸，所以左邊這一筆，象牠的鼻形。中間這幾筆（象鼻、牙）象的鼻、牙，四起之形。下面，象牠的足，和尾。假借牠作像。像，是作「似」解的。

虎

說文：『虎，山獸之君。从虍。虎足，象人足。』

有毛的蟲，凡三百六十種，麒麟是毛蟲的長。虎所以爲君的，僅指山中之獸

而說的。這個字的形體，象虎踞踞的狀。

兕

說文：「兕，如野牛而青。象形。」

兕的皮，很堅厚，可以製鎧甲。野牛，就是現在俗稱爲水牛，和黃色的牛不同，古時候叫牠爲野牛。這個字：上面象牠的頭，下面象牠的足和尾。

豸

說文：「豸，長脊，行豸豸然。欲有所司殺也。」

凡野獸有什麼司殺的時候，牠便行步詳審，背脊好像加長些。「豸豸然」，是長的形狀。一說：有足的，叫做虫；沒有足的，叫做豸。大概沒有足的虫，體多是長的，像蛇、蚓等類，正是長脊。不過豸作「沒足虫」解的，是引申之義，並非是本義。豸，讀若伺。

麋

說文：「麋，解麋，獸也。似山羊，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象形。」

一

麋，讀若雉。字形，大略像鹿，惟上面像一角，和兩耳。四足像馬，尾和足

相齊，亦像馬；不像鹿的足曲而尾短。這種野獸，性能知人的有罪；所以從前皋陶判決獄事，罪有可疑的，便教牠去觸，以定其罪。

兔兔

說文：「兔，獸名。象踞。後其尾形。兔頭與兔頭同。」

兔善獸踞踞，和犬的性子相同，所以這兩個字都从二足，這是並四爲二的。兔的尾短，所以說踞。後面是牠的尾，因爲兔踞踞的時候，牠的足是後於尾的。

兔兔

說文：「兔，獸也。似兔，青色而大，象形。頭與兔同，足與鹿同。」

兔，讀若斥。這個字的形體；上面，像兔的頭；下面，像鹿的足。

鼠鼠

說文：「鼠，穴蟲之總名也。象形。」

鼠，善於掘穴，所以稱牠爲「穴蟲」。這個應當橫看；上面，像牠的頭；中間，像牠身子俯伏的形狀；延長的這一筆，是牠的尾。又有人說：這個字的上面，象牠的牙齒；下面，象牠的腹、爪、尾。鼠喜歡齧東西，所以象牠的

齒。

禽 𪚩
說文：「禽，山神，獸形。从禽頭，从𪚩，中聲。歐陽喬說：「禽，猛獸也。」」

禽，讀若癡。左傳：「魑魅罔兩」，魑，同禽，是作山神獸解的。亦可以作猛獸解。這個字：从禽頭，从𪚩，从中。大概禽頭是指凶而說的。許氏說牠是「獸形」，那便頭、足，等都是獸了。𪚩，象牠其帽子，並不是「聲」。

易 𪚩
說文：「易，蜥易，蜺，守宮也。象形。」

這是蜥易之「易」的本字，俗字寫作蜴。字形：上面，是像牠的頭；下面，是像牠的四足。蜴易的尾很小，所以不象。假借牠為「難易」之「易」，讀去聲。

虫 𪚩
說文：「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象其臥形。物之微細，或行或飛，或毛或鱗，或介或鱗，以虫為象。」

虫，讀若灰。爾雅疏：『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虺，就是虫的借字。陸德明釋文：『此蛇色如綬，鼻上有鉞，大者百餘斤。』如此說來，虫是一種蛇，並非是虺。此外別有一種解釋，說「虫」，就是「蟲」。許氏又曰：『或行或飛，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爲象。』這是說五方之物，多是以虫爲象的。

蟲

說文：『蟲，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从三虫。』

小蟲這一類東西，好羣聚在一起，所以寫成「三」數，以形容其多。大的頭，曲屈的身體，拖長的尾，凡是蟲的形狀，都是如此的。人三爲「衆」，虫三爲「蟲」，都是說牠的多。

禹

說文：『禹，蟲也。象形。从虫。』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象牠的頭；下从虫，是說牠是四足的。夏王取牠爲號，所以受禪成功的諡法，曰「禹」。

萬

說文：『萬，虫也。象形。从去。讀若僕。』

萬，讀若僕（音屑）。這個字，也上象其頭，下象其四足。漢書中，借用牠為堯時司徒的契。

萬

說文：『萬，蟲也。象形。从去。』

萬，是古文董字。現在習用的，都寫作萬。古人稱「萬」，便是現在的人稱「蠟」。這個字的寫法，正像蠟的形狀。上面，是蠟的雙鉗；中間，是牠的腹；下面，是牠的足。自從這字，假借為「記數」的意義以後，本義就不知了。

董

說文：『董，毒蟲也。象形。』

董，讀若產。疑牠就是「萬」的「變文」。長尾的，叫董；短尾的，叫蠟。虫的篆法，其下有尾，蠟的毒在尾，所以作尾形。

魚

說文：『魚，水蟲也。象形。魚尾與燕尾相似。』

魚類及兔兔的嘴，都是尖銳的，所以字形的最上部，从勹，所以象牠銳的形狀；不可當作爲「人」字（人的篆文，作𠤎）。魚的尾，和燕尾相像，都成枝形。所以从火以象牠的枝歧；並不是「火」字（火的篆文，作火）。

龜

說文：「龜，舊也。外骨內肉者也。从𠤎，龜頭與𠤎頭相同。……象足、甲、尾之形。」

龜，和舊，是「以聲相訓」的。龜，古音姬，亦音鳩，聲音相近。這個字，亦當橫看；上面，像牠的頭；左邊，像足；右邊，像背甲有文。下面拖出來的，是牠的尾。

它

說文：「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

它，音「託何」切，讀若佗。原來是古蛇字。現在分「它」作「蛇」，音「食遮切」。虫長大，便爲它，所以說「从虫而長」。并且「它」比較「虫」

，曲折得多。「無它」，猶之後人說「無恙」。現在人說「無他」，便是無它的引申義。

巴

說文：「巴，蟲也。或曰，食象蛇也。象形。」

巴，是一種大蛇，所以牠的形狀，宛曲而長。字體便像牠宛曲之狀。山海經：「巴蛇食象，三年而出其骨。」楚辭：「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越出其骨，三年爲期。」有蛇，就是指巴蛇。

巳

說文：「巳，巳也。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

巳，是說萬物之巳盡。巳，沒有方法把牠象出來，所以用蛇來象牠。

𧈧

說文：「𧈧，蠚𧈧也。从它。𧈧頭，與它頭同。」

𧈧，就是蝦蟇。蝦蟇這樣東西，頭部尖銳，腹部闊大。所以上面象它，中間兩邊這幾筆，象牠的大腹。籀文，還把牠加上一對足。假借作「𧈧勉」解。

角肉

說文：「角，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像犄尖銳的形狀；下面，象犄的體；中間，象犄的文理。

皮

說文：「皮，剝取獸革者，謂之皮。从又。」

許氏解釋皮字，所以說「剝取」的緣故，因為這個字的右邊从又；又，右手，是說用手來剝取的。稱「獸革」，那是因為人稱爲「膚」，獸稱爲「皮」的分別。這個字，像剛剝下來的皮，有一種柔輭委隨的形狀。引申出來，凡爲所剝的皮，曰皮。再引申牠，凡物之著在外面的，亦稱爲皮。

革

說文：「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也。象古文革之形。」

皮已去毛的，叫做革。這個字，象革平張的形狀。古文寫作革，改爲，這是省煩爲簡的方法。「革，更也」，這是說治去牠的毛，有一種更改的意義。所以引申出來，作一切事物「更新」的意思。

毛彡

說文：「毛，眉髮之屬，及獸毛也。象形。」

眉，是人的目上之毛；髮，是頭上的毛。人身的毛，有各種稱謂；獸的身上，便統稱牠爲毛；這是貴人賤畜的意思。這個字：彡，象毛的本；彡，象毛的枝。

肉肉

說文：「肉，截肉也。象形。」

截，是大斲。原是鳥獸的肉，有形可象，所以說「截肉」。但是人體上的肉，也便從牠。分開來說；人的肉，稱肌，鳥獸的肉，稱肉。這個字，象一塊肉形狀，中間這兩筆，是肉的肌理。

丑

說文：「丑，古文番。獸足謂之番。」

這個字的全體，象獸蹄底面的形。丑，原是古文番，亦寫作𠂔。楚辭九歌：「丑芳椒兮成堂。」註：「丑，一作播。」這又假借「番」字，作「播」解了。

𡗗

說文：「𡗗，獸足蹂地也。象形。爾雅曰：「狐、狸、獾、貉、醜，其足

蹶，其迹𡗗。」

𡗗的字體，象獸足蹂地的形迹。讀若柔。篆文有寫作蹂的。从足，柔聲。那便是「形聲」字而不是「象形」字了。

正例四 植物的純形

來𡗗來

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麩。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

爲行來之來。詩曰：「貽我來麩。」

來，是屬於麥類植物。上出的，是穗；左右這四筆，是牠的四葉。麥，受一年四時的全氣，所以出地四節，而有四葉。从，象二麥；𡗗，象一芒。這個字，本爲植物的名，自從假借爲「行來」的意義後，本義就不用了。

禾𡗗

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和

同音）。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从木，从𡗗省。𡗗，象其穗。」

穀穗當成熟的時候，頭多向下傾，所以字形從傾頭。向上揚的這一筆，是牠的枝葉。中間這一筆，是牠的本幹。向下注的。是牠的根。

尢

說文：『尢，秣之省文。稷之黏者也。象形。』

尢，音秩。現在北方人稱做高粱的便是。或又稱牠為紅粱。這種植物之有黏性的，分黃白兩種。這個字：上象牠的大穗；儿，象牠的皮。皮所以和牠的莖分離，這是表牠皮的功用，因為尢的皮，可以做席。

尗

說文：『尗，豆也，象豆生之形。』

尗，是菽的古文。剛才生出來的時候，頭是曲的，所以上面一筆，作曲的形狀，中間一橫畫，是指地的。丨在一上的，是牠的莖。丨在一下的，是牠的根。下面這兩點，就是所說的豆，生在細根的上面。

米

說文：『米，粟實也。象禾實之形。』

米的形狀，難以相象，所以寫成幾點，以像牠細碎的狀。四點，就是像聚米

之形。十，界在牠的中間，是分這四粒米的。

𦵏

說文：『𦵏，葩之總名也。𦵏之爲言，微也，微纖爲功，象形。』

𦵏，就是古麻字。種𦵏，必櫛比相次的，所以重復以象牠。麻，是𦵏的已經治理者，所以藏在广中。

韭

說文：『韭，菜名。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

。一。

韭菜這一種植物，生出來都是上面相平的，所以這個字的上半，就像牠上平的形狀。一，是指地的。

瓜

說文：『瓜，蒞也。艸部曰，在木曰果，在地曰蒞。瓜者，賸生布於地者

也。外象蔓，內象實。』

這個字的形體，非常顯明。左右這兩筆，像瓜的蔓絲。中間，象瓜實。

艸

說文：『艸，百卉也。从二中。』

艸 現在習用的，寫作草。古時候艸、草，分成兩字：草，是卓橡的果實；艸，却是艸木的艸。艸，都是叢生的，所以从二中。

丰 𠂔 說文：「丰，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讀若介。」

這個字的形體，象艸散亂的形狀。經典上面，往往借「芥」字或「介」字用的。凡是說艸芥或艸介的，都是「丰」的假借字。

竹 𦵏 說文：「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箬箬也。」

許氏說是「冬生」，這是指竹胎生於冬天，并且枝葉不凋的緣故。又說牠是「艸」，這是因爾雅竹在釋艸的緣故。這個字像兩兩竝生，竹葉必定下垂，所以字作垂下的形狀。

木 𣎵 說文：「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从中，下象其根。」

冒，是突出的意思。木從地中突出而出，所以說「冒也；冒地而生」。「五行」的方位，木屬東方，所以說「東方之行」。字形：中間，是牠的本幹，

上面，是牠的枝葉；下面，是牠的根。Ψ，象上出；𠂔，象下垂；𠂔，象牠的根。

𣎵

說文：「𣎵，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𣎵木也。象形。」

這是「若木」之「若」的正字。篆文不甚象，應當以下一字鐘鼎文爲正。𣎵木，便是若木。楚辭：「執若木以拂日兮；」若，當作𣎵。字象枝葉蔽翳的形狀。

漆

說文：「漆，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漆，如水滴而下。」

木的汁名漆，因此名其木亦叫漆。現在習用的，多是作漆，漆便廢而不見了。要知道，漆是水的名，並非是木汁。這個字，左右各三點，象汁從木中流出的情形。石鼓文寫作𣎵，小篆加兩點成漆。下面，似水而非水，所以不說「从水」，而說牠「如水」。

甲

說文：「甲，位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

「干支」之屬，甲乙的方位，多屬東方，所以說「位東方之孟」。東方，是陽氣所始生，所以說「陽氣萌動」。凡是艸木初生的時候，有些牠的種還戴在頂上；有些牠的小葉，先生出來了；所以字形象牠。這個字：下面，象木的有莖；上面，象孚甲的下覆。孚，好比卵的孚，猶俗語說殼一樣。

正例五 衣服器械屋宇的純形

糸

說文：「糸，細絲也。象束絲之形。」

糸，讀若覓。絲是蠶所吐的，牠的條子很細，所以說「細絲」。古文糸字，象束絲的形狀；小篆加了一些，便不很像了。

絲

說文：「絲，蠶所吐也。从二糸。」

糸和絲，原是一個字；猶之中和艸，虫和蟲，同爲一字一樣。因爲這兩個字的一部中，各有所从的字，所以把牠分別出來。

月

說文：「月，小兒及蠻夷頭衣也。从冂。二，其飾也。」

目，便是古文帽字。小兒沒有行冠禮，蠻夷的人不知冠禮，所以用目來禦寒氣的。巾，象帽的形狀；中間這兩筆，是帽上的裝飾。

巾

說文：「巾，佩巾也。从巾。丨象系也。」

巾，便是象巾的形狀，不必說牠是「从巾」。丨，象巾的系，是用來懸掛手巾的。

裘





說文：「裘，皮衣也。象形。」


裘，是皮裘之「裘」的古文。上面這一曲筆，象衣的領口。中間這一筆，象衣的襟。兩旁這四點，象衣毛的鋒。後來加「衣」，而變為「裘」；求，便借為「干求」之用。自從借義沿用已久，本義就廢了。

鼎


說文：「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

下；入山林川澤，魍魎蝮蠃，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易卦：「巽木於下者為鼎。」象析木以炊也。」

鼎，鐘鼎文寫作，像兩耳四足；又寫成，像兩耳三足。許氏說：「象析木以炊鼎，」這是指字的下半，析木爲兩而作，上半部的，定牠爲鼎形的。其實這個字，是通體象形。目，象牠的腹。鼎的左右，上揚的，是牠的兩耳；向下的，是牠的足。

舟
說文：『舟，船也。古者共鼓、貨狄，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象形。』

舟和船，是古今字不同。古人說舟，現在人說船。共鼓、貨狄，是黃帝、堯、舜時候的人。貨狄，疑他就是化益。化益，就是伯益。這個字，應當橫看。左邊，是舟的艙；右邊，是舟的底；上邊，是舟的尾；曲的一筆，便是放舵的地方。

方
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

這個字的形體：下面，像兩舟併而爲一；上面，像兩個舟的頭併在一起。引

申出來，作「比方」、「方國」、「方正」、「方向」等解釋。有時又引申牠作「甫」解，甫，便是起初的意思。還有假借牠作「旁」的解釋。今文尙書中作「旁」的字，古文尙書中都是作「方」的。

車

說文：「車，輿輪之總名也。夏后時，奚仲所造。象形。」

奚仲，是夏朝時作「車正」的官。有人稱，黃帝時佐官七人，奚仲造車。然則黃帝時候，自有一個奚仲，夏后氏時候的「車正」，恰巧和他同名罷了。這個字，應當橫看。中間方的這一部分，是車的「輿」；夾在輿兩旁的，是車的兩輪，從後面看起來，便見兩個車輪成一直條；中間貫通的這一筆，是車的軸。

鬲

說文：「鬲，鼎屬，實五穀。一斗二升，曰鬲。象腹交文，三足。」

鬲，屢也。古文，亦鬲字。象孰飪五味，气上出也。」

鬲和彌，其實是一個字。都屬鼎的一種。鬲的字形：上半部，象牠的口：X

，象鬲腹上交叉的紋形；下面象靴的三隻足。鬲的形體，和鬲相同，上面有氣湧出，這是所以顯著鬲的效用。鬲和鬻，都讀若歷。

豆

說文：「豆，古食肉器也。从口，象形。」

豆，這樣東西，古時候用來放肉的，所以說：「食肉器也」。這個字的形體：上面這一個○，是豆容物的口；)(，象豆的殼。祭統：「夫人薦豆執校。」校，便是較的假借字。是指中間這直的東西，俗語稱靴爲柄。底下這一筆，是豆的足跗。最上這一筆，象豆容口中所置的實物，古文把靴放在○中，小篆把靴移放在○外。

壺

說文：「壺，昆吾圓器也。象形。从大，象其蓋也。」

古代的時候，昆吾造陶器。壺，亦是昆吾所創造，其形圓，所以說「昆吾圓器也」。這個字形體：上面，象靴的蓋；中間，象靴的腹；下一畫，是靴的足。

勺 𠂔
說文：『勺，料也。所以挹取也。象形。中有實，與包同意。』

勺，是可以舀湯的東西，所以說「挹取」。這個字的形體：外面，像牠哆口而有執柄的形狀；中間這一點，像其中有什麼盛的東西。「與包同意」，這是因為「包」字，象人的裹字，「勺」字，象器的盛酒漿。這字也當橫看。

匕 匕
說文：『匕，所以取飯也。一名柶。』

匕，這樣東西，可以用來盛飯，所以說「取飯」。牠的效用，和勺用以挹漿差不多。勺和匕，形狀相像，但是持柄有在上在下的不同，所以分作兩種寫法以相避。匕，象牠的柄；𠂔，象所以舀物的。

𠂔 𠂔
說文，『𠂔，酒器也。』

𠂔，是酒斗之「斗」的正字。小篆把牠列入金部，作𠂔。字形：上面，象牠的口；中間，象牠的腹；底下這一筆，象牠的足。

上，酉酉 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

酉，便是古酒字。「八月黍成，可爲酎酒」，因爲八月的時期，恰巧和「干支」中「酉」的方位相合，所以用「酎酒」以應「就也」之說。這個字，像尊壘的形狀，中間有酒在裏面。後來借用作「干支」中的「酉」字解。

主 說文：「主，鐙中火主也。從凵，象形。」

主，便是「炷」的本字。字形：上面這一點，像火炷的形狀；凵，像鐙盞；土，象鐙盤。上面鐙盞中，可以放油膏而燃火，這一點火，便是主。牠的形雖很小，然能明照一室之內。引申，假借，作爲「臣主」、「賓主」解的。

几 說文：「几，踞几也。象形。周禮，五几：玉几、彤几、彤几、鬢几、素几。」

這個字的形體：象牠的高，而上面平正，可以倚靠；下面有足的。

且 說文：「且，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

且，是俎的古文。象俎的形狀。俎上可以放置東西，所以說：「薦也」。薦便是可以放置的意思。俎的制法：足間有橫穿；下面，有足跗。現在假借牠作「語辭」之用。又可以作「苟且」、「姑且」解。自從借義的用途既廣，後來就專用「俎」字作「且」，而且的字形和意義，都改變了。

琴瑟

說文：『琴，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弦；周加二弦。象形。』

這個字的形體：象琴的身、頭和尾。上面圓，下面方，正是琴的形狀。「洞越練朱」，這四字，是說琴的製作。洞，同迴，是通達的意思。越，是說琴瑟底上的孔迴。練，是說琴的質。朱，是說琴的色。廣雅：『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宮、商。』一說：『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以爲少宮、少商。』

弓

說文：『弓，窮也；以近窮遠。象形。古者，揮作弓。周禮，六弓：王弓、弧弓，以射甲革，甚質；夾弓、庾弓，以射干侯鳥獸；唐弓、大弓，以授

學射者。』

按弓字的形體，應當從鐘鼎文作久，象弓放弛的形狀。左邊垂下來的，是弓的弦。揮，是黃帝時候的臣子。

矢

說文：『矢，弓弩矢也。从𠂇，象鏑、栝、羽之形。古者，夷牟初作矢。』

𠂇

夷牟，是黃帝時候的臣子。這個字應當寫成𠂇，纔像鏑、幹、栝、羽的形狀。𠂇，是矢的鋒鏑；丨，是牠的本幹；丌，是牠的栝和羽。

刀

說文：『刀，兵也。象形。』

刀，是兵器的一種，所以說「刀，兵也」。字形：上面一筆，象刀柄；下面是刀的身。

戈

說文：『戈，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

戈的形狀，旁邊出一刃；戟的形狀，旁邊出兩刃。一說：戈和戟，都是有句

的兵器，但是小枝向上的，便爲戟，小枝平的，便爲戈了，所以戈亦得冒戟名。

矛

說文：「矛，酋矛也。建于兵車，長二丈。象形。」

酋矛的酋，酋，是「發聲」字。古代兵車之法：左邊的人，持弓；右邊的人，持矛；中間一個人，是御車的。這個字的形體：中間這一直筆，象矛的柄；左右這兩筆，象矛上的英；英，便是牠的裝飾。

勿

說文：「勿，州里所建之旗。象其柄，及三游之形。雜帛幅半異，所以

趣民事。故忽遽者，稱爲勿勿。」

「州縣所建之旗」，一說：是大夫、士所建者。周禮：「大夫、士建物，」物，就是勿字。柄，是指右面一筆；三游，是說多的。雜帛，是用帛素裝飾牠的旁邊，幅半異，是說正幅半白半赤。現在都假借牠作「毋」解的。

册

說文：「册，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

。」

字形，五直畫有長有短，所以說「象其札一長一短」。「二編」，是說二橫線。現在都假借牠作「書策」解的。

𠄎

說文：『𠄎，籀文。𠄎，佩也。象形。小篆作𠄎，出氣詞也。从曰，象氣

出形。』

𠄎，便是現在的笏字。古時候，臣子進見他的皇帝，有什麼意見，便寫在上面，以便奉奏的，這就着用着笏了，字體，象笏的形狀。上面屈曲的東西，是笏上的彫繪。

𠄎

說文：『𠄎，瑞信也。守國者，用玉𠄎；守都鄙者，用角𠄎。使山邦者，

用虎𠄎；土邦者，用人𠄎；澤邦者，用龍𠄎。門關者，用符𠄎；貨賄，用璽

𠄎；道路，用旌𠄎。象相合之形。』

這是符節之「節」的正字。象相合的形狀。一說，象半分的形狀。大概守國

的，牠的節，一半在內，一半在外的。

玉王

說文：『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澤潤以溫，仁之方也；饒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知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忤，絜之方也。象三玉之連，一其貫也。』

古時候的君子，往往以德比玉的，所以許氏說：『玉有五德。』這個字，三畫的距離平均，用一來貫連牠，是用來表示三塊玉的。玉和王，篆文上有分別的：玉字，三畫正均；王字，上兩筆相近，下一筆離得遠些；這是兩字的不同所在。

丹

說文：『丹，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象丹形。』

巴越，是現在的四川。史記貨殖列傳：『蜀寡婦淸，守丹穴，』這是丹產在四川地方的確實證據。這個字：外面像井的形狀；，是指井中的丹石。丹，是石的精，所以凡是藥石的精，亦稱牠爲「丹」。

後，有寫成斗，這就是古人所訛說的「人持十爲斗」的斗字。

斤

說文：『斤，斫木也。象形。』

斤，便是現在俗語所說的斧頭，原本用牠來斫木的。字形：上面橫出的，像斧的頭；直的地方，像斧的柄；底下的，像所斫下來的木片。現在人的習用，多借牠來作一種「權」名解的，本義便少用了。

网

說文：『网，庖犧氏所結繩，以田以漁也。从冂。下象网交文。』

网，就是網的本字。亦有寫作𦉳、𦉴的。冂，象有物幕其上；下面，象網文交錯。

率

說文：『率，捕鳥畢也。象絲网，上下其竿柄也。』

畢，是一種田网。其中很小，而僅能捕鳥的一種，就叫做率。字形：𦉵，像絲网；𠂇、十，是牠的竿柄。現在凡是「將衛」的「衛」，和「達道」的「達」，都不用本字，而借用這「率」字。自從借義既經通行以後，牠的本義

，便廢用了。

曲

說文：「曲，象器曲受物之形。或說：曲，蠶簿也。」

用作「蠶簿」解的「曲」，現在寫作曲。呂氏春秋註：「青徐間謂曲，受桑之器也。」這是作曲「蠶簿」解的證據。字形，象一種曲器的形狀。引申牠的意義，作凡爲「委曲」的稱謂，事之「不直」的，亦稱作曲。還有「樂章」，也名爲曲。

皿

說文：「皿，飲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讀若猛。」

皿，讀若「猛」，這是古音；現在讀作「敏」。皿，是一種用來盛物飲、食的東西，所以說「飲食之用器也」。這個字的形體：上面這一筆，像牠的容器之口；中間，象牠的本體；下面，象牠的底。大體和豆的形狀，略同而稍異。一說：皿，是用來盛飯的；豆，是用來盛肉的。不過豆的形狀，容口當中，有什麼所盛的東西可以看見；皿的形狀，容口當中，不作盛的東西，因

爲盛飯不得高過盤口的緣故，所以如此。

缶

說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詠。象形。」

缶，原爲盛放酒漿的一種瓦器。秦國人却用牠來做樂器，敲擊牠以節詠曲；史記，蘭相如請秦王擊缶，這是秦人用以節詠的證據。字形，上面，像蓋的形狀；下面，是像牠的體。其音，讀若否。

也

說文：「也，注水酒器。一曰，沃盥器也。象形。」

也，便是古匱字。其音，讀若移。按說文也字下，原是釋牠爲女子的生殖器，但是這不足爲訓的。這個字的形體：上面，像牠的容口；中間，像牠的體；底下這一筆，像漏斗的底，用來注水酒的。所以說牠是「注水酒器」。若作「沃盥器」說，那牠底下這一筆，便像支器的足了。自從借爲「語詞」用，便加「匚」作「匱」，以爲區別。

宀

說文：「宀，因宀爲屋，象對刺高屋之形。讀若儼然之儼。」

這個字，象房屋堂皇的形狀。借巖岸以造屋，所以說「因广爲屋」。「象對刺（音辣）高屋之形」，這是說對面的高屋，森聳上刺的意思。這字的最上一筆，像巖山有屋。或說，广就是「庵」字。

宀

說文：『宀，交覆深屋也。象形。』

宀，音「武延切」，讀若綿。這個字，是像四面有牆的屋。交覆，兩面下覆的意思，這是對广而說的，因爲广是堂皇，三面有牆，宀，是房室的形狀，四面有牆的。

宀 說文：『宀，穀所振入也。宗廟黍盛，倉皇稟而取之，故謂之宀。从人 㒃，象屋形中有戶牖。』

宀，便是古「廩」字。振取，猶之說收取。這個字的形體；上面，像屋的形狀；下面，像所開的戶牖。凡是屋，必定有窗牖的，但是中間的字形，把牠寫成重複的樣子，這是什麼緣故？因爲倉廩中的米，恐有蒸變，必爲添一天

窗。

窗

說文：「窗，在牆曰牖，在戶曰窗。象形。」

窗，便是古「窗」字。凡窗，都是用木頭交錯來做的，所以中間像木頭交錯的形狀。一說，這個字的形體：外面像窗的匡；內面，象牝的櫺；上出的一筆，是寫字的起處，所以古文窗字，沒有這一筆的。

門

說文：「門，聞也。从二戶，象形。」

門，解釋牠爲聞，意思就是說：門外的聲音，可以聞到裏面；裏面的聲音，可以聞到外面去的。這個字，二戶相對立，是像門的形狀。

戶

說文：「戶，護也。半門曰戶，象形。」

戶，所以用來保護門庭的，故曰「戶，護也」。「半門曰戶」，是對門字从二戶而說的。字書：「一扉曰戶，兩扉曰門。」引申牠的意義，是作「止」字解的。左傳宣公二十一年：「屈蕩戶之。」杜氏註：「戶，止也。」這是

戶作「止」解之見於經傳的。

瓦

說文：「瓦，土器已燒之總名。象形。」

周書：「神農作瓦器。」抱朴子：「燒泥爲瓦。」瓦既經是瓦器的總名，所以形便不可像了。還有一層，瓦，既是瓦器，那末「屋瓦」的意義，祇怕也是引申的意義吧。

壺

說文：「壺，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詩曰：『室家之壺。』」

壺，「苦本切」，讀若坤。現在有時候通用作「閫」。這個字的形體：□，像宮中四周的牆垣：中間，像甬道。道雖是四面通達，而牠的形狀，像周圍遮蔽，這是因爲宮闕把牠限隔起來的緣故。上面這幾筆，是从「束」字的省。所以从束，是取「內言不出於閫」的意義。詩曰：「室家之壺，」這個壺字，應當作「廣」字解的。

以上的五類，都是『純體象形』的字，可以通爲一種，定名曰『象形的』

正例「字」。以下的九類，便是『象形的「變例」字』了。

變例一 一字象兩物形的

弓

說文：「弓，彎也。艸木之華，未發函然。象形。」

弓，讀若含。這個字的形體：一像舌頭的形狀；又像花蕊的形狀。「弓」和「函」，是一個字。

彡

說文：「彡，毛飾畫文也。象形。」

彡，讀若杉。這個字的形體：一是像「毛飾」的形狀；一是像「畫文」的形狀。所以本部下所從的字，像「形」字「彡」字等，都是指「毛飾」的事；

「形」字「彡」字等，都是指「畫文」的事。

回

說文：「回，轉也。从口，象回轉形。回，古文。」

回，像回水的形狀。又像雷的形狀。這個字的中間，像回轉之形。

變例二 由象形字省之仍是象形的

𧇧

說文：「𧇧，虎文也。象形。」

𧇧，讀如虜。象虎身上文章屈曲的形狀。省虎字的「几」，這是去骨肉，而存皮之意。

𧇧

說文：「𧇧，羊角也。象形。讀若乖。」

𧇧，解釋牠作羊角的意思，這是因為羊字的上部，像這個字的樣子。字形：省羊的下半部，但存羊角的形狀。

𧇧

說文：「𧇧，鬼頭也。象形。」

𧇧，讀若物。字形，像鬼頭尖銳的形狀。省去鬼字的下半部。

艸

說文：「艸，艸木初生也。象丨出形，有枝莖也。古文，或以爲艸字。讀



若徹。」

字形：丨，像艸木初生出來的形狀。「有枝莖」，是指凵而說的。這個字，省去艸的一半，見得牠的小。後人寫字，喜歡字體的茂密整齊，所以作「艸

「字。」

變例三 避他字而變其形的

「𠃉」 說文：『𠃉，受物之器。象形。讀若方。』

凡是器皿的口，都不在旁邊的，這是因爲欲避去「去魚切」的「𠃉」，和「口犯切」的「𠃉」，所以寫成這個形狀。字，也所以避去——就是「曲」字——的形狀的。這個字的字體，應當橫看。直的地方，是牠的底；橫的地方，是牠的周圍；右面，是牠的口。

以上的三類，雖不是正例，仍舊是一種純形，並不兼牠字以造成的，可以通爲一類。

變例四 物多此形因兼其用以象之的

白 說文：『白，舂也。古者，掘地爲白，其後穿木石。象形。中，米也。』

白，是一種用以擣器的器具。字形：外面，像白的形狀；牠的口，是舂口的

形狀，所以表示牠質的厚。中間，象米的形狀；然並不直從米字，因為：牠和「去魚切」的「口」，「口犯切」的「口」，相像，所以兼牠的「事」一起著象出來。

這一個字，獨成爲一類。

變例五 會意定象形字


雷



說文：『雷，陰陽薄動，生物者也。从雨蟲，象回轉形。』

這雷字的末一個字，見於楚公鐘銘，原是象形字。籀文把牠整齊起來，再加兩個回；小篆又把牠省成三個田字；牠的形狀，便不能確象，所以用雨字來定牠的意，然而雨並不是雷的本物。

𩇛

說文：『𩇛，雨冰也。𩇛，古文𩇛。』

小篆𩇛字，不成象形。古文「𩇛」，其下字，本象星的形狀，現在作牠像

的形狀。外圍相同，不過星中的，以像牠的精光；𩇛中的，以像牠的

中虛。

岳

說文：『岳，古文嶽。象高形。』

岳，是指大山說的。字形：下面，从山字，上面，象邱壑的形狀。凡是大山，邱壑必定多的，所以畫成山的形像，不像小山的聳然孤峙，使人一覽無餘的。

石

說文：『石，山石也。在厂之下。〇，象形。』

石，一作山骨解的。物理論：『土精爲石。石，氣之核也。』氣的生石，猶之人筋絡的生爪牙。字形：上从厂，厂，便是岸字；下，象石的形狀。

京

說文：『京，人所爲絕高丘也。从高省。丨，象高形。』

京字，上从「高」字的省文，是取軋高大的意思。下面這一豎，亦是表示軋的高。爾雅釋丘：『絕高謂之京。』這種高丘，不是人工所造的。人工所造的丘，大約如左傳中所說「作京觀」的便是。引申軋的意義，可以作「大」

解。現在名國都爲京師，也取「大」的意。

𡵓

說文：「𡵓，堅土也。从土，一屈，象形也。」

𡵓，便是古「塊」字。从土，指明牠是泥土。凵，像土塊的形狀。

舍

說文：「舍，市居曰舍。从宀。ㄥ，象屋也；口，象築也。」

字形：上面从宀，人，便是集合之「集」的本字；凡客舍之地，總有人集合住居的，所以从「人」以取意。ㄥ，像房屋高峙的形狀；口，像牠的建築。「市居曰舍」，猶之說「館」是「客舍」。又軍行三十里，亦叫做舍。引申牠的意義，都是作「止」解的。

母

說文：「母，牧也。从女，象懷子狀。一曰，象乳子也。」

牧，原是說養牛的人，用來譬喻人乳養他的兒子。這個字的形體，中間从女字，表明她是一個婦人；旁邊這兩點，像兩手抱子的形狀，所以說「象懷子形」。又說：這兩點，是像婦人的兩乳，用來乳養兒子，所以說「象人乳形」。

」。引申牠的意義，凡能生東西以引啓後來的事情的，都稱做母，例如「聲母」、「字母」便是。

兒兒

說文：「兒，孺子也。从匕。上象小兒頭囟未合。」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从匕，是指頭會腦蓋；小兒初生的時候，頭蓋骨還沒有會合，所以字形像軀，——這並不是白字。下面从匕，象軀的身體和足。

兒兒

說文：「兒，頌儀也。从人白。象人面形。」

兒，就是「貌」的古字。「頌儀」的「頌」，現在作「容」。凡人的威儀；容是說在內的；兒，是說在外的；合起來，總稱軀爲容貌。字形：上面从白，像人面貌的形狀；下面，是像軀的身和足。引申出來，凡是「得其形狀」的，都稱做兒。

包

說文：「包，兒生裹也。象人裹妊。已在中，象子未成形也。」

包，就是古「胞」字。這個字，像小兒初生的時候，裹在母胎的當中。勺，

象牠包裹的形狀；已，象胎兒還未成形的樣子。引申牠的意義，作「包含」

、「包蘊」解的。

谷合

說文：「谷，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

谷，亦作啣，或作噓。音卻。口腔的上下，都有阿曲的，在上面的阿曲，便叫做谷。一說：谷是「笑貌」，和「噓」是相通的。

舌

說文：「舌，舌也。象形。舌體弓弓，从弓。」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从弓，弓是說舌有莖，而如蓓蕾；下面，象舌的輪廓，和文理。舌，原是舌頭的形狀，現在多假借牠用「封」字解，又作「書函」解。

耳

說文：「耳，耳垂也。从耳下垂。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輒者，其耳

下垂，故以爲名。」

耳，音輒。「从耳下垂」，是說从耳而引長牠，以像牠下垂的形狀。

蠶

說文：「蠶，毛蠶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蠶蠶之形。」

蠶，便是古「蠶」字。字形：中間，从囟；其餘都像毛髮的形狀。

肩

說文：「肩，膊也。从肉。象形。」

字形：上面从戶，象肩的形狀；並不是門戶的「戶」，是指人的半肩。下面

从肉，取其意。

叉

說文：「叉，手足甲也。从又，象叉形。」

又，音爪。又，是右手；中間這兩點，像指甲的形狀，生在手指的頭上。叉

和爪，是古今字；禮經上多假借作「蚤」。

胃

說文：「胃，穀府也。从肉。囙，象形。」

胃，是人身中貯藏穀食的所在，所以說「穀府」。囙，象胃中化穀的形狀。

要

說文：「要，身中也。象人要白之形。从臼。」

要，是古「腰」字。後來讀成「於笑切」，變爲「需要」之意，於是又加肉

旁以避靴。古文寫作𠂔，楷書便從古文變寫的。這個字的形體：上面，像人的頭部；下面，像人的兩足；中間，像人的要。必從白在要旁，因為人多愛護他要部的緣故。現在人習用這個字的，都變作「要約」、「簡要」解，靴的本義反廢去了。

足

說文：『足，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

足，所以專指人的足，這是別乎鳥獸的足，稱「爪」稱「蹠」而說的。足在人身體的最下部，所以从止。——止，是古「趾」字。——許氏說：『止，下基也。』口，象人的脛骨。

巫

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髀舞形。與工同

意。古者，巫咸初作巫。』

巫，是古代主祝的人，所以說「巫，祝也」。這個字，像人兩髀相舞的形狀。人，是指這「工」字說的；兩髀，是指兩旁的這幾筆。這是象形的變體字。

刃

說文：「刃，傷也。从刀，从一。」

刃，和創字相同。凡是殺傷人的，必用刀刃，所以字形从刀，从一。一，象傷人的形狀。表示刀劍之刃，所從入的。

兗

說文：「兗，冕也。周曰兗，殷曰吁，夏曰收。从兗，象形。」

兗，弁，原是一個字，讀若佩。這個字象形的地方，是指字的上部說的。兗，像皮弁之會。——會，是中間縫紉處。——兗，下面从兗；弁、擗，下面都从卮；而上半部，都是象形。兗、吁、收，原來是同一樣的東西，不過三個朝代稱牠的名，各有不同罷了。

兗

說文：「兗，首箠也。从人匕，象箠形。」

兗，就是箠的古字，音針。凡是箠的東西，牠的頭上，總是分歧的，所以這個字便作九，以像分歧的形狀。右面，是像箠的叉；左面，象箠所以抵住的

形狀，以牢固弁帽的。

帶帶

說文：『帶，紳也。男子鞶革，婦女鞶絲，象繫佩之形。佩必有巾，从巾。』

。

古代男子婦女所繫佩的東西，各不相同，所以說「男子鞶革，婦女鞶絲」。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像帶的有結；還有些像佩的形狀。下面从重巾，是像

巾的下垂。

屨屨

說文：『屨，足所依也。从尸，从彳，从夂。舟，象屨形。一曰，尸聲。』

。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从尸，是借用牠來指人的；从彳，从夂，都是所以表示走路的東西。舟，用來像屨的形狀；舟和屨，雖是大小不同，然而這兩樣東西，中間都是空的，可以容物，那是一樣的，所以用舟來像屨。這是借形以相譬況的。引申牠的意思，可以作「祿」解，詩經上面說：『福履綏之，』

是「履」作「祿」解的實據。

衰

說文：『衰，艸雨衣。秦謂之萑。从衣，象形。』

衰，讀若梭。俗體字，現在从艸作「蓑」。用艸做雨衣，必定一層一層依次編成牠的，衆，便像衰的形狀。从衣，是取牠爲衣之一種的意思。引申牠作「等衰」解。自後世改變牠的形體，改變牠的聲音，古義就茫然不知了。

爵

說文：『爵，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

爵，是一種祭禮所用的器皿，製作取「雀」的形狀，所有時通用作「雀」。這個字形體：上面，像雀形；中面从鬯，表示牠爲容酒之器；从又，取其用手執持的意思。三禮圖：『爵受一升，尾長六寸，博二寸，傅翼，兌下，方足，漆赤，中雲氣飾。』爵的制作，是這樣的。

番

說文：『番，獸足謂之番。从采。田，象其掌。』

番，亦作顯，和「豨」字相通。字形：上从采，像獸的爪；下从田，像獸的掌。

血皿

說文：『血，祭所薦牲血也。从皿。一，象血形。』

古代祭祀，用牲血放在器皿之內以祭神，所以說「祭所薦牲血也」。這個字的形體：下面从皿，像器皿的形狀；上面這一筆，是指血的，並非「一」字。血，是牲的血，所以放在皿裏。

蜀

說文：『蜀，葵中蠶也。从虫。上皿，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詩曰

：「蜎蜎者蜀。」』

蜀作「虫」解的，現在多寫成「蠋」字。蜀，本已从虫，又加了一個「虫」，便爲俗字了。从虫，是說這一種的東西是虫類；上面，象蜀頭部的形狀；中間這一曲筆，象其身蜎蜎的形狀。

皂

說文：『皂，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披之。或說，皂

，一粒也。』

皂，讀若香，又音「皮及切」。字形：白，像穀在裹中的形狀；匕，所以表示扱取的意思。

倉倉

說文：『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从食省；口，象倉形。』

倉，是用以藏穀的地方，所以說「穀藏」。倉黃，是說匆遽的意思，因為割取稻草，是貴乎神速的。字形：上面，从「食」字的省，是取其為「食物」的意思。下从口，象倉的形狀。

果果

說文：『果，木實也。从木。田，象果形，在木之上。』

這個字的形體：下面，从木，是說樹木的意思；上面，像果子的形狀。凡生成之物圓形的：小的東西，都作「」以象牠，如「金」字、「鹵」字是；大的東西，都作「」以象牠，如「石」字是。惟這個字，在「」的中間加一十字，是

像果熟味足，便成拆裂的形狀。引申假借出來，作爲「果敢」、「果決」等用法。又可借作「必然」的意思。

束

說文：「束，木芒也。象形。讀若刺。」

凡草木的刺，生在艸上的叫做「芒」，生在木上的叫做「束」。這個字的形體：从木，是指樹木說的；丨，象刺的形狀。「束」和「束」兩個字，是不同的，「束」从木，从口，是「會意」字，中間這一筆相連的；束，中間一筆不連。今寫「束」作「刺」，刺字便廢用了。

才

說文：「才，艸木之初也。从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

才，有時通用作「哉」。字形：上一畫，是指地；「將生枝葉」，是指下一筆說的。剛才有莖出地，而枝葉還沒有出，所以說「將」。艸木的初生，枝葉都已完備；人類的初生，萬善也都完備；所以人之有能的，叫做「才」，這是引申的意義。又可以作「始」解。

鹵鹵

說文：『鹵，西方鹹地也。从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席，

西方謂之鹵。』

這個字的形體：鹵，是從「西」的籀文，取牠鹽產「西方」的意思。中間四點，像鹽形。

虞虞

說文：『虞，鐘鼓之柎也。飾爲猛獸，从虍。異，象其下足。』

柎，便是「足」的意思，這是指「虞」的近地一部分而說的。字形：上面从虍，是取猛獸的意思；下面从異，是像鐘鼓的柎。猛獸，大概是指一種有力而不能走，牠的鳴聲，又很宏大的，取牠來作鐘鼓的虞。

樂樂

說文：『樂，五聲、八音總名。象鼓鞀木虛也。』

五聲：是說宮、商、角、徵、羽。八音：是說絲竹、金石、匏土、革木。字形：下面，从木，是用木材所作的樂器，以代表一切樂器；上面，像鼓鞀木虞。——鼓鞀，木虞，都是樂器名。

業業

說文：「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鋸

相承也。从艸，从巾。巾，象版。詩曰：「巨業維樅。」」

這個字的形體：艸，象捷業形；——捷業，是參差不齊的意思。——巾，象版的形狀。捷業像鋸子的齒，又用白色畫上，便分明可觀了。引申出來，凡是「計功」、「積事」、「言業」的，好像版的刻，可以計數的。

豐豐

說文：「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

豐，是古代一種行禮所用的器皿。字形：上面，像這樣器皿的形狀；下从豆，是取牠爲「罌皿」之意。

鬯鬯

說文：「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所以扱也。易曰：「不喪匕鬯。」」

秬釀，是一種黑黍所製的酒。稱牠爲「鬯」，是說這種酒的氣味，芬芳條鬯得很。詩傳：「秬、黑黍、鬯、香草、粢糗合而鬱之曰鬯。」然鬱是艸的名

稱，宜以和鬯，不是幽鬱之意。字形：口，是像器皿；中間，像米的形狀；把×字轉正，便成「米」字，因為既經成酒，不再見米形了。下面从匕，是取牠能扱用的意思。

✓ 盾

說文：『盾，蔽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

盾，是古代的一種兵器，俗稱爲藤牌。字形：上面从斤，像盾的形狀；下面从目字，取其能蔽目的意思。字，讀「食閏切」，音遁。

✓ 弦

說文：『弦，弓弦也。从弓，象絲軫之形。』

軫，是「軫」字的假借。軫，是轉的意思。絲軫，猶之說轉戾其絲，以造成弦的。弦，用絲做成，用來張在弓上，因之張在琴瑟上面，亦稱牠爲弦。軫，是說繫弦的地方，因之琴瑟繫弦的，也稱爲軫。𦉳，象絲弦軫戾的形狀，並不是字。左面从弓，因為弦是繫在弓上的緣故。

磬

說文：『磬，樂石也。从石。磬，象縣虛之形。殸，擊之也。古者毋句氏

作磬。』

樂石，是說這種石頭可以作樂器用的。這個字的形體：上面左邊从聲，像磬縣虛的形狀；右邊从殳，表示可以搗擊的意思；下面从石，是說這種樂器，用石頭做成的。毋句的毋，現在有作「母」的，依風俗通、山海經，應當作「毋」。

巨 **巨** 說文：『巨，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巨，或作𠄎，从木、矢。矢者，其中正也。』

巨，現在多寫作「矩」。巨，便是「矩」的古字，亦作「𠄎」。周髀經曰：『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這就是說巨的形象的。論語上面說：『不踰矩；』大學上面說：『絜矩；』這都是說巨的效用的。字形：左邊从工，是取軋有規矩的意思；右面這一曲筆，是像手所執持的形狀。小篆變爲整齊之形，便不像了。現在借用作「大」解。

𦉳 **說文**：『𦉳，玉爵也。夏曰醴，殷曰𦉳，周曰爵。𦉳，象形。𦉳，與爵同意。或說，𦉳受六斗。』

𦉳，讀若賈。是古代一種用玉做成的酒器。字形：𦉳，是像這器皿的形狀。「與爵同意」，是說：爵字，从鬯，从又，而鬯，爲象形；𦉳字，从斗，而鬥，爲象形；所以說牠是同意的。又𦉳的下面从斗，是表示牠爲一種酒器。

升

說文：『升，十合也。从斗，亦象形。』

漢書律歷志：『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合龠，便是兩龠的意思。**說苑**却又說：『千二百黍。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字形：从斗，所以表示牠是「量」的名稱；右面一筆，以象升旁的耳形。引申牠的意義，凡物之「上行」的，都稱牠爲「升」。

爲

說文：『爲，母猴也。其爲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爲母猴形。

王育曰，爪，象形。』

猴這樣動物，性喜歡爪取東西，所以字的上部从爪，像牠爪的形狀。「下腹」，是指字的下半部而言。「爲母猴形」，是說字的下半部，像有頭、有身、有四足，並有一根短的尾巴，宛若像隻猴的形狀。假借牠爲「作爲」之用。又凡有什麼「變化」，亦曰「爲」。自從借義通行以後，本義就廢而不用了。

右面許多字，因爲牠的意義不能十分顯白，因此加了一個同類的字，以定牠的形象，這就叫做『以會意定象形』。

變例六 以會意定象形而別加一形的

弋 𠄎
說文：『弋，矚也。象析木表銳著形。从丿，象物掛之也。』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這一筆，象矚的形狀；矚，必定附著於物的，丿，便是所著之物的形狀；丿，是矚上所掛的東西。「象析木表銳著形」，這是說析木的末端，使牠十分尖銳，而凌著於牆上的。「弋射」的「弋」，本當作「

巢，論語，周禮作「弋」，都是省借字。

巢，說文：「巢，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从木，象形。」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這三筆，像鳥的形狀；中間，像窠的形狀；从木，像牠架高的形。

眉

說文：「眉，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頷理也。」

這個字的形體：「」，象眉毛的形狀；「彡」，像人頷上的紋理，在目的上面；頷的底下，便是眉了。

蠹

說文：「蠹，虫食苗根者也。从蟲，象其形。」


蠹，讀若矛。這是食苗的小虫，所以从蟲。這個字的形體：「」，像苗根；「」，象蟲形。

右面這幾個字，先用會意來定象形，還嫌不能明瞭，便另外再加上一個形體上去，以表明牠的意思，這就叫做「以會意定象形，而別加一形的」。

變例七 兼聲意的象形

齒齒

說文：『齒，口斷骨也。象口齒之形。止聲。』

口斷骨，是說斷中所生的骨。——斷，音銀，是齒根的肉。——𪔐，像牙齒的形狀；中間這一筆，是指上下齒中間的一條虛縫。𪔐，象張口的形狀；因為口張開來，牙齒便多看見了。从止，是取𪔐讀成「止」的聲音。古文寫成，是純乎表示𪔐像齒的樣子。

舜舜

說文：『舜，艸也。楚謂之蓄，秦謂之萑。蔓地連華。象形。从舛，舛亦

聲。』

舜，一種東西，而有三種名稱。這是草的一類，在地上蔓延的生出來，而花又成連華的形狀。字形：更像𪔐的蔓地連華。从舛，取其聲音近「舛」。又因𪔐蔓延，所以取舛來作譬況。——舛，是錯亂的意思。——假借𪔐作「大」字解；有虞氏取𪔐為諡。

金

說文：『金，五色金也，黃爲之長。久蘊不生衣，百鍊不輕，從革不遠。

西方之行。生於土，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聲也。』

「五色金」，是統括青金、赤金、白金等而說的。「久蘊不生衣」，這是說黃金久埋地中，不會腐朽的。「百鍊不輕」，是說金性堅剛，百鍊而不消損牠質體。「五行」的方位，金屬西方，所以說「金在西方」。西方，是陰氣的始起，萬物都爲牠禁止，金的取義，也有一種「禁」的意思。中間這兩點，是像金沙的形狀。上从今，取牠音同「今」。

龍

說文：『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

秋分而潛淵。从肉。鬲，象飛之行。童，省聲。』

龍，是古時候相傳的一種神物，很能變化，「能幽能明……」，這就是說牠變化的奇怪。這個字右邊从鬲，象牠能飛行的形狀。左面，下从肉，是取其意。上，从「童」字省，取其聲。

說文：『禽，走獸總名也。頭，象形。从𠂔，今聲。禽，离，兕，頭相似。』

爾雅釋鳥說：『二足而羽謂之禽。』許氏所說，和爾雅不同，這是因爲本字从「𠂔」的緣故。造字的本意，原來是指四足而走的；現在已名毛屬的爲羽屬，乃稱謂上的轉注假借的，爾雅所說的，從牠轉變的意義而言；許氏，是指牠的本義而說的。禽的形狀，和离、兕，差不多，所以从「离」。上面从「今」，取牠的聲音近「今」。

右面這幾個字，單獨不能象牠的形，先加一字，以定牠的意；再加一字，以定牠的聲；而這個字的全體，才能明白；這就叫做：『兼聲意的象形』。

變例八 似會意的象形

衣衾 說文：『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

依，是說人沒有羽毛鱗介，而以衣爲牠所「倚賴」的意思。上面，像「入」字；下面，像「兩人」字；取牠「衣被衆人」之意。或說，「二人」應當作「𠂇」，「𠂇」，是古文「肱」字。

右面這一個字，名雖是說「象形」，其實是像「會意」的，所以說：『似會意的象形』。

變例九 全無形而以意聲爲形的

身𠂇 說文：『身，躬也。象人之身。从人，从𠂇省聲。』

這個字的構成：一部分从「人」，是取牠的意；因爲牠是人的身體，所以从「人」。一部分从「申」的省聲，是取牠的聲。合聲合意，這個字全體的形象，都具備了。

能𠂇 說文：『能，熊屬，足似鹿。从肉，巨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

能是熊屬，所以字的上部，和「熊」字相像。堅中，是說牠骨節的結實；彊壯，是說牠的多力；因此人之堅中的，便稱牠爲賢能；有絕人之才的，便稱牠爲「能傑」、「賢能」。自從假借爲「能傑」之用以後，本義却早已廢棄了。字形：左部下面，从肉，就用來像牠的胸；右面从比，就用來像牠的足；左部上面，从巨聲，就用來像牠的頭。合聲合意，這個字的全部情形，都顯明了。

右面這兩個字，自身本來沒有形的；既借別一字，以定牠的意；復借別字的聲，以定牠的聲；於是全無形的字，借用旁的聲意，便有形了；這就叫做，『全無形而以聲意爲形的』象形字。

以上象形字，正例五，變例九。

第三章 指事字

按許氏對於「指事」字的定義，是說：『視而可識，察而見意。』大概天地間一切，凡是有形的東西叫做「物」，無形的東西，便爲「事」。物有形，所以能把牠圖象出來；事無形，那便聖人創意來指示牠。不過既是創意，那又不是近於「會意」嗎？這却不然。因爲「會意」字的構成，是合幾個字以成一個字的意義的；「指事」字的構成，或是兩體，或是三體，都不成字的；就使其中有成字的，然仍有不成字的，夾在裏面，做本字的主體；這便是「指事」字。

說文中解釋「指事」字的定義：第一句說，『視而可識』，好像是近乎「象形」字；第二句說，『察而見意』，好像是近乎「會意」字。然吾人把這兩句連合起來，仔細地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牠的分別了。因爲「指事」字中的確含有「部分「象形」的意思，然牠的實際所在，却又不是「象形」字。此外，「指事」字，是合兩體，或三體，以成一個字的，粗看起來，和「會意」相像，然而牠却「表事」不「表意」的。因此許氏下這「指事」字的定義，介乎「形」「意」

兩者之間，是很有意義的。

「指事」字中，也分「正例」、「變例」，兩種，現在把牠的條目，分列於下。

(甲)指事字的「正例」一：

(1)純體指事。

(乙)指事字的「變例」八：

- (1)以會意定指事的。(2)卽意卽事的。(3)兼意兼聲兼形的。(4)卽所從之意而少增之，以指事的。(5)省象形字以指事的。(6)形不可象，變而爲指事的。(7)借象形爲指事的。(8)亦借象形爲指事，而兼意的。

正例一 純體指事

一 一 說文：「一，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

「惟初太極……」，以下這四句話，是發明「立一爲端」的意義。這一種字

，不合別個字而成的，所以稱爲「指事」。一，用來記「數」的，「數」，便是所指的事。

二二式 說文：『二，地之數也。从偶。』

易經上面說：『天一，地二。』這是因爲天下之道立於一，有一而後而二。元氣初分的時候，輕清而屬於陽的爲天，重濁而屬於陰的爲耦。从耦「數」，是對天从「奇數」而說的。

三三式 說文：『三，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數。』

老子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子華子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照文字上面看，一耦二爲「三」。凡記數的字，从一至三，牠的體是相同的，至「四」字，體就變了。所以「三」是一種「成數」。

五X式 說文：『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

五，居記數字的中部，所以象「交午」的形狀。又取四通八達的意思。「五

行」；便是金、木、水、火、土，從前的聖人，知有五行，而後造這個字。

一說：五行互相生尅，故稱「交午」。

八() 說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

這個字的兩筆，像左右互相分背的形狀，所以說「別也」。現在江浙兩省的俗語，以物給人，叫做八（音讀若不），因為物給了人，便分別了。自從用

爲數目字後，本義却廢了。

九() 說文：「九，陽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

九，是奇數，所以屬陽。記數的字，从一至九，遇九而變。稱「究盡」，漢律歷志：「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列子、春秋繁露、白虎通，廣雅，皆說：「九，究也。」

上() 說文：「上，高也。上，古文上。指事也。」

周官，射鳥氏：「矢在侯高，」這是呼「上」爲「高」的證據。凡小物在大

物的上面，稱爲「上」。這一種物若是高而小的，便用「丨」來像牠；若是卑而廣的，便用「一」來像牠。所以無論牠爲丨，爲一，都是合乎「上」的意思的。小篆把這兩種寫法，合而爲一，又曲筆以作恣態，隸書便沿用牠了。

下 下 下

說文：「下，底也。指事。」

下字，作「底」解；「底」字下說，「下」也；這兩個字，是可以互相轉注的。凡小物在大物的下面，稱爲「下」。牠所以表示形狀的廣大，和高狹，是和「上」字同意的。

中 中

說文：「中，和也。从口。丨，上下通。」

口，用來像四方的形狀。丨，用來界牠的中央，這就是「中」的意思了。丨，通上下，在中心。

爪 爪

說文：「爪，夨也。覆手曰爪。象形。」

這是「爪取」之「爪」的正字。現在俗體字，都寫成「抓」。經典上多借牠爲「指爪」的「爪」，其實指爪的爪，應當作叉。「𠂔」，是手所持取的意思。手、右等字，手指都在上面；爪却臂在上而手指在下，所以說「覆手曰爪」。現在人把牠作「叉甲」字，那是不對的。

𠂔

說文：『𠂔，持也。象手有所𠂔據也。』

𠂔，讀若戟。外象人握拳的形狀。凡人有所𠂔據，便作握拳之狀，所以字形如此。

行

說文：『行，人之步趨也。从彳，从亍。』

字形：上兩筆，像人的兩股；次兩筆，像人的兩脛；下兩筆，是人的兩足；三樣東西都動了，便是行步的現象。這字是指行步的事而說的，並不以从亍，从彳，作「會意」解。

𠂔

說文：『𠂔，從後至也。象人兩脛，後有致之者。讀若𠂔（陟侈切）。』

字形：「象人兩脛」，是指左面這兩筆；「後有人致之」，是指右面這一筆。這是「指事」字，所以不說「从人，从」，而渾說地像什麼。「後有人致之」，就是說後面有人追及牠的。

攸

說文：「攸，行遲曳攸攸，象人兩脛有所躡也。」

攸，讀「楚危切」，音綏。也便是「綏」的本字。詩經上面說：「雄狐綏綏」，「玉篇改「綏綏」作「攸攸」，這是「綏」「攸」原爲一字的證據。ケ，像人的兩脛，\，像有所躡；——躡，是說履不着跟，行步遲緩，像有什麼拖曳的樣子。

克

說文：「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

任事用肩，肩含有勝任的意思；所以勝任稱「肩」，亦稱爲「克」。引申牠的意義，可以作「能」字解，穀梁傳鄭伯克段於鄆篇：「克者何？能也。」這便是證據。字形：下面，像屋下刻木的形狀；上面，像亭屋的樣子。

予

說文：「予，推予也。象相予之形。」

字形：兩△相對，交互而成紐合的形狀，所以說「象相予之形」。假借爲「予我」的「予」。

門

說文：「門，兩士相對，兵仗在後，象門之形。」

門，是「戰鬪」之「鬪」的本字。「兩士」，是指「卩」而說的；「兵仗」，是指兩邊這兩筆。這是說戰鬥時的形狀如此，所以屬於「指事」字。一說，像兩人握拳相對之形。

乃

說文：「乃，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

曳，有矯拂的意義。曳言而轉之，牠的聲音，是內而深的，便是乃字。字形，像气出的難。气出來的時候，勢不能直，便成這個形象了。

卜

說文：「卜，灼剝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橫也。」

「灼剝龜也」，這是說灸火以灼龜，使龜破裂的意思。直的一筆，像龜背之

脊；橫的一筆，像所拆裂之紋。古人占卜的時候，觀裂紋的怎樣，以定牠的吉凶。

爻

說文：『爻，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

八卦運用的方法，全看幾根爻上的變化。爻因變化，便可以占牠的休咎。當牠變的時候，却用交叉來像牠，所以字形作交叉的形象。

文

說文『文，錯畫也。象交文。』

「錯畫」，是說，交錯的畫文；畫文交錯，像文彩的形狀，因謂之文。考工記說：『青與赤，謂之文。』此指以色相配而成文的。史頡最初造書契的時候，依類象形，所以稱牠文，文原來是有跡象可指的。這個字的形體。像兩文交互的形狀。

厶

說文：『姦，姦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厶。」』

厶，是「私」的正字。按「姦」字下說，『姦，厶也。』姦厶兩字，原是可

以互相轉注的。現在姦下再加一衺字，是說凡爲姦事，沒有不衺的。引申牠的意義，作「不公」「不正」的解釋。現在通俗寫成「私」字，「厶」便不用了。其實「私」是一種禾名，並不作「姦衺」解的。字形作環曲的形狀，以像姦衺的人心思迴曲，令人不可捉摸的樣子。

凶

說文：「凶，惡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

凶，是吉的相反。字形，像地有穿穴，人陷其中的形狀。凵，像地穿；X，像交陷其中。

入

說文：「入，內也。象從上俱下也。」

入和內，兩字是互相通用的。「從上俱下」，是指字形的上半部相連，下則分歧，有從上俱下的形象。釋名上面說：「入，納也，」和說文同。納，便是「內」的借字。

出

說文：「出，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

這個字的意義，本來是指人說的，因為人的「出」，無法可像，所以借用草木的「出」來像牠。字形，從下向上，像上出的形狀。引申牠作「生長」解，又爲「入」的反面。

乙乙

說文：『乙，像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尙彊，其出乙乙也。與一同意。乙承甲，象人頸。』

這是「甲乙」的「乙」。月令：『其日甲乙。』注：『乙之言，軋也。』春天的時候，天地間一切萬物，都脫去牠的孚甲，自己抽軋而出，所以說「軋也」。字形：像地氣由下而上出，爲陰氣所阻礙，所以冤曲而向左。乙乙，是說牠不能上升的意思。

乇

說文：『乇，艸葉也。从垂穗，上貫一，下有根，象形。』

乇，音「陟格切」，讀若宅。字形：上面一曲筆，像垂下的穗；直的，是牠的莖；橫的一筆，是指地；在一之下的，是牠的根。這個字是指艸葉下垂之

事，並非像艸葉下垂之形，所以把牠放在「指事」字裏面。

𦵏

說文：「艸木華葉𦵏，象形。」

這是「下垂」之「垂」的正字。垂，古作「邊陲」之「陲」解的；下垂，應當作𦵏。字形：中間這一筆，像艸木之莖；不過凡是下𦵏的東西，莖必定曲的，所以由其畫來像牠。左右的四曲筆，是指牠的華和葉。現在俗寫的下𦵏事，都作「垂」了。

囟

說文：「艸木實垂囟然。象形。」

囟，讀若調。莊子齊物論中說：「之調調，之刁刁，」「調調」，便是「囟」的借字，像果實風吹而動的形狀。字形：上半部，像果實的蒂形；凡果實之長蒂的，其勢必向下垂，所以像果實在下。下半部，像果實之形。

齊

說文：「齊，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

植物當中，生長最整齊的，要算禾麥，所以說「象禾麥吐穗上平也」。齊的

篆文，有兩種寫法：𠂔，像牠齊的形狀；又寫作𠂕，从二，像地有高下，禾麥也隨地的高下爲高下，粗看不齊，其實是齊的。引申牠的意義，作「齊等」解釋。

𠂔

說文：『𠂔，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

𠂔，音「多官切」，讀端。也便是「起端」的「端」的本字。題，是作「額」解的，人身體上，額在最高的部分；物的初見，就是牠的額，所以說「物初生之題也」。字形：上面傾頭的，像牠生出來的形狀，凡瓜、瓠、桃、李，初生的時候，多是如此。下面，像牠的根。中間這一橫筆，是指地。山字不正，和「卡」的上半曲頭，是一個意思的。

𠂔

說文：『𠂔，橈也。上象橈曲，𠂔象毛鬣。橈，弱也。弱物并，故从二𠂔。』

橈，是一種曲木。凡是天下的東西，直的多強，曲的多弱，所以用「曲木」

來解釋「弱」字的意思。又，曲的東西，多是像弓，所以用「弓」來像牠。弱的東西，大都是像毛氈，所以又用彡來像牠。引申牠作凡「曲」的解釋；「強弱」的意義，也从「曲」引申的。

麗麗

說文：『麗，古文麗。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

麗，便是古「麗」字，有時也寫作「儷」。字形：像兩鹿皮相並儷的形狀，所以屬「指事」。

飛飛

說文：『飛，鳥翥也。象形。』

這個字，像直刺上飛的形狀。鳥頸上的翁毛開張，兩隻翹翼，亦作奮揚之狀。上面旁邊的飞，像頭頸上的長毛。𠂇，像兩翼的飛翔。

西𠂇𠂇

說文：『西，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

西，就是古「栖」字。字形：像鳥宿生巢上。𠂇，像鳥的形狀；𠂇，像鳥的

巢。這是指鳥的栖宿而說的，所以屬「指事」字。此字是終古的假借字，而沒有制過正字的。借用既經長久了，本義遂給借義所奪。現在通俗寫「鳥西」的「西」，都是作「栖」字的。

葦

說文：「葦，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

這是「結構」之「構」的正字。「交積材」，是說用材木互相乘架起來的樣子。「象對交之形」，是指艸和卉，兩兩相對；「交」，是說用一以連艸卉的。這個字，像橫木互架的形狀，但是還沒有棟樑在內。四橫筆，是指屋前後的四根直椽；中間這一直筆，以見屋前後相連的形狀，牠的數目，並不祇是一根的。

△△

說文：「△，三合也。从入一，象三合之形。」

△，是「△合」之「△」的正字，現在通俗多寫作「集」。「集」，是作「鳥在木上」解的，三面三筆，像三方△合的形狀。所以不作「四方」的緣故

，因和口（音圍）字相避。

口。說文：『口，回也。象回市之形。』

這是「圍繞」、「周圍」，之「圍」的正字。字形，像四面回市的形狀。圍字行，口便不用了。

口。說文：『口，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門。象遠界也。』

口，便是古「垌」字，亦寫作「回」。讀若肩。凡一國的界限，必具四界，現在祇畫三面，所以和「口」字相避。「回」字，便从口，用牠來像一國的形狀，外面另外加一界畫。「象遠界也」，界，是說界畫；口，像距離的遠；中間聯亘的這一筆，像各分的界畫。

囧。說文：『囧，窗牖麗廡闔明。象形。讀若獮。賈侍中說，讀與明同。』

字形，像窗牖玲瓏的形狀。麗廡，讀如離婁，是說交疏玲瓏的意思。讀「俱

永切」。

衆

說文：「衆，刻木衆衆也。象形。」

衆，音「盧谷切」，讀若錄。衆衆，猶之說歷歷。像刻木之後，木質歷歷稀疏的形狀。這個字，原是「指事」字，而稱牠爲「象形」，因爲刻木之後，自有牠的形狀的。

毋

說文：「毋，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

毋，是「貫穿」之「貫」的原文。字形：⊏，像寶貨的形狀；——所以稱寶貨者，因舉牠以包括其餘。——一，像貫穿的形狀，表示牠可以穿而持之。現在「貫」行而「毋」不用了。

开

說文：「开，平也。象二干對構，上平也。」

开，「古賢切」，讀若堅。干，是「竿」的省寫。像兩竿相對構，而上面平齊的樣子。

永

說文：「永，長也。象水逕理之長。詩曰：『江之永矣。』」

逕，是水的脈；理，是水的文。水脈和水文，都是蜿蜒而長的，所以說「象水逕理之長」。引申牠的意義，凡是長的東西，都稱為「永」。

彙

說文：「彙，綴聯也。象形。」

彙，音「陟劣切」，讀若輯。字形：像互相牽連的形狀，意義和「綴」有些相通。

午

說文：「午，梧也。五月，陰氣梧逆，陽冒地而出。」

梧，是抵梧的意思。五月節令，恰當天地陰陽之交，所以陰氣梧逆，陽冒地而出。字形：八，是指陽氣；一，是指地；丨，是指陰氣貫地。引申牠的意義，作「橫直交午」解的。

以上都是「純體指事」字，而許君說解往往稱牠為「象形」。但是細細地考牠的字義，是「事」而非「物」，因此就知道牠決不是「象形」字了。

變例一 以會意定指事的

霽

說文：「霽，雨零也。从雨。𠂔，象零形。詩曰：『雨霽其濛。』」

霽，「郎丁切」。讀若零。从雨，是取牠意思；下从𠂔，像雨零的形狀。現

在經典上多借「零」作「霽」，於是「零」字通行，而「霽」字便不用了。

旁薄

說文：「旁，薄也。从二，闕。」

「旁，薄也」。按「旁薄」原是連語，亦寫作「旁薄」。旁薄，是四方旁達的意思。字形：上面从二；——二，右「上」字。下面从方。𠂔，用來像牠

旁薄的形狀。𠂔，本爲「指事」，但是獨體不足以顯明牠的意義，所以加「上」。「方」二字來定牠，見得牠自上而下以及四方，沒有什麼不到的。這些字，便稱牠爲「以會意定指事」。後來專用牠作「旁側」解，本義却不用了。

畫

說文：「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

田，各有牠的界畫，用聿來分畫牠。口，像所分畫的界限；聿，便是筆，用牠來分畫田界的。引申牠的意義，又作「繪畫」之「畫」解的。

置

說文：「置，界也。从畀（音蓋）。三，其界畫也。」

置，便是「疆」的古字。字形：上下從兩田，田各有牠的界畫；上中下三橫筆，像分畫之界。

孕

說文：「孕，褻子也。从子，从几。」

孕，就是婦人的懷孕。字形：上從几，包在子的外面，像褻子的樣子。

采

說文：「采，古文保。養也。」

采，便是「保姆」之「保」的古字，有時也寫作「傑」。字形：上，從子；下，從八，像抱子的形狀。

日

說文：「日，詞也。从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

詞，是說意在內而言在外。有這個意思，而又有說話的，稱牠為「日」，也

稱牠爲「云」。字形：下半部从口字；上曲的這一筆，像口气上出的形狀。

又

說文：「又，手指相錯也。从又，象又之形。」

又，音「初牙切」，讀若差。「手指相錯」，是說手指和他物相交錯的樣子。凡散布指頭，錯在物間而取之，都曰又。因之凡有歧頭的，也都曰又。此外「首筭」稱又，這是引申之義。

只

說文：「只，語已詞也。从口。象气下引之形。」

「語已詞」，是說語言停止時的一種詞氣。語言停止，則氣便下引，所以象「下引之形」。假借牠作「是」字解。詩，小雅：「樂只君子。」箋：「只之言，是也。」現在人又用牠和「祇」字通。

欠

說文：「欠，張口气悟也。象气從人上出之形。」

這是「欠伸」之「欠」的正字。字形：上半部，像气字而反寫，因爲人的欠气，不依照常軌的，所以从反欠。又气在人的上面，因爲人欠氣，大都是昂

其首的。引申牠作「欠伸」解。

乎𠄎

說文：「乎，語之餘也。从兮。丿，象聲上越揚之形。」

凡人意有所不能盡，所以用「乎」來延長牠的語氣。「兮」，是像牠的聲；丿，像聲音向上越揚的形狀。後世引「之乎」二字並作「兮」，這是「雙聲假借」字。

附釋：●「雙聲假借」，凡是用兩字的切音，和別一字聲音相通，而可以互

相假借的，這便叫做「雙聲假借」字

兮𠄎

說文：「兮，語所稽也。从丂八，象氣越于也。」

「語所稽也」，這是說言語於此少駐的意思。「越于」，都是指气的上揚。按「兮」字八在丂上，我人試說兮字，便覺聲向上出。和只字八在口下，聲向下引，剛巧相反。

習

說文：「習，出氣詞也。从曰，象氣出形。」

字形：上像气出的形狀；下从曰，所以表气的所从出。現在經典多借用作「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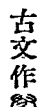
甘

說文：「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

甘，是五味的一種，而五味之可口的，都稱爲甘。「从口含一」，一，不定，是什麼東西，所以用「一」來指牠。「一，道也」，這是說食物不一，而道是一的樣；所謂，「味，道之腴也」。

尹

說文：「尹，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

字形：从又，所以指握的東西。从丿，所以指事物的。然丿又二字，都沒有事意的，這是像手有所料理的形狀。古文作，从兩手相交，有所治理之狀。

决

說文：「决，分决也。从又中，象决形。」

易象傳曰：「决，决也；刚决柔也。」字形：下从手，用以表手有所執持的

。上从丌，是指物；丨，所以示「決事物」的。

示

說文：「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古上字）。三垂，日

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

示，是表示的意思。从二，二，古文上字。下面這三筆，是指日月星而說的。大概是天上懸星象，著光明以示人，聖人使用輶來作「神道設教」的。

高

說文：「高，獻也。从高省。曰，象進熟物形。孝經曰：「祭則鬼高之。」

𡗗

𡗗，現在俗寫作「享」，又通作「饗」。其實亨、享、烹，三字，也都是這個字。「獻」，是以下進上的詞氣。「从高省」，這是說獻東西的時候，必須高奉的。曰，像熟物的形狀。

豐

說文：「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

字形：上面从曲，像「豆」碩大的形狀；一說，但像豐滿之形。下从豆，表

明牝是一種器具。引申牝的意義，凡物之「大而多」的，都稱為「豐」。豐侯，周成王時人，因酒亡國的。

𩇛

說文：『𩇛，滿也。从高省。象高厚之形。』

𩇛，音「房六切」，讀若伏；又音「芳逼切」，讀若筆。說文上沒有「逼」字，這便是「逼」的正字，「逼」，又是「逼」的俗體字。現在「逼」字通行，「𩇛」便廢了。字形：上从高省，像「高厚」的形狀。下从「田」，像一種器具。方言：『腹滿曰逼。』釋言『𩇛，迫也。』從知「逼仄」「逼迫」字，都應作「𩇛」。

干

說文：『干，犯也。从倒入，从一。』

字形：从倒入，从一。「一」，並不是一個字，祇是有這樣東西罷了。因牠不順理而入之，所以从倒入。事既不順理而做，便有「上犯」之意，所以說「干，犯也」。詩經上面有「干旄」，「干旌」，却又假借牠作「竿」字解。

的。

𠂔

說文：『𠂔，不順也。从干下𠂔，𠂔之也。』

𠂔，音「魚戟切」，讀若逆；也便是「逆」的正字。字形：上从干，「干」，是作事不順理的意思；作事不順理，受之者心便不甘，所以要𠂔牠。「𠂔」，並不是一個字，祇是像互相悖逆的形狀罷了。這是「順逆」之「逆」的正字，自從「逆」字行，「𠂔」字便廢止不用。

𦉳

說文：『𦉳，斷絲也。絕，古文作𦉳。象不連體，絕二絲。』

字：形像把絲絕成兩斷的形狀。現在通俗，都寫作絕。自從「絕」字行，「𦉳」字便廢了。

𠂔

說文：『𠂔，覆也。从冂，上下覆之。讀若亞。』

𠂔，音「呼訝切」，讀若亞。字形：冂，是正面的覆，從上面覆到下面；𠂔，是倒覆，從下面覆到上面去的。這個字，是指反覆包裹的樣子；上面加這

一筆，因為包東西必有終了的時候，所以用「一」來表示牠終了之意。

俞尙

說文：『俞，敗衣也。从巾，象衣敗之形。』

這是「破敝」之「敝」的正字。字形：从巾，是表明指衣物的。上下這四筆，像衣物破敗的形狀。廣雅說：『俞，敗也。』現在「敝」字行，而「俞」字便不用了。

牟阜

說文：『牟，牛鳴也。从牛。象其聲气从口出。』

牛，是指所鳴的這樣牲畜。音「莫浮切」，讀若矛。像牛鳴的聲音。字形：上面這一曲筆，以示气从口出的樣子。引申牠的意義，作「取」，作「奪」，作「過」，解的。又借作「甦」解。

𦍋

說文：『𦍋，羊鳴也。从羊，象聲气上出，與牟同意。』

𦍋，音「蘇婢切」，讀若弼。這個字：下从羊，上面這一曲筆，像羊鳴的時候，气從口出的樣子。

豕系

說文：『豕，絆足行豕豕。从豕繫二足。』

豕，音「丑六切」，讀若琢。豕豕，像艱行貌。字形：从豕，中間這一筆，像繫其足，難行的形狀。孟子：『又從而招之。』豕，古音近招。「招之」，便是「豕之」的意思。

駟系

說文『駟，馬一歲也。从馬。一，絆其足。讀若弦。一曰，讀若環。』

駟，讀「弦」「環」兩個聲音。馬生一歲的時候，應當調習牠，所以加上了羈絆。中間這一筆，便像牠羈絆的形狀。和「豕」字中間這一筆，意思相同。

駟系

說文：『駟，絆馬也。从馬，○其足。』

駟，是古「繫」字。字形：馬下从口，像絆往牠足的形狀。○，就是音圍之○，不應當作「中」。

秀豸

說文：『秀，禾實也。有實之象，下垂也。』

按說文「秀」字下，稱「上諱」，不著牠的「聲義」，現在用徐諧注，把牠補起來。字形：上面，从禾，下乃，像禾穗的下垂。或說「秀」和「朶」，意義相同，不過木頭是高的，所以从艸在上；禾稻在低的，所以从艸在下，形體上稍爲有些變更罷了。引申作「俊秀」、「秀傑」解。

朶

說文：『朶，樹木垂朶朶也。與秀同意。』

凡是樹木上枝葉華實之下垂的，都是說朶朶。現在人但說一花爲一朶。引申牠的意義，易經上有「朶頤」。朶頤，是指頤動下垂的形狀。

四

說文：『四，陰數也。象四分之形。』

凡記數的字，始於一，成於三，至四便變了；變便分別，所以字形的中間，从八。八就是分別的意思。既八而有包牠的，包了又併八爲四。□，□，都

不是字，所以爲「指事」字。字形：□，像四方的形狀；八，像分別之形。

說苑說：『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

七

說文：「七，陽之正也。从一，微陰从中表出也。」

凡筮法，陽不變的，當爲七。字形：中間這一筆，是指陽，陽中又有微陰表出，所以七爲少陽。

未

說文：「未，味也。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於未，象木重枝葉也。」

「六月滋味」，這是說六月時候，萬物都長成，很有滋味的意思。字形：像枝葉重疊。

兆

說文：「兆，灼龜坼也。从卜兆。象形。」

這個字：「小篆」寫法，右面从卜，是取占卜的意思。左面像灼龜的形狀。「古文」的寫法，祇是像灼龜之形。八，是指灼後的裂紋，所以稱爲「指事」。凡是灼龜取兆的方法，先用火灸牠，龜甲便漸漸地坼裂，坼裂而明晰的，便逢吉事，因爲事有先見了。

以上都是「以會意定指事」的字，我現在不把牠列入「會意兼指事」的款

目中，這是什麼道理？因為『會意』字中這『會意兼指事』的一項，是以「意」爲主，而以「事」成之。這『以會意定指事』的一條，是以「事」爲主，而以「意」成之的。

變例二 即意卽事的

𠵽

說文：「𠵽，多言也。从品相連。春秋傳：「次于𠵽北。」讀與聶同。」

𠵽，和从山的「𠵽」不同。品从三口，便有多言的意思；現在又從而連牠起來，那更紛紜糾結得，不得了。所謂，「謀夫孔多，發言盈庭」的便是。和言部「譟」，音義都同。

變例三 兼意兼聲兼形的

牽

說文：「牽，引前也。从牛。𠂔，象引牛之廐也。元聲。」

這個字的形體：从牛，是像牠的形。𠂔，是从「𠂔」的古文，意而兼聲的。𠂔，像引牛的廐。引申牠的意義，輓牛的器具曰牽；又牲，生曰牽；連貫之

詞，亦稱爲牽。

變例四 卽所從之意而少增之以指事的

禾𠂔

說文：『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

這個字的音義，和「稽」字相同。而字形，和「禾」字有別，禾字篆文，上一筆左傾；禾字篆文，上一筆右傾；所以楷書寫作「禾」，「禾」，來分別牠。字形从木曲頭。上面，是說牠的形狀，下面是說牠的字義。

夭𠂔

說文：『夭，屈也。从大，象形。』

字形：从大，而頭偏於右，象屈的形狀。引申夭的意義，「短折」曰「夭」，「用人不次第」，亦曰「夭」。

交𠂔

說文：『交，交脛也。从大，象交形。』

字形：上从大，下象兩脛相交的形狀。交州記：『南定縣人，足骨無節，臥者更相扶，始得起。』這是說，人因足骨無節，睡的時多，成交足之狀。山

海經說：「交脛人國，脛脛曲戾相交，故謂交趾。」這是指交脛人國的特殊形態的。引申牠的意義，凡「兩相合」的，都稱牠爲交。

以上這幾個字，列入於「指事」中，而不入「增文會意」，這因爲「指事」字是「意盡於形」，而「會意」字却「意餘於形」的。牠的分別，就在於此。

變例五 省象形字以指事的

口 說文：「口，張口也。象形。」

口，音「口犯切」，讀若坎。字形：像人張口的形狀。人的張口，下唇特別侈，省上唇，所以表其意。上面這一個字，把牠列入「指事」而不列入「省文會意」，這是什麼道理？因爲「指事」字的形體，可以一望而知；「會意」字的形體，須得委曲地來說明牠。

變例六 形不可象變而爲指事的

刃

說文：「刃，刀堅也。象刀有刃之形。」

刀，是以刃爲用的，刃又不能離刀以爲體。刀字，已經有柄、有脊、有刃了，所以刃字又用點以指其所，意思就是說刃却在這裏。、，不是「象形」，所以爲「指事」。

本

說文：「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

木的下部：叫做「本」。木，是有形可象的，而本便無形可象，所以用「一」來記其處。

末

說文：「末，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

末，便是木的杪，所以从「一」在木上。和本同意。引申作「末殺」、「末滅」、「略末」解。

朱

說文：「朱，赤心木，松柏屬。从木，一在其中。」

朱，是赤心之木，赤心不可象，所以用「一」來記軸。引申假借，又作「純

亦」解的。

面

說文：「面，顏前也。从頁。象人面形。」

「顏前」，謂自額角以下，在頭的前部，統稱牠爲「面」。□，像人面的形狀。从頁，頁和首相同。頁，是全部之形；面，是前半之形。爲什麼頁的外面，還要加□，所以區分牠前半部是屬於面的。字義，和「背」字相反。引申牠又作「相向」解的。

尺

說文：「尺，十寸也。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尺所以指尺

規槩事也。从尸，从乙。乙，所識也。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

「指尺」，猶指斥，這是說凡量物用規槩的，必定用尺來指斥牠。从尸，从乙。乙，是用來記識的。凡人從肘到腕，稱爲「尺脈」，腕下一寸，稱爲「寸脈」。尺寸二脈，相去很近，所以「寸」字向「左」，「尺」字向「右」

寸

一，和乙，都用來記的，法也相同。尸，是用以指人的。

說文：「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从又，从一。」

腕下一寸，為寸口，所以用「一」來指牠。按計量的方法，十髮為程，十程為分，十分為寸。从又，从一。又，是指手的；一，是用來指寸口所在之地

亦

說文：「亦，人之臂亦也。从大，象兩亦之形。」

亦，便是古「掖」字。掖在人的臂下，所以用「大」字來當牠作人的形狀，用兩點來記在牠兩臂之下，表明是「亦」的所在之地。現在俗用作「語詞」

解。引申牠作「重桑」之詞。

卒

說文：「卒，隸人給事者，為卒。卒，衣有題識者。」

古時候用染色的衣，以表題識。隸人給事所穿的衣服，顏色是黑的，所以从衣；尸，用來記這衣的顏色。按「亦不成為題識，祇用牠來記罷了。」

變例七、借象形爲指事的

采米

說文：『采，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

這個字的音義，和「辨」字相同。從前倉頡造字，『見鳥獸蹠迹之迹，知文理之可相別異也，遂告書契。』「采」字的形體，便取獸指爪分別的形狀。

大大

說文：『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

大的本義，原是作「大小」解的；不過大小的形狀，很難像牠，所以說「天大、地大、人亦大」，因借人形以指牠的大。「𠂇」字，是臂和脛相連，牠的形小。大，便兩臂擴張，看起來好像大了。大戴記說：『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

久

說文：『久，从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橈。」』

其橈。」

按「从後灸之」的灸，是說「牽任」的意思，並非作鍼灸之灸解的。字形：

上面，像人的兩脛；下面這一筆，像後面有所距，使人不得前進。因此假借牠爲「遲久」的「久」用。

勺

說文：「勺，裹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裹。」

勺，音「包布切」，讀若包，也便是包的本字。勺字曲之而成勺，所以說「象人曲也」。「有所包裹」，這是指字形的中間空無所有而說的。現在「包」字行，而「勺」字廢了。


亞

說文：「亞，醜也。象人局背之形。賈侍中說：「以爲次第也。」」

「醜」，是一種事，但是沒有方法把牠表顯出來，所以借局背之形來表牠。賈侍中說牠：「以爲次第也，」經典上便多作此義，而牠的意遂不能於字形中得之。釋言說：「亞，次也，」這是「亞」的別義。又「亞」和「惡」音義相同，禮記上，「惡池」作「亞池」，這便是證。


不 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猶天也。象形。」

字形：上面這一筆，所以像天的形狀。𠄎，像鳥飛去，而但見牠翹尾的形狀。鳥上飛而遇到一，所以說「鳥飛上翔不下來也」。現在引申假借，都作「不然」解的。

至  說文：『至，鳥飛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

這個字的意義，大約和「不」字相彷彿。不字上一筆指天，至字下一筆指地。不，像上升的鳥，首是向上的。至，像下集的鳥，是以首向下的。引申作「來至」、「懇至」、「極止」解。

變例八 借象形爲指事而兼意的

高  說文：『高，崇也。象臺觀高之形。从口。與倉合同意。』

凡物的高，不可以指示的，因借臺觀崇高之形來指牠。𠄎，象高的形狀。口，古垆字，是作「界限」解釋的。凡物之高的，其址必大，所以有垆界。口

，像房屋的築。

以上指事字，正例一，變例八。

第四章 會意字上

按許氏對於「會意」字的定義，是說：『比類合誼，以見指撝。』誼，有「合宜」的意思包含在內，現在人又寫牠作「義」。指撝，便是說「指向」。由是知道比合「人言」兩字的意義，可以見牠必定是「信」字。比合「止戈」兩字的意義，可以見牠必定是「武」字。都是合字以成義的。

「象形」、「指事」，都獨體以成文的，所以後人都稱牠爲「文」；「會意」，是合數字以成義的，所以後人都稱牠爲「字」；這便是「象形」「指事」兩者，和「會意」字的分別。一形一聲，合而爲「形聲」字；二義相合，而成「會意」字；這是「形聲」和「會意」的分別。

凡是「會意」字：有些會兩個「象形」字以爲意的，有些會兩個「指事」字以爲意的，有些會一形一事以爲意的，有些會一象形一會意的，有些會一指事一會意的，也有會形聲字以爲意的，然都統稱牠爲「會意」字。

「會意」字中，合幾個字以成一字，牠的意思自相附屬，而於「形」、「事」、「聲」，都沒有什麼兼義的，這都是會意的「正例」；其餘都屬於「變例」。現在把牠「正」「變」二例，條列於下。

(甲)會意字的「正例」九：

- (1) 順遞爲意的。
- (2) 並峙爲意的。
- (3) 卽字之部位以見意的。
- (4) 疊二成字的。
- (5) 同上例，而疑其卽是一字的。
- (6) 疊三成字的。
- (7) 疊四成字的。
- (8) 會意兼指事的。
- (9) 會意兼象形的。

(乙)會意的「變例」十一：

- (1) 於會意外加一形的。
- (2) 從其字，而變其字之形的。
- (3) 就本字而少增之

，卽是會意的。(4)省文會意的。(5)及文會意的。(6)倒文會意的。(7)意不在字中，而轉在空白之所的。(8)所從之字不成意，轉從所從之字之所從，與以所從之字者以得意。(9)會意兼聲而聲卽在意中者。(10)於會意之外，別加聲者。(11)字無聲，不得不謂之會意，實則是各自爲意，不可以會的。

(丙)闕疑一

正例一 順遞爲意的

天

說文：『天，顛也。至高無上，从一大。』

「顛」，是人的頂，因此用牠作「高」解的；天爲物最高，所以解釋牠爲「顛」。字義「从一大」，最取「順遞」爲意的。不可說「从大一」，也不可說「从一从大」，以下本目中所例的字，都仿牠。又，物莫大於天，故字義取「一大」以會牠的意。「一大」，是說牠一件最大之物的。

祭祭 說文：「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

又，是說人的手。示，古祇字。這個字的意義，是取牠用手持肉以享神祇的。月，是肉字。

社社 社

說文：「社，地主也。从示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爲社神。」

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禮，古文社。」

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爲社。字義「从土示」，土示，便是祀土神。凡神，在天的曰神，在地的曰示。古文「从木社」，是明周禮大司徒中「各樹其土所宜之木」也，這一句的意思。

祟祟

說文：「祟，神禍也。从示出。」

「神禍」，是說鬼神作災禍的意思。字義「从示出」，示出擾人，便成爲祟了。讀若粹。

皇皇

說文：「皇，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

。今俗以始生子爲鼻子。』

詩傳，以皇字作「大」的解釋；釋詁，以「皇」字作「君」的解釋；其實牠的意義，是差不多的。「以始生子爲鼻子」，這大概是漢時一種俗語。「从自王」，自，作「始」解；而王者以三皇爲始。

✓ 熏

說文：「熏，火煙上出也。从中黑。中黑，熏之象也。」

這個字的意義，从中黑。中本是不黑的，現在的成爲黑，因爲牠被熏後所成的。又說：中，像烟的上出，其下繼之以黑，這是表明煙所到之處，都成黑色之象的。

✓ 苗

說文：「苗，艸生於田者。从艸田。」

苗的故訓，是作「禾」字解的，初生時曰苗，結實時曰秀。因借爲凡艸木初生之名。从艸田，是說初生之艸在田中的意思。一作，从田艸聲，那便當牠「形聲」字了。

公

說文：「公，平分也。从八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爲公。」」

厶，是「公私」之「私」的本字。八，猶「背」字。韓非子五蠹篇：「倉頡之作字也，自環者謂之厶，背厶者謂之公。」自環爲厶，這是六書的「指事」，背厶爲公，便成六書的「會意」了。

半

說文：「半，物中分也。从八牛。牛爲物大，可以分也。」

牛，爲牲畜中的大者。字義，从八牛。八，所以分；這是表明牛爲大物，可以分的。

吉

說文：「吉，善也。从士口。」

吉，是凶的反，所以和說文凶字下說：「凶，惡也，」相應。士人的見識，高於常人，所以他口中所說的，也善多而惡少，這便成爲吉字之意了。

周

說文：「周，密也。从用口。古文周字，从古文及。」

善於用其口的。那便作事沒有不密；人作事的不密，都由於不善用其口。因

此「忠信」亦爲「周」，這是說忠信之人，沒有不周密的。

各各

說文：「各，異辭也。从口夊。夊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也。」

「異辭」，是「各爲其辭」的意思。那必定是指兩人，而後言各。从口夊。夊，讀若指，「像人兩脛，從後致之」。因此以口夊的意思，也有各人言語不能自由之意。說之而聽的，則從而不相異；各，則此行而彼止之，便有不相聽從之意了。

吠吠

說文：「吠，犬鳴也。从口犬。」

吠，像犬鳴的聲音，聲不可象，故「从口犬」以會意。「口犬」，是表明牠動口的犬。

走𠂔

說文：「走，趨也。从天止。天止者，屈也。」

釋名說：「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疾趨曰走。」字義，从天止。「天」，是指屈的形狀；「止」，是指人的足。所以从「天止」的道理，因爲安步時足

腿較直，趨時便多屈曲了。一說「天」當作「犬」，這是因犬善於行走的緣故。周子白盤，董武鐘，走字都从犬。

前舟

說文：「前，不行而進，謂之前。从止在舟上。」

辨，是「前進」之「前」的正字。字義，从止在舟上，便有不行而進的意思。前，是「齊斷」之前，篆文作筋，現在俗字寫作剪。剪字，从兩刀重複，於六書意義不合。自從後人用「齊斷」之「前」爲「前後」字，又以「羽生」之「翦」爲「前齊」字，「剪」字便不大通用了。

是是

說文：「是，直也。从日正。」

十日燭隱，便稱輻爲「直」，以日爲正，便稱輻爲「是」。是字所以从日正，因爲天下的東西，沒有比「日」還正的。

匙匙

說文：「匙，是少也。匙俱存也。从是少。」

匙，是「鮮少」之「鮮」的本字。許氏解釋這個字，說：「匙，是少也，」

這是用字形來解釋字義的。「是」，包有正直的意思；正直者少，而後稱牠爲匙。和「反正」爲「乏」同意。

後復

說文：『後，遲也。以彳久者，後也。』

彳，讀若赤，作「小步」解的。久，讀若邀，作「小」解的。久，讀若綏，是作「行遲曳久久」解的。這個字的意義，从彳久久，却是說小步而又行遲，那末「在人之後」可知了。

扁扁

說文：『扁，署也。从戶册。戶册者，署門戶之文也。』

扁，現在俗體字寫作匾。「署門戶之文」，便是說文敍中所說的『秦書八體』，六曰「署書」。後漢百官志：『孝子順孫，烈女義婦，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

士士

說文：『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从一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

士。」』

士，善能於其事，所以說「士，事也」。孔子說：「推十合一爲士，」這是因爲數目字始於一，終於十，現在推十以合一，那便有學者「由博返約」的意思。引申，爲能事其事者曰士。

✓ 古

說文：「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

字義「从十口」，十口所傳，這便非現在之言，是從前之言了。口，原所以識前言的，至於十人相傳，那就展轉因襲，成爲「古昔」的意義。

✓ 丈

說文：「丈，十尺也。从又，持十。」

按周制：八寸爲尺，十尺爲丈。因此人長八尺，便稱爲丈夫。伸臂及於一尋（八尺曰尋），便是周時的一丈，所以「从又持十」以會牠的意。

音

說文：「音，快也。从言中。」

音，音「於力切」，讀若億。這個字的意義，「从言中」，便是說「得其道」之意，言而能「得其道」，所以「快」了。一說，「音」「億」是一個字

。左傳：「不可億，」論語：「億則屢中，」都作「早知」解。

信

說文：「信，誠也。从人言。會意。𠄎，古文信。从言省。」

信，从人言，見得人的言語，當出至誠，然後為信。穀梁傳：「言而不信，何以為言，」這便有解釋信的意義在內。古書中又多用牠作「屈伸」之「伸」解的。

𠄎

說文：「𠄎，徒歌也。从言肉。」

𠄎，是「歌謠」之「謠」的古字。「从言肉」的意思，這是說歌謠唱時，沒有絲竹的。世說：「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毛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謠」和「𠄎」，古今字。

音

說文：「音，聲也。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

聲；絲、竹、金、石、匏、土、革、木，聲也。从言含一。」

這個字的意義，从言含一。是說音之所發，從言語中來的。所以从言中含一

字。

章

說文：「章，樂竟爲一章。从音十。十，數之終也。」

十，是記數之終，章字从音十，所以表明樂節終了之意。古代一樂節終，稱爲一章。

辛

說文：「辛，皐也。从干二。二，古文上字。讀若愆。」

辛，讀若愆，也便是「愆」的本字。字義，从干二。二，古文上字。干上，便是犯上的意思。人而犯上，便有皐了，所以許氏解釋這個字，說：「辛，皐也。」

妾

說文：「妾，有皐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从女辛。春秋傳云：「女爲

人妾，妾不聘也。」

字義，从女辛。是說女子之有皐。古代，女子有皐，便爲人妾，所以「从女辛」，以表牠的意。

上

弄

說文：「弄，玩也。从廿持玉。」

字義：上从王，王，便是「玉」字；廿，古「拱」字。兩手持玉而玩，便是「弄」字的意義。

編

戒

說文：「戒，警也。从廿持戈，以戒不虞。」

字義：上从戈，戈，是一種兵器；下从古「拱」字。兩手持戈，所以備不虞，便有「警戒」之意。

✓

兵

說文：「兵，械也。从廿持斤，并力之貌。」

械，是兵器。字義，從兩手執斤，却有使用兵器之意。器械曰兵，所以使用兵器的，亦曰兵。

共

說文：「共，同也。从廿廿。」

廿，是二十相并的意思。二十人都是竦手而動，便成爲「共」，所以字義从廿廿。

孚

說文：「孚，卵孚也。从爪子。一曰，信也。」

凡物之卵化的，稱爲孚。字義，从爪子，這是說用爪反覆牠的卵子。鳥的孚子，常用爪反覆其卵；所以要反覆，恐怕照軀牠不能平均的緣故。一說「信也」。那又因爲雞卵的必爲雞，鴨卵的必爲鴨，好比人言之信，也如是的。這是孚的引申義。

厥

說文：「厥，拭也。从又持巾，在尸下。」

厥，和「刷」字通用，字義，从又持巾在尸下。尸，作「屋」字解；一說，尸，是指人的。玉藻：「浴用二巾。」注：「刷去垢也。」這是生人用刷巾的事。士喪禮：「浴用巾。」注：「用拭之也。」這是死人用刷巾的事。本字說「在尸下」，那是據字形而講的。

取

說文：「取，捕取也。从又耳。周禮：「獲者取左耳。」司馬法曰：「載

獻職。」職者，耳也。」

「捕取」，是說執捕有辜的人。許氏引周禮、司馬法，兩書，用來解釋這會意字。的引申牠的意義，作凡「取與」之稱。又，「克敵不用師徒」，也稱爲取。

彗

說文：「彗，掃竹也。从又持彗。或从竹，作箒。」

彗，音「祥歲切」，讀若粹。字義：上从彗，彗，古丰字，彗的制作，是縛許多細竹做成的。下从又，又是手，用手持彗，彗，像生並立之貌，取其有排比之意。現在假借牠作「彗星」之「彗」。

史

說文：「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

君上有什麼舉動，史官必書；良史書法，不事隱避；所以字義取「從手持中」。

敗

說文：「敗，毀也。从支貝。敗、賊，皆从貝，會意。」

字義：左面从貝，貝，是一種器物；右面从支（音撲），是小擊的意思。用

物擊貝，便破敗了。

𠂔

說文：「𠂔，平田也。从支田。周書曰：『𠂔爾田。』」

𠂔，讀若田。假借牠作「佃」，又借牠作「甸」。字義，从支田，取「用支治田」的意義。

牧

說文：「牧，養牛人也。从支牛。詩曰：『牧人乃夢。』」

牧字的專指「養牛」而言，因牠字形从「牛」。左傳：「馬有圉，牛有牧。」這是牧作養牛人解的證據。然而周禮地官：「牧人掌牧，」那又普六畜而言的。引申牠的意義，又作「牧民」之「牧」解的。字義，从支牛，這是表明牧牛之法，用支擊牛纜成的。

𠂔

說文：「𠂔，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書云：『𠂔疑。』」

𠂔，音稽。俗字，寫作「𠂔」，又借用作稽。字義，从口卜，是說用口以問卜的意思。這個字，和「占」同體。占从卜口，那是說先得其兆，然後問來

占的人，所爲的是什麼事？

占占

說文：『占，視兆問也。从卜口。』

「視兆問也」，這是說卜者先得其兆，然後問來占者，所爲何事？所以字義上从卜口，以明卜者先口問的意思。廣雅：『占，諭也。言諭問也。』

用用

說文：『用，可施行也。从卜中。』

字義，从卜中。是取卜之而中，那便可以用了。故用「卜中」來會意。

食食

說文：『食，營求也。从彡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食

求，得之傅巖。」巖，穴也。』

食，讀若絢。「營求」，是說圍而起來求取的意思。「从彡（許劣切）」，人在穴上，是說「舉目使人」的人，親到巖穴之意。商書所引這幾句，是用來解釋「从穴」的意義。又，營求東西，乃竟圍匝起來以求牠，那便遠近無遺了；所以又引申牠作「遠」解。

窅 說文：「窅，深目也。从穴中目。」

窅，音「烏皎切」，讀若杳。字義，从穴中目。目在穴的當中，其深可知，

所以說「深目」。

看 說文：「看，睜也。从手下目。」

字義，从手下目。牠的意思，是說人欲看時，都有「用手障目」的情狀。

眈 說文：「眈，睂目也。从又目。」

眈，音「烏括切」，讀若挖。通俗用的，有借作「抉」，也有借作「挖」。

字義，从又目，又，是「爪取」的意思；用又爪目，便是眈目了。吳語，吳

世家：「子胥以手抉目。」「抉」，就是「眈」。

鼻 說文：「鼻，所以引氣自界也。从自界。」

鼻的用途，重在呼吸。呼吸的時候，引氣無窮，而都出之於自己，所以「从

自界」。

雙

說文：『雙，鳥一枚也。从又持隹。持一隹曰隻，二隹曰雙。』

「从又持隹」，這是說人手中僅持一鳥的意思，因用爲「單隻」的「隻」。

雀

說文：『雀，依人小鳥也。从小隹。讀若爵。』

雀，便是現在俗稱爲麻雀。麻雀，是鳥中最小的一種，所以从小隹來會意。

雀，和爵通。

翟

說文：『翟，覆鳥令不飛走也。从网隹。讀若到。』

翟，讀若到。其實便是「籠罩」之「罩」。不過翟，並非是一種网罟的東西；凡有家禽，以及生獲的禽，恐怕牠飛走，暫時用牠翟上一翟的。現在「罩」

字行，「翟」字便廢了。

奪

說文：『奪，手持隹，失之也。从又奞。』

「奪」，是「脫失」的「脫」的正字。「攬奪」的「奪」的正字。 「脫」在「肉」字部中，是作「消肉羸」解的。字義：上从奞，奞，讀若

雖，是「鳥張毛羽自奮奮」之意。下从又，又是手。人手持佳，而奮稍縱即逝，便是「脫」的意思。引申牠，作凡「失去」之稱。現在習俗所用的字，都用「脫」來代「奪」，而用「奪」作「爭敵」字解的。

奮奮

說文：「奮，翬也。从奮在田上。詩曰：『不能奮飛。』」

翬，是大飛的意思。字義，从奮在田上，田，是說在荒野之間；鳥在田中，張毛羽自奮奮，便有「奮興」的意思包含在內。詩曰：『不能奮飛，』見詩

經邶風文。

乖兪

說文：「乖，戾也。从犾而兆，兆，古文別。」

乖，音「古懷切」，讀若關。戾，是曲的意思，曲，便不能直伸，所以成乖離之象。字義：上半从犾，犾，是羊角，像分歧的形狀；下半从兆，兆，是古文別，有分背的意義。既取「分歧」的形象，又取「分背」的意義，便成「乖」字了。

美羔

說文：「美，甘也。从羊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

甘，是五味中之一，而五味之美的，都稱爲甘。字義：从羊大，羊大則肥，味便美了。引申牠的意義，凡好的東西，都稱爲美。

羌

說文：「羌，西戎牧羊人也。从羊儿。與南方蠻閩从虫，北方狄从犬，東方貉从豸，同意。」

方貉从豸，同意。」

羌，本是西方卑賤的人，以牧羊爲主的。所以从字義，从羊儿，儿，古人字，這是說牧羊的人。

羴

說文：「羴，羊相廁也。从彡在尸下。尸，屋也。一曰，相出前也。」

羴，音「初限切」，讀若鎗。字義：从三羊在尸下，便有雜廁的意思。「一曰，相出前也」。是說羊的習性，每喜突出居前的。

𦍋

說文：「𦍋，佳欲逸走，以又持之，𦍋𦍋也。一曰，視遽貌。」

𦍋，音「九縛切」，讀若擺。字義：从手持欲逸走的佳，而佳成𦍋𦍋的形狀。

雙

說文：「雙，隹二枚也。从又持二隹。」

這個字的意義，和「隻」字相彷彿。不過「隻」从又持一隹，「雙」从又持

二隹，這是牠的不同之處。

集

說文：「集，羣鳥在木上也。从彙木。」

字義，从羣鳥在木上，便是集的意思。引申牠作凡「聚集」之稱。

鳴

說文：「鳴，鳥聲也。从鳥口。」

鳴，是鳥的聲音，所以从鳥口以會其意。引申牠的意義，作凡「鳴」之稱，

如鳴鼓等是。

糞

說文：「糞，棄除也。从艹推艸，棄采也。」

字義：上从采，似米而非米，應是「齒」字。——齒，音矢，人的排洩物。

——下半，从以艹推艸。艹，是古「拱」字；艸，音卑，用以推棄穢物的箕

屬。今合其義，用兩手持了推棄穢的東西，以除采，那便是「糞除」的意義

。糞本是「動」字，古書中很多有用作「靜」字的。例如孟子：「百畝之糞；」老子：「卻走馬以糞；」都是。今人亦多作靜字用。

惠意

說文：「惠，仁也。从心叀。」

仁，是仁愛親厚的意思。字義：从心叀，是取爲惠的人，必定很專心謹慎的。叀，有「專小而謹」之意。經傳上有時假借牠作「慧」字解的。

敖類

說文：「敖，出游也。从出放。」

敖，便是「遨遊」之「遨」的本字，現在作「遨遊」解的，都寫作「遨」。字義，从出放。出，是外出；放，有放浪的意思；出外而有放浪之意，便是「敖」字的意義了。經傳假借作「倨傲」解。

骨骨

說文：「骨，肉之覈也。从冎有肉。」

「肉之覈也」，覈，一作核，這是說骨在肉中而堅實，像核在果中一樣。廣雅：「覈，骨也。」是骨字解釋的反證。字義，从冎有肉，意思是說去肉爲

再，在肉中的爲骨。

▽初衲

說文：「初，始也。从刀衣，裁衣之始也。」

字義，从刀衣，這是表明裁縫的開始，先用刀裁衣的意思。引申牠，作凡「始」之稱。

▽刪

說文：「刪，剝也。从刀册。册，書也。」

字義，从刀册，是說削定書册的文字。後漢孔奮傳：「刪史記；」司馬相如傳：「刪取其要；」都是指刪定書中之義而說的。凡物之草創不定而改削牠，稱爲刪；因之凡刊落東西而不用牠，也都稱爲刪。

▽罰

說文：「罰，鼻之小者。从刀冎。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則應罰。」

罰，是犯法的小者；刑，是罰鼻的重者。字義，从刀冎；這是表明人民如果持刀而罵詈他人，便侵犯了人的名譽，那是應當罰的。

▽𠄎

說文：「𠄎，斷耳也。从刀耳。」

刑，音「仍吏切」，讀若餌。這是古代的一種肉刑。字義，从刀耳，是說斷去人的兩耳。

劓

說文：「劓，刑鼻也。从刀鼻。」

劓，音「魚器切」，讀若義。這也是古代的一種肉刑。字義，从刀鼻，是說割去人的鼻子。

耒

說文：「耒，手耕曲木也。从木推丰。古者，垂作耒耜以振民也。」

這是「耒耜」的耒，音「盧對切」，讀若來。按考工記：「車人為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這是耒的制度。又按耒的用處，推其本以發掘泥土的。不過上古開荒，不重發土，而重推丰，所以「从木推丰」。

✓

解

說文：「解，判也。从刀判牛角。一曰，解廌，獸也。」

字義：从刀判牛角，這是用利刀來分判牛角，便有解的意思。一曰解廌，是

解的別義。

✓ 典

說文：『典，五帝之書也。从册在丌上，尊閣之也。』

典，是古代帝王的書籍。左傳：『三墳，五典，』都是說古書。這種書，現在雖不可見，我們却認牠爲古代的典籍。字義，从册在丌。册，是指書籍；丌，音基，是一種可以閣置書籍的東西。書籍而把牠尊閣起來，這部書的名貴可知，那便是「典書」了。

恬

說文：『恬，美也。从舌甘，舌知甘者。』

恬，現在俗字寫作「甜」。是五味的一種。字義，从舌甘，這是說舌能知甘的。

馱

能文：『馱，飽也；足也。从甘朕。』

馱，便是古「饜」字。字義，从甘朕。甘，是味的美者；朕，是犬肉，——犬肉，是肉類的美者。既从甘，又从美的犬肉，那便食之飽足了。食既飽足

，人對牠便有厭倦之意。因此引申牠作「厭倦」、「厭憎」解。厭和厭，是古今字；厭和壓，是正俗字。

甚

說文：『甚，尤安樂也。从甘匹。匹，耦也。』

「尤安樂」，是說十分安樂的意思。人情上以為十分安樂的，必定是牠的所愛。因此引申牠的意義，凡是殊尤的東西，都稱為甚。从甘匹，是說甘美少，有比耦的。

榦

說文：『榦，木豆謂之榦。从木豆。』

豆，是豆器的總名，用木做的豆器叫做榦。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這大概是上古時候，沒有知道鎔金和土的方法，所以先有木豆。等到有竹豆、瓦豆，便於木豆字加木為榦，以為區別。字義，从木豆，是說用木所做的豆。

虐

說文：『虐，殘也。从虍爪人，虎足反爪人也。』

虐，是殘忍的意思，所以說「殘也」。字義：从虍爪人。爪，是作「覆手」解的。虎而反牠的爪，向人攫取，這便是虐。因此用作凡「殘虐」的稱，如「虐政」、「虐民」等，都是。

彪影

說文：『彪，虎文也。从虎彡。彡，象其文也。』

字義，从虎彡。彡，音衫，是一種毛飾畫文。虎身上的文象牠，所以从彡以取象。

盥

說文：『盥，仁也。从皿以食囚也。』

盥，音「烏渾切」，讀若溫。也便是「溫暖」、「溫和」之「溫」的正字。字義，从皿以食囚。囚，是犯人，現在用皿盛食來給他，却有「仁厚」之意，所以說「仁也」。現在「溫」字行，「盥」便廢了。

青

說文：『青，東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

青，是五色的一種，古人以爲屬東方之色。東方於「五行」中屬木，木能生

火，火紅色，像丹一樣，所以字義，从生丹。俗語說：「信若丹青。」這是因爲丹青二物，相生之理，有必然的。

飢餓

說文：「飢，糧也。从人食。」

飢，便是古「飼」字。字義。从人食，這是說以食供設，給與人的，那就「飢」字的意義了。

飧餐

說文：「飧，饋也。从夕食。」

飧，音「思魂切」，讀若孫。字義，从夕食，表明牠在旁晚時所食，便是現在通俗所謂「晚餐」。周禮宰夫注：「飧，夕食也。」詩經、小雅魏風傳，都說：「熟食曰飧。」這是引申之義。

合

說文：「合，△口也。从△口。」

字義：从△口。△，音集，是作「三合」解的。三口集合相同，便有「合」義。引申作凡「會合」之稱。

糴

說文：「糴，市穀也。从入糴。」

糴，音「徒歷切」，讀若翟。字義，从入糴。糴，是米穀，現在把牠買進來，便有「糴」意。

羴

說文：「羴，孰也。从羴羊。一曰，羴也。」

羴，音「常倫切」，讀若醅，也便是「純熟」之「純」的本字。字義，从羴羊。羴，是有「象進孰物形」之意；羊亦孰物；因此作「純熟」解。現在「純」字行，「羴」字便廢了。

畱

說文：「畱，畜也。从口畱。畱，受也。」

畱，是「鄙吝」之「鄙」的正字。字義，从口畱。口，猶之說聚集的意思；畱，是用以受穀的東西。畱聚而受牠，便有「吝蓄」之意。凡「鄙吝」字，應當從這個字，現在鄙行而畱廢了。

畜

說文：「畜，愛蓄也。從來畱。來者畱而藏之，故田夫謂之畜夫。」

字義，從來面。這是說凡有來者，都面而藏之，便有「蓄」意。吝蓄的人，喜歡多入而少出，好比田夫的專喜蓋藏一樣，所以田夫亦稱他爲蓄夫。

菱

說文：「菱，越也。从攷。攷，高也。一曰，菱儻。」

菱，音「力膺切」，讀若陵。也便是「陵躡」之「陵」的正字。經書寫作「陵」，現在習用多作「凌」。字義：从攷。攷，音綏，作「行遲曳攷」解的；攷，音陸，作「高」解的。緩步登高，所以菱字有「踰越」的意義；又因他行遲，所以一作「陵遲」解。引申作「犯」，作「侮」，作「侵」之用。按「菱越」「菱儻」，其詞一順一逆。由下而上，叫做「菱越」；由上而下，叫做「菱儻」。

繫

說文：「繫，周人謂兄曰繫。从弟。眾。」

繫，是「昆弟」之「昆」的正字。字義，从弟眾。眾，音沓，作「目相及也」解的。弟和兄相及，這是表明從兄的意思。爾雅改「繫」作「繫」，這是譌字。

。現在「昆」字通用後，「鞞」字便廢了。

乘

說文：『乘，覆也。从入桀。桀，黠也。軍法曰乘。』

凡物之加於其上的，稱爲乘，例如「乘車」、「乘馬」都是。字義，从入从桀。桀，作「黠」解；黠，又作「聰慧伶俐」解。人之慧黠的必強，「入桀」兩字合起來，便是說「籠置桀黠」的意思。漢志：『入桀曰乘，』入桀，却是以弱勝強。書序：『周人乘黎；』左傳：『車馳卒奔，乘晉軍；』都是。

采

說文：『采，撝取也。从爪木。』

這是「文采」之「采」的本字。現在俗體字，凡「手採」作「採」，「文彩」作「彩」，都是不對的。字義，从爪木。這是表明木已成文，人便可以取用的意思。爾雅釋詁：『采，事也。』是假借義。

休

說文：『休，息止也。从人依木。』

休，亦寫作「廡」。字義，从人依木。人逢勞瘁的時候，偶然依着樹木，這便有休息的意思。

桑

說文：『桑，蠶所食葉木。从叕木。』

字義，从叕木。叕，音若，是一種樹，葉和桑一樣，而樹却大極了。不从木而从叕，所以示其尊貴。

𦵏

說文：『𦵏，草木白華也。从蓐白。』

𦵏，音「篤輒切」，讀若鱸。草木的白華，所以字義从華白。

刺

說文：『刺，戾也。从束刀。束刀者，刺之也。』

刺，音「郎達切」，讀若辣。字義，从束刀。這是說，既經把東西束縛起來，那便應當藏置或拋棄；現在又用刀來毀牠，便成「乖刺」了。凡說「乖刺」，「刺謬」的應如此。

困

說文：『困，就也。从口大。』

字義，从口大。口，音圍，回繞的意思。凡物之能大的，衆皆圍就牠。孟子

說：「爲高必因丘陵，爲大必就基趾。」从口大，是說就牠的區域而擴充的。

貧

說文：「貧，貝聲也。从小貝。」

貧，音「蘇果切」，讀若瑣。現在俗體「瑣屑」的「瑣」，應當從這個字。

字義，从小貝。這是說聚集許多小貝在一起，那聲音便多了。因此引申牠，作凡「細碎」之稱。

負

說文：「負，恃也。从人守貝，有所恃也。一曰，受貸不償。」

負，音「房九切」。字義从人守貝。人能守牠的貝物，那便有所恃而無恐了。所以能以背任物的都稱負。引申牠的意義，凡「背德忘恩」的亦稱爲負。

贅

說文：「贅，以物質錢也。从敖貝。敖貝，猶放貝，當復取之。」

字義，从敖貝。敖，是作「放」解的；貝，是一種幣貨。貝放在外，應當把

牠重新取回來。大概像現在的當東西一樣。引申牠作「系綴」之稱，「屬著」之稱。又作「辭煩」解。

▽買賈

說文：「賈，市也。从网貝。孟子曰：『登壘斷而网市利。』」

「買，市也」。市，是買物的地方，因之買物亦叫做市。字義，从网貝。网，便是網，有「網羅一切」的意思。貝，是指貨物。網羅貨物，原是用來作買賣的，所以「買」字从「网貝」。

郵垂

說文：「郵，竟上行書舍。从邑垂。垂，邊也。」

字義，从邑垂。這是表明凡國邑邊境之地，應當置一個「行書舍」。『行書舍』，便是後世的「驛站」。又爾雅釋言：「郵，過也。」所以「經過」稱爲郵。引申牠，「過失」亦稱爲郵。

▽昏昏

說文：「昏，日冥也。从日，从氏省。氏者，下也。一曰，民聲。」

字義，从日，从氏省。氏，便是古「低」字。日影漸漸地低了，那就成「昏

「昏，有時亦寫作「昏」。从日，民聲，變爲形聲字。引申牠的意義，作「爲人蒙昧」之稱。

𦉰

說文：「𦉰，衆微秒也。从日中視絲。古文以爲顯字。」

𦉰，古「顯」字。字義，从日中視絲，這是表示牠能明察及乎微秒之物。便有顯的意義。

暴

說文：「暴，晞也。从日出𠂔米。」

暴，古「曝」字。字義，从日出𠂔米。𠂔，古「拱」字，作「竦手」解的。日出的時候，竦手舉米來曬牠，這便有「暴」的意思。考工記：「晝暴諸日；」孟子：「一日暴之；」都是。引申作「表暴」、「暴露」解的。

𦉱

說文：「𦉱，月未盛之明。从月出。周書曰：「丙午，𦉱。」

𦉱，音「芳尾切」，讀若斐。字義，从月出。這是說月初出的時候，其光還沒有盛明的意思。

外外 說文：「外，遠也。从卜夕。卜尙平旦，今夕卜，於事外矣。」

外，是說事之出於例外的。字義，从卜夕。因爲卜當在平旦的時候，現在不卜於平旦，而卜於夕上，便出於事外了。曲禮：「甸之外」；霍光傳：「盡外我家」；都是「外」的正意。

貫貫 說文：「貫，錢貝之貫。从卪貝。」

字義，从卪貝。卪，音冠，作「穿物持之」解的。古代貨幣，多有孔可貫穿，所以从卪貝以取意。漢書：「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這是說貫錢的貫。引申牠的意義，作「貫穿」、「貫通」之義解的。有時還假借牠作「習慣」之「慣」解。

采采 說文：「采，禾成秀也。人所以收，从爪禾。」

采，「徐醉切」，音穗。也便是「穗」的古字。字義，从爪禾。是說禾已成秀，可以爪取了。

✓ 𠄎
說文：「𠄎，扌白也。从爪白。詩曰：『或春或𠄎。』」

𠄎，音「以沼切」。字義，从爪白。這是說既在白中春了，然後於白中搯出的意思。現在的人，凡用作「酌彼注此」的，都稱做𠄎，那便是引申之義。

兇

說文：「兇，擾恐也。从人在凶下。春秋傳曰：『曹人兇懼。』」

字義，从人在凶下，便含有恐懼的意思。按春秋傳：「曹人兇懼」下，杜注：「兇，恐懼聲。」許氏解釋這個字，說「恐擾也，」擾，是表牠的形狀；恐，是表牠的意態；再加上一個凶字的聲音，那便「兇」字的聲音情態，格外完備了。

✓ 安

說文：「安，靜也；止也。从女在宀下。」

字義，从女在宀下。宀，音縣，作「交覆深屋」解的。女子身居交覆深屋之下，便成「安」意。

宀

說文：「宀，敝也。从人在宀下，無田事也。周書曰：『宮中之宀食。』」

宀，音「而隴切」，讀戎上聲。字義，从人在宀下。這是說人在宀下，閑散無事的意思。

宗

說文：『宗，尊祖廟也。从宀示。』

天神地祇，供奉牠，設壇而不用屋的。祖宗，那便是屋中的祇。所以字義从示，表明牠在屋中供奉的神祇，也含有尊崇祖宗的意思。

寤

說文：『寤，臥驚也。一曰，小兒號寤寤。一曰，河內相諍也。从寤省，

从言。』

寤，音「火滑切」，讀若豁。現在江蘇人的俗語，稱睡一覺，曰一寤，這是正字。不過通俗多寫作「瞌」，瞌是諍字。字義，从寤省，从言。夢醒而能言，便有「臥驚」的意義在內。「小兒號寤寤」，和「河內相諍也」，這兩個解釋，是寤的別義。

兩

說文：『兩，二十四銖，爲一兩，从一兩平分。』

兩，是一種「權」的名稱。漢律歷志：「一侖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字義，从一兩。兩，是平分的意思。自其中平分之，牠的形狀，相當相對。又一兩平分，各爲一侖，牠的數量，亦相當相對。因此引申牠的意義，凡是相對的東西，也都稱牠爲兩。

罷

說文：「罷，遣有鼻也。从网能。言有賢能而入网，卽貫遣之。周禮曰：

「議能之辟。」」

許氏解釋此字，說：「遣有罪也，」遣，有「縱舍」的意思。有罪而能縱舍他，那必定是賢能之人，才有此，所以字義，从网能。這是說有賢能之人，不幸入法網，理當寬恕而縱放他。周禮：「議能之辟，」注：「若今之廉吏，有罪先請也。」這個字，又可以讀作疲，便可「疲乏」的解釋，如周禮「罷民」是。引申牠的意義，作「止」，作「休」解的。

冒

說文：「冒，罵也。从网言。网鼻人。」

字義，从网言，是說人網羅其罪以言，便有「罾」的意義。罾和罵，是古今

語不同。按，罾字見詩書，是周朝的語辭；罵字見史記，是漢朝的語辭。

帶

說文：「帶，所以繫也。从又持巾，掃尸內。古者少康初作箕帚酒。

少康，杜康也。葬長垣。」

字義，从又持巾，掃尸內。尸，音桐，作「分界」解的。凡是掃除東西，以界內清潔為最要；所以持巾的緣故，因為掃的事情，是創始於拂拭的。爲了巾可以拭物，於是又想出用黍稷做帶來掃地。

仰

說文：「仰，舉也。从人卬。」

這個字，和「卬」音同義近，古時候「卬」「仰」兩字多互用的。从人卬，表明人卬首之意。

佩

說文：「佩，大帶佩也。从人凡巾。佩必有巾，巾謂之飾。」

「大帶佩也」，這是說，凡佩必定系於大帶上的。佩必定有巾的，所以从巾

。从人，這是表明佩的東西，是人所利用的。从凡，却是說大衆的人，沒有不佩的。

位

說文：「位，列中廷之左右，謂之位。从人立。」

位，是說羣臣的列位。從前的時候：「朝士，掌外朝之位；司士，掌治朝之位；太僕，正治朝燕朝之位，」宮中是沒有位的。字義，从人立。這是因為古時朝會，君亦不坐的。

付

說文：「付，予也。从寸，持物以予人。」

予，是「推予」的意思。字義，从寸持物以予人。寸，是作「手」解的。付，却有用手與物之意。

伍

說文：「伍，相參伍也。从人五。」

字義，从人五。五，有「交午」之意。凡是說參伍的，都是指錯綜交互而講的。

什什

說文：「什，相什保也。从人十。」

字義，从人十。按古代的制度：「五人爲伍，十人爲聯，使之相保相受。」保，便是「任」的意思。「什保」，是說什人互相保任。雅頌中的詩，常以「十篇」爲「一什」；後人又說「什物」；都是引申義。

佰佰

說文：「佰，相什佰也。从人百。」

字義，从人百。按古代的制度：「十人之長爲什，百人之長爲佰。」佰，是百夫之長。食貨志：「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注：「仟，千錢也；佰，百錢也。」這是佰的引申義。

✓ 侵

說文：「侵，漸進也。从人又持帚，若掃之進。又，手也。」

字義，从人又持帚。人持帚掃地的時候，必須漸漸而進，所以侵字作「漸進」解的。史記武帝紀：「侵尋於泰山，」侵，亦作「漸進」之意。引申他，又作「漸逼」解，左傳：「無鐘鼓曰侵，」是其證。又「五穀不升」，稱爲

「大侵」，是侵的義別。

伐𠄎

說文：「伐，擊也。从人持戈。一曰，敗也。」

伐，有攻擊人的意思，所以說「擊也」。字義，从人持戈。戈，是一種兵器，人手中持了兵器，便有伐人之意了。引申牠的意義，作「征伐」的解釋，伐人，乃是有功的事，所以自稱他的功，也叫做伐。又斬樹木，壞宮室，亦稱伐；凡師有鐘鼓亦稱伐；這都是別義。

咎𠄎

說文：「咎，災也。从人各。人各者，相違也。」

字義，从人各。這是說人各相違，便多過失，因此成「咎」了。釋詁，和小雅傳，引申作「過」解。

弔𠄎

說文：「弔，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會毆禽。」

凡喪事，弔生人曰唁，弔死者曰弔。字義，从人持弓。這因為古時候人民樸質，人死了以後，便用白茅裹尸，投在野外；孝子不忍見他的父母爲禽獸所

食，因此就作彈來守他；同時弔問的人，也持了弓來會，幫助孝子去彈射。所以字義，从人持弓以會意。

臥

說文：『臥，伏也。从人臣，取其伏也。』

臥和寢，牠的狀態不同。寢，是睡在牀上的；論語上所說的：『寢不尸，』便是。臥，是臥於几上的，孟子上所說的：『隱几而臥，』便是。因為臥是臥於几，便成伏的樣子，和寢的樣子完全不同的。字義，从人臣。臣字本有「屈服」之意，於是取來作「伏」的形狀用。

製

說文：『製，裁也。从制衣。』

「製，裁也」，裁，便是裁製衣服意思。字義，从制衣。是說制作衣服之意。一說，从衣，制聲。

老

說文：『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

字義，从人毛匕。匕，音「呼跨切」，作「變」解的。人毛匕，這是說人毛

白，便成老了。

✓

孝

說文：「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字義，从老省，从子。這是說老年的人，兒子應承當侍他，便成孝道了。

居

說文：「居，蹲也。从尸古，居从古。」

字義，从尸古。尸，是作「人」解的。上古的時候，沒有制禮，人民每喜踞，所以說，「踞也」。按居，是「踞」之「居」的古字。「居處」的「居」古作「尻」。「居从古」，這是說居的方法，應當以古爲法的。現在通俗習用，「踞」字行，而「居」的本義廢，便以「居」爲「尻處」字了。

尻

說文：「尻，髀也。从尸下丌居几。」

尻，音「徒魂切」，讀若臀，也便是「臀」的古字。字義，从尸下丌居几。丌，是作「下基」解的；几，是可以作坐止之用的器物。會合牠的意義，是說人的下部，可以安坐几上的，便是尻。

屋廡

說文：「屋，居也。从尸。尸，所主也。一曰，尸，象屋形。从至。至，

所止也。屋，室，皆从至。」

字義，从尸至，是說人之所至的。按凡用「尸」字的，都可以作「主」的解釋。从尸，因人爲屋主的緣故。一說，「象屋形」。這指字形，上像屋頂的覆蓋，旁邊像屋的壁。从至，是表明屋是人所至止的地方。引申，凡物之覆於其上的，都稱屋；所以天子的車，有黃屋。

✓

須

說文：「須，面毛也。从頁彡。」

須，便是「鬚眉」之「鬚」的正字。是人頤下的毛。字義，从頁彡。頁，指人的首；彡，是說毛飾之文。因爲人的須和髭，每成三縷的形狀，所以取彡形來像牠。現在通俗習用，借爲「需」解。

縣

說文：「縣，繫也。从系持縣。」

縣，原是「懸挂」之「懸」的正字。字義，从系持縣。系，是作「繫」解的

。縣，是說倒挂的頭。用繫倒挂人頭。便有「縣」意。引申輻，作凡「所系」的解釋。釋名：『縣，縣也。縣係於郡也。』自從通俗用「縣」作「州縣」字解，於是別製「懸」字來代「縣」。縣，現在分平去二音，古時不分。

✓ 令

說文：『令，發號也。从△卩。』

字義，从△卩。△，便是「集合」的意思；卩，是指符節。集許多人在一起，而以節來制輻，那就有「令」的意義。引申輻作「律令」、「時令」解；又可以引申輻作「善」的解釋。

第卅

說文：『躬，在手曰躬。从勺米。』

字義，从勺米。這是因為米這樣東西最散，所以用手把輻兜起來。現在寫作「掬」。

勻

說文：『勻，少也。从勺二。』

字義，从勺二。二，已是小得很，現在再把輻勺起來，那便格外少了。廣韻

，作「徧」、「齊」解。

旬①

說文：「旬，徧也。十日，曰旬。从勺日。」

十日爲一旬，所以字義，从勺日。按「天干」推算的方法。日之數十，從甲到癸，恰巧成「一徧」。

勺②

說文：「勺，覆也。以勺覆。」

勺，音「薄皓切」，讀若抱。常是「抱子」「抱孫」之「抱」的正字。字義，从勺覆人，是抱人之意。

彪③

說文：「彪，老物精也。从鬼彡。彡，鬼毛。」

彪，音「密秘切」，讀若魅；也便是「魅」的古字。字義，从鬼彡。彡，像鬼的毛。鬼身上多毛，所以說他是「老物精」。按春秋左氏傳注：「魅，怪物，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

岳④

說文：「岳，山巖也。从山岳。」

𡵓，音「五咸切」，讀若吟。字義，从山品。品，像巖穴的形狀，又从山以會其意。

✓ 仄仄

說文：「仄，側傾也。从人在厂下。」

仄，音「阻力切」，讀若側。字義，从人在厂下。厂，音岸，是作「山石之厓巖」解的。人在厓巖的下面，恐有意外的危險，須得側傾其身而走，方才妥當，所以仄作「側傾」解。假借作「昃」。

了 危危

說文：「危，在高而懼也。从厃，人在厃上，厃自止之。」

字義，从厃，人在厃上，自厃止之。厃，音「魚毀切」，像人在厃上的形狀。人在厃上，恐他墜下所厃來止牠，這是表明危險之意。引伸牠，作凡「可懼」的解釋。假借牠又作「棟上」解。

金金

說文：「金，刑也。从人正。」

金，是古「法」字。字義，从人正。人，作「集合」解。凡事而能合於正的

，便成「法則」了。

麀

說文：「麀，鹿之牝者。从鹿，牝省。」

麀，音「於虬切」，讀若攸。字義，从鹿，牝省。牝省，是指匕字，省牝的左邊。牝，作「動物之雌者」解的，所以麀字作「鹿之牝者」解。詩經小雅傳：「鹿牝曰麀。」引申牝作「凡牝」解。

麀

說文：「麀，鹿羣行，土飛揚也。从麀，土。」

字義，从麀，土。麀，是表示「羣鹿」的意思。鹿行走的時候很快，沙土也爲之飛揚。現在羣鹿行走，沙土飛揚，格外來得利害。因此引申牝，作凡「揚土」的解釋。

逸

說文：「逸，失也。从兔，辵。兔諷諂善逃也。」

逸，是作「逃失」解釋的。字義，从兔，辵。辵，音灼，作「行走」解。兔走最快，一下便不見了，因此作「逃失」解。又兔性最狡猾，有時假作不動。

乘間逃去，人很易爲牠所欺，所以說「謾訕善逃也」——。謾訕，都作「欺」解的。——這個字，「亡逸」是牠的本義。引申作「暇逸」解。

冤屈

說文：「冤，屈也。从「兔」。兔在「冫」下，不得走，益屈折也。」

字義，从「兔」。冫，音覓，作「以巾覆物」解的。兔本活潑喜走，現在給「覆」了，便有「冤屈」意。

尨

說文：「尨，犬之多毛者。从犬彡。詩曰：「無使尨也吠。」」

尨，音「莫江切」，讀若龐。字義，从犬彡。彡，是表明這種犬的毛很多。

引申牠作「雜亂」之稱。

戾

說文：「戾，曲也。从犬出戶下。戾者，身曲戾也。」

字義，从犬出戶下。這是說犬的身體很靈便，當牠出入戶下的時候，必定屈曲牠的身體。又當戶合的時候，犬擠出去，亦必偏曲其身。所以「戾」作「曲」解的意義，便取於此。引申牠作「了戾」、「乖戾」、「很戾」解。又

引申輻爲「罪」，爲「至」，爲「止」，爲「待」解的。

票

說文：「票，火飛也。从火，𠂔。」

字義，从火，𠂔。𠂔，音「七然切」，作「升高」解的。火飛的時候，也向上升高，所以「从火，𠂔」，以取其意。這個字，音義皆和「燹」字相同。現在習俗借輻「信券」解，本義便廢了。

灰

說文：「灰，死火餘燼也。从火，又。又，手也。火既滅，可以執持。」

字義，从火，又。火，原是不可用手去執持的；現在火可用手去執，那火却已變爲「灰」了。

尉

說文：「尉，从上，廾下也。从廾，又持火，所以尉申繒也。」

字義，从廾，又持火。廾，是古「夷」字，作「平」解的。按「尉」，便是俗「熨」字。凡熨東西，必用火放在熨斗裏面，再用手持了斗，去熨平輻，所以「从廾，又持火」。現在引申輻，作「官名」解。漢志，百官公卿表，「太

尉」下注解，「自上安下，曰尉。」便取義於此。

✓ 灾

說文：「灾，天火曰灾。从火。」

灾，或寫作「裁」。字義，从火。這是表明牠火起於下，漸漸地燒到屋上去，便成「灾」了。

✓ 赤炎

說文：「赤，南方色也。从大火。」

字義，从大火。五行的方位，火屬南方之行，所以赤爲南方之色。从大，這是說火光「大明」的意思。易經注：「朱，深於赤，赤色至明。」引申牠，凡洞然昭著的都稱赤，如「赤體」「赤地」是。

✓ 黑烟

說文：「黑，北方色也。火所熏之色也。从炎上出囙。囙，古窗字。」

五行的方位，黑屬北方之色。字義，从炎上出囙。囙，原是古「窗」字；此音聰，應當作煙囙——囙，現在俗體字寫成「囙」。——作窳突解。炎从煙囙中出，便成爲「黑」色了。

熒

說文：「熒，屋下燈燭之光。从燄門。」

燈，是用「膏」助燃燒的；燭，是用麻蒸發燃燒的；這兩種火光，都成熒熒的樣子，放在屋的底下，所以這個字从「門」，「火」，像屋覆蓋的形狀。燄，音「以冉切」，是作「火華」解的。

燄

說文：「燄，盛貌。从燄在木上。讀若莘。一曰，役也。」

字義，从燄在木上。燄，是作「火華」解，火華在木上，牠的光很盛大，所以說「盛貌」。

吳

說文：「吳，姓也；亦郡也。一曰，吳，大言也。从矢口。」

字義，从矢口。矢，音側，作「傾頭」解的。「大言」，是不合正理，所以从矢口以會意。引申，作凡「大」之稱。

幸

說文：「幸，吉而免凶也。从𠂔，从天。天，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

字義，从𠂔天。𠂔，便是「逆」的本字；天，是作「死」解的。𠂔天兩字，

連合起來的意義，便可以作「不死」解。人「死」，是「不幸」的事情，所以「不死」却是「幸」事了。

暴暴

說文：『暴，疾有所趨也。从日出本𠄎之。』

暴，是「疾暴」之「暴」的本字。字義，从日出本𠄎之。𠄎，便是古「拱」字，作「竦手」解的。「本𠄎之」，是趨而承輻的意思。當日出的時候，人便用手趨而承物出去，却有「疾暴」的意思在內。引申輻，作凡「迅疾」的解釋，如「暴病」、「暴卒」等都是。

皋皋


說文：『皋，气皋白之進也。从白本。禮：「祝曰皋，登譚曰奏，」故皋

奏皆从本。』

字義，从白本。白，是說音之長的，便見牠白气溢然而出。本，音滔，——並非「本」字，是作「進趨」解的。聲音進趨很長，所以見牠的白气呼出，因此从白本來會意。士喪禮：『皋某復，』是其證。

上
患

說文：「患，憂也。从心上貫卬。卬，亦聲。」

字義，从心上貫卬。卬，音謹，作「驚呼」解。心中不適，上貫而驚呼，便是「患」的意思。一說，應當作从心上貫，不過心是不能上貫的，還是用卬來表意爲妥當。又按春秋繁露說：「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二中者，謂之患。」患的意義，是指憂慮人的中心不能專一而說的，所以「从二中」。古文作。白心，就是俗所說「捧心」、「捧膽」。小篆省之，便爲「患」。

汙

說文：「汙，浮行水上也。从水子。」

汙，音「似由切」，讀若泗，也便是「泗泳」之「泗」的古字。字義，从水子。子，猶之說「小」的意思。物浮在水的上面，望過去像很小的樣子，所以「从水子」來取其意的。

砥

說文：「砥，履石渡水也。从水石。詩曰：『深則砥。』」

砥，音「力制切」，讀若厲。現在俗用，正寫作「厲」亦，通作「瀦」。字

義，从水石，是說水在石的上面，可以履之而渡的。詩曰：「深則砢，」砢，現在各本多作「厲」，這是借用的字。

休泐

說文：「休，沒也。从水人。」

休，音「奴歷切」，讀若溺。這是「陷溺」之「溺」的正字。溺，是作「弱水」之「弱」解的。字義，从水人。却是表明牠人在水中，便溺死了。自從「溺」字通用以後，「休」字就不大用了。

沙澌

說文：「沙，水散石也。从水少。」

字義，从水少。這是表明水少的時候，沙便見了。按石散碎的叫稱沙，所以許氏解釋這個字，說「水散石也。」引申牠，作凡「生澀」的解釋，如內則中：「烏沙鳴，」便是。

流澌

說文：「流，水行也。从水沝。沝，突忽也。澌，一作澌，从澌。」

字義，从水沝。沝，音突，作「突忽」解的。所以「水沝」，便是說水流有

所衝突的意思。因流字作「水流有所衝突」解，於是引申牠「流別」、「流派」之用。古文流，从林。

涉

說文：「涉，徒行厲水也。从步水。𡿨，一作𡿩，从𡿨。」

字義，从步水。這是表明徒步可以渡水的意思。所謂「徒行」，那是別乎用船而說的。

𡿨

說文：「𡿨，水小流也。从田川。」

𡿨，音「姑茲切」，讀若吠。便是「吠畝」之「吠」的古字。字義，从田川，表明牠是田中的溝。

邕

說文：「邕，邑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从川从邑。」

邕，音「於容切」，讀若擁。字義，从水从邑，意思是說邑城四方的水。按池沼等物，多由人工所造成，惟有邑城的四方，有水來，自己擁抱旋繞成池的，這便稱爲「邕」。

冰凍 說文：『冰，水堅也。从水夂。』

冰，音「魚陵切」，讀若凝。也便是「凝結」之「凝」的正字。現在多讀「筆陵切」，音兵，用作「冰凍」之「冰」解。字義，从水夂。夂，音兵，是作「凍」解的。水凍了起來，便成爲冰。然按之古人造字，「夂」，是「冰凍」的本字；「冰」，是「凝結」的本字；自從後世以冰代夂，於是另外造一「凝」字來代冰字。經典中所用的「凝」字，都由「冰」字改變而來的。

拜 說文：『拜，首至手也。从兩手併下。』

字義，从兩手併下。這是說人當相拜的時候，必兩手合併，俯身而下，才成拜的樣子。

婦燥 說文：『服也。从女持帚灑掃也。』

婦人的職務，大都是服役家事的，所以說「服也」。又婦女長於灑掃庭戶，所以字義，从「女持帚」以取意。曲禮：『納女於大夫，曰備灑掃。』這是

婦女服事灑掃之證。

嫵

說文：「嫵，妍也。从女弱。」

嫵，音「奴鳥切」，讀若鼻。字義，从女弱。因為婦女之身，柔弱而成嫵娜之態，故从「女弱」以取意。

亾

說文：「亡，逃也。从入。」

亾的本義，原來是作「逃」解的。現在的人，但說亾作「死」解，這是不對的。字義从入「。」，是古「隱」字。人而入於曲折隱蔽之處，便成「逃亾」的意義。引申輻，凡指「失去」的東西，也稱爲亡。有時亦假借輻作「有無」之「無」解的。

勾

說文：「勾，气也。亾人爲勾。」

勾，音「古代切」，讀若蓋。現在俗字，又寫作丐。許氏解釋此字，說「气也，」這是借「雲气」之气，作「气求」解，以明「勾」字的意義。現在「

省作「乞」。人有亾失，便行求乞，故字从「亾人」。

武

說文：『武，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爲武。」』

按釋名：『武，舞也。征伐動行，如物鼓舞也。』許氏解釋這個字，用春秋

傳中楚莊王語，來發明牠的意義。意思就是說，「定功而後戢兵，戢兵便是止戈」。又按古人所以取「止戈」爲「武」的道理，這大因概爲古時的用武，是以自己之干戈，而止人的暴亂爲本的。

孫

說文：『孫，子之子曰孫。从子从系。系，續也。』

字義，从子从系。系，音繫，是作「繼續」解的。孫是繼續子而生的，所以「从子从系」以取意。

素

說文：『素，白繒也。从系，取其澤也。』

字義，从系，取其澤也。澤，有「光澤」的意思，光澤便下，所以「从系」以會意。「白繒」，是指繒的白而細者說的，因此引申牠作凡「白

之稱。又引申爲「空」，如「素食」、「素王」是。

蠹

說文：「蠹，木中蟲。从虫在木中。」

蠹，音「當故切」，讀若妒。和「蠹」字同。字義，从虫在木中。虫，音昆，是蟲的總名。虫在木中，這說食木的蟲。現在俗稱爲蛀蟲。左傳：「公聚朽蠹。」

蠱

說文：「蠱，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爲蠱，晦淫之所生也。梟磔死

之鬼，亦爲蠱。从皿蟲。皿，物之用也。」

蠱，音「公戶切」，讀若古。字義，从皿蟲，這是說器受蟲害的爲蠱。梟磔死之鬼，爲蠱，這是別義。

埽

說文：「埽，埽也。从土帚。」

埽，現在俗字寫作「掃」，這是譌字。字義，从土帚，是說用帚埽土的意思。埽，音崩。俗作「眷」。

畜畜 說文：「畜，田畜也。淮南子曰：「元田爲畜。」」

許氏解釋這個字。作「田畜」解。田畜，是說農夫力田所得的蓄積，也是漢朝的一種習用語。淮南子說：「元田爲畜。」元字，應當作「畝」。畝，古「東」字，音專，作「謹小」解的。這是表明謹小而繫之田中，恐牠放逸的意思。古時借牠作「好」解，如孟子：「畜君何尤。」俗用作「六畜」解。

男昂

說文：「男，丈夫也。从田力，言男子用力於田也。」

按周制：「八寸爲尺，十尺爲丈；」所以人長一丈，便稱爲丈夫。男子體格，比較女子爲高大，因此舉以爲男子的稱呼。字義，从田力，是說男子力耕於田畝的意思。

劣劣

說文：「劣，弱也。从力少。」

字義，从力少。這是說人的氣力短少，便成爲劣了。引申牠的意義，作凡「不良」之稱。

叶叶 說文：「叶，衆之同和也。从十口。」

叶，音「胡頰切」，讀若協。與協同。字義，从十口。十口所同，便有「協和」之意。

与与 說文：「与，賜予也。一勺爲与，此與予同意。」

字義，从一勺。勺，是作「酌」解的，以表明酌其「應當与」，或「不當与」的意思。這是「取與」之「與」的正字。「與」，是作「黨與」之「與」解的。現在通俗所用，以「與」代与，於是「與」行而「与」廢了。

凭凭 說文：「依几也。从任几。周書：「凭玉几。」讀若憑。」

凭，音「皮冰切」，讀若憑。經典上借用輶作「馮」，俗字又作「憑」。字義，从任几，是說任倚在几上。

尻尻 說文：「尻，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孝經曰：「仲尼尻。」尻，謂閒居如此。」

居，音居。這是「居處」之「居」的正字。字義，从尸几。尸，是指人而說的。「从尸得几而坐」，是說人遇勞倦的時候，得几而坐，可以休息的意思。現在用「蹲居」之「居」代「尸」，別製「踞」代「居」。

斷

說文：『斷，截也。从斤𠄎。𠄎，古絕字。』

字義，从斤𠄎。𠄎，是「斷絕」之「絕」的古字。用斤來絕牠，便是「斷」的意義。引申，作「決斷」解。

料

說文：『料，量也。从斗，米在其中。讀若遼。』

料，音遼。凡權衡東西，稱牠的「輕重」，叫做「量」；稱牠的「多少」，叫做「料」。字義，从米在斗中。米在斗中，並不是說滿斗都是米；所以用來看牠的深淺，而可意料這米的多少。因此引申牠的意義，凡所「量度豫備的東西」，都稱牠爲料。

軍

說文：『軍，圍圍也。四千人，爲軍。从車，从包省。車，兵車也。』

軍，就是現在所謂營壘。字義，从勺車。表明牠，包有兵和車同在其中的意思。許氏作「四千人」爲一軍，疑有差誤。按周禮，應當作「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才是。

陟

說文：「陟，登也。从步阜。」

字義，从步阜。阜，是大陸高地有層次可上的。从步阜，表明牠緣阜上去，有層次可尋的意思。這便有「升登」之意義在內。音「竹力切」，讀若側。

登

說文：「登，謹身有所承也。从己丞。」

登，音「居隱切」，讀若緊。字義，从己丞。丞，便是「承」字，有承奉的意思。這個字，是說謹飭自己，以奉承禮節的。禮記，借牠作「合登」之「登」解。「合登」之「登」，應當寫作「蓋」。

綴

說文：「綴，合箸也。从彳糸。」

綴，音「陟衛切」，讀若贅。和「彳」同意。字義，从彳糸。彳，有「綴聯

」之意。而綴聯必用絲，所以从糸。

辭

說文：「辭，不受也。从受辛。受辛，宜辭之也。」

辭，是「辭謝」之「辭」的正字。字義，从受辛。辛，是作「辛痛」解的。

蓋人受物而覺辛痛，還是不受爲妙，而「辭謝」之意便在此。經典上所用的

「辭謝」字，大都借「辭」來代「辭」。

辭

說文：「辭，說也。从爾辛。爾辛，猶理辜也。」

辭，是「言辭」之「辭」的正字。字義，从爾辛。爾辛，猶之說「治理辜罪

」的意思。人當治理辜罪的時候，必須用言辭來聲辯，這便是辭的造意了。

一說，辭，應當作「訟」解。

辱

說文：「辱，迨也。从弄在尸下。一曰，呻吟也。」

辱，音「士連切」。許氏解釋此字，說：「迨也。」迨，便是現在的「窄」

字。字義，从弄在尸下。弄，音翦，是作「謹小」解的。人既謹小，而又局

促住在屋下，——尸，可以作「屋」解——便在「孱弱」之意。

以上都是「順遞爲意」的會意字。內中亦有兼聲的字，因牠以「義」爲重，所以說文不以牠从「聲」。

正例二 並峙爲意的

祝祿

說文：「祝，祭主贊詞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兌省。易曰：『兌，爲口，爲巫。』」

祝，是宗廟社稷中祭主所用的贊詞。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祝之辭。』這是古代重視祝告的證據，和祝法的衆多了。字義，从示，从人口，是取「並峙爲意」的，和「順遞爲意」之取其兩義一貫而下者不同。以下本目中所例的字，都仿牠。示，是作「神祇」解的，从人口，是說由人口中所贊的辭。用人口中所贊的辭，以祠神，這便是「祝」的意義。

蒺藜

說文：「蒺，瓜也。在木曰果，在艸曰蒺。从艸，从臚。」

蕨，音「郎果切」，讀若裸。字義：从艸，从瓠。瓠，音庚，是作「本不勝末微弱」解的。所以凡是艸木所結的果子，如瓜瓞之下垂的，統稱之爲蕨。

菟尾

說文：「菟，茅菟茹蕨，人血所生，可以染絳。从艸，从鬼。」

菟，音「所鳩切」，讀若搜。是一種草名，因牠爲人血所生，所以「从艸从鬼」以會意。經傳多作「春獵」解。

芟

說文：「芟，刈艸也。从艸，从殳。」

芟，音「所銜切」。讀若刪。字義，从艸，从殳。殳，音殊，有「殺」的意思。所以「从艸从殳」，以明「斬除」之意。

若

說文：「若，擇菜也。从艸，从右。右，手也。一曰，杜若，香艸。」

若，牠的「正訓」，應當作「擇」；作「擇菜」解的，還是「引申」之義。字義，从艸，从右。右，是作「手」解，表示牠用手選擇艸的。現在假借作「如」、作「然」、作「乃」、作「汝」、又「兼及」等用法。

龠

說文：『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从品，从侖。侖，理也。』

侖，音「以灼切」。讀若樂。這是一種三孔竹管的樂器。字義，从品，从侖。「侖」，是作「理」解的。這是說牠有倫理的意思。品，像三孔；又作「品弄」解，如「品簫」、「品笛」是。因此龠有「品樂得倫理」之意。

囂

說文：『囂，聲也。氣出頭上。从聃，从頁。頁，首也。』

囂，音「許嬌切」，讀若枵。字義，从聃，从頁。頁，是指人的頭。聃，音戢，又音呶，作「衆口」解，此處用來表示衆人口中所呼之氣。人聲出而氣隨之，所以「从聃頁」以會「囂」字的意。

分

說文：『分，別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別物也。』

字義，从八，从刀。八，是作「別」解的。刀，可以分割東西。用刀來割別，便是分字的意義。

采

說文：『采，悉也；知采諦也。从六，从采。』

案，是「詳審」之「審」的古字。字義，从宀，从采。宀，音縣，作「屋」解，取軸的意思，又作「覆物」解。采，是「辨」的古字。這是說包覆的東西，而能辨別得出，便成「詳察」的意義。

悉

說文：『悉，詳盡也。从心，从采。』

字義，从心，从采。心，是人身的主宰，能判決一切。采，作「辨別」解。人心辨別事物，便能「詳悉」。

告

說文：『告，牛觸人，角着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僅牛之告。」』

字義，从口从牛。這是表明牛觸角，用以告人的意思。引申牠，作「語」、作「報」解。又廣韻：『告上曰告。』

名

說文：『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

字義，从口从夕。這是取人和人晚上相見，黑暗不能辨別，因此自名其名的意思。按左傳：「命之曰同，」那是「父所命」的，曰名。又按祭統：「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周禮士喪禮：「故書作銘。」現在「銘」字，都作「名」，蓋死者的銘，濶三寸，書其名於末端，曰「某氏某的柩」這正是所謂「自名」。有時作器刻銘，也指稱揚其先祖之德的。

命

說文：「命，使也。从口从令。」

字義，从口从令。令，有「發號」的意思，本來是君王的事；但是非君，而用口使人的，也稱爲「令」。

后

說文：「后，開也。从戶从口。」

后，是「啓明」之「啓」的正字。字義，从戶从口。戶內開一洞口，便有「啓明」之意。現在「啓字」用而「后」廢了。

威

說文：「威，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

字義，从口从戍。戍，可以假借作「悉」解。人的口中，能詳悉一切，這便是表明「咸」字之意。

發

說文：「發，以足蹋夷艸。从屮，从攴。春秋傳曰：『發夷蘆崇之。』」

發，音「普活切」，讀若潑。字義，从屮，从攴。屮，音撥，用爲「以足蹋平東西」解。攴，是作「殺伐」解的。這是說用足踐蹋，以去艸芥，便成「發」的意義。左傳所用的發，現在作「芟」。

此

說文：「此，止也。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

字義，从止从匕。這是說相比次的東西，從而止住軸，便成「此」字之意。

這個字，於物事上，是指所止的地方；因此於文章中，是用作「所止」的詞。

正

說文：「正，是也。从一，从止。」

字義，从一，从止。這是表示人的處事，从一而止，無有兩端，便合乎「正」

道」了。

𨔵

說文：「𨔵，乍行乍止也。从彳从止。讀若春秋公羊傳曰：「𨔵階而走。」

「」

𨔵，音「丑略切」，讀若綽。字義，从彳，从止。彳，音超，作「小步」解。人走的時候，用小步，而又時時停止，所以「𨔵」的意義，作「乍行乍止」解。春秋公羊傳曰：「𨔵階而走。」𨔵，現在都作「蹶」。

連

說文：「連，負車也。从辵，从車。」

「負車」，是說人挽車而走，車在後面，好像負物一樣。字義，从辵，从車，表明人緩步以挽車。人和車，兩相連屬而不斷絕；因此引申牠，作凡「連屬」字解釋。

道

說文：「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達，謂之道。」

字義，从辵，从首。辵，是指「行步」；首，是指「方向」，人若行路必先

明方向，這才不致於失道。引申牠作「道理」解，亦用爲「引道」之「道」。

。「引道」之「道」，現在又寫作「導」。

送

說文：『送，遣也。从辵，从倂省。』

字義，从辵，从倂省。倂，音困，現在寫作「媵」，是作「贈予」解。走而贈予於人，便有「送」意。

退

說文：『退，卻也。一曰，行遲也。从彳，从日，从攴。』

字義，从彳，从日，从攴。彳，音赤，是作「小步」解的；攴，音綏，是作「行遲曳攴攴」解的。人的走路，步伐很小，而又日日行遲攴攴然，那便不進而成「退」的情狀了。

齠

說文：『齠，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齠。

从齒，从匕。』

齠，音「初莖切」，讀若輓。「毀齒」，是說毀去故齒，而生新齒的意思。

字義，从齒，从匕。匕，音化，是作「變化」解的，齒而起變化，便有毀故更新的意義。

器器

說文：「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

凡器有所盛的，叫做器；無所盛的，叫做械。器，象器的口；器之種類多，所以从四口。犬，是善於守物的家畜，因此用牠來守器皿。

計計

說文：「計，會也；筭也。从言，从十。」

字義，从言，从十。十，是記數字的已具備者。人言而出之詳備，便成爲「計」了。引申，作「謀畫」解。

設設

說文：「設，施陳也。从言，从夂。夂，使人也。」

字義，从言，从夂。夂，音殊，是可以運轉之物。从「言夂」，是說以言使人的意思。凡有所設施，必使用人的。

討討

說文：「討，治也。从言，从寸。」

字義，从言，从寸。寸，是說有法度的意思。凡事之發其糾紛而治理牠，都稱爲討。因此吾人所說的「討論」、「探討」等，都是表明理不齊而使牠齊的意義。

善讒讒

說文：「善，吉也。从誥，从羊。一作，从言，从羊。」

字義，从言，从羊。羊的意義，往往作「吉祥」解的。像「善」、「美」、「義」、「美」等从羊的字，都含有「吉祥」之意。善字从「羊」，取義和「美」、「義」、「美」等相同。

競

說文：「競，彊語也。一曰，逐也。从誥，从二人。」

競，有相爭的意思，所以說「彊語」。人若互相彊語，便有不能相下而相爭之勢。从二人，二言，都是表明兩不合作，而有互競短長的意義，這就是「競」字造字之意。

竟

說文：「竟，樂曲盡爲竟。从音，从人。」

字義，从音，从人。和「章」字从「音十」的意義相彷彿。音節終爲「章」，音節由人止之，便爲「竟」。引申牠，凡「事之所止」稱爲竟；又「土地之所止」亦稱爲竟。「竟界」的竟，現在俗用作「境」。

對對對

說文：「對，應無方也。从𠂔，从口，从寸。或从士。漢文帝以爲責對

而面言，多非誠對，故去其口以从士也。』

字義，从𠂔，从口，从寸。𠂔，音泥，是「叢雜」的意思；口，是指「人的口」而言的；寸，是說有「法度」的。衆口叢雜，而一歸於法度，便有「對」的意義。口，或从士。士，是作「事」解的；取其「有事實」之意。

丞𠂔

說文：『丞，翊也。从升，从卩，从山。山高奉承之意。』

字義，从升，从卩，从山。升，音掬，作「棘手」解的；卩，音節，有「信節」的意思；山，是取牠的高。大凡高的東西在上，必須棘手以承牠，好像受「信節」一般，這便是「丞」的意義了。

✓具𠂔

說文：「具，共置也。从升，从貝省。古以貝爲貨。」

字義，从升，从貝省。升，是作「竦手」解的，目，爲「具」之省，作「貨物」解。竦手以供貨物，便有「具」意。

異與

說文：「異，分也。从升，从畀。畀，予也。」

字義，从升，从畀。升，作「竦手」解；畀，音比，作「以物予人」解。竦手而以物予人，便「離異」了。

與與

說文：「與，黨與也。从昇，从与。」

字義，从昇，从与。昇，音余，是作「共舉」解的。与，有「賜予」之意。共舉而与他人，便有「黨與」的意義。

與與

說文：「與，起也。从昇，从同。同，同力也。」

字義，从昇，从同。昇，作「共舉」解。同，是表示「同力」的意思。同力而共舉之，便有能「與起」之意。

羹祭

說文：『羹，五味和美也。从羔，从美。』

字義，从羔，从美。羔，「小羊」，其味很美。下，又从美。這是以羔味的美來該括五味的美。

執

說文：『執，種也。从奎，从夨。夨持亟種之。』

執，音「育祭切」，讀若義。和「斲」、「菽」、「藝」同。字義，从奎，从夨。奎，音六，是「土塊奎奎」的形狀。夨，音戟，作「持」解，是說「持而種之」的東西。土塊奎奎的地方，是可以種植的；持物去種，便是「執」的意義。古「六藝」字，也當作「執」。蓋儒者之於六藝，猶之乎農夫的樹執一樣。

闕

說文：『闕，恆訟也。詩云：「兄弟闕於牆，」从門，从兒。兒，善訟者也。』

闕，音「計激切」，讀若吸。字義，从門，从兒。小兒喜歡淘氣，與他兒門

，所以从「門兒」以取意。

及

說文：「及，逮也。从又，从人。」

字義，从又，从人。又，是指人的手。用手接觸前面的人，便有「及之」的意思。

筆

說文：「筆，秦謂之筆。从聿，从竹。」

筆，這是寫字所用的東西。从聿，从竹。竹，是指筆的本體。聿，音鬱，表明是「所以書」的。

緊

說文：「緊，纏絲急也。从取，从糸。」

字義，从取，从糸。取，音鏗，是作「堅」解的。纏絲而緊，便有「緊急」的意義。音「糾忍切」。

堅

說文：「堅，剛也。从取，从土。」

字義，从取，从土。土這樣東西，最易凝結，又从取，格外見得「堅硬」了

。引申作凡「堅固」之稱。

役

說文：『役，戍邊也。从攴，从彳。』

字義，从攴，从彳。攴，是一種兵器，負之，可以作防守的用處。彳，音赤，本作「小步」解的，現在取軻作「巡行」之意解。大概防守的人，有負攴巡行之責。引申軻，凡「事勞」，都稱役。

攴

說文：『攴，行水也。从攴，从人，从水省。』

字義，从攴，从人，从水省。攴，音撲，是取其有引導之意。人，是說引導的。人的行水能順水的性，那便安流攴攴，而入於海了。因為水的安行爲「攴」，所以引申凡「可安」的都稱「攴」。

寇

說文：『寇，暴也。从攴，从完。』

字義，从攴，从完。攴，本作「小擊」解的。完固的東西，現在擊而破之，便成爲「寇」了。按子華子說：『古之制字者，能固其元，爲完固之完。殘

其所固，爲寇賊之寇。」是其證。

教

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

字義，从攴从孝。按上所施，所以从攴，攴，是擊之以做的。下所效，所以从孝，孝，是順孝以從的。

貞

說文：「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的。一曰，鼎，省聲。」

字義，从卜，貝以爲贄。卜，是說問卜的人。貝以爲贄，是表明問卜的人，須用貝爲進見之禮的。

省

說文：「省，視也。从眉省，从中。畲，古文省。从少，从囧。」

字義，从眉省，从中。以眉的意思，是說沒有見之於目的；从中的意思，是說察之於微妙之中的。凡省察的，必及於微細之處，所以引申爲「減省」字。古文从「囧」，也有「明察」意。

皆

說文：「皆，俱詞也。从比，从白。」

字義，从比，从白。比，有「互相比次」的意思。白，便是「自」字。人人都比次使如自己一樣，便成「皆」意。

智

說文：『智，識詞也。从白，从亏，从知。』

智，現在都寫作「智」。字義，从白，从亏，从知。白，作「自」解；亏，作「气」解；自己出聲气以求知，便成爲「智」。古文智，作「𠄎」。匠，便是「口」；矩，便是「知」；省去「白」字。

翟

說文：『翟，山雉尾長者。从羽，从隹。』

字義，从羽，从隹。羽，是作「鳥長毛」解的。隹，是「鳥的總名」。从隹而又說長毛，便是「翟」了。

瞽

說文：『瞽，目不明也。从首。从旬。旬，目數搖也。』

字義，从首，从旬。首，音末，作「目不正」解的。旬，音縣，作「目數搖」解的。首和旬，都是說「目的不明」，瞽字从此二字，所以便作「目不明」。

「解。小爾雅：『瞽，慙也，』這是引申義。

✓霍霍

說文：『霍，飛聲也。雨而雙飛者，其聲霍然。』

字義，从雨，从雥。雥，音儻。作「雙鳥」解。這是說雨中有雙鳥飛來，其

聲霍然可聽。引申牠的意義，作「揮霍」、「霍靡」解的。音「呼郭切」。

畢畢

說文：『畢，田网也。从田，从苜，象畢形微也。』

「田网」，是說田獵時所用的网。字義，从田，从苜。田，是說「田獵」的意思。苜，音卑，箕之一種，象「畢」形之微。大概田獵所用的「畢」，和

「苜」的形狀相像。現在假「畢」作「終散」解，本義便廢了。

棄棄

說文：『棄，捐也。从升，推苜棄之也。从去。去，逆子也。』

字義，从升。升，音掬，作「棘手」解。从苜，音卑，作「推棄」解的。从去，音突，作「逆子」解的。逆子，是人之所共棄的，因此棘手推苜，把他棄去，這便是「棄」的意義了。

上

幼

說文：「幼，少也。从幺，从力。」

字義，从幺，从力。幺，音天，是作「小」解的。力，是說人的氣力。凡氣力小的人，必定是「幼」年的。

經

幾

說文：「幾，微也；殆也。从兹，从戍。戍，兵守也。兹而兵守者，危也。」

。 1。

字義，从兹，从戍。兹，音攸，作「微」解。戍，是作「兵守」解的。事微而猶須兵守，那此事的危殆可知了，所以幾字作「殆也」解。按「微」，是靜詞；「殆」，是動詞；兩言之，以明「幾」字之義。

爰

說文：「爰，物落上下相付也。从爪，从又。」

爰，音「平小切」，讀若標。字義，从爪，从又。這是說上面有爪采牠，下面用又——即「手」字。——來承牠；便有「物落上下相付」的意義包含在內。詩經：「標有梅」之「標」，正應當寫作「爰」。

爰

說文：「爰，引也。从爰，从于。」

爰，和「援」字意義相同。一說，作「引詞」解。釋詁：「粵，子，爰，」曰也。』這是「爰」作「引詞」解的證據，都是「引起其語之詞」。字義，从爰，从于，爰作「相付」解，取「相引」之意，于，亦是「引詞」。

𡗗

說文：「𡗗，治也。女子相亂，爰治之也。讀若亂同。一曰，理也。」

𡗗，音「郎段切」，讀若亂。字義，从女，从爰，从口。女，是說女子；「即「小子」。——爰作「相治」解；口，音垌，作「界限」解。合其義，是表明女子分界以相爭，必須爰治之，便爲「𡗗」了。

爭

說文：「爭，引也。从爰，从厂。」

字義，从爰，从厂。厂，音拙，是作「曳」解的。——曳，就是拖的意思。——爰从二手，一是這個人的手；還有一個，是旁人的手；兩個人的相曳，便是「爭」的現象。許氏解釋此字，說：「引也，」這是表明凡相爭的都由

於欲引物使歸於自己而起的。一說，彼此競引物，便成爭。

爭

說文：「爭，所依據也。从攴，从工。」

爭，音「於謹切」，讀若隱。字義，从攴，从工。這是說物所落的地方，巧得其宜，便是「爭」的意義。現在「隱」字行，而「爭」字廢了。又凡「安隱」字，也當作爭。如今却寫作「穩」字。

奴

說文：「奴，殘穿也。从又，从𠂔。讀若殘。」

奴，和「殘」，兩字相同。「殘穿」，便是「殘賊而穿之」的意思。字義，从又，从𠂔。𠂔，音孽，作「列骨之殘」解。又，作「手」解，所以殘穿東西的。殘穿之後，去掉牠的穢雜，這便是「奴」的意義。

𠂔

說文：「𠂔，溝也。从奴，从谷。讀若郝。」

𠂔，和「壑」，兩手相同。字義，从奴，从谷。奴，作「殘穿」解，所以「奴谷」，便有穿地而通谷的意思。

𧇗 說文：「𧇗，深明也。从収，从目，从谷省。容，古文𧇗。𧇗，籀文𧇗。」

𧇗，音「以芮切」，讀若銳。字義，从収，从目，从谷省。谷，所以形象牠的深，因此𧇗字作「深明」解。

𧇗 說文：「𧇗，禽獸所食餘也。从夕，从肉。」

𧇗，音殘。是「殘餘」之「殘」的正字。字義，从夕，从肉。夕，作「列骨之殘」解，因此「夕肉」是說「殘餘之肉」。

死𧇗 說文：「死，澌也；人所離也。从夕，从人。」

「澌」，本作「水盡」解的，因借以爲「人命之盡」。「人所離也」，是說人的形體和魂魄相離，便爲「死」了。字義，从夕，从人。夕，有「殘餘」的意思；人死氣血離散，所以从「夕人」來會意。

別所 說文：「別，分解也。从冎，从刀。」

字義，从冎，从刀。冎，音「古瓦切」，像分解的形狀，刀，所以分割東西的。用刀分解，便成「別」意。

肘

說文：「肘，臂節也。从肉，从寸。寸，手寸口也。」

肱和臂的節，稱爲肘。字義，从肉，从寸。肉，是指物說的。寸，是手的寸口。這是說，从寸口至此爲一節。

胛

說文：「胛，骨間肉胛箸也。从肉，从冎省。一曰，骨無肉也。」

胛，俗字寫作「肯」，或作「肯」。「胛胛」，像肉附箸的形狀。胛胛相附箸，正在等候人的割剝，所以字義，从冎省。「肉」，是指物而說的。莊子說：「技經胛繁之未嘗。」注：「胛，猶結處也。」又胛的意思，含有「可」意。所以心之所願的，叫做「胛」；得其竅卻的，叫稱「中胛」，都是引申假借義。

會

說文：「會，合也。从人，从曾省。曾，益也。」

字義，从人，从會省。人，音集，作「三合」解。會，音增，有「會益」的意思。三合而會益之，便成爲「會」。

𠄎

說文：「𠄎，傾覆也。从寸白覆之。寸，人手也。白，从巢省。」

𠄎，音「方歛切」，讀若貶。字義，从寸，从白。寸，是指「人的手」。白，从巢省，便指「鳥巢」。用手施之於鳥巢，却有「傾覆」牠的意思。杜林說，這是「貶損」之「貶」的本字。這大概是因爲鳥的巢在樹上，現在把牠覆而下之，那便和「貶損」之義相通。

則𠄎

說文：「則，等畫物也。从刀，从貝。貝，古之物貨也。」

「等畫物也」，這就是說定牠的差等，而各爲介畫的意思。因有各爲介畫的意思，所以字義上，从刀，从貝。刀，是用來畫物的；貝，是古時的貨物；物事有貴賤的相差，因此欲用刀來把牠介畫。引申牠，作凡「法則」之稱。假借牠，作「語詞」之用。

劍劒

說文：『劍，刃也。从刀，从金。周康王名。』

劍，音「止遙切」，讀若昭。字義，从刀，从金。金有芒角，用刀摩弄牠，便成「劍」的意義。引申牠，作「勉」，作「見」解。又假借牠作「昭」。

周康王名劍，便取其有「昭」之意。

制斲

說文：『制，裁也。从刀，从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斷。一曰，止也。』

制，是作「裁解」的。詩經上面說：『制彼衣裳，』這是制的本義。字義，从刀，从未。未，便是「滋味」的「味」。物當成熟，有滋味，可以把牠裁斷下來，供人的食。制的取義，却在此。一說，「止也」；因此引申牠，作凡「斷制」的通名。又假借牠，作「折」。呂刑：『制以刑，』墨子引牠作「折」。

等箒

說文：『等，齊簡也。从竹，从寺。寺，官曹之等平也。』

「齊簡」，是說像現在的人，整齊書籍的意思。字義从竹，从寺。竹，是指物。寺有法度，官曹於此稽考，辨牠的等第，以得其平。引申牠，作凡「齊」解。齊，便高下歷歷可見，所以又曰「等級」。

筮

說文：『筮，易卦用著也。从竹，从彘。彘，古文巫字。』

字義，从竹，从巫。著和算一樣，算是用竹做的，所以从竹。巫，因筮這樣事情，和巫相近，故从巫。

籩

說文：『籩，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自。』

籩，音「居洧切」。讀若軌。字義，从竹，从皿，从自。自，音香，作「穀之馨香」解。這個字，是說一種可以盛黍稷的竹器。周禮注：『方曰籩，圓曰簠，盛黍稷稻粱也。』

筭

說文：『筭，長六寸，所以計麻數者。从竹，从弄；言常弄乃不誤也。』

筭，音「蘇貫切」，讀若歲。是一種計數的器具。字義，从竹，从弄。竹，

是此器的體。計數之法，欲常常練習的，不練習，便不純熟，所以从弄。弄，作「玩」解，這是說常常玩弄，乃能不誤。

算筭

說文：「算，數也。从竹，从鼻。讀若筭。」

算和筭，聲音是相同的。字義，从竹，从鼻。从竹，是說必用算以計的。从鼻，是鼻數的意思。

𦉳

說文：「𦉳，巽也。从丌，从頭。此易𦉳卦，爲長女，爲風者。」

𦉳，音「蘇困切」，讀若巽。易經，卦名。這是「巽」字最初的古文。巽，是指卦之德而說的。現在同聲借用，一概作「巽」。字義，从丌，从頭。丌，音基，作「下基」解的。頭，音撰，作「選具」解的。選而把牠供置在「下基」之上，那便是「𦉳」字的取義了。

奠

說文：「奠，置祭也。从酋。酋，酒也。下，其基也。禮：「有奠祭者」

。』

「置祭」，是說置了祭的食品，而後祭的。字義，从會，从丁。會，便是「酒」字。丁，本作「下基」解，這是指所置祭物的「質」而說的。引申牠作凡「置」之稱。又引申牠，作「定」解，如「奠高山」是。

差齋

說文：「差，貳也。左不相值也。从左，从叒。」

「貳」，疑是「賁」字的誤。貳，「恣」之借字；恣，同貳，作「失當」解的。「左不相值」，這是表明牠相左而不相值，便成「差」了。字義，从左，从叒。左，是指「物之不順」說的；叒，可作「乖」解。差，却有「不順而乖」之意。

突

說文：「突，室也。从宀，从升，升，猶齊也。」

突，音「蘇則切」，讀若塞。便是「杜塞」之「塞」的本字。字義，从宀，从升，宀中。升，音展，作「齊滿」解。升，音拱，作「竦手」解。這個字，是說竦手舉物，填置屋中使齊滿，便成「突」的意義。

覲覲

說文：「覲，能齋肅事神明也。在男曰覲，在女曰巫。从巫，从見。」

覲，音「胡狄切」，讀若檄。是一種男巫。巫的本領，是以「專一敬事神明」爲他唯一職業的，所以說，「能齋肅事神明也」。字義，从巫，从見。這

是表明巫能召見鬼神，因取「巫見」以會其意。

沓

說文：「沓，語多沓沓也。从水，从曰，遼東有沓縣。」

沓，音「徒合切」，讀若達。字義，从水，从曰。是說言語滔滔如流水之意。詩經上面說：「巧言如流，」便是這個意思。从水，是取爲譬況之詞。引

申輶，作凡「重沓」字解。假借作「達」解。

奇奇

說文：「奇，異也。一曰，不耦。从大，从可。」

奇，音「渠羈切」，讀若其。實則應當音「居宜切」，讀若「箕」。才合「奇偶」之「奇」的意義。「異也」，是說「不羣」的意思，不羣便「無雙」而成「奇」了。「不偶」，也有「奇」意。字義，从大，从可。有「大而不可

可比」之意。

于

說文：『于，於也。象气之舒于。从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之也。』

於，古文「烏」字。取其象气舒時聲音。字義，从丂，从一。丂，音考，作

「氣欲舒出，勺上礙於一」解。一，是表示牠「气出的平」。現在借其意多

作「語助詞」用。古詩書用「于」字，論語却用「於」字。

粵

說文：『粵，于也。審慎之詞也。从于，从㒼。周書曰：「粵三日，丁亥

。」

粵，是作「審慎之詞」解的，所以字義，从于，从㒼。于，象「气的舒」；

㒼，便含有「審慎而言」的意了。

平

說文：『平，語平舒也。从于，从八。八，分也。』

字義，从于，从八。于，是說「气之舒」。八，作「分」解。分之而得其勻

適，便平舒了。引申，作凡「平舒」之稱。

喜

說文：「喜，樂也。从壺，从口。」

字義，从壺，从口。壺，音駐，像「陳樂立而上見」的形狀。从口，是說開樂的人，笑口常開的意思。

壹

說文：「壹，陳樂立而上見也。从中，从豆。」

壹，音「中句切」，讀若駐。「陳樂立而上見」，是說凡樂器之有虞的，把牠豎起來，牠的頂上出，可以望見的。字義，从豆，从中。豆，是有跂而直立的，所以「豎」、「壹」都从豆。中，音徹，上見的形狀。中，本指艸木的初生；而艸木初生的時候，却先見牠的頂；因此取以爲意。

對

說文：「對，立也。从壺，从寸。寸，持之也。」

對，音「常句切」，讀若住。這是「樹立」之「樹」的正字。字義，从壺，从寸。壺，作「陳立樂器」解。寸，通用作「手」解。陳立樂器而更用手持牠，便立得穩固了。現在通用作「樹」，「對」便廢而不用。

觶

說文：「觶，爵之次弟也。从豐，从弟。虞書曰：『平觶東作。』」

觶，音「直質切」，讀若秩。便是虞書「平秩」之「秩」的正字。字義，从豐，从弟。豐，讀若禮，是一種「行禮的酒器」。弟，是作「次弟」解的。行禮之器，陳列有次第，所以觶作「爵之次弟」解。

盈

說文：「盈，滿器也。从皿，乃。」

「滿器」，是說人貯滿東西的器皿。字義，从皿，乃。乃，音「古乎切」，讀若沽，是作「益多之義」解的。皿中置物益多，便有「盈滿」的意義。古時候以買物多得爲乃；引申牠，作凡「滿」之稱。

盍

說文：「盍，覆也。从大，从血。」

字義，从大，从血。這是說器皿中有血，而上面須用物覆蓋牠，覆蓋的東西，必取其大於下面的，所以从大。現在「盍」字通用，盍字便廢置了。

徵

說文：「徵，召也。从壬，从微省。行于微而聞達者，卽徵之也。」

字義，从壬，从微省。壬，是作「善」解。微，有「未顯」的意思。合其義，是說人在微時，已有善行聞達於世上，那便有可以「徵召」的資格。一說，徵，作「召」、作「證」、作「驗」解。蓋有「證驗」而後有「感召」，有「感召」而後事可以成。人若行於隱微，而聞達挺箸於外，那便有「感召」之意。

彤彤

說文：『彤，丹飾也。从丹，从彡。彡，其畫也。』

「丹飾」，是說用丹拂拭而塗上去的意思。字義，从丹，从彡。丹，是指飾物的色。彡，是說其畫。

荆荆

說文：『荆，罰鼻也。从井，从刀。易曰：「井者，法也。」』

荆，是「荆法」之「荆」的正字。現在俗用寫作「刑」。刑，是作「殺」解的，从刀，开聲；和「荆」字不同。字義，从刀，从井。井，作「法」解。刀，所以儆人的。因以爲「荆法」之意。春秋元命苞說：『荆，刀守井也。』

飲水之人，入井爭水，陷於泉，刀守之，割其情也。」此可以作「荆」字的別解。假借作「典型」解。

鬱

說文：『鬱，芳艸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養之，爲鬱。从臼缶，鬱，

彡，其飾也。一曰，鬱鬱，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

鬱，音「迂勿切」。這是「鬱鬱」之「鬱」的專字。字義，从臼缶，鬱，从彡。這是說人又手築之令願，然後盛之於缶，而覆蓋起來，再封固而幽閉起來，那便香氣可以暢達。這種東西，是用於祭祀的，所以必須裝飾牠的器皿。鬱，是指藏香的器皿。彡，是指器上的飾物。

僉

說文：『僉，皆也。从亼，从卬，从从。虞書曰：「僉曰伯夷。」』

字義，从亼，从卬，从从。亼，音集，有「集合」的意義。卬，音謹。作「驚噫」解。从，音從，作「相聽」解。集合多人的意見，大眾都驚噫而表示

贊同，互相聽從以取決，這便是「僉」字的取義了。

命倫

說文：『命，思也。理也。从人，从冊。』

命，音「力屯切」，讀若倫。字義，从人，从冊。這是說聚集簡策，必須依牠的次第，求牠的文理的。又人的思想，必依其理，所以「倫」字、「論」字，都从命字以會意。

今

說文：『今，是時也。从人，从丁。丁，古文及。』

今，是對古而說的。古，不一其時，今，亦不一其時。「是時」，猶之說「目前」的意思。字義，从人，从丁，人，有「集合」之意。丁，古文及，作「及時」解。集合大眾的意思，都以爲及時的，便成「今」意。

全

說文：『全，完也。从入，从工。篆文从玉作全。』

字義，从入，从工。入，作「从上俱下」解。工，作「技巧」解。這個字，是說如巧者的製造，必从上俱下，使牠十分完好的意思。自小篆从玉作「全

「，而用「全」字作「同」字解。

𦏧

說文：「𦏧，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从矢，从身。」

𦏧，音「食夜切」。這便是「矢射」之「射」的古字。字義，从矢，从身。因為射箭的方法，從身旁發出，而及於遠方的，所以从「身矢」以取意。小篆，从寸。寸，作「法度」解，亦作「手」解。又因為射箭之道，是有「法度」的；而且射的時候，總用兩手，所以从「寸」。

侯

說文：「侯，春饗所射侯也。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中。古文侯，

省人。」

「饗」，是說鄉人的飲酒。「春饗所射侯」，是說天子諸侯養老，先行大射禮之侯。凡為人父子君臣的，各以為父子君臣的鵠，所以从「人」。又說侯的制度，上面闊，下面狹，這是取象於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的形狀。从厂，象其張布；矢陳列在其下。

知利 說文：「知，詞也。从口，从矢。」

「詞也」，應當作「識詞也」。人知識敏捷的，那便出於口的，疾快如矢一樣，所以从口从矢以取意。

就 說文：「就，就高也。从京，从尤。尤，異於凡也。」

字義，从京，从尤。京，作「絕高丘」解。尤，是「異於凡」的意思。高便異於凡了。引申作「成」、作「迎」解。

厚 說文：「厚，山陵之厚也。从𠂔，从厂。」

字義，从𠂔，从厂。𠂔，作「厚」解。厂，音岸，作「山陵之崖岸」解。因「厚」字是說「山陵之厚」，所以這個字从「厂」以會意。現在借為「厚薄」之「厚」解。厚薄之厚，應當作「𠂔」。

稟 說文：「稟，賜穀也。从畝，从禾。」

稟，音「筆賜切」。字義，从畝，从禾。畝，便是「倉廩」的「廩」。禾，

便是「穀」。穀在倉廩的當中，這是賜與人民之穀無疑了。所以从「尙禾」以取意。「賜穀」稱爲「稟」，因此「受賜」亦稱爲「稟」。現在通用作「廩」解。引申牠的意義，凡是上所賜，下所受的，都稱爲「稟」。

麥

說文：「麥，芒穀。秋種，厚糞，故謂之麥。從來，有穗者，从攴。」

芒穀，是說「有芒的穀」，和禾爲「無芒的穀」不同，字義，從來，从攴。來，便是「麥」。攴，音綏，有「遲曳」的意思。麥這樣東西，種於上年九月，到次年四月而成熟，生長遲曳，所以用「攴」。

致

說文：「送詣也。从攴，从至。」

「送詣」，是說送而必至其處的意思。字義，从攴，从至。攴，作「行遲」解，猶之說「送」。至，是作「到」解的。送之而到其他，便是「送詣」之意。引申牠的意義，爲「召致」的「致」，又爲「精致」的「致」。

夏

說文：「夏，中國之人也。从攴，从頁，从白。白，兩手；攴，兩足。」

「中國之人」，便是玉篇所說：『三千五里爲華夏』的意思。字義，从頁，从頁，从白。頁，是指人的頭；白，是指人的兩手；夂，是指人的兩足。合其義，是說凡爲中國之人，都有首，有兩手，和兩足的。引申牠的意義，作凡「大」之稱。又引申牠，作「時令」解，便是春夏秋冬之一夏。

𠂔

說文：『𠂔，秦人謂市買多得爲𠂔。从丁，从夂。』

𠂔，便是「沽買」的「沽」。字義，从丁，从夂。丁，是古文及字。夂，是作「至」解的。這是說人買物既得便宜，就常常想去的意思。論語：『求善價而沽諸，』𠂔，現在多假借作「沽」。

析

說文：『析，破木也。一曰，折也。从木，从斤。』

字義，从木，从斤。斤，是一種可以斫伐東西的利器。用牠來斫伐樹木，便成「析」的意義。

臬

說文：『臬，射準的也。从木，从自。』

鼻，音「五結切」，讀若齧。字義，从木，从自。木，是用以表明「準的」所用的質。自，便是古「鼻」字。這是說人的發矢，以鼻爲準，然後中於鵠的之上。引申輶，作凡「標準」之稱。又借作「陞」作「法度」解。

✓ 枚結

說文：『枚，榦也，可爲杖。从木，从支。』

字義，从木，从支。木，是指杖的質。支，音撲，作「小擊」解。杖可以擊人，所以取「支」來會意。引申輶的意義，作「銜枚」之「枚」解。又引申輶，作「枚數」之「枚」解的。

無繇

說文：『無，豐也。从林爽。或說規模字，从大卅。卅，數之積也。林

者，木之多也。森，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草繁無。」』

森，音「文甫切」，讀若撫。森，音「武扶切」，讀若和。森，作「規模」字解。字義，从大，从卅，从林。大，用來表輶的狀。卅，是說「數之積」。林，是說「木之多」。物之大而多的，都可以表示作規模之用，所以森字

有規模之意。現在多假借作「櫛」。森，作「有無」字解。从亼，森聲，屬形聲字。現在通俗習用，森，變隸爲「無」，便爲「有無」之無。而「蕃無」字，却借「蕪」或「靡」字來代。

師師

說文：『師，二千五百人，爲師。从巾，从自。自，四巾，衆意也。』

字義，从巾，从自。巾，音匣，有「周致」的意思。自，音堆，有「堆積」的意思。既四面周致，而又堆積起來，便有「衆多」之意。一師，有二千五百人，可以算得「衆多」了。因此人口衆多之地，而又有主持的，成爲「京師」。又人衆多，推有道者教之以道，便稱爲「教師」。「京師」、「教師」，都是引申之義。

賣嘗

說文：『賣，出貨物也。从出，从買。』

字義，从出，从買。買，作「市物」解。現在把貨物出而與人買之，便成「出賣」之意了。

索 說文：「索，艸有莖葉，可作繩索。从艸，从糸。」

索，便是通俗所稱「繩索」。字義，从艸，从糸。艸，音「普活切」，讀若「葷」，作「艸木莖」解的。从中从糸的意義，是說用艸的莖葉，把牠糾纏如絲的樣子，所以艸繩叫做索。引申牠作「盡」、作「取」解。

華

說文：「榮也。从艸，从華。」

字義，从艸，从華。華，是指「木的華」。艸的華，叫做「榮」，所以「从艸」以會意；表明牠別乎木的華而說的。榮而結實的，稱為「秀」；榮而不結實的，稱為「英」。引申牠為「光華」、「華夏」字。

圖

說文：「圖，計畫難也。从口，从畷。畷，難意也。」

字義，从口，从畷。畷，音「方美切」，作「吝嗇」解。吝嗇，便含有一種「慎難」的意思，所以从畷。口，音圍，象「回匝」的形狀，便含有一種「規畫」的意義，所以从口。既慎難，而又有規畫，便成「圖」意。引申作「

繪畫」解。

贊

說文：「贊，見也。从貝，从𦉰。」

「贊」作「見」解，這是說彼此相見的時候，必須用着「贊」的意思。字義，从貝，从𦉰。𦉰，音銑，是作「進」解的。貝，是古代的一種禮物。這個字的意義，是說進見的時候，用貝來作禮的。

邑

說文：「邑，國也。从口，从卩。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

邑，是古時國邑的通稱。據左傳上面說：「凡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無曰邑。」字義，从口，从卩。口，音圍，是指郡邑的「封域」說的。卩，音節，這是說封邑的大小，都是出於「天王所命」的。

晉

說文：「晉，進也。日出而萬物進。从日，从豸。易曰：「明出地上，晉。」」

字義，从日，从豸。豸，音入，作「到」解。這是表明「日到地上」，便為

「晉」字。《易》曰：「明出地上，晉。」「明」，用以證晉字的「从日」；「出地上」，用以證晉字的「从晉」；這句話，解釋「晉」字最清楚了。

昌

《說文》：「昌，美言也。从日，从曰。一曰，日光也。」《詩》曰：「東方昌矣。」

昌

字義，从日，从曰。是說口中所言的，有日月不刊之意。《書》：「禹拜昌言，

昌言，便是美言。引申牠的意義，作凡爲「光明」之稱，如「昌盛」、「昌明」、「昌皇」都是。

普

《說文》：「普，日無色也。从日，从並。」

字義，从日，从並。並，有「同併」之意。按許氏解釋此字，說「日無色也」，「日之無色，遠近並同，那便成爲「普遍」之意了。現在人的習用，很多借牠作「溥大」的意思解。

昆

《說文》：「昆，同也。从日，从比。」

字義，从日，从比。日，取牠有「光明」的意思。比，取牠有「比次相同」的意思。不過有「衆」才有「同」；而同的當中，也有先有後。因此「昆」字的意義，有些以牠爲先的，如「昆弟」是；有些以牠爲後的，如「昆命元龜」，昆作「後」解的便是。

旋旒

說文：「旋，周旋，旌旗之指麾也。从𠂇，从疋。疋，足也。」

字義，从𠂇，从疋。𠂇，音偃，像「旌旗之游偃蹇」的形狀。疋，是作「足」解的。人當招展旌旗的時候，旗有所向，必須運轉其杠，這便叫做「周旋」。旗周旋，足也隨之周旋，所以从「疋」。引申牠的意義，作凡「轉運」之稱，如「凱旋」、「旋踵」都是。

旅旒

說文：「旅，軍之五百人爲旅。从𠂇，从从。从，俱也。」

字義，从𠂇，从从。𠂇，是說屬旌旗的東西。从，是「相俱」的意思。旌旗爲衆人之所屬目，因以爲「旅衆」之用。引申牠作「陳」解，詩經上面說：

「殺核維旅」是其證。又引申作「羈旅」之「旅」解。

族族

說文：「族，矢鋒也。東之族族也。从𠂇，从矢。」

族，便是「箭鏃」之「鏃」的古字。字義，从𠂇，从矢。𠂇，所以標衆。旌旗所在，而矢亦都集於此，所以从矢。引申牠的意義，作凡「族類」之稱。因爲族類的相聚，好比矢的集一樣。

疊疊

說文：「疊，揚雄說：「以爲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从晶，从宜。亡新以爲疊从三日，太盛，改爲三田。」

這個字，是許氏用揚雄之說，以發明其義的。按管子：「無坐抑而獄訟者，正三禁之，而不得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注：「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者，爲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這一段話，可以作「三日，得其宜，乃行之」的一個證據。又照字義上面講，重夕爲「多」，重日爲疊，這便是現在的人用疊之意。

上

明

說文：「明，照也。从月，从囧。明，古文明，从月，从日。」

字義，从月，从囧。月，取牠有光；囧，音廣，取其有「窗牖麗慶闔明」的意思，既有光，而又有明，便是「明」的造字之意了。古文，从月，从日。那又取日月之光，是天下之至明的意義。

盟

說文：「盟，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从

囧，从血。』」

盟，便是「盟會」之「盟」，古文作「盟」。古代的盟，所以防不協，故曰「國有疑，則盟」。字義，从囧，从血。囧，有「明」的意思，因為囧必質之於神明的。血，是指會盟時殺牲歃血而說的。

夙

說文：「夙，早敬也。从夙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

按夙字，有「肅敬」的意思。稱「早敬」，這大概是說日暮人倦，而猶不敢懈惰，那便完今日的早敬，還基明日的早敬咧。又夕，是晚上的通稱，天未

且而執事有恪，所以字義，从夕，从夂。

栗

說文：『栗，栗木也。从木。其實下垂，故从鹵。』

字義，从木，从鹵。鹵，音調，像「果實下垂」的形狀。栗木的果實，重而

下垂，所以从「鹵木」以會意。現在習用，假借牠作「戰栗」之「栗」解。

又作「栗六」之「栗」解。

粟

說文：『粟，嘉穀實也。从鹵，从米。孔子曰：「粟之爲言續也。」』

凡是禾稻的實，牠的皮，叫做糠，中間的，叫做米。字義，从鹵，从米。从

鹵，從牠的穗而說的；从米，從牠的蓋而說的。禾的穗也是重而下垂的，所

以从「鹵」以取意。

秦

說文：『秦，伯益之後，所封國，地宜禾。从禾，从春省。一曰，秦，禾

名。』

秦，是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的時候，有伯益其人者，實

準陶之子。佐禹治水士；水土既經平了，舜命他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之事，賜姓爲嬴，遂封在這個地方。秦地的人，善於春土以種禾，所以从禾，从春以會意。

科

說文：「科，程也。从禾，从斗。斗者，量也。」

科，有「順次」的意思，所以說「程也」。論語：「爲力不同科；」孟子：

「盈科而後進；」都含有「順次」之意。字義，从禾，从斗。斗，本是「量器」的名。禾而欲量，便可以知牠多少的順次。

香

說文：「香，芳也。从黍，从甘。春秋傳曰：「黍稷馨香。」」

芳，本作「艸香」解，現在却泛指香而說的。字義，从黍，从甘。黍，是五穀中之美者。甘，也作「美」解。凡美的東西，都可譽之以「芳香」的。春秋傳說：「黍稷馨香，」是證「香必从黍」之意。

香

說文：「香，春去麥皮也。从白。干，所以香之。」

舌，音「楚洽切」，讀若插。字義，从臼，是表明為一種盛麥之器。从干，猶杵，用牠來舂物的。麥放在器中，用干舂之，便成「舌」的意義。引申牠，作凡「刺入」之稱。如農器刺地，稱「鑿舌」。

散

說文：「散，分離也。从𦵏，从支。𦵏，分散之意也。」

𦵏，是「分散」之「散」的正字。字義，从𦵏，从支。𦵏，音剖，有「分散」的意思。支，音撲，作「小擊」解。擊而分散之，便是「𦵏」意。現在通俗習用，都作「散」字。「散」字行而「𦵏」字便廢用了。

麻

說文：「麻，臬也。𦵏，人所治也。在屋下。从𦵏，从宀。」

麻，和「𦵏」，是一個字。𦵏，本像麻，可以分織的形狀。惟治麻的時候，總在屋下，所以从宀以會意。——宀，音儼，像屋半邊之形。——考工記：

『治麻而成之，謂之婦功。』婦功，總在屋下的。

向

說文：『向，北出牖也。从宀，从口。詩曰：「塞向墮戶」。』

字義，从宀，从口。宀，音縣，是作「交覆深屋」解的。凡深屋，必須關戶，所以通人氣，所以从口。

定

說文：「定，安也。从宀，从正。」

字義，从宀，从正。宀，是作「交覆深屋」解的。在交覆深屋之中，正身而居，便有「定」意。

實

說文：「實，富也。从宀。从貫。貫，貨貝也。」

字義，从宀，从貫。宀，是指「深屋」；貫，是指「貨貝」；把貨貝充滿屋下，便是「實」意。引申，作「果實」解。

宦

說文：「宦，仕也。从宀，从臣。」

字義，从宀，从臣。宀，是指「深屋」；臣，是指「事人之臣」而說的；臣子在君深屋之中治事，便是「宦」意。

守

說文：「守，守官也。从宀，从寸。从宀，寺府之事也。从寸，法度也。」

字義，从宀，从寸。宀，是說「寺府中的事情」。寸，是說牠有「法度」的意思。在寺府中做事情，而能守牠的法度，這便是守官所應有之事。左傳：

「守道不如守官，」是此字之證。

寡

說文：「寡，少也。从宀，从頽。頽，分賦也，故爲少。」

字義，从宀，从頽。宀，是指「屋中所有」而說的。頽，作「分」解釋。分屋中之所有，便成少了。又說「八」的意思，是說合於上而分於下的。引申牠的意義，凡儼然單獨的，都稱「寡」。

宋

說文：「宋，居也。从宀，从木。讀若送。」

字義，从宀，从木。宀，是指「屋」而說的。木，是所以成室以居人的，故从木。假借牠，作「國名」解。

躬

說文：「躬，身也。从身，从呂。袪，躬，或从弓。」

「軀」和「躬」，是一個字。字義，从身，从呂。人的身體，是以呂骨爲柱的，所以从「身呂」以會意。

深窳

說文：『深，深也。一曰，窳突。从穴，从火，从求省。』

深，音「式鍼切」，讀若深。按「深」和「深」，是古今字。一說，作「窳突」解。窳上出突起，用以出煙火，恐怕牠焚燒棟樑。從牠的頂上說，叫稱突；從其中深曲通火說，叫做深。字義，从穴，从火，从求省。這是說向穴中求火，便有「深」的意義在內。

疾煇

說文：『疾，熱病也。从疒，从火。』

疾，音「丑刃切」。讀若趁。字義，从疒，从火。疒，音匿，是作「人疾病」解的。疾爲「熱病」，故从「火」取意。

同同

說文：『同，合會也。从冂，从口。』

字義，从冂，从口。冂，音冒，作「重覆」解。从口，是說口在人所覆之

下，便有「同」的意義了。

冒

說文：「冒，冡而前也。从冡，从目。」

字義，从冡，从目。冡，音帽，有「覆蓋」的意義。目被冡所覆蓋，便不能有所見了。所以冒字，作「冡而前」解。冡，亦有「覆蓋」意，是說覆蓋其目前，那就有「冒昧」的意義。引申之，凡有所「干犯而不顧」的，都叫做冒。又引申之，作「假冒」、「貪冒」解。

最

說文：「最，犯而取也。从冡，从取。」

字義，从冡，从取。冡，有「覆蓋」之意。取，作「以手引物」解。覆蓋其目，而用手取物，和冒字之說「冡而前」，意義有些相近。俗體字。都寫作「蔽」。

𦉳

說文：「𦉳，馬絡頭也。从网，从𦉳。𦉳，馬絆也。」

𦉳，音「居宜切」，讀若羈。也便和「羈」相同。字義，从网，从𦉳。网，

便是「網」字。罽，音節，作「馬絆」解。馬既絆了牠的足，又網了牠的頭，便成罽了。現在多寫作「羈」。引申牠，作「羈旅」解。

尙

說文：「尙，際見之白也。从白，上下从小。」

「際見之白」。際，作「壁中之隙」解。壁隙之光，僅僅一綫而已。字義，从白，上下从小。這是說小小的有一綫白光可見，便是「尙」字意義。按尙，音「起戟切」，讀若隙。也就是「隙」字。

罽

說文：「罽，箴縷所紩衣。从衤，从犮省。」

罽，音「陟几切」，讀若指。「箴縷所紩衣」。縷，作「綫」解；紩，音秩，作「縫」解。以鍼貫了綫，用來縫衣，便是「罽」字的意義。字義，从衤，从犮省。衤，音敵，作「敗衣」解。犮，音泥，本作「叢生艸」解；這裏用牠以象「刺繡之文」。這個字，是說補「敗衣」須用針罽；而刺繡之文，也用針罽。

伊

說文：『伊，殷聖人阿衡也。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

字義，从人，从尹。尹，是作「治事」解的。人能善其事的，便爲「伊」。

伊尹，是古代的時候，最善於治天下的人，所以取以爲訓。引申牠的意義，

作「發語辭」解，如解話說：『伊，維也。』

便

說文：『便，安也。人有不便，則更之。从人，从更。』

「便」字，古時候和「平」「辨」二字相通。如史記：『便章百姓。』「便

」，古文尙書作「平」，今文尙書作「辨」。字義，从人，从更。更，有「

改變」的意思。這是說人有不便，就想變更之意。

微

說文：『微，妙也。从人，从支，从耑省。』

微，音「無非切」，讀若微。也便是「微小」之「微」的正字。微，其實是

作「隱行」解的。字義，从小，从支，从耑。支，作「小擊」解。耑，音端

，作「物初生之題」解。物初生之題，是很小的，現在有人再把牠擊去些，

便格外見得「微小」了。引申牠，作凡「細小」之稱。現在「微」行而「散」廢了。

伏伏

說文：「伏，司也。从人，从犬。」

司，便是伺字。字義，从人，从犬。凡有所司的，必用人或物專守牠。「伏伺」，便是「服事」之意。从人犬，是說犬司人而吠他的意思。引申牠，作「俯伏」解。又引申牠，作「隱伏」解。

眞眞

說文：「眞，僂人變形而登天也。从匕，从目，从乚；乚所以乘載之。」

字義，从匕，从目，从乚，从月。是說僂人能變形，所以从匕。——匕，便是化字——从目，照道書上面說：「養生之道，耳目爲先，」所以从目以取意。乚，音隱，作「藏匿」解的，這是僂人能隱形的意思。月，是丌字的省，作「下基」解，表明他所以乘載的。引申作「眞實」、「眞誠」解。

頃頃

說文：「頃，頭不正也。从匕，从頁。」

字義，从匕，从頁。匕，音比，是作「頭角不正方」解的。所以頭的不正，便从匕而稱爲「頃」。引申牠的意義，作凡「傾仄不正」之稱。現在「傾」字行而「頃」字廢，便專以「頃」作「俄頃」、「頃刻」之用。

印

說文：「印，望也。欲有庶及也。从匕，从卩。」

印，音「伍岡切」，讀若昂。這便是「仰昂」之「昂」的正字。「庶及」，猶之說「庶幾」的意思。字義，从匕，从卩。匕，和「比」字相同。卩，音節，作「瑞信」解，是人所欲庶及的東西。「印」和「仰」意義不同。仰，作「舉」解；印，是作「望」解的。現在「仰」字行而「印」字便廢了。假借牠，又作「我」解。

卓

說文：「卓，高也。从早，从匕。早匕爲卓，匕卩爲印，皆同義。」

字義，从早，从匕。匕，作「比」解。早，从日在甲上，本來有高的意思；再从而比之，便成爲高了。「早匕爲卓，匕卩爲印，同意」。早匕爲卓，這

是說早而比之，便高出於後比的了。匕卩爲卬，這是說有所仰企，便循序漸進。都是指有「節次不容躐等」的意思。

衆

說文：「衆，多也。从厶，从目。衆意也。」

字義，从厶，从目。厶，音疑，作「衆立」解。目，是指「條目」「綱目」之「目」。衆立而又有條目，便是「衆多」意。

殷

說文：「殷，作樂之盛，稱殷。从𠂔，从攴。易曰：「殷薦之上帝。」

字義，从𠂔，从攴。𠂔，音衣，作「歸」解。我們聽樂的目的，是樂其所自成，所以从𠂔。攴，音殊，是指干戚之類，所以用𠂔來舞的。觀干戚之舞，而又樂其所自成，這便是「殷」的意思。引申𠂔，作凡「盛」之稱。又引申𠂔作「大」、作「衆」、作「正」、作「中」解。

表

說文：「表，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

「上衣」，是說衣之在外的。字義，从衣，从毛。這是因爲古人的皮衣，是

反穿而毛在外的，所以从「衣毛」以取意。引申牠，作凡「外箸」之稱。如論語：「必表而出之」是。

裹褻

說文：「裹，以組帶馬也。从衣，从馬。」

裹，音「奴鳥切」，讀若孛。字義，从衣，从馬。「衣馬」，便是「以組帶馬」的意思，理很明顯。

俞翮

說文：「俞，空中木爲舟也。从人，从舟，从攴。攴，水也。」

字義，从人，从舟，从攴。攴，古滄字，作「水」解。從前的時候，不曉得造舟的方法，看見木之空中而浮行水上的，因此悟而乘坐牠，其後遂剝木而造舟，所以俞字从人，从舟，从攴以會意。

般

說文：「般，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爰。爰，所以旋舟也。」

「般辟」，是說退縮旋轉的意思。字義，从舟，从爰。爰，本指「兵器」，此作「用以旋舟的東西」解。因此用爰以旋舟，便是「般」字的意義。引申

輈作「般樂」、「般游」解。讀「北潘切」，音盤。

兄

說文：「兄，長也。从人，从口。」

字義，从人，从口。口，這說人口中之言，沒有盡的，所以从「人口」以取滋長的意思。詩經中多用「兄」作「況」解，「兄」和「況」，是古今字，多作「滋長」解的。引申輈，凡男子先生出來的，爲兄。先生的年歲，是多於後生的，所以用「兄」字來說明輈。

兜鍪

說文：「兜鍪，首鎧也。从𠂔，从兒省。兒，象人頭也。」

兜，音「當侯切」。兜鍪，是古代戰士頭上所戴的一種帽子。漢朝以前稱爲「冑」，漢朝時稱爲「兜鍪」。字義，从𠂔，从兒。𠂔，音替，作「壅蔽」解。兒，同貌。指人的「頭」形。兜鍪這樣東西，是戰士在戰爭時首上所戴，滿包頭部，以避兵器，所以从「𠂔兒」以會意。

見見

說文：「見，視也。从目，从儿。」

字義，从目，从儿。儿，便是古「人」字。目在人上，是指「用目以視」之人，便是見的意義。一說，作「看人」解。

尋

說文：「尋，取也。从見，从寸。寸，度之也。亦手也。」

尋，音「多則切」。便是古「得」字。字義，从見，从寸。見物而用手來取牠，便成尋的意義。

吹

說文：「吹，出氣也。从欠，从口。」

字義，从欠，从口。欠，是作「張口氣悟」解的。人張口悟氣，便成「吹」的意義了。

次

說文：「次，慕欲口液也。从欠，从水。」

次，音「敍連切」。便是「涎沫」之「涎」的古字。人有所慕欲而生水液，所以从欠、从水以取意。

羨

說文：「羨，貪欲也。从次，从美省。」

字義。从次，从羨省。次，音義見上面一個字。羨，應當作慈。慈，音「與久切」，讀若誘，作「相誅呼」解。凡人有所羨慕的，必定是好惡無節於內，而被人呼誘於外，所以从次、从羨省以取意。因此引申牠意義，作「衍」字解，如詩經大雅；「及爾游衍」是。又引申牠作「饒」字解。如周禮：「以其餘爲羨」是。後世所用「羨餘」字，便根據於此。

盜

說文：「盜，私利物也。从次，从皿。」

字義，从次，从皿。次，是說「垂次有所欲」的意思。皿，是指器皿。欲皿而垂次軸，便成「盜」了。

頁

說文：「頁，頭也。从頁，从儿。古文韻首字，如此。百者，韻首字也。」

頁，音「胡結切」，讀若葉。古文韻——便是稽字。——首字如此。字義，从頁，从儿。是說首在人上。

𦘒

說文：「俯，低頭也。从頁，从逃省。俛，亦頰字，从人免。」

頰，是「俯仰」之「俯」的古字，也寫作「俛」。其實「俯」却是俗字。字義，从頁，从逃省。頁，是指人說的。兆，是从逃之省。這是說逃走的人，大概多媿而頰其身以去的。

顛

說文：「顛，白貌。从頁，从景。楚詞曰：「天白顛顛」。商山四顛，白首人也。」

顛，音「胡老切」，讀若浩。字義，从頁，从景。景，是作「日月之光明」解的，取牠有「白」的意思。頁，是指人而說的。「景頁」，便是說白首的人。史記：「商山四顛，」都是年老白首之人。

頰

說文：「頰，熱頭痛也。从頁，从火。一曰，焚省聲。」

字義，从頁，从火。頁，指人的「頭部」說的。火，取牠有「熱」的意思。頭上火熱，便是「熱頭痛」而成爲「頰」字了。引申牠的意義，作「頰擾」

解。又引申牠，作「頰簡」解。

頰

說文：「頰，難曉也。从頁，从米。一曰，鮮白貌。从粉省。」

頰，音「盧對切」，讀若頰。「頰」和「頰」是古今字。「難曉」，是說「不曉」的意思，也就是說「兩物相像，難以分別」的意思。字義，从頁，从米。頁，猶之說「種」；種多如米之形式一樣，而不可分別。

頰

說文：「頰，面和也。从頁，从肉。」

頰，音「耳由切」，讀若柔。這是「柔色以溫」之「柔」的正字。字義，从頁，从肉。頁，音首，也是作「頭」解的。肉，是人身上最柔軟的東西，因借以作「柔和」用。這是說人面上柔和的意思，所以从「頁肉」以取意。詩經上面說：「輯柔爾顏，」傳：「柔，和也。」這個字，本「柔」的正字。

「柔」行而「頰」廢了。

頰

說文：「頰，頰也。从彡，从文。」

尪，音「無分切」，音文。這是「文章」之「文」的正字。「檄」，便是「

郁郁乎文哉」一之「郁」。字義，从彡，从文。這是以毛飾畫而成尪彰的意

思。凡言「文章」的，應當作「尪彰」。文，作「錯畫」解，與此義別。

后后

說文：「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后之。从一口，發

號令者，君后也。」

字義，从厂，从一口。厂，音拙，作「明」解，是有「施令」的意思。从一口，是指「后」說的；因為發令的君后，而命令又出於一的，所以从「一口」。「繼體君」，是說后的地位，繼於君之後的。

印

說文：「印，執政所持信也。从爪，从卩。」

字義，从爪，从卩。爪，是指「手所執持」。卩，音節，作「瑞信，符節」解。从手所持之節，便爲「印」。

色

說文：「色，顏氣也。从人，从卩。」

「顏氣」，顏，是指兩眉之間的地位。自心以達於氣，再從氣達於兩眉之間，這便稱之為色。顏氣和心，相合若符節，所以這個字从人，从卩，以會意。引申，作凡「有形可見」之稱。

辟

說文：「辟，法也。从卩，从辛，从口。節制其鼻也。从口，用法者也。」

字義，从卩，从辛，从口。卩，有「節制」之意。辛，作「鼻」解。「卩辛」，便是說「節制其鼻」。从口，表示「所以用法的人」。法官用法以制人的罪，便是「辟」字之義。引申牠，作「避除」解，如「辟人」、「辟惡」、「辟寒」之類是。又引申牠，作「盤辟、逡巡」之意。或假借牠，作「偏僻」解。

胞

說文：「胞，兒生裹也。从肉，从包。」

字義，从肉，从包。是說包子之肉的。「包」字，是指「母腹」說的；「胞

「字，是說「胞衣」。今俗語，稱「同胞」。

苟

說文：「苟，自急救也。从羊省，从勺，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與

義、美、善同意。」

苟，音「已力切」，讀若棘。和「亟」字相同，亦寫作「棘」。並非是「苟且」之「苟」，苟，上从艸，原作「艸名」解。字義，从羊省，从勺，从口。羊，取其有「吉祥」意。「勺口」，是作「慎言」解的。慎言而又取吉祥，便是「急救」之意了。按「急」作「褊」解，「救」作「誠」解，誠其褊僻，便成「苟」意。

敬

說文：「敬，肅也。从女，从苟。」

「肅」，是說「持事振敬」的意思。字義，从女，从苟。女，有「迫」意。苟，音義見上。迫而使苟，便成「敬」。

畏

說文：「畏，惡也。从由，从虎省。鬼頭而虎爪，可畏也。」

字義，从由，从虎省。由，音「敦勿切」，作「鬼頭」解。虎字，上體省而儿不省，儿，像人足而有爪的。這個字，上从鬼頭，而下从虎爪，都是可畏的東西，所以从由、从虎省以會意。

禺愚

說文：『禺，母猴屬，頭似鬼。从由，从内。』

禺，音「牛具切」，讀若愚。字義，从由，从内。是說鬼頭而獸足的一種動物。山海經傳曰：『禺，似獼猴而大，赤目，長尾，頭似鬼。』禺字从鬼、从内。大約便取此意。

薏薏

說文：『薏，相訛呼也。从厶，从羨。』

薏，音「與久切」，讀若誘。這便是「引誘」之「誘」的正字。字義，从厶，从羨。厶，音私，作「姦褻」解。羨，音又，作「進善」解，詠之若進善然，所以从羨。現在的人以手相招而口言薏，正應當作這個字。自「誘」字行而「薏」字便廢了。

廛廛

說文：『廛，二畝半，在邑一家之宅。从广里八土。』

廛，音「直連切」，讀若經。古代的時候，在野的叫稱廛，廛，則二畝半在田的。在野的叫做里，里，便是廛。字義，从广里八土。广，音儼，是指「屋」。里，是說「里居」。八土，猶說「分土」，也是說八夫同井的意思。現在通用，作「市廛」解。

庶庶

說文：『庶，屋下衆也。从广，从茷。茷，古「光」字。』

字義，从广，从茷。广，是指屋。茷，古「光」字，取其有「衆盛」的意思。合其義，是說「屋下衆盛」，這便是「庶」字的意義。引申牠，作「修衆」解。又作「庶幾」解。

豚豕

說文：『豚，小豕也。从豕，从又。又，持肉以給祭祀。古文，作豕；篆文，作豚。』

篆文，作豚。

豚，音「徒魂切」，讀若騰。古文豚字，从豕，从又，从肉。是說「用手持

肉以供祭祀之用」的意思。篆文豚字，从豕，从肉。是指「小豕」說的。一是表明豚的用處，一是表明豚之爲物。

薦藟

說文：「薦，獸之所食艸。从廌，从艸。古者，神人，以廌遺黃帝。帝曰

：「何食？何處？」曰：「食廌。夏處水澤，冬處松柏。」

廌，音「作甸切」，讀若僭。字義，从廌，从艸。廌，音雉，是古代的一種神獸，名叫「解廌」。這種神獸，喜歡吃薦草；因此古聖造字的時候，取「解廌」吃「薦艸」的意思，便用爲「凡獸所食草」之稱。現在用「薦」字作「進」解的，都是「荐」字的假借字。「荐」，作「藉」解，引申，爲「進」。

灋

說文：「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廌去。」

這個字的意義，許氏解釋極十分明瞭。灋，便是古「法」字。从水，取牠用

法應當公平，其平如水一樣的意思。解廌，是古代的神獸，法官斷獄，用牠來觸不直的人而去之，所以从「廌去」。按，木部「模」字，作「法」解；

竹部「范」字，亦作「法」解；因此「灋」字的引申義，作凡「模範」解。

臭

說文：「臭，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从犬，从自。」

字義，从犬，从自。自，便是「鼻」字。犬行路的時候，能用鼻嗅地，以蹤跡牠物的所至，得其氣味，而知道牠的所在，所以从犬。引申假借其意義，作凡「氣息芳臭」之稱。

獄

說文：「獄，确也。从夙，从言。言二犬，所以守也。」

「确」，音確，有「堅剛相持」的意義。字義，从夙，从言。夙，音銀，作「兩犬相齧」解。从言，是表明「用言語相辯」的意思。大概人逢獄事，原告、被告兩方，必用言語以相辯，好像犬的相齧，其聲狺狺然，所以从「夙言」來會牠的意。詩：「宜狴宜獄。」傳：「鄉亭之繫曰狴，朝廷曰獄。」

寮

說文：「寮，崇祭天也。从火，从脊。脊，古文慎字，祭天，所以慎也。」

寮，音「力照切」，讀若瞭。現在俗寫作「燎」。寮，是古代的一種祭禮。

燒柴而祭之，叫做「柴」，也叫做「寮」。字義，从火，从脊。火，是表明

「焚燒所用」的。脊，古文慎字。取祭天，是一種「慎重」的事。

燐

說文：「燐，兵死，及牛馬之血，爲燐。燐，鬼火也。从炎，从舛。」

燐，音「良刃切」，讀若鄰。這便是「鬼燐」之「燐」的正字。字義，从炎

，从舛。炎，作「火光向上」解。舛，音喘，是指「人足」說的。按博物志

上說：「戰鬪死亡之處，有人馬血積年化爲燐。著地，入艸木，皆如霜露，

不可見。有觸者，著人體後，有光拂拭，即散無數。又有吒聲，如燭豆。」

這一段話，很足以發明燐的來歷；而燐字的意義，也於此可以明白了。从炎

，从舛。是說燐光上揚，能著人足而行。

奄奄

說文：「奄，覆也。大有餘也。又欠也。从大，从申。申，展也。」

奄，音「依檢切」，讀若掩。字義，从大，从申。大，是說凡覆在上面的東西，往往比下面的來得大。申，有「展張」的意思。大而又展張，便格外大了，所以詩皇矣篇傳，作「大」的解釋。又假借牠，作「欠息」解，如李密陳情表中所說：「氣息奄奄」是。現在用作「奄忽」「奄息」的，都是從此。

契契

說文：「契，大約也。从大，从𠂔。易曰：「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大約」，是古代所用重要的「約文」。周禮上有：「司約文，」這大概便是「書契之效用」的明證。字義，从大，从𠂔。大，是取牠「效用」的大。𠂔，音「恪八切」，讀若劬，是「用刀巧於刻畫」的意思。古代書契，本取記載文字於其上，更從而刻畫修飾牠，使兩方互有所約束的意義。因此凡簿

書的撮目，獄訟的要辭，都稱牠爲契。現在的人，祇不過用於買賣的稱「文契」。經傳上，或假借作「契」，——契，音同契，作「刻」解——如：「爰契我龜」是。又假借作「挈」。——挈，音潔，作「懸持」解——如：「死生契闊」是。又「契契」，作「瘡嘆」解。亦取「提挈勤苦」之意。

夷夷

說文：「夷，東方之人也。从大，从弓。一曰，平也。」

字義，从大，从弓。大，是指「人」而說的。从弓，是取「古時候肅慎氏貢楛矢、石弩之類」而說的。按詩經傳，多以「夷」字作「平」解。如：「君子如夷」，「降福孔夷」等是。所以說「一曰，平也」。

喬喬

說文：「喬，高而曲也，从天，从高省。詩曰：『南有喬木。』」

字義，从天，从高省。天，作「屈」解。高，取其有「高」意。物既高，而牠的上面屈曲，便是「喬」意。

率率

說文：「率，所以驚人也。从大，从羊。一曰，大聲也。一曰，讀若瓠。」

一曰，俗語以盜不止爲牽。讀若齋。」

牽，音「尼輒切」，讀若聶。字義，从大，从羊。羊，便是「干」字，作「犯」解。一個人有大干犯而觸罪，這不是「可以驚人」的事嗎？所以字義說「所以驚人也」，而字形从「大干」。「一曰，大聲也」；「一曰，俗語以盜不止，爲牽」；都是這個字的別義。

睪

說文：「睪，伺視也。从牵，从目。今吏將目捕鼻人也。」

睪，音「羊益切」，讀若釋。字義，从牵，从目。牵，是指「有鼻之人」的意思。目，是指人的「眼目」。現在官署中的獄吏，往往用一種「作眼目的」，去拘捕鼻人，便是俗語所說的「眼線」。

圉

說文：「圉，圉圉。所以拘鼻人。从牵，从口。一曰圉，垂也。一曰，圉，人養馬者。」

圉，音「魚舉切」，讀若語。字義，从牵，从口。牵，是指「有鼻之人」。

口，音圍，作「周回」解，這是指「舉人拘留之地」說的，像圍圍的形狀。圍圍之「圍」，現在寫作「圍」，是同音假借字。

本本

說文：『本，進趣也。从大，从十。大十，猶言兼十人也。讀若滔。』

本，音「土刀切」，讀若滔。和「本」字不同。本，从木一，一，用以指木的根本所在，是「指事」字。本的字義，从大，从十。因為「趣」，作「疾」解；从大十的意思，是說牠進行之疾，好像兼「十人」之力一像。

奏

說文：『奏，進也。从本，从升，从巾。巾，上進之義。』

字義，从本，从升，从巾。升，古「拱」字，作「竦手」解。巾，音徹，取上進之意。合其義，是說竦手奉而上進的。

規

說文：『規，規巨，有灋度也。从夫，从見。』

凡圓的東西出於方，方的東西又出於巨，所以「規巨」這兩個字，古時候不分用的。字義，从夫，从見。夫，是指「丈夫」而說的。凡丈夫所見到的，

必定合乎「規巨」，所以「規」字取意於此。

竦

說文：「竦，敬也。从立，从束。束，自申束也。」

竦，音「息拱切」，讀若聳。字義，从立，从束。立，是說人的「直立」。束，有「申束」之意。凡物申之使弛舒，束之使弛促，常常相因互用的。人正身直立而能自申束，便有「竦敬」意。

廕

說文：「廕，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从直，从心。」

廕，便是古「德」字。「外得於人」，是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意思。「內得於己」，是說「身心有所自得」的意思。字義，从直，从心。凡正直其心的，必有所得，廕字，便取意於此。洪範：「三德，一曰正直。」廕，古時候或假「得」爲之。俗用，又假「德」爲之。「德」字，作「升」解，並無「廕」之意。

愆

說文：「愆，愁也。从心，从頁。」

慙，音「於求切」，讀若憂。便是「憂愁」之「憂」的正字。字義，从心，从頁。頁，音首，是指「人的頭面」說的。人有憂愁，便從中心而見形於顏面，所以从心、从頁以會意。現在通俗習用，多假「憂」爲「慙」，於是不得不假「優」代「憂」。憂，是作「和行」解的。詩：『布政憂憂，』現在作「優」。優，是作「饒」解的。

頰

說文：『頰，水厓，人所資附也。頰蹙不前而止。从頁，从涉。』

頰，音「符真切」，讀若平。這是「蹙蹙」之「蹙」的古字。現在隸書，把牠變爲「頰」、「瀕」兩字；瀕，又作「濱」，這都不對的。字義，从頁，从涉。這是說將涉的人，或許有因水太深的緣故，所以蹙眉蹙額而只好停止了。瀕，現在作「濱」，而以「頰」作「數常」解。詩柔桑篇傳：『頰，急也。』是引申之義。

侃

說文：『侃，剛直也。从侃，古文信。从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

：「子路，侃侃如也。」

字義，从川，从亼。亼，古「信」字，取其有「信實」之意。川，是取其有「不舍晝夜」之意。人作事，能「不舍晝夜」，且有「信實」之德，那其人之剛毅正直可知了。所以「侃」字从川、从亼以會意。

髓

說文：「髓，血理之分，表行體中者。从辰，从血。」

髓，音「莫獲切」。字亦寫作「脈」，或寫作「脈」。髓，這樣東西，像木石的有文理，所以說「血理」。又髓，幕絡成爲一體，所以說「表行」。字義，从辰，从血。因爲髓有「派別」故以「辰」。血，是說血在辰中。

峇

說文：「峇，深通川也。从谷，从尙。尙，殘也。谷，阡坎意也。虞書曰

：「峇映滄，距川。」

峇，是古「澗」字。「深通川」，是說「深之使通」的意思。字義，从谷，从尙。尙，音「五割切」，作「殘穿」解。谷，本作「泉出通川」解，此取

其有「阨坎」之意。殘穿土地而成阨坎，便是「濬通」的意義。

冬

說文：「冬，四時盡也。从夂，从舟。舟，古文終字。」

字義，从夂，从舟。夂，便是古「冰」字，作「凍」解。舟，古文「終」字

。這是說一歲終了的時候，河水冰凍，便成「冬」字的意義。周禮考工記：

「水有時而凝，有時而釋。」冬天水凝，所以从「夂」。

電

說文：「電，陰陽激耀也。从雨，从申。」

字義，从雨，从申。申，本是「電」的古文，在象形章中，已經說過了。因

爲電光之見，總在下雨的時候，所以从雨从申以會意，和「申」字專作「電

形」解不同。河圖上面說：「陰陽相薄，爲雷；陰激陽，爲電。」電者雷光

。蓋統括說起來，稱爲「雷」；從牠的振物而說，叫做「震」；從牠的「餘

聲」而說，叫做「霆」；從牠的「光耀」而說，叫做「電」。雷和電這兩樣

東西，是二而一的。

孔 說文：「孔，通也；嘉美之也。从乙，从子。乙，請子之候鳥也。乙至而

得子，嘉美之也。故古人名嘉，字子孔。」

孔，可以作「通」解，所以習俗對於「空穴」字，多假借作「孔」。又「通」是指「吉祥」的東西，而「塞」是指「凶險」的東西。因此凡是說「孔」的，都有「嘉美」之意，故許氏解釋此字，說：「嘉美之也。」字義，从乙，从子。乙，同燕，是一種「元鳥」。月令注：「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娥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從這一點看來，孔字从「乙」的意義，格外顯明了。

乳

說文：「乳，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从孚，从乙。乙者，元鳥也。

明堂月令：「元鳥至之日，祠於高禘以請子，」故乳从乙。請子必以乙至之日者，乙，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也。」

字義，从孚，从乙。孚，音膚，是說「鳥之孵卵」，亦可以作「人孚子」之

用。𠂇，元鳥，所以「从𠂇」之意，上面許氏解釋中，已說得很詳細，現在也不用說了。這個字，是借元鳥的乳子，以兼說人的。

臺臺

說文：「臺，觀四方而高者。从至，从出，从高省。與室、屋同意。」

字義，从至，从出，从高省。至，是指「所止之地」說的。出，便是「之」字，像上出的形狀。高，是取「高聳」之意。這個字，是說臺所築之處，从出，以形容牠的上出，从高，以表牠的「高大」之狀。

✓

扇扇

說文：「扇，扉也。从戶，从羽。」

字義，从戶，从羽。羽，是指「鳥翅的長毛」。鳥翅必兩兩相對，扇也像牠，所以扇从「戶羽」以取意。

屨屨

說文：「屨，始開也。从戶，从聿。」

字義，从戶，从聿。聿是「語詞」，含有「始」的意思。戶，是「門戶」，含有可以「開啓」的意思。所以屨字从「戶聿」，作「始開」解。這是「肇

始」之「肇」的正字。引申牠，作凡「始」之稱。所有經傳上面說「肇始」的，都是「屨」之假借字。現在「肇」字行而「屨」字廢了。其實「肇」，是作「擊」解的。

✓ 閉闔

說文：『閉，闔門也。从門，从才。才，所以閉門也。』

字義，从門，从才。才，本作「艸木初生」解，這是指門扇後用以門門的小木說的。凡人的閉門，於門扇後立兩根木頭，穿其上端爲孔，閉的時候，將扇闔門，用牠來納入孔中的。

✓ 承攬

說文：『承，奉也；受也。从手，从卩，从収。』

字義，从手，从卩，从収。手，是指「用手上奉」說的。卩，作「符節」解，取牠有「節制」之意。収，便是古「拱」字，作「竦手」解。人而「竦手」以「謹節」牠的事情，便是「承奉」之意。「奉」、「受」，都是有「貢上」意。

脊

說文：「脊，背呂也。从𠂔，从肉。」

字義，从𠂔，从肉。𠂔，音關，本作「背呂」解，是「象形」字。脊不能象，便加「肉」字來會意。按劉熙釋名上面說：「脊，積也。積續骨節，脈絡上下也。」這就是就脊的形狀，說脊的意義的。

妻

說文：「妻，婦與已齊者也。从女，从又，从又，从中。又，持事妻職也。」

字義，从女，从又，从中。又，便是「手」字，取其能「持事」的。中，音微，本作「艸木之初生」解，此取其有「上進」的意義。爲妻之道，以「持事」爲本的；而妻之地位，又上進與夫相齊，所以「从又、从中」以取意。按釋親一篇：「凡據妻言之皆曰婦，繫夫言之皆曰妻，」這是妻和婦，義微不同。

好

說文：「好，美也。从女，从子。」

字義，从女，从子。婦女都喜美觀，而子，也作「美男之通稱」解，所以「

「好」字有「美」的意義。引申牠，作凡「美」之稱。又因物之好惡，引申爲人情的好惡。好字，本沒有二個聲音，俗強別之。

奴

說文：「奴，奴婢，皆古之皐人也。周禮曰：『其奴，男子入於皐隸，女子入於春藁。』从女，从又。」

古代的時候，男子入罪的，叫做奴；女子入罪的，叫做婢。因此現在的所謂奴婢，便是從前的所謂皐人了。字義，从女，从又。又，是指「手」，用以「操作」的。女子而專供人操作之用，就是「奴」。

如

說文：「如，從隨也。从女，从口。」

字義，从女，从口。凡隨從人的，必先用口，故从口。女子以從人爲美德的，所以从女。徐諧說：「女子从父之教，从夫之命，故从口會意。」引申牠，凡「相似」的叫做「如」，又「有所往」亦稱「如」。都取「隨從」之意。

毒

說文：『毒，士無行也。从士，从毋。賈侍中說：「秦始皇母，與嫪毐淫

，坐誅。故世罵淫，曰嫪毐。」』

毒，音「遏在切」，讀若媮。字義，从士，从毋。毋，古時多借爲「無」。

「士毋」，便是說士之無行的。

弗

說文：『弗，橋也。从丿，从ㄥ，从韋省。』

橋，應作「矯」。矯，是作「揉箭箝」解的。丿，音撇，作「左戾」解；ㄥ，音勿，作「右戾」解；「左戾」，「右戾」，都有「矯揉」意。从韋省，韋，作「相背」解。這是說或左或右，都是背而矯之，便成「弗」字的意思。引申輒，作「矯拂」之用。現在習用的「矯拂」字都作「拂」。而用「弗」爲「不」。

戎

說文：『戎，兵也。从戈，从甲。』

按「戎」字作「兵」解，兵，是「兵器」。字義，从戈，从甲。「戈」和「

甲」，也是「兵器」，所以「戎」字从「戈甲」以會意。引申牠，作「卒旅」解。又引申作「相」解，如小雅：「烝也無戎」是。又引申，爲「戎狄」字。

𦣻

說文：「𦣻，戟也。从戈，从百。讀若棘。」

𦣻，音「古黠切」，讀若棘，字義，从戈，从百。戈是一種『平頭戟』。百，便是「頭」字。這是說戟的頭略爲有些像戈的頭的意思。假借作「常」解，如康誥：「不率大𦣻」是。又作「擊」解，如臯陶謨：「𦣻擊鳴球」是。

義

說文：「義，己之威儀也。从我，从羊。」

字義，从我，从羊。這是因爲威儀之道，是出於自己的，所以从我。从羊的意思，取其有吉祥之意，和「善」、「美」等字同義。按「義」，古時候「威儀」字用牠。現在用「義」作「仁義」字解。

直

說文：「直，正見也。从乚，从十，从目。」

字義，从乚，从十，从目。乚，音隱，作「藏匿」解。這個字，是說有十目
看，在隱私的地方，那隱私的事，就無所逃避。便成「正直」之義。左傳上面
說：『正直爲正，正曲爲直，』這是直字的引申義。因爲人若看得十分明審
，那必定能矯正其枉，所以說「正曲爲直」。

乍

說文：『乍，止也。一曰，亾也。从亾，从一。』

字義，从亾，从一。亾，是作「逃」解的。有人逃亡，而有一以止牠，便是
「乍」字的意義。不過逃亡的人，必有倉猝的狀態，所以引申牠作「倉猝」

之稱。乍，又可作「暫」解，廣雅說：『乍，暫也。』

匠

說文：『匠，木工也。从匚，从斤。斤，所以作器也。』

字義，从匚，从斤。匚，音方，作「受物之器」解。斤，是一種作物的器具
。用物作器的人，都可以稱爲匠。這個字獨指「木工」說，因爲从「斤」的
緣故。斤，是木工用來造器的。引申牠，作凡「工」之稱。

𦉑

說文：『𦉑，弓衣也。从弓，从叕。叕，垂飾，與鼓同意。』

𦉑，音「土刀切」，讀若滔。字義，从弓，从叕。叕，音挑，象「物之垂飾

」。𦉑，用韋做的，上有飾，所以从「叕」。

緜

說文：『緜，聯微也。从糸，从帛。』

「聯微」，是說牠相連的很數眇。字義，从糸，从帛。糸，音係，作「繫聯

」解。「系帛」是說帛之所系，由細絲積集而成的。亦猶君子積小以高大之

義。引申牠，作凡「聯屬」之稱。又引申牠，作「絲絮」之稱。因緜的質地

嫵弱，所以更引申牠作「薄弱」解，如稱「緜薄」是。

絕

說文：『絕，斷絲也。从糸，从刀，从卩。』

字義，从糸，从刀，从卩。卩，音節，有「截斷」之意。這個字，是說斷截

絲屬，須用刀的，所以从刀卩糸以取意。引申牠，凡「橫越過」的都曰絕，

如「絕河而渡」是。又引申作「極」，如「絕妙」是。

轡

說文：「轡，馬轡也。从絲，从毒，與連同意。詩曰：『六轡如絲。』」

轡，音「兵媚切」，讀若祕。字義，从絲，从毒。毒，應當寫作「虫」，音專，有「控御」的意思。轡這樣東西，本是用來控御馬匹的；而牠的質料，又和絲相像，所以从「絲毒」以取意。

蝟

說文：「蝟，蠓蠃也。狀似蟲。明堂月令曰：『蟪始見。』」

蝟，是「虹」的縮文。字義，从虫，从肩。肩，古文電。電，爲陰陽二氣的激耀，虹的形狀很像牠；又虹形，有些像蟲形，所以从虫、从肩以取意。而且「虫」、「肩」，又是比象之詞。

蠅

說文：「蠅，營營青蠅，蟲之大腹者。从睪，从虫。」

字義，从睪，从虫。睪，音敏，俗稱爲「蝦蟆」，牠的腹部很大。青蠅，是虫中腹大的，所以从「睪虫」以取意。

亟

說文：「亟，敏疾也。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二，天地也。」

字義，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二，是指「天地」。這個字的意義，是說：乘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以表明這種機會不可錯過，便含有「亟」的意思在內。亟，現在讀成「入」「去」二聲。「入聲」的亟字，作「急速」解；「去聲」的亟字，作「頻數」解。但是古時候沒有這樣分別的。

✓ 封

說文：『封，爵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爵諸侯之土」，是說「爵命諸侯以是土」的意思。字義，从之，从土，从寸。之，本作「進」解，這裏是取牠五等之爵，有進升的階段的意義。从「土寸」，是說所封土地，守牠一定的制度的。引申牠，作「畛域」之稱，或作「緘固」之稱。又引申牠，作「大」解，如左傳所說：『封豕長蛇』是。

里

說文：『里，居也。从田，从土。』

字義，从田，从土。這是表明有田，有土，而後人可以居住的意思。《詩傳上》面說：「二十五家，爲里。」

甸⑤

《說文》：『甸，天子五百里內田。从勺，从田。』

甸，音「堂練切」，讀若電。「天子五百里內田」，是說天子服治的田，相去王城四面各五百里的意思。字義，从勺，从田。這是因爲甸的「外服」，重重包裹，所以从「勺田」以取意。引申牠，作「治」解。

加冊

《說文》：『加，語相譖加也。从力，从口。』

凡誣人的，叫做「譖」；而譖人的，叫做「加」。因此「加」的字義，从力，从口。這是說「有力之口」的意思。引申牠，凡是「據其上」的，都稱加，如《禮記》：『獻子加於人一等』是。

✓

銜銜

《說文》：『銜，馬勒口中也。从金，从行。銜者，所以行馬者也。』

銜，是一種勒馬口的東西，用金屬之物做成；欲行馬的時候，把牠加上去；

所以从「金行」以取意。凡騎馬的人，提控其銜，以定行止；而銜又在馬的口中，因此引申牠，作凡「口含」之用。

処𠃉

說文：『処，止也。得几而止。从几，从夂。』

処，便是「處」的古字。字義，从几，从夂。几，是說「人得几而止」的意思。夂，音綏，是作「從後止之」解。既「從後止之」，又「得几而止」，那便有「居処而不進」之意。引申牠，作凡「居處」之稱。

六𠃉

說文：『六，易之陰數，變於六，正於八，故从入，从八。』

這是說：六，爲陰之變；八，爲陰之正。故从入、从八以會意。六爲陰變，而九爲陽變，就因牠能變，所以聖人用「九」「六」二字來繫爻。又案九數，以五居中，自五摺疊看起來，「四」和「六」，兩個數字相對，因此𠃉和夂的字形，也很相近。

獸獸

說文：『獸，守備者也。从𠃉，从犬。』

字義，从畀，从犬。畀，便是「家畜」之「畜」的正字。犬，是家畜中的最善守備的。因此獸字从畀，从犬以會意。一說，兩足曰禽，四足曰獸。後世所用的「獸」字，都取義於此。

亂

說文：『亂，治也。从乙，从箇。乙，治之也。』

亂，是「箇」的累增字。音義，都和「箇」相同。引申，作「不治」解。凡「事物不理」的，都稱亂。又引申作「兵寇」解。

鼻

說文：『鼻，犯癩也。从辛，从自。言鼻人感鼻苦辛之意。秦以鼻似鼻字，改爲罪。』

鼻，是「罪惡」之「罪」的正字。字義，从辛，从自。辛，是作「辛苦」或「辛痛」解的。自，便是「鼻」字。凡鼻人，總覺辛苦蹙鼻的，所以从「辛鼻」以取意。秦改「鼻」爲「罪」；罪，是作「捕魚竹網」解的。

癸

說文：『癸，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從四方流入地中之形。』

「可揆度」，這是說萬物可以「揆衡度量」的意思。字形，像水從四方流入地中的形狀。

臾

說文：『臾，束縛捽捽爲臾。从申，从乙。』

「束縛捽捽」爲「臾」，這是說束縛其人，捽持其髮而拖牠的意思。字義，从申，从乙。乙，象艸木的宛曲。申，是作「引申」解。从申，从乙，表明引申牠而又宛曲牠的意思。臾，音「羊朱切」，讀若餘。

曳

說文：『曳，曳也。从申，从余制切之厂。』

曳，音「羊世切」，讀若異。曳曳，猶之說「牽引」的意思。凡物引之便長，所以衣長稱曳地。字義，从申，从厂。申，作「伸長」解。厂，音曳，作「拙」解。拙而伸長之，便是「曳」字之義。

會

說文：『會，釋酒也。从酉，水半見於上。禮有大會，掌酒官也。』

「釋酒」，就是「久陳」的酒，製得很早的。字義，从酉，水半見於上。這

是說糟滓下澁，水半見於上的意思。引申牠，凡「久遠」的，都曰會。有久，便有終，所以引申又作「終」解。如詩：『似先公會矣』是。

尊

說文：『尊，酒器也。从會，升以奉之。周禮六尊：犧尊，象尊，箸尊，

壺尊，太尊，山尊，以待祭祀賓客之禮。』

字義，从會，从升。會，是指酒的。升，便是「拱」字，取其有拱奉之意。拱奉酒以敬人，便有「尊之」之意。凡酌酒之道，必以「尊」爲主，因此引申作「尊卑」字解。猶之貴賤這兩個字，本是說貨物的，而引申牠作人類地位的差別解一樣。自從專用爲「尊卑」字後，於是遂別製「罍」「樽」以代尊。

亥

說文：『亥，豕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从二。二，古文上字。一人

男，一人女也。从乙，象彘子咳咳之形。』

亥，於歲序中，指十月的。十月的時候，微陽從地中起，接大地上的盛陰，

所以字从二。二，古文「上」字，是說陰在上的意思。从二人，一人指男，一人指女。从乙，是象癡子咳嗽的形狀。

以上都是「並峙爲意」的會意字。這一類的字，不能以所從之兩體或三體，連貫而直捷說牠。因爲牠用意多委曲，或有字形不足以盡字義的緣故，所以列入「並峙爲意」。

正例三 卽字之部位見意的

王 王 說文：『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

。」

王字，从三，从一。而一貫在三畫的當中，是取參通天地人三才之意。我們就字的本位上看，便能明白牠的意義，所以凡屬這一類的字，就名牠的爲「卽字之部位見意的」會意字。以下本目中所列的字，都仿牠。此字和「玉」

字不同，玉字的三畫，排列平均，取其像三塊玉並置的形狀，中間這一筆，是連結三玉的帶。王字這三畫，排列有參差，上二畫，指「天」和「人」距離稍密，是取天人相接之事較多的意思；下筆指「地」，距離稍遠，因「地」與「天人」的關係，較爲「遠而疎」些的緣故。凡人能參通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便是王，所以从「三」以取意。

閏閏

說文：『閏，餘分之月，五歲再閏也。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从王在門中。周禮曰：「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

按律歷推算的方法，一歲凡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又有小月六，因此五歲積六十日而再閏，積衆月的餘分，以成此月，便名爲閏月。周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故从「王門」以取意。

班班

說文：『班，分瑞玉也。从珏，从刀。』

二玉相合叫做珏。刀，是用來分物的。用刀以分玉，所以班字作「分瑞玉」

解。引申，作凡「班分」之用。

莫

說文：「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艸中。」

莫，音「莫故切」。便是俗寫的「暮」字。又音「慕各切」，讀若木。莫，作「日且冥」解，「且冥」，就是「將冥」的意思。字義，从日在艸中。艸，音莽，作「衆艸」解。日光已在草艸之中，那就迫近地面，而日將下沈，這確是暮時的現象。現在俗用，都寫成「暮」字。引申牠，作「有無」之「無」解。

小

說文：「小，物之微也。从八，丨見而分之。」

丨，音棍，像艸木初生時候的莖。八，作「分別」解。艸木初生，已很小了，現在再從而分之，便格外見得小咧。因此小字从丨，又从八在丨的左右，以見愈分愈小的意思。

介

說文：「介，畫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

「介」和「界」，是古今字。从八，从人，這是表示人各守所分的意思。引申作「擯介」之「介」解。又引申牠，作「囚」解，例如春秋左氏傳：「介人之寵」是。

局

說文：「局，促也。从口在尺下，復局之。一曰，博所以行棊。象形。」

尺，是用來指斥規禳事的。口在尺下，是取古人「三緘其口」之意。「復局」，應作「覆局」，是說「拘束」的意思。人既緘其口，又從而拘束之，這不是成「局促」之象嗎？局的別義，又作「碁局」解。

啗

說文：「啗，言之訥也。从口，从內。」

啗，音「女滑切」。和「訥」字相同。字義，从口在內中，是說口中有言，內而不能宣，便成「啗」的意義。

菶

說文：「菶，禮器也。从艸持肉，在豆上。讀若登。」

菶，是瓦器所做的一種豆，用以祭祀的。現在假借字，俗用寫作「登」。字

義，从手持肉，放在豆上，表明牠可以供祭祀之用的。詩經上面說：『于豆

于登，』毛傳，都作「瓦豆」解。

▽卑

說文：『卑，賤也。執事也。从大甲。』

執事之賤者，叫做卑。大，古「左」字。從前的時候，尊右而卑左的，所以卑字从「大在甲下」。甲，像人的頭。大在甲下，是說卑賤的人，屈於他人之下的意思。

肅

說文：『肅，持事振敬也。从聿在肅上，戰戰兢兢也。』

聿，音「尼輒切」，作「持事捷巧」解。肅，便如「如臨深淵」的「淵」字。持事雖捷巧，而有「如臨深淵」之戒，那便有「肅敬」之意存乎其間了。

盥

說文：『盥，澡手也。从白水臨皿。春秋傳曰：「奉匱沃盥。」』

盥，音「古玩切」，讀若貫。白，古掬字，是兩手相奉之形。用手掬水以臨皿，便有「盥洗」之意。

益

說文：「益，饒也。从水在皿上，增益之意也。」

益，作「饒」解，是說有「豐餘」之意。六，是「水」字的橫寫。水在皿上，表明水滿而溢出，便有「餘」意。

𠂇

說文：「𠂇，氣欲舒出，乃上礙於一也。𠂇，古文以爲于字，又以爲巧字

。」

𠂇，音「苦浩切」，讀若考。乃，古文「乃」字，是氣欲舒出的形象；有一阻於其上，不能直達，便成「𠂇」意。

号

說文：「号，痛聲也。从口在𠂇上。」

号，音「胡到切」，讀若號。現在都寫作「號」。𠂇，是指氣欲舒而有阻礙的意思。氣雖有阻礙，而必張開了口，以出其聲，所以从「口在𠂇上」，以表號咷的形象。現在「號」字行，而「号」字廢了。

內

說文：「內，入也。从門，自外而入也。」

凡物所入的地方，叫做內，門，音冪，作「覆在外」解。字从「入口」，是說由冪外以入於冪內的意思。按「內」的本義。作「自外而入」解，現在人指「所入之處」爲內，是以其引申之義爲本義的。又假借作「納」解。

央 央 說文：『央，中央也。从大在門之內。大，人也。央，旁，同意。一曰，久也。』

央字，从大在門之內。大，是指「人」而說的。門，音洞，作「界限」解。「大在門之內」，是說人在界內，正居其中的意思。「央與旁同意」，央，取人的居中；旁，取兩旁外廊。都是指「地位」說的。別義，作「久」解。

窞 窞 說文：『窞，高至也。从隹，上欲出門。易曰：「夫乾，窞然。」』
窞，音「胡沃切」，讀若疇。字从隹上欲出門。這是說，隹上翔欲遠行，便有「高至」之意。「窞然」，現作「確」。

桀 桀 說文：『桀，磔也。从舛在木上。』

桀，音「渠列切」，讀若傑。是古代的一種酷刑。字，从舛在木上。舛，音喘，作「相背」解，又像人骨肉分解披離的形狀。「在木上」，是表明梟磔於木上的意思。謚法：「賊人多殺，曰桀」。引申作「桀黠」解。

杲

說文：「杲，明也。从日在木上。」

杲，音「古老切」，讀若稿。這個字，和「日在木中」爲「東」，「日在地」爲「旦」，都指日光運行的方位而說的。

杳

說文：「杳，冥也。从日在木下。」

杳，音「烏皎切」，讀若窈。這個字和「日在艸木中」爲「莫」，取意相似。不過「莫」是指「日將冥」時候，而「杳」則「日已全冥」了。「日在木下」，是說日由「莫」而「行地下」的意思。引申牠，作凡「不見」之稱。

東

說文：「東，動也。从日在木中。」

東方，爲物之所動生，所以說：「東，動也」。「日在木中」，便是說日升

扶桑的意思。此字，和「杲」、「杳」同意。

之𠄎

說文：『之，出也。象艸過中，枝葉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

之字，从中，从一。一，是指「地」而說的。中，是艸木的初生。中過地而生，便有「上出」之意。中而上出，那便莖枝漸大，有日新不已之勢，所以引申牠作「往」解。又用牠作「此」解的，例如「之人」、「之德」是。有用牠作「上出」解的，如「頰側上出曰之」是。周禮上，有『作其鱗之而。』自借爲「語詞」，而本義微了。

生艸

說文：『生，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

生，有「生生不絕」之意，所以說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是指字的下半「象土」字，上半「象出狀」。

先𠄎

說文：『先，前進也。从之在人上。』

先字，从之在人上。之，本作「進」解。進而在人之上，便是「先」的意思。

。引申牠，作「往」解。

樂噪

說文：『樂，鳥羣鳴也。从品在木上。』

樂，音「穌到切」，讀若燥。現在俗字寫作「噪」。字从品在木上。品，指

衆鳥的口。衆口在木上鳴，便成「樂」。

束柬

說文：『束，分別簡之也。从束，从八。八，分別也。』

束字，从八在束中。八，作「分別」解。這就是說爲若干束，而分別牠的意思。也就是說於束中束擇的意思。凡文字中言「簡練」、「簡擇」、「簡少」的，都是借「簡」爲「束」的。

困

說文：『困，廩之圜者。从禾在口中。圜謂之困，方謂之京。』

困，音「去倫切」，讀若窳。字，从禾在口中。口，音回，作「回匝」解。

這是說，禾在園廩之中。

囚

說文：『囚，繫也。从人在口中。』

囚，所以拘繫犯罪的人，故曰「囚，繫也」。字，从人在口中。人，是指犯人；口，像囹圄形。

束

說文：「束，縛也。从口木。」

束字从口木，是指用物束木的意思。詩經，「束薪」、「束楚」，都是「束」的本義。其牠像易經上的「束帛」，詩經上的「束矢」，論語上的「束脩」，左傳上面的「束馬」，那都「束」字的引申義。

囿

說文：「囿，故廬也。从木在口中。」

囿字，从木在口中。這是說人的居住之處，必有草木，四圍牆下，又滿種以桑，便成囿字的意義。囿字的本義，有「止而不過」之意，引申牠，作「極盡」解，如「四海困窮」是。凡言「困苦」、「困勉」，都有「極盡」義。

圉

說文：「圉，囿廁也。从口豕，豕在口中也。」

圉，音「胡困切」，讀若混。字从豕在口中，是說圉爲養豕的地方。按少儀

：『君子不食園腴。』注：『周禮，園作豨。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

豨，是指人之妻養而說的；園，是指牢中之溷濁而說的。因此園字的引申義，亦作「人廁」用。現在俗字寫作「溷」。

早 昃
說文：『早，晨也。从日在甲上。』

早字，从日在甲上。甲，像人的頭，日在人的頭上，那便是「早」的意思。引申牠，作凡「爭先」之稱。

旦 𠄎
說文：『旦，明也。从日見一上。一，地也。』

旦字，从日見一上。一，用以指地面的。日剛出地面之上，便成「旦」字之意。「明也」的「明」，應當作「朝」。

秉 秉
說文：『秉，禾束也。从又持禾。』

秉字，从又持禾，有「把執」之意，所以秉又作「把」解。詩小雅：『彼有遺秉，』注：『秉，把也。』假借作「柄」解。

兼𦉳

說文：「兼，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

兼字，从又从秝。秝，音歷，是指二禾稀疏相適。人手持二禾，便有「兼取」之意。「并也」的「并」，作「相從」解。

𦉳

說文：「𦉳，小阱也。从人在臼上。」

𦉳，和「陷」字相同。小阱，是說阱之小的。字从人在臼上。從前的時候，掘地爲臼。臼，便是坑一樣的東西。人跌入坑中爲𦉳，因此人在臼上；亦成爲𦉳。

寒

說文：「寒，凍也。从人在宀下，以艸上下薦覆之，下有夂。」

寒字，从宀，从二艸，从人，从夂。宀，音縣，作「交覆深屋」解。夂，便是古「冰」字。這個字，是說人在交覆深屋之中，其下有冰，所以用艸把牠四面薦覆填塞起來以取暖，那便表示有「寒」意。

穿

說文：「穿，通也。从牙在穴中。」

凡動物中像鼠等這一類東西，牠們穿穴，都是用牙齒的。所以穿字从「牙在穴中」以取意。詩經上面說：「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這便是古書上說明動物「用牙穿穴」之證。

突窓

說文：「突，犬從穴中暫出也。从犬在穴中。一曰，滑也。」

犬這樣東西，性喜馳奔的，偶一陷在穴中，牠便跳踉欲出，因此突字从「犬在穴中」以取意。引申牠，作凡「猝乍」之稱。「一曰滑也」，這是突字的假借義。楚詞上面說：「突梯滑稽」，突有「滑」意。

竄

說文：「竄，匿也。从鼠在穴中。」

竄，音「七亂切」，讀若翠。鼠性最怯，時喜伏居，故借鼠在穴中以會意。

漢書上，有「奉頭鼠竄」語。

庫庫

說文：「庫，兵車藏也。从車在广下。」

庫字，从車在广下。广，音儼，是作「高屋」解的。車藏在高屋之下，所以

庫字作「兵車藏」解。其實古人所說的庫，不僅是「藏兵車」的；因此引申牠，凡可以貯藏物件的屋舍，都稱為庫。例如：「車庫」、「兵庫」、「祭庫」、「樂庫」、「宴庫」，這是古代的所謂「五庫」。此不過舉兵車藏之庫，以概括其牠的。

光巷

說文：『光，明也。从火在人上，光明意也。』

光字，从火在人上。火有光燄，而加乎人之身，是取其有「光明」之意。此字和目在人上爲「見」，气在人上爲「欠」，口在人上爲「兄」，造字的意義相同。

炙突

說文：『炙，炮肉也。从肉在火上。』

炙字，从肉在火上。這是說以物貫肉，把牠舉而加在火的上面，用來烤牠，便成「炙」字的意義。

夾

說文：『夾，持也。从大，俠二人。』

凡人捉東西，必用兩手，所以凡有所持，便稱爲夾。大，是指受持的人；二人，是扶持他的人；故从大，俠二人，以會意。俠的意思，和「挾」相同，是說以權力挾輔人的。左傳：『夾輔成王，』便指以權力挾輔人的。

立立

說文：『立，住也。从大，立一之上。』

立字，从大，立一之上。大，是指「人」說的。一，用以指「地」。人立在地面之上，所以「立」字从「大立一之上」以會意。

困

說文：『困，回水也。从口水。』

困，便是古「淵」字，也寫作「淵」。字，从口水。這是說，岸圍於其外，而水在其中的意思。淵形圓，故从口。

原原

說文：『水泉本也。从泉在厂下。』

原字，从泉在厂下。或寫作「𣶒」，从三泉。厂，是指山石的厓巖，泉水出於其下，便表明牠原流的所在。爾雅釋地：『廣平曰原，』這是假借字。引

申牠，作「原始反終」解，亦作「推原其本」解。

《𪛗》

說文：『𪛗，害也。从一隹川。春秋傳曰：「川隹爲澤凶。」』

《𪛗》，便是古「灾」字，俗又作「災」。字从一隹川。隹，作「壅塞」解的。

川，是通流之物，以一塞川，便成《害》之禍。周語上面說：『陽塞而在陰，

川原必塞，』這「一」字，大概指「陰氣」說的。又按「天火」曰「裁」，

那末這「《𪛗》」字是說「水害」。左傳：『宋大水。曰，天降之災。』便是「

《𪛗》」字。現在都假借牠寫作「灾」、「災」、「蓄」。

漏

說文：『漏，屋穿水下也。从雨在尸下。尸者，屋也。』

漏，音「盧后切」，讀若漏。也便是「漏」的正字。字，从雨在尸下。尸，

是指「房屋」說的。雨從屋中而下，便是「漏」的意義。現在的人，都以「

漏」代「漏」。漏，是一種以銅受水刻節的東西。「漏」行而「漏」廢了。

閒

說文：『閒，隙也。从門中見月。』

「壁隙」叫做「隙」，因此凡有兩邊，有中間的，都稱爲「隙」。閒字，從門中見月。這是表明門開而月入；也可以說門有隙縫，而月光可入的意思。有隙便有空間，所以引申牠，作「閒」暇解。又言語的小止，稱爲「言之閒」。又間，是說隙之可尋的。現在的人，分別牠的聲音，作「戶閒切」。

閒闕

說文：『閒，闕也。從門中有木。』

閒字，從門中有木，取牠有防阻之意。因此引申牠，作「防閒」之「閒」。又假借牠，作「清閒」、「嫻習」解。

閃閃

說文：『閃，闕頭門中也。从人在門中。』

閃，音「失冉切」，讀若陝。字，从人在門中。人在門中，窺之不很明瞭，便成閃閃不定之狀。

闕闕

說文：『闕，馬出門貌。从馬在門中。』

闕，音「丑禁切」。字，从馬在門中。表示馬欲出門之意。引申牠，作「突

兀驚人」之辭。

毋

說文：『毋，止之也。从女，有奸之者。』

毋字，从女有姦之者。這是說，一女有人姦她，有一人從旁禁止他，便成「毋」意。古時候通用作「無」。

乂

說文：『乂，芟艸也。从ノ、ノ相交。』

乂，音「魚廢切」，讀若義。字，从ノ、ノ相交。ノ，音撇，作「右戾」解。ノ，音弗，作「左戾」解。像左右相交以去除去東西，故从ノ、ノ以會意。

詩經：『是刈是護，』刈，是「乂」的假借字。引申之義，作「治」解。

氏

說文：『氏，至也。从氏下箸一。一，地也。』

氏，是「根柢」之「柢」的古字。字，从氏下箸一。氏，是指岸脅之旁箸欲落墮者。現在箸於地上，便有「根柢」而怕搖動了。引申牠的意義，作「高低」之低解。又作「大抵」解。抵，「氏」之借字。

上
戍 說文：「戍，守邊也。从人持戈。」

戍字，从人持戈。因為戍守邊地的，人都是用戈以自衛，而衛人的。所以從「人持戈」以會意。

緝
或 說文：「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

「或」本音「于逼切」，是「疆域」之「域」的古字。現在讀「胡國切」，變為「疑惑不定」之意。字从口，从戈，以守一。口，用以指「人」的。一，是指「土地」。這個字，是說人荷戈以捍衛土地的意思。按古時候指「國境」的，祇有「或」字；繼而便造一「國」字來作「國境」界，於是乎「或」字因作「疑惑」之用。又按，凡人各有所守，都能稱牠為或。各守牠的所守，不能不相疑，故或亦作「疑」解。自從有了「國」字以後，便以國作「邦」解，而或但作「或有」之意。詩經大雅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域，便是「或」字。

區區

說文：「區，踣區，藏匿也。从品在匚中。品，衆也。」

「踣區」，猶之說「敝區」。「敝區」，是說「傾側不安」的意思。「踣區」，却是作「委曲包蔽」解。字，从品在匚中。品，作「衆多」解。匚，音僕，作「有所挾藏」解。區字，既有「內藏多品」之義，故引申作「區域」、「區別」用。

恆恆

說文：「恆，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上下一心，以舟旋恆也。」

恆字，从心，从舟，从二。「上下」，是指「二」而說的，猶言「往復」。這個字的意義，就是說，往復的路途，非常遙遠，而人的中心，却隨着舟的運旋，歷久而不變，這便成爲「恆」之意了。

坐坐

說文：「坐，止也。从二人在土上。」

坐字，从二人在土上。因爲坐必不祇一人，所以从二人在土上，以會意。篆文作「𠄎」上從「𠄎」字之省，是表示畱止土上之意。按我們平常所用「楷

隸」，大都根據小篆，惟坐字以「古文」行，廢「小篆」。

堯堯

說文：『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

堯字，从垚在兀上。垚，音姚，是作「土高」解的。兀，作「高而上平」解。

。既从「高而上平」的兀，又增益以「土高」的垚，那末高而且遠可知了。

古代陶唐氏取以為號，便因牠有「高遠」之意。

輦輦

說文：『輦，輓車也。从車扶。扶在車前引之也。』

輦，音「力展切」，讀若驗。字，从車扶。扶，音伴，像二夫並行之狀。用

人「輓以行之」的車，便稱為輦。

辯辯

說文：『辯，治也。从言在辯之間。』

辯字，从言在辯之間。辯，音「方免切」，有「分別」之意。也作「鼻人相

訟」解。「言在辯間」，是指「治獄」的意思，因為以言折辨兩方鼻人的緣

故。此字和「辨」不同，辨是作「判」解的。

字廟

說文：『字，乳也。从子在宀下。』

人和鳥所生的子，都稱爲乳。字，从子在宀下。這是表明「在深屋下撫子」之意。引申牠的意義，作「撫愛」解。又引申牠，作「文字」之「字」用。

辱廬

說文：『辱，恥也。从寸在辰下。失耕時，於封疆上戮之也。辰者，農之時也。故房星爲辰，田候也。』

辱字，从寸在辰下。辰，是指「農時」。寸，是說「有法度」。失農時，便是不守法度，所以應當「辱戮」的。

戊戌

說文：『戌，滅也。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陽下入地也。五行，土生於戌，盛於戌。从戊含一。』

戊字，从戊含一。戊，爲「天干」之一名，於「五行」中屬土。一，是指地中之一陽。這個字，是說地中陰氣方盛，而陽氣很微，萬物因此都成熟了。故从「戊含一」以會意。

以上都是『卽字之部位見意的』會意字，和『順遞爲意的』會意字，有些相像。因爲本目的字，意見於形，和牠稍爲有點不同，所以別輯一類。

正例四 疊二成字的

𠄎 說文：『𠄎，明示以算之也。从二示。逸周書：「士分民之𠄎，」均分以𠄎之也。』

𠄎，音「蘇貫切」，讀若算。字从二示，視之很明瞭，所以說「明視以算之」。

𠄎 說文：『𠄎，二玉相合爲一𠄎。』

𠄎，音「古岳切」，讀若覺。同「𠄎」字；俗寫作「𠄎」。字从二玉，是說合二玉而成「𠄎」字的意義。

𠄎 說文：『𠄎，驚噓也。从二口。讀若謹。』

𠄎，音謹。或用牠和「謹」字相通。俗字，別作「噓」，這是不對的。字从

二口，表明「驚嘩」之狀。

廿

說文：「廿，二十并也。古文省。」

廿，音「人汗切」，讀若拾。現在作「二十」用的，都讀作念。「古文省」，是說省兩字成一字的。

誥

說文：「誥，競言也。从二言，讀若競。」

語，音競，字，从二言。這是表示二人言語相爭，便成「競言」之意了。

友

說文：「友，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

周禮注：「同師爲朋，同志爲友。」凡兄弟相善的，亦稱友。字从二又。二又，便指「二人」。取二人親愛如手足之意。

𠄎

說文：「𠄎，左右視也。从二目。讀若拘，又讀若瞿。」

𠄎，从二目，表明可以左右視的意思。經傳上，或說「瞿」，或說「瞿瞿」，都是「𠄎」的假借字。

雒

說文：『雒，雙鳥也。从二鳥。讀若駟。』

雒，是「讐匹」之「讐」的正字。字从二鳥，便取相匹之意。凡作「讐匹」字解的，當作「雒」。若作「應」、作「當」、作「怨」、作「寇」解的，那便應當作「讐」。

𠄎

說文：『𠄎，微也。从二幺。』

𠄎，音「於蚪切」，讀若幽。這是「幽微」之「幽」的正字。字，从二幺。幺，音邀，作「小」解。幺而二之，那便格外小了。

哥

說文：『哥，聲也。从二可。古文以爲哥字。』

哥，音「古俄切」。字，从二可，取哥字有「可」字之音。今人呼兄爲「阿哥」，古文以爲「歌謠」字。

林

說文：『林，平土有叢木曰林。从二木。』

林字，从二木。是說木和木相連屬的意思。引申之義，野外謂之林。假借牠

，又可作「君」解。

𧈧

說文：「𧈧，衆生並立之貌。从二生。詩曰：「𧈧𧈧其鹿。」」

𧈧，音「所臻切」，讀若生。字从二生，象衆生並立的形狀。大雅毛傳，作

「衆多」解。假借牠，作「詵」、「駢」、「𧈧」、「莘」。

𧈧

說文：「𧈧，頸飾也。从二貝。」

𧈧，音「烏莖切」，讀若嬰。字，从二貝。這是表示駢合貝物，以爲裝飾之用的意思。

𧈧

說文：「𧈧，重也。从重夕。夕者，相釋也，故爲多。重夕爲多，重日爲

疊。」

多字，从重夕。「夕者，相釋也」，釋，是說相引無窮的意思。既相引無窮，而又重之，便成「多」了。

𧈧

說文：「𧈧，羊棗也。从重東。」

棗字，从重束。束，音刺，是指「木之有芒」的。棗樹高而有刺，所以把「束」字重疊起來以會意。棘，却是卑而叢生的，故从二束並立。其實「棘」和「棗」，是一類的植物，因牠體態的不同，便分爲兩個字。

棘

說文：「棘，小棗叢生者。从並束。」

棘和棗，是同一類的東西。詩經：「園有棘，」傳：「棘，棗也，」這便是

明證。因牠「卑而叢生」，故从「並束」。

秣

說文：「秣，稀疏適歷也。从二禾離立。讀若歷。」

秣，音歷。字从二禾離立，表示牠歷歷可數，疏密有章之意。凡言「歷歷可

數」、「歷錄束文」，都應从「秣」。

𪗇

說文：「𪗇，本不勝末，微弱也。从二瓜，讀若庚。」

𪗇，音庚。「本不勝末微弱也」。本，是指瓜的蔓；末，是指瓜；蔓一而瓜多，那牠的本便微弱了。字从二瓜，所以表示瓜多之意。凡用作「污盜」之

𡗗，和「惰懈」之𡗗，都應當從這「𡗗」字。

从𡗗

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

从，音「疾容切」。便是「順從」之「從」的正字。從，音縱，作隨從解的。凡以類相與的，都稱爲从。人和人相類，而又相與，所以从「二人」以會意。現在通俗習用，都寫作「從」，「從」字行，而「从」便廢了。

𡗗𡗗

說文：「𡗗，𡗗𡗗，銳意也。从二无。」

𡗗，音「子林切」，讀若鍼。字从二无。无，音簪，本以「入」爲主的，所以无无便含有「銳」意。𡗗，俗用作「鐵尖」字。

𡗗𡗗

說文：「𡗗，兩犬相齧也。从二犬。」

𡗗，音「語斤切」，讀若銀。犬性喜歡爭鬥，所以凡是兩犬相遇的時候，必互相齧噬的，故从二犬。

炎炎

說文：「炎，火光上也。从重火。」

炎，从重火。火有光，所以炎字从火，作「火光上」解。書經上面說：「火曰炎上，」乃是炎字的本義。詩經雲漢章傳曰：「炎炎，熱氣也。」大田章傳曰：「炎，火盛貌。」這都是炎字的引申之義。

赫焮

說文：「赫，火赤貌。从二赤。」

赫字，从二赤。形容火光的顏色是赤紅的，所以从「二赤」。詩經雲漢章傳說：「赫赫，旱氣也。」生民章毛傳說：「赫，顯也。」出車章毛傳說：「赫赫，盛貌。」這都是赫字的引申之義。

扶𨮒

說文：「扶，並行也。从二夫。𨮒字从此。讀若伴侶之伴。」

扶，音伴。也便是「伴侶」之「伴」的古字。凡是人的伴侶，必不止一人，所以从「二夫」。夫，用以指人的。

竝

說文：「竝，併也。从二立。」

竝，音「蒲迴切」。俗寫作「並」。字从二立。是取二人並立之意。古文「

竝「字，今文多作「併」字。

州

說文：『州，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繞其旁，从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在河之州。」一曰，州，疇也，各疇其土而生也。』

州，是說水中可以居住的地方。既是水中可以居住的地方，那四方必有水周繞可知，所以字从「重川」。

聃

說文：『聃，安也。从二耳。』

聃，音「丁帖切」，讀若貼。字从二耳。這是說，二耳之在人的頭上，是十芬貼妥的。凡「貼妥」之「貼」，當作「聃」。

𦏧

說文：『𦏧，賤也。从二戈。周書曰：「𦏧𦏧巧言。」』

𦏧，音「昨千切」，讀若殘。這個字，音義都和「殘」字相同，所以「殘」字从「𦏧」以會意。現在「殘」行而「𦏧」廢了。字从二戈。因為兵多便能

「殘賤」，故从「二戈」以取義。周書，彘彘，作「巧言」解，這是別義。

蝮

說文：「蝮，蟲之總名也。从二虫。讀若昆。」

蝮，音昆。這是「昆蟲」之「昆」的正字。凡經傳上說「昆蟲」便是「蝮昆」。蝮爲蟲的總名，故从「二虫」以會意。

圭

說文：「圭，瑞玉也。上圓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皆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以封諸侯。从重土。楚爵有執圭。」

古代分封諸侯，是以玉爲信物的；圭爲分封諸侯所用之玉的一種，所以稱爲「瑞玉」。圭的制度，上圓而下方，在古時候，以爲取法於「天圓地方」之義的。字从重土，是說諸侯「各土其土」的意思。

畺

說文：「畺，比田也。从二田。」

畺，音「居良切」，讀若疆。也就是「疆」字。字从二田相比，這是說兩田

相密近，而中間自有牠的分界之意。

辨

說文：「辨，舉人相與訟也。从二辛。」

辨，音「方免切」，讀若辨。字从二辛。辛，有「辛痛困苦」之意，二人俱感辛痛困苦，便將相訟，故辨从「二辛」。

以上都是「疊二成字的」會意字。是取同類的二字，以會牠的意的。

正例五 同上例而疑其卽是一字的

爻

說文：「爻，二爻也。」

爻，音「方几切」，讀若離。字从二爻，是說「交之廣」的意思。疑牠和「爻」是一字，而另外化出的。

𦉳

說文：「𦉳，進也。从二先。」

𦉳，音「所臻切」，讀若生。字从二先。先，本作「進」解，故「𦉳」字从之。贊字的上半，便从「𦉳」。

𪚩

說文：『𪚩，二山也。』

𪚩，音「所臻切」，讀若生。字从「二山」，而又作「二山」解，這是說牠的意義，而字形已在是了。

𪚩

說文：『𪚩，二水也。』

𪚩，音「之壘切」，讀若捶。字从「二水」，而又作「二水」解，這也是說牠的意義，而字形已在是。和「𪚩」字同意。

𪚩

說文：『𪚩，二魚也。』

𪚩，音魚。字，从重魚。二魚相重而不相並行，便是易經所說「貫魚」之意。因爲魚行總是相隨的。

以上這幾個「疊二成文的」會意字，粗看牠，和上面這一例一樣，其實不然，因爲這一類的字，大都和牠所從的字，意義相近，所以疑心牠同爲一類的。古人字好茂密，如「宜」字作「𪚩」是。以此類推，本目中這幾個

字，或許和「宜」字一樣情形。

正例六 疊三成字的

卉

說文：『卉，艸之總名也。从艸中。』

卉，音「許律切」，讀若諱。字从艸中，以艸上出的多，所以卉作「艸木之總名」解。方言：『卉，艸也。』

品

說文：『品，衆庶也。从三口。』

品字，从三口，人三爲衆；口，用以指「人」的，所以品从三口，作「衆庶」解。引申作「品物」、「品類」解。

卅

說文：『卅，三十幷也。讀若撒。』

卅字，作「二十幷」解，所以卅字便作「三十幷」解。字，从三十以會意。現在寫作「卅」，直爲「三十」字了。

羴

說文：『羴，羊臭也。从三羊。』

鼻，音「式連切」。和「羶」字同。鼻，是說氣之通於鼻的，羊多便氣鼻，所以「羶」字从三羊。

森

說文：『森，木多貌。从林，从木。讀若曾參之參。』

凡是森林，決不止一木所能成的，所以「森」作「木多」解。字从林、从木。這是說，有木出乎林之上的。

晶

說文：『晶，精光也。从三日。』

凡是說物之盛的，都从三以取意。日之光最強，从三日，光便格外強了，所以晶字作「精光」解。

𠂔

說文：『𠂔，衆立也。从三人。讀若吟。』

𠂔，音吟。字从三人，像「衆立」的形狀。或通用作「衆」解。凡从「𠂔」的字，如「衆」、「聚」等，都作「多」解。

毳

說文：『毳，獸細毛也。从三毛。』

毳，音「此芮切」，讀若翠。毛細，便格外叢密，所以字从「三毛」，取「毛多」之意。《說文》：「鳥獸毳毛。」

磊

《說文》：「磊，衆石也。从三石。」

磊，音「落猥切」，讀若壘。磊字的意義，猶之說「蔡」，蔡作「蔡積」解，石多也成「蔡積」的形狀。磊字，从三石，用以表示積石的多。「石三爲磊」，也猶「人三爲衆」之意。引申作「磊落」、「磊訶」解。

麤

《說文》：「麤，行超遠也。从三鹿。」

麤，音「倉胡切」，讀若粗。現在的人，大概都用「麤」作「粗」。鹿這種動物，是最易受驚而跳躍的，所以字从三鹿以會意。引申牠的意義，作凡「鹵莽」之稱。又引申牠，作「不精」、作「大」解的。

疾

《說文》：「疾，犬走貌。从三犬。」

疾，音「甫遙切」，讀若標。犬走得最快，疾字，从三犬，所以表示犬善走

的意思。引申牠的意義，作凡「走」之稱。楚辭九歌中說：『猷遠舉兮雲中。』注：『猷，去疾貌。』爾雅上面說：『扶搖，謂之猷。』

𢇛

說文：『𢇛，心疑也。从三心。讀若易旅瑣瑣。』

𢇛，音瑣。字从三心。是說衆人之心不一的意思。衆心不一，所以𢇛字作「心疑」解。今「花藥」字，當从此。

𩺰

說文：『𩺰，新魚精也。从三魚。不變魚也。』

𩺰，音「相然切」，讀若鮮。也便是「鮮新」之「鮮」的正字。字从三魚。這是表明許多魚在一處，而生新還是如故，那便有「鮮新」之意。引申牠，作凡「新者」之稱，如「鮮明」、「鮮潔」，都應作「𩺰」。現在「鮮」行而「𩺰」廢了。

聶

說文：『聶，附耳私小語也。从三耳。』

聶，音「尼輒切」，讀若業。字从三耳。這是表明人若附耳小語的時候，語

細而多，不可辨別，故从「三耳」以會意。

姦姦

說文：「姦，私也。从三女。」

姦，俗字寫作「奸」。字从三女。女子心地褊側，而又易以色惑人，所以三女相聚，便有「姦私」之事發生了。因此君子的修養，遠色而貴德，深恐陷入「姦邪」的緣故。引申牠，作凡「姦宄」之稱。

堯堯

說文：「堯，土高也。从三土。」

堯，音「吾聊切」，讀若堯。字从三土。是表明泥土積案而上，便成「高大」之意。「堯」字，便从牠。

荔荔

說文：「荔，同力也。从三力。山海經曰：「惟號之山，其風若荔。」

荔，音「胡頰切」，讀若叶。字从三力。是表明用力衆多之意，所以荔字作

「同力」解。山海經傳：「荔，急風貌。」

轟轟

說文：「轟，擊車聲也。从三車。」

轟，音「呼宏切」，讀若烘。車行有聲，轟从三車，所以說「羣車聲也」。字的聲音，也和車行聲相似。

弄

說文：「弄，謹也。从三子。讀若翦。」

弄，音翦。字从三子。子，是指「幼小之人」說的。幼小之人，應當謹慎保護，有三子，格外應當謹慎，所以弄字作「謹」解。大戴禮：「博學而弄守之，」屏，正作「謹」解。引申牠，作「弱小」之稱，其字多假「屏」爲之。

以上都是「疊三成字的」會意字，是取同類的三個字，會合以成意的。

正例七 疊四成字的

𦍋

說文：「𦍋，衆艸也。从四屮。讀與罔同。」

𦍋，音罔。這是「艸莽」之「莽」的正字。字从四屮，以見艸之多，所以說「衆艸也」。現在「莽」字行，而「𦍋」廢了。

昭𠄎
說文：『昭，衆口也。从四口。讀若戢，又讀若嗷。』

昭，有「戢」、「嗷」二音。字从四口，以見口之衆多，所以昭字作「衆口」解，衆口，是說「言語龐雜」之意。

𠄎
說文：『𠄎，極巧視之也。从四工。』

𠄎，音「知衍切」，讀若展。也便是「展布」之「展」的正字。字从四工。工，作「巧」解，所以「四工」便成「極巧」了。

𠄎
說文：『𠄎，陰數也。籀文四字。』

𠄎，是籀文「四」字，从四「一」，而寫法作「𠄎」「𠄎」的形狀，這是取算法「二二如四」之意。

以上都是『疊四成文的』會意字，是取同類的四個字，會合以成意的。

正例八 會意兼指事的

𠄎
說文：『𠄎，足刺𠄎也。从止𠄎。』

𠂔，音「北末切」，讀若撥。字从止止。止，是指人的右足；止，是指人的左足；兩足左右箕張，便叫「刺𠂔」。

登𨇳

說文：『登，上車也。从止，豆，象登車形。』

登字，从止，从豆。止，是指人刺𠂔而行；豆，象登車的形狀，這是說人步行登車之意。引申作「上陞」解。

步𨇳

說文：『步，行也。从止止相背。』

步字，从止止相背。相背，猶「相隨」之義。這個字，和「𠂔」字都从「止」。不過「𠂔」字，从「止止相並」，取其象「上登」之狀。「步」字，从「止止相隨」，取其象「行步」之形。釋名：『徐行曰步。』爾雅：『堂上謂之步。』

𠂔

說文：『𠂔，共舉也。从白，从升。讀若余。』

𠂔，音余。字，从白，从升。白，音掬，作「叉手」解。升，音拱，作「竦

「手」解。這個字，是說兩人共舉一樣東西，有叉手的，有拱手的，都是共舉的人。共舉的時候，或可更番休息，所以有叉手的。

𠂔

說文：『𠂔，竦手也。从𠂔，从又。』

𠂔，音「居竦切」，讀若拱。也便是古「拱」字。字从𠂔，从又，和作「𠂔」𠂔解的「𠂔」字不同。𠂔，是指人的左手，又，是指人的右手；兩手相向而舉，是「拱揖」的形狀。又是說，竦其兩手以有所奉的意思。

關

說文：『關，開也。从門，从𠂔。』

關，便是古文「關」字。从門，从𠂔。𠂔，就是「攀」字。現在俗語，凡以手開門，叫做「攀門」。

互

說文：『互，竟也。从舟二。』

互，音「古鄧切」，讀若更。作「竟」解，是取舟在「二」的當中，絕流而竟的意思。字从舟二。二，指岸，象舟抵兩岸。

春

說文：「春，擣粟也。从艸持杵，臨臼上。午，杵省也。古者雍父初作春。」

春，音「書容切」，讀若鬆。字从艸持杵，臨臼上。艸，作「棘手」解，這是說，人棘手持杵以臨臼，便成「春」意。

𠄎

說文：「𠄎，求回也。从二，从回。古文𠄎，象𠄎回之形。上下所求物

也。」

𠄎，音「須緣切」，讀若宣。這個字，古文的形體，格外明顯。「求回」，是說「上下回𠄎以求之」的意思。字，从二，从回，象𠄎回的形狀。「上下所求物」，上下，是指「二」說的。所求在上，便轉而上；所求在下，便轉而下。

以上這幾個字，是屬於『會意兼指事的』會意字。因為以會意為主，而事又可指的緣故。不在『指事』字中，而列入『會意』字，那又因牠「合數

字以成一字」，不若指事之有「有形而無字」的。

正例九 會意兼象形的

牢

說文：『牢，閑也。養牛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匝也。』

牢字，从牛，冬省。牛，用以象其形。外面从冬省，取其四周有閑之意。牢必有閑，所以防獸的觸鬣。又牢，用以繫牲的，因此「牲」便稱爲「牢」。从冬，取其「完固周匝」，於是引申牠，爲「牢不可破」。

萑

說文：『萑，鷓屬。从隹，从艹。有毛角。所鳴，其民有甌。』

萑，音「胡官切」，讀若和。是鷓鴣的一種鳥類。字从隹，从艹。隹，用以指明牠是鳥。艹，以象毛角。

夔

說文：『夔，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頁，卂止夂，其手足。』

夔，音「奴刀切」，讀若撓。是「獠」的古字。獠形似人，所以上部从頁，下面从卂止夂，像牠的手和足。

以上這幾個字，是屬於『會意兼象形的』會意字。但這幾個字，都是指物的，然合他字以爲形，而非單獨指形的，所以列入『會意』，而不入『象形』。

以上這九類，都是『會意的「正例」字』，可以通爲一類。以下爲『會意的「變例」字』。

下編

第五章 會意字下

變例一 於會意外加一形的

葬

說文：「葬，藏也。从死在艸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

，厚衣之以薪。」

葬字，从死在艸中，一其中。這是說，古時候的葬者，於死人之旁，衣以厚

薪，所以上下都用艸。一，象薦物之形。

爨

說文：「爨，炊也。齊謂炊爨。用，象甑形。臼，象持甑。冂，爲竈口。

爨推林納火。」

爨，音「七亂切」，讀若吹。這個字，是說，用手持甑，放在竈門之上，復於竈門之下，竦手取了薪柴，用火以燃燒，便成「爨炊」的意義。白，林，火，都單獨成字，合之以會意；別加冫、凵二形。

𡗗

說文：「𡗗，亂也。从爻工交叩。己，象交構形。」

𡗗，音「女庚切」。這是「搶攘」之「攘」的正字。字从爻工交叩。爻，作「交」解，是指「自己」。工，作「人」解。「爻工交叩」，是說衆人相譁訟之意。

父

說文：「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

父，是家長率教的人，做事應作子弟的矩矱，所以說「矩也」。字从又舉杖，表明「督責」之意。上一筆，象杖。

反

說文：「反，覆也。从又厂。厂，反形。」

反字，从又厂。又，必有覆蓋牠的。厂，側於一旁，取其有反的形狀。引申

牠的意義，作「還」解。

鞮 說文：『鞮，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鞮。从壹，象其手擊之也。』

凡物之外障內的，稱爲郭；自內盛滿出外的，亦稱爲郭。鞮這樣樂器，用鞮皮以冒在外面的，所以說「鞮，郭也」。字从壹，壹，音注，用以指「樂器」的。𠂔，音滔，取其象垂飾，又象手擊的形狀。

腦 說文：『腦，頭髓也。从囟，从匕，相比箸也。𠂔，象髮。囟，象腦形。』

頭髓，便是說頭骨中的脂。髓，音髓。囟，音信，是指「腦蓋骨」。匕，音比，是說相「匕箸」的意思。人的腦，在頭蓋骨當中，而骨又有皮附箸，所以从囟匕以會意。𠂔，非字，用以象頭髮之形。

夔 說文：『夔，神虺也。如龍一足。从夂，象有角手人面之形。』

夔，音「渠追切」，讀若達。是一種怪物。字形，和「夔」字相彷彿而多兩角。也取其象人面和手足之形。

夫

說文：『夫，丈夫也。从大一。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

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

夫字，从大一。一，象人頭上的「簪」。大，用以指「人」的。古人造字，从「一大」便爲「天」，从「大一」，便爲「人」。於此，見「天」和「人」是相同的。天字的「一」，冒在大上，而成「會意」字，取其爲「天下至大」之物。夫字的「一」，實在大首，而成「象形」字，取其象「貫簪於首」之形。不過「夫」字亦爲「會意」的，因爲人冠後而簪，而人二十始冠，現在「大上加一」，便是「人首加簪」之意，「人首加簪」，那便成人而爲「丈夫」了。

開

說文：『開，張也。从門，从卪。一，象扁形。』

開字，从門，从廿。廿，便是「拱」字，用以指「手」。一，象扁的形狀。用手開門的時候，必先去牠的扁。

以上這幾個字，是屬於「會意外加一形的」會意字。不列入「會意定象形」的緣故，因為那一類的字，是以形爲主的；而本目的字，須合全字纔能成意的。例如「開」字，其意重在兩手捧扁以開門。而不以扁爲主的。

變例二 從其字而變其字之形的

屯

說文：「屯，難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从中貫一，一，地也。尾

曲。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屯字，从中貫一。中，象艸木之初生。一，是指「地」的。中字，略變牠的形而尾曲，所以會「難」意的。中能貫一而出，取「五行」中「木能剋土」之意。中形屈曲，以表「未能申」之意。又「屯者，盈也」。不堅固，不盈滿，便不能出。

芻

說文：「芻，刈艸也。象勺束艸之形。」

芻，音「又愚切」，讀若初。「刈艸」，是說，可以飼牛馬的「既刈之草」，不復名「艸」，而改稱爲「芻」了。既刈的艸，分束爲兩而各包之，用以便於擔負的。艸，不須勺裹的，祇不過用索來束之罷了，所以不說「从勺」。艸分而爲二，所以也不言「从艸」。這是變「艸」字之形的。

斲

說文：「斲，斷也。从斤斷艸。」

斲，便是古「折」字。字，从斤斷艸。變「艸」字爲「𣎵」，以見牠爲已斷之象。月令：「視折審斷。」

十

說文：「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丨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

十，是「二五」所成，五的古文作「乂」，有四通八達之意。十从「乂」而變正之，仍舊是四通八達之意。天之數五，地之數五，十總牠的數，所以說「數之具也」。

北

說文：「北，乖也。从兩人相背。」

北的意思，是說人之所背，所以从兩人相背。右面的「人」字，變爲「匕」字，而仍稱牠爲「人」，這因爲非變不足以見意的。又「軍奔」亦稱爲「北」，是說「背而走」的意思。北，便是古之「背」字，這是北字的引申義。再引申牠，爲「北方」之「北」。北方，便是「伏方」，是指陽氣在下，萬物伏藏之意。

舛

說文：「舛，對臥也。从夂，夂相背。」

舛，音「昌兗切」，讀若喘。作「對臥」解，「對臥」，是說人和人相對而休止之意。从夂，夂相背，「相背」，猶之說「相對」。右面的「夂」字，變爲「屮」字。引申牠，凡足和足相抵而臥，亦稱「舛」。又引申，作「舛錯」，「舛駁」解。

𨇗

說文：「𨇗，不滑也。从四止。」

澀，音「色立切」，讀若失。字亦作「澀」，俗字寫作「澀」。从四止，而上面這兩「止」字，倒變其形，是指兩人相悟之狀。

以上這幾個字，是屬於『从其字而變其字之形的』會意字。因為這一類的字，往往多改變牠「固有之字的字形」，而文中仍舊稱「从某字」以會意的。

變例三 就本字而少增之即足會意的

〇 互 說文：『互，長行也。从彳引之。』

互，音「余忍切」，讀若引。也便是「引長」之「引」的正字。字形，从彳引之。彳，音赤，本作「小步」解，現在從而引之，便爲「長行」了。今人寫「引長」字，都作「引」，引，本指「引弓」的。自「引」字行而「互」廢了。

世世 說文：『世，三十年，爲一世。从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也。』

世字，从「卅」而與長之。卅，音撤，作「三十并」解，現在從而與長之，便作「三十年」解。

丰半

說文：『丰艸盛丰丰也。从生，上下達也。』

丰，音「敷容切」，讀若豐。字从生，生，本作「進」解，从生而更達於上下，足以見其盛了。引申牠，作凡「丰盛」之稱。

无𠄎

說文：『无，亾也。無之奇字。无，通于元者。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

。」』

无，是「有無」之「無」的奇字。許氏解釋此字，凡用兩種說法。一說是，『通于元者。』取其有「虛而無道」之意。字形，是說「元」字的「ノ」，在「二」字之下；而「无」字的「ノ」，貫乎「二」字的；是較「元」字少增「」以見意。後引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那是說「天」字的「ノ」，不屈；「无」字的「ノ」，則屈；是「少變天字之形」以會意的。我們應當用

牠的前說，因為「元无」兩個字，把牠一同去掉下部的「儿」字，都成「二」字。若「天」字，去了中間這個「人」那「一」，便不成字了。古書，多用「无」作「無」。

以上這幾個字，都是屬於「就本字而少增之即足會意的」會意字。我們就本目中所列的幾個字看來，便一目瞭然了。

變例四 省文會意的

菌

說文：「菌，糞也。从艸，腎省。」

菌，音「式視切」，讀若矢。便是「糞矢」之「矢」的正字。一切經傳，都借作「矢」。莊子書中，又借作「屎」，屎，是俗體字。字義，从艸，胃省。

艸，用以象糞的「蕪穢」。从胃省，是說糞這樣東西，已從胃中出來了。

彳

說文：「彳，小步也。象人脛三屬相連也。从半行。」

彳，音「丑亦切」，讀若赤。字義，从半行，是說省「行」字之一半。「象

人脛三屬相連」，「三屬」，指上爲股，中爲脛，下爲足而說的，現在單舉稱「脛」，是舉人腿中間這一段，以包該上下的。脛舉的時候，而股和足兩部分，也隨之而舉了。又因爲牠从「半行」，所以彳字作「小步」解。

支

說文：「支，去竹之枝也。从又持半竹。」

支字的字義，从又持半竹。又，是指「手」。半竹，是說省「竹」字之半。手持半竹，便知道他手中所持的竹，是從竹頭上摘下來的。引申牠，作「分解」，如「支離」、「支流」是。又和「枝」字相通，如詩經上面說：「芄蘭之支」是。更假借牠，作「肢」字解，如易經坤卦，「暢乎四支」是。

畫

說文：「畫，日之出入，與夜爲界。从畫省，从日。」

畫字的字義，从畫省，从日。畫省，是說省去「畫」字中的「田」。畫與夜，界畫很清，故从畫以會意。

隶

說文：「隶，及也。从又，从尾省。又持尾者，从後及之也。」

隶，音「徒耐切」，讀若逮。「隶」和「逮」，音義都相同。字義，从又，从尾省。用手持其尾，便有「及之」之意。

衆衆

說文：『衆，目相及也。从目，从隶省。』

衆，音「徒合切」，讀若沓。字義，从目，从隶省。衆，本作「及」解，今又从目，所以「衆」字作「目相及」解。

昔昔

說文：『昔，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與俎同意。』

昔，便是古「腊」字。字義，从殘肉，从日。殘肉，是指日字上面這幾筆。

昨日的殘肉，今日把牠晞起來，所以从日。周禮，腊人，腊，古作「昔」。

又假借作「夕」解，如穀梁：『辛卯昔，恆星不見』是。引申牠，假昔作「

昨」，更以「今昔」字爲「今古」字。自「今古」之義通行以後，而本義便廢了。

再冉

說文：『再，一舉而二也。从一，韋省。』

凡是說「二」的，是一種「對偶」之詞。凡是說「再」的，是一種「重複」之詞。字義，从一，𠄎省。𠄎，音構，作「架」解。架，古又多作「加」，一而又有加上去的東西，便成爲「再」了。

𠄎

說文：『𠄎，并舉也。从爪，𠄎省。』

𠄎，音「處陵切」，讀若稱。字義，从爪，𠄎省。爪，用以作「手」解。从𠄎省，是說省「𠄎」字的一半。𠄎字把牠摺疊起來，合兩而爲一，再用手舉牠，便成「并舉」之意。凡「手舉」的，當作「𠄎」；「銓衡」的，當作「稱」；「稱揚」的，當作「稱」。現在通俗習用，都寫作「稱」。自「稱」字通行，而「𠄎」和「稱」，便廢而不用了。

𠄎

說文：『𠄎，列骨之殘也。从半骨。』

𠄎，音「五割切」，讀若葉。字義，从半骨。骨，音剛，作「剔人肉，置其骨」解。現在再從而分之，便成「骨殘」了。

𠃉 說文：「𠃉，剔人肉，置其骨也。象形，頭隆骨也。从骨省。」

𠃊，音「古瓦切」。俗字作「剛」。字義，从骨省。骨字不全，所以說「剔人肉置其骨也」。字形，上天下小，象頭骨的隆起。

梟 說文：「梟，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从鳥頭在上。」

梟，音「古堯切」，讀若曉。字義，从鳥頭在木上。鳥頭，是指「鳥」字「去其足」。在木上，是說去其頭，放在木上。

夕 說文：「夕，莫也。从月半見。」

莫，是說日將冥的時候。日將冥，而月便東升了，所以夕字，从月半見，以會牠的意。

片 說文：「片，判木也。从半木。」

片字作「判木」解，是說一分爲二之木。字義，从半木，是指省木之半而說的。

慶

說文：「慶，行賀人也。从心，从夂。吉禮以鹿皮爲贄，故从鹿省。」

慶字，从心，从夂，从鹿省。夂，音綏，本指「足」而說的，此處作「行」

解。从心，从夂，是說「心有所喜而行之」的意思。又古時吉禮，以鹿皮爲贄，故从鹿。鹿有文采，省鹿字之足，以表鹿之有文，猶虎爲「虎文」意。

𡗗

說文：「𡗗，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爲溝洫，柢廣五寸，二柢爲耦。一

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𡗗。倍𡗗，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

曰𡗗。」

𡗗，音「姑滋切」，讀若狷。古文作「𡗗」，也寫作「𡗗」。𡗗的制度，詳

見上面薛氏說解中。字義，从「𡗗」省，省𡗗之半，是指小於𡗗的意思。

𡗗

說文：「𡗗，水流澮澮也。方百里爲𡗗。廣二尋，深二仞。」

𡗗，音「古外切」，讀若檜。便是古「澮」字。水流「澮澮」，應當作「澮澮」，澮，音括，是說水流之狀。水流涓涓的，叫做𡗗；水流澮澮的，叫做

ㄨ；這是ㄨ大於ㄨ的緣故。字義，从「川」省，省川的一筆，所以小於川。

谷谷

說文：『谷，泉出通川，爲谷。从水半見，出於口。』

川，是貫穿通流之水；兩山的中間，必有川的；泉出通川的，叫稱「谷」。

字義，从水半見，是說省「水」字的中間這一筆。出於口，是說「外通於川」之意。

○

非非

說文：『非，違也。从飛，下鞞，取其相背也。』

非字，从飛，下鞞。這是說从「飛」字之省，而其鞞下垂的意思。鞞不上舉而下垂，那便有「相背」之象。

孔𠂔

說文：『孔，疾飛也。从飛，而羽不見。』

孔，音「息進切」。便是「迅疾」之「迅」的正字。字義，从「飛」省。飛而羽不見，表明飛得很快的意思，引申作「疾」解。

俎俎

說文：『俎，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

「禮俎」，是說「禮經之俎」。字義，从半肉，在且上。半肉，是說省「肉」字之半。且，象可以置物的一種東西。

了

說文：「了，𠂔也。从子，無臂。」

「了，𠂔也」。𠂔，音了，作「行脛相交」解。牛走的時候，兩腳相交，叫做𠂔；因此凡物之二股或一股結糾紛轉不能直伸的，叫做「了戾」。又凡糾纏不順理的，也都叫做「了戾」。經典上沒有了字，秦朝始有這個字。現在俗以「事物之盡」稱爲了。字義，从子，無臂，是說少「子」字的兩臂。

子

說文：「子，無右臂也。从子，而省右臂。」

子，音「居桀切」，讀若吉。字義，从子，而省右臂，所以說「無右臂也」。引申牠，凡「特立」的，稱爲子。

子

說文：「子，無左臂也。从子，而省左臂。」

子，音「居月切」，讀若厥。字義，从子，而省左臂，所以說「無左臂也」。

。廣雅：『子子，蝟也。』現在用爲專名了。

以上爲『省文會意的』會意字。於中有本非會意字的，然而把牠一省，却有意可會了，所以稱爲『省文會意』。也有雖省而不於省文中得意的，那便列入『順遞』或『並峙』的會意字。

變例五 反文會意的

✓ 乏𠄎

說文：『乏，春秋傳曰：「反正爲乏。」』

乏字，从「正」字之反。春秋傳曰：『反正爲乏，』這是說「乏」的字形，而字義已在其中了。按禮經：『受矢曰正，拒矢曰乏，』因牠「拒矢不受」，所以稱爲「乏」。引申，作「空乏」之「乏」解。又作「廢」解。如國策：『不敢以乏國事』是。

𠄎

說文：『𠄎，步止也。从反彳。』

𠄎，音「丑玉切」，讀若畜。字从反「𠄎」以會意。彳，作「小步」解，因

此「子」亦作「步止」解。白馬賦：「秀騏齊子。」

𠄎

說文：𠄎，引也。从反𠄎。

𠄎，音「普班切」。便是古「攀」字。𠄎，作「引」解，取牠象「引物於外」之形。字从反𠄎。這是因為人有所攀引，便兩手向外，所以不說「从𠄎又相背」，而說从「反𠄎」。現在隸楷寫「𠄎」字，都變作「大」。

𠄎

說文：「𠄎，持也。从反爪。」

𠄎，音「諸兩切」，讀若掌。這是「執掌」之「掌」的正字。爪，作「覆手取物」解；反「爪」爲「𠄎」，便有「仰手承掌」之意。

叵

說文新附：「叵，不可也。从反可。」

叵，音「普火切」，讀若頗。這個字，許書沒有採入，見大徐說文新附。我因為時俗常常用牠，所以採入。字義，从反可。可字的引申，有「許可」之意，不可，便爲「叵」了。因此「叵測」，就是說「人心不可測」之意。

比 說文：「比，密也。二人爲从，反从爲比。」

「密」，是說「互相親密」的意思。字義，从反从。从，作「相聽」解。「相聽」而不相違，便可見牠的「親密」了。引申牠，作「及也」、「校也」、「例也」、「類也」、「類也」、「類也」、「擇善而從之也」這許多解釋。

身 說文：「身，歸也。从反身。」

身，音「於機切」，讀若衣。這是「歸依」之「依」的正字。字義，从反身

。反身以受治，便有「歸依」之意。

无 說文：「无，飲食氣逆不得息，曰无。从反欠。」

无，音「居未切」，讀若寄。「不得息」，是說咽中氣息不利的意思。「氣

逆」，所以字義，从反欠。

司 說文：「司，臣司事於外者。从反后。」

司字，从反后。因爲古代君王，任事於內，而臣下，則在外宣力於四方的，

所以从「反后」以取意。古亦作「伺」。

抑

說文：「抑，按也。从反印。抑，俗字，从手。」

凡用印，必須向下按的，所以說得慢一些，叫做「印」，說得快一些，叫稱「抑」。「印」和「抑」，祇是聲音上有些差別，而意義上那相近，所以从「反印」以會意。引申牠，作凡「按」之稱。又引申牠，作凡「謙下」之稱。論語上面，凡三用「抑」字，都是「轉語詞」，於「按下」的意義，很相近的。

丸

說文：「丸，圓也。傾側而轉者。从反仄。」

丸字，从反仄。仄，作「傾側」解，丸則正圓。凡圓的東西，必不能平立，仄而反復的，是爲圓，如「丸藥」的「丸」，便是例。詩經：「松柏丸丸。」

傳：「丸，易直也。謂其滑易而調直也。」這是丸的引申義。

辰

說文：「辰，水之表流別也。从反永。」

辰，音「匹卦切」，讀若派。也便是「派」的古字。「流別」，這是說「一水歧分」的意思。「袞流別」，那便正流之長的較短，而至理却相同，所以其字从反永。

𨾏

說文：「𨾏，續也。从反𨾏。」

𨾏，音「古詣切」。便是古文「繼」字。字義，从反𨾏。𨾏，古絕字，作「𨾏」解，反𨾏便成「繼續」之意。

卯

說文：「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

卯，是春之門，萬物都已出了，出之意不可象，所以借門來象牠，因此从反

門以會其意。增韻：「卯，从兩戶相背，日出於卯，開戶之時也。」

酉

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為酎酒，象古文酉之形。𠂔，古文酉。」

从卯，卯為春門，萬物已出；酉為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

酉，是秋之門，萬物都已入了，入之意也不可象，所以借門來象牠；而卯又不像卯之可以從反門以會意，因此連其二以見意。增韻：「卯從兩闔戶，上畫連，日入於卯，闔戶之時也。」

以上爲「反文會意的」會意字。這一種字，已經把牠「反」了，怎麼可以算「會意」呢？那便用牠來和本字的意，合而思之，便可得牠的意義了。

變例六 倒文會意的

𠄎

說文：「𠄎，又手也。從倒𠄎。一曰，從𠄎。」

𠄎，音「居玉切」，讀若掬。也便是「掬奉」之「掬」的本字。字義，從倒𠄎。兩面手指相向，上舉像𠄎，下引像𠄎。

幻

說文：「幻，相詐惑也。從倒予。周書曰：『無或譸張爲幻。』」

幻，音「胡辦切」，讀若挽。字義，從倒予。予，作「推物予人」解。現在「用彼以予我」，便成「幻化」的意思。

享

說文：「享，厚也。从倒言。」

享，音「胡口切」，和「厚」字同。字義，从倒言。言，俗字寫作「享」，作「進上獻於人」解。現在以進上獻於人的東西，反而施之於下，那便不奉人而自奉，豈不待己很厚了麼？自從「厚」字行，而「享」廢了。

市

說文：「市，周也。从倒市。」

市，音「子答切」，讀若札。俗字寫作「匝」。字義，从倒市。市，作「出」解。出而把牠倒之，那又反其故處，便成「周市」了。

匕

說文：「匕，變也。从倒人。」

匕，音「呼跨切」，讀若化。這是「變化」之「化」的正字。化，作「教行」解。現在通俗習用，把「教化」二字，合而爲一。字義，从倒人。人本直立，今從而倒之，便成「變化」之意。凡「變匕」當作「匕」，「教化」當作「化」。現在「化」行，而「匕」廢了。

尾

說文：「尾，微也。从倒毛在尸後。古人或飾系尾，西南夷亦然。」

尾字，从倒毛在尸下。尸，用來指「人」的；倒毛在人下部，便是古人的「飾尾」。引申牠的意義，作凡「後」解。

鼻

說文：「鼻，倒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倒縣字。」」

鼻，音「古堯切」，讀若鼻。這是「鼻首」之「鼻」的正字。字義，从倒首。凡犯人鼻了首，必倒縣其首以示儆。

去

說文：「云，不順忽出也。从倒子。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

去，音「他骨切」，讀若突。和「突」字同。「不順忽出」，這是說，凡物之反其常，或事之逆其理，突出而至前的，都是。字義，从倒子。許氏引易經之說而解釋牠，以明「从倒子會意」之意義的。

以

說文：「以，用也。从倒已。」

以字，从倒已。已，是主乎「止」的，以，是主乎「行」的，所以牠們倆的形體相反。一曰：「已意已實也」。這是說，凡人意有不實，便不能見諸施行；倘使吾的意已堅實，那末或者自行之，或者用入行之，都可。所以春秋傳上面說：「能左右之曰以。」假借牠，作「語詞」解。

以上爲『倒文會意的』會意字。把所從的本字倒之，便可以會牠的意。

變例七：意不在字中而轉在空白之所的

爾爾

說文：「爾，麗爾，猶靡麗也。从口，从𠂔。其孔𠂔，余聲。」

爾字，从口，从𠂔，余聲。口，音慕，象「帷幕」的形狀。𠂔，音「力几切」，是說牠的孔𠂔𠂔然；𠂔𠂔，猶之說歷歷。尔「爾」之正字，用以取其聲。這個字的意義，是取窗櫺的空靈靡麗，所以字形的空白處，便是意之所在。後人因牠與「汝」字音相近，便假爲「爾汝」字解。又凡作「如此」，或「此」解的，都應當作「尔」。現在通俗習用，「爾」字行而尔字便廢了。

爽窳 說文：「爽，明也。从𠄎，从大。」

爽字，从𠄎，从大。大，是指其中「縫隙之光」而說的。此字也取窗櫺的空靈疏爽，在空白之處以會其意。𠄎，是說其孔𠄎𠄎，明爽得很。又爽作「明」解，明之極，便生差別；所以引申之義，作「差別」解。

邠

說文：「邠，鄰道也。从反正兩邑。」

邠，音「胡絳切」。便是「閭巷」的「巷」字。許君於此字，作「鄰道」解。不過字从「兩邑相並」，祇有「鄰」的意思；所說的「道」，是指「中間空白的地方」為路的。這就是說，兩鄰望衡對字，中央闕然為道，居南的向北，居北的向南，而邠字的意義，便明白了。

障

說文：「障，兩阜之間也。从二阜。」

障，音「似辭切」。便是「隧道」的「隧」字。許君於此字，作「兩阜之間」解。牠的意思，重在這個「間」字上面。間，是指字的空白處，兩阜之間

有孔道，便是「隧道」。詩：『大風有隧，有容大谷，』是隧字的意。

以上爲『意不在字中，轉在空白之所的』會意字。這一種字，本無意可會，因取字形的空白處，指示牠意之所在。

變例八 所從之字不成意轉由所從之字之所從與以所從之字者以得意

建律

說文：『建，立朝律也。从聿，从彳。』

按立朝律的「律」，作「均布」解，所以从「彳」；聿，便是「筆」，用以筆之於書的；聿字，還沒有「律」意，而建以从「聿」爲「律」者，因「律」从「聿」的緣故。字，从聿，从彳。不先說从彳者，是說从「聿」和「律」同，而「彳」變「引」的。

厯曆

說文：『厯，和也。从甘，从厯。厯，調也。甘亦聲。』

厯，音「古三切」，讀若函。字，从甘，从厯。厯，作「治」解，沒有「調」的意思；而「厯」字所从的「厯」，作「稀疏適歷」解，「適歷」，便有

「調和」之意；從這一點看來，「厯」作「調」解，是由「厯」所从之「厯」以得意的。

望
說文：「望，月滿，與日相望，似臣朝君也。从月，从臣，从壬。壬，朝廷也。」

按「月滿」，是用以解釋望字的「名」；「與日相望」，是解釋望字「命名之所由來」；「臣朝君」，是解釋从「臣」的意義。字又从「壬」，是以「壬」爲「朝廷」之「廷」，而取其意的。按以「廷」从「壬」，便說「壬」爲「廷」的。

宰
說文：「宰，臯人在屋下執事者。从宀，从辛。辛，臯也。」

按「在屋下執事」，所以字从宀。稱「臯人」，所以字从辛。不過「辛」字並非作「罪」解的；而「辛」字所从的「辛」，確作「罪」解。此字也用「所从之字」所从，與以所从之字以得意的。引申，作「主宰」、「宰制」

解。又用作「官名」解。

報解

說文：「報，當罪人也。以卒，从良。良，服罪也。」

按「當罪人」，是說處當罪人的地位，便是現在所謂照律定罪的人。字从卒，从良。卒，音齋，作「警戒盜賊」解。良，作「服罪」解，這是因為「服」字从「良」，便取「服」意。良，从又、从卩。作「奉事有節」解。

以上這幾個會意字，取意很曲折。往往牠所从的字，自己不能成意，轉由牠所从之字的所从，和以所从的字，以成其意的。好在字數不多，把牠別立一類。

變例九 會意兼聲而聲即在其中的

吏𠄎

說文：「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聲。」

吏字，从一，从史，史亦聲。吏者，執法如一，所以从一。又當如史官之秉直，所以从史。史亦聲，是說意中有聲，和形聲字的「从某、某聲」不同。

本目下列的字，都仿此，不悉記，惟其聲不易見的，便記牠。

禮禮

說文：「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聲。」

禮字，从示，从豊，豊亦聲。古代的時候，禮有五經，最重的是「祭祀」，

所以从示。豊，音禮，是行禮之器，所以从豊。

祐祐

說文：「祐，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从示

，从石，石亦聲。」

祐字，从示，从石，石亦聲。這是說古代的時候，凡遠祖之主，作石室把牠

藏起來；等到祭上帝於南郊，祭五帝於明堂的時候，便奉其主以配食的。祐

，音「常隻切」，讀若石，原是一種藏木主的石函。

禴禴

說文：「禴，會福祭也。从示，从會，會亦聲。周禮曰：「禴之祝號。」

禴

禴，音「古外切」，讀若膾。字，从示，从會，會亦聲。因牠作「會福祭」

解，所以从「會」字以取意。周禮，注，作「除災害」解。

琥璜

說文：「琥，發兵瑞玉，爲虎文。从玉，从虎，虎亦聲。」

琥字，从玉，从虎，虎亦聲。從前的時候，天子給諸侯郡國以虎符，從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時，遣使者到郡國去合符，符合了，那便聽受吩咐。因玉上作「虎文」的形狀，所以从虎。

璜璣

說文：「璜，禱旱玉，爲龍文。从玉，从龍，龍亦聲。」

璜字，音「力鍾切」，讀若龍。字，从玉，从龍，龍亦聲。是一種天旱時所禱所用的玉。因玉上有龍文，所以从龍。

瑁瑁

說文：「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犂冠。周禮曰：「天

子執瑁，四寸。」从玉，从冒。冒亦聲。」

瑁字，从玉，从冒，冒亦聲。所以名玉爲冒者，這是說天子之德，能覆冒天下的意思。瑁的形狀，像犂冠。犂冠，就是說耜。耜的制度，闊五寸二；牠

的伐，闊一尺；牠的刃，上下方；瑁也上下方像犂冠之形。

珥瑁

說文：「珥，瑁也。从玉，从耳。耳亦聲。」

珥，音「仍吏切」，讀若二。字，从玉，从耳，耳亦聲。珥，是一種女子耳上的裝飾；這種裝飾，在古代的時候，大都用玉來做的，所以从玉、从耳。

戰國策：「孟嘗君進五珥以請立后。」李斯諫逐客書：「傳璣之珥。」

玲瓏

說文：「玲，送死口中玉也。从玉，从含，含亦聲。」

玲，音「胡紺切」，讀若含。字，从玉，从含，是說死者口中所含的玉。按古代的玲，士用具，諸侯用璧，天子用玉。

於於

說文：「於，旌旗杠貌。从丨，从𠂇，𠂇亦聲。」

於，音「丑善切」，讀若展。「杠」就是俗語所說旗竿。字，从丨，从𠂇。丨，音棍，像旗竿之形。𠂇，音偃，作「旗游偃蹇貌」解。旗竿之上，旗游偃蹇，便是「於」字之意。

芬嵐 說文：「芬，艸初生，其香分布。从中，分亦聲。」

芬字，从中，从分。从甲，亦作从艸。中，是說「艸的初生」。艸初生的時候，其香四布，所以芬字从中从分以會意。

甘

說文：「甘，甘艸也。从艸，从甘，甘亦聲。」

甘，音「古三切」，讀若甘。是一種藥艸名。字作「甘艸」解，所以从艸、从甘以會意。甘有甜味，甘草也有甜味。

蓄

說文：「蓄，不耕田也。从艸，从畎，从田，畎亦聲。或省艸。」

蓄，音「側詞切」，讀若炎。字，从艸，从畎，从田。畎，音炎，作「川壑塞」解。田而爲艸所蔽，爲水所壅，便成「不能耕之田」了。引申牠，作「畝害」解。又假借牠爲「潘」。例如禹貢「潘」字，地理志引牠作「蓄」，

職方志又引牠作「蓄」。

業

說文：「業，耕多艸。从艸，从未，未亦聲。」

葉，音「盧對切」，讀若疊。字，从艸，从耒。耒，是一種農具，所以耕田的。田有艸，而用耒去之，便成「葉」意。

莽

說文：『莽，南昌謂犬善逐兔艸中爲莽。从犬，从艸，艸亦聲。』

莽字，从犬，从艸。是說犬在艸中；因稱南昌的方言，說牠會意之憎。引申，作「草莽」解，揚子方言：『草，南楚之間，謂之莽。』又引申，作「大」解。又作「鹵莽」解，言「鹵莽」者，是說「如草的妄生」之意。

胖

說文：『胖，半體肉也。一曰，廣肉。从半，从肉，半亦聲。』

胖，音「普半切」，讀若判。字，从半，从肉，所以「胖」字作「半體肉」解。「一曰，廣肉」，這是胖的引申義。如大學：『心廣體胖』是。

牯

說文：『牯，以芻莖養牛也。从牛，从芻，芻亦聲。』

牯，是「芻豢」之「芻」的正字。「莖」，作「斬芻」解。字，从牛，从芻。斬芻以飼牛，便成「牯」字之意。凡飼牲畜的，用艸以供食料者稱爲芻，

用穀以供食料者稱爲豢。經傳上的「牯豢」字，現在都作「芻豢」。

堅

說文：「堅，牛很，不從引也。从牛，从𠂔，𠂔亦聲。一曰，大貌。讀若賢。」

堅，音「契善切」，讀若遣。字，从牛，从𠂔。𠂔，音堅，有「堅持」意。牛性雖馴善，有時性發，便堅持不肯前，故从牛，从𠂔，以會牠的意。「一曰大貌」，這是「堅」字的引申義。

犛

說文：「犛，犛牛尾也。从犛省，从毛。」

犛，音「里之切」，讀若犛；又音「莫交切」，讀若毛。字，从犛省，从毛。犛，本是一種犛牛名。毛，是指犛牛尾上的毛。所以犛字作「犛牛尾」解。凡經上所說的「干旄」、「建旄」、「設旄」，古注都作「旄牛尾」解。「旄牛」，便是「犛牛」。

單

說文：「單，大也。从𠂔，从𠂔，𠂔亦聲。」

單字，从甲，从甲。甲，音謹，作「呼聲」解。甲，是車的省寫。這個字大概取「車聲之大」，因作「大」解。引申牠，作「雙單」解。

右司

說文：『右，手口相助也。从又，从口，又亦聲。』

右字，从又，从口。又，作「手」解。手之不足，更用口以助之，所以右字作「手口相助」解。現在通俗習用，以「左右」作「大又」字；便又造「佐佑」，作「左右」字解。「佐」和「佑」是後出的俗字。

喪

說文：『喪，亡也。从哭，从亾，亾亦聲。』

喪字，从哭，从亾。人死亡以後，哭泣以表哀痛，這便是「喪」字之意。喪字，現在分「平去」二音，作「動靜」字用。

返

說文：『返，還也。从辵，从反，反亦聲。商書曰：「祖甲返。」』

返字，从辵，从反。辵，音赤，作「乍行乍止」解。反，作「覆」解。人行而復至原處，便是「返」字之意。

選𪗇 說文：「選，遣也。从辵，从巽。巽，遣之。巽，亦聲。一曰，選，擇也。」

選字，从辵，从巽。辵，作「行」解。巽，於八卦中屬「風」，風有吹散之力，因有遣送之意。故選从辵選以取意。

齧𪗇

說文：「齧，老人齒如臼也。一曰，馬八歲，齒亦如臼也。从齒，从臼，

臼亦聲。」

齧，音「其久切」，讀若臼。字，从齒，从臼。臼，是齒有坑穴，像臼一樣。老人的齒，毀損多均，故齧字从齒臼以會意。

猗𪗇

說文：「猗，虎牙也。从牙，从奇，奇亦聲。」

猗，音「去其切」，讀若崎。牙，是作「牡齒」解的。奇，有「突出」意。

現在通俗稱門牙外出爲「虎牙」，其實便是「猗牙」。

𪗇

說文：「𪗇，門戶青疏窗也。从疋，从囟，疋亦聲。」

𦉳，音「所渣切」，讀若疏。「門戶青疏窗」，是說將門戶刻鏤成窗牖的形狀，然後再用青色來飾牠的意思。字，从疋，从囟。囟，便是古「窗」字。从疋，取其「綺文相連」，好像「足跡相踵」一樣。

𦉳

說文：「𦉳，通也。从疋，从爻，爻亦聲。」

𦉳，也音「所渣切」，讀若疏。「𦉳」和「𦉳」，現在多借「疏」爲之。字，从疋，从爻。爻，是取牠「刻文相交」的意思。

舌

說文：「舌，在口所以言也。別味也。从干，从口，干亦聲。」

舌字，从干，从口。凡物入口，必干於舌，所以从「干口」以取意。干，作「犯」解。言語，是犯口而出之；飲食，是犯口而入之。

拘

說文：「拘，止也。从句，从手，句亦聲。」

拘字，从句，从手。句，作「曲」解。凡拘物，必須曲其手指的，故从「句手」以會意。句手，亦說「以手句而止之」。

筍筥

說文：『筍，曲竹捕魚筍也。从竹，从句，句亦聲。』

筍，音「古侯切」，讀若句。是一種捕魚的器具。這種器具，是曲竹以造成的，所以字从「竹句」以取意。

鉤鐘

說文：『鉤，曲鉤也。从金，从句，句亦聲。』

鉤，也是一種可以捕魚的東西，用金屬之物做成的，所以其字从金、从句。

曲物曰鉤，因之凡「鉤取物」，亦曰鉤。

糾紉

說文：『糾，繩三合也。从糸，从耳，耳亦聲。』

糾，音居黝切，讀若赳。字从糸，从耳。糸，本是指「絲」，今用以指「繩」。耳，音糾，作「繞繚」解。繩三合，是說自糸繞成的。

博襜

說文：『博，大通也。从十，从專，專亦聲。專，布也。』

博，作「大通」解，有兩種意義，便是說「既大而又能通」之意。字，从十，从專。十，是取其有「大」的意思。專，音敷，作「散布」解，取其有「

通」意。「既大且通」，便成「博」字。引申牠，凡取於人易爲力，曰博。又詩，博作「好」解。

誛

說文：「誛，致言也。从言，从先，先亦聲。詩曰：『螽斯羽，誛誛兮。』」

誛

誛，音「所臻切」，讀若莘。字，从言，从先。先，本作「進」解，取其有「先容」之意。凡欲致言於他人的，必有人爲之「先容」，所以其字从「言先」以取意。詩經上：「誛誛兮，」作「多」解，這是「誛」字的假借義。

誛

說文：「誛，告也。从言，从告，告亦聲。」

誛，音「古到切」，讀若告。「以言告人」，稱爲誛，所以誛从「言告」以取意。古時以言告人，都用此字；後世用爲「上告下」之詞。

詔

說文：「詔，誛也。从言，从召，召亦聲。」

這個字，秦時所造，祇有天子可以獨稱牠。三代以前，沒有此字。直到蒼頡

篤，始有「幼子承諾」之言。

警

說文：「警，戒也。从言，从敬，敬亦聲。」

警字，从言，从敬。是說「言語能守敬」，便成「警戒」之意。詩經：「既敬既戒。」箋：「敬之爲言，警也。」字，亦作「儆」。

訥

說文：「訥，言難也。从言，从內，內亦聲。」

訥，音「內骨切」，讀若納。和「鹵」字，音義皆同。字，从言，从內。是說其言「內而不吐」，便成「言難」之意了。

誼

說文：「誼，人所宜也。从言，从宜，宜亦聲。」

誼字，作「人所宜也」解，所以从「言宜」以會意。按古時候，「仁義」字，多作「仁誼」。「威儀」字，多作「威義」。儀，是作「度」解的。史記上，凡「仁義」字，却寫作「仁誼」。至唐朝，始改「仁誼」之「誼」爲「義」。

美業

說文：「美，瀆美也。从艸，从升，升亦聲。」

業，音「蒲沃切」，讀若僕。也便是「奔走僕僕」之「僕」的本字。「瀆美」，就是說「煩辱之事」。字，从艸，从升。業，音泥，作「衆多」解。升，同拱，作「兩手奉之」解。物衆多而用兩手奉之，便成「煩瀆」之意了。

僕儻

說文：「僕，給事者，从人，从美，美亦聲。」

「給事」，是說供人役使的意思。周禮注：「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字，从人，从美。是指人之供煩縛者而說的。

樊繫

說文：「樊，繫不行也。从𠂔，从楸，楸亦聲。」

「繫不行」，是說「繫鳥使不行」之意。字，从𠂔，从楸。𠂔，作「攀引」解。楸，作「樊籬」解。既築樊籬，而又攀引之，是有「繫不使行」的意義。
。莊子：『澤雉畜乎樊中；』詩經：『折柳樊圃；』都是假「楸」作「樊」的。

晨 說文：「晨，早昧爽也。从白，从辰。辰，時也。辰亦聲。夙夕爲夙，白辰爲晨，皆同意。」

晨，音「食鄰切」，便是「早晨」之「晨」的正字。現在俗用，多寫「晨」作「晨」，其實「晨」从「晨」字之省，是「大火星的別名」。字，从白，从辰。白，音掬，有「奉事」之意。辰，用以指「早起辰時」。白辰者，是說「早起執事」之意。

釁 說文：「釁，血祭也。象祭竈也。从麩省，从酉。酉，所以祭也。从分，分亦聲。」

釁，音「虛振切」，讀若興去聲。孟子：「將以釁鐘。」注：「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罅隙，因以祭之，曰釁。」這是說，以血塗染新鐘以後，因薦而祭之；祭竈，亦須用血塗牠，所以其字从麩省。酉，是「酒」字之省，用來供祭的，所以从酉。分，是取其將牲血布散四處，以塗罅隙之意。

鞣鞣

說文：「鞣，奕也。从革，从柔，柔亦聲。」

鞣，音「耳由切」，讀若柔。奕，同便，作「弱」解。字，从革，从柔。柔，有「柔便」之意。革之柔便的，便爲「鞣」。

糲

說文：「糲，饑也。从粥，从米，米亦聲。」

糲，音「武悲切」，讀若糜。這是「粥糜」之「糜」的正字。俗字，省「糲」作「粥」，音「之六切」。「饑」，和「饘」字同義；一說，作「糜」解。現在又假借牠，作「賣糲」字解，音「餘肉切」，讀若育。字，从粥，从米。糲，音歷，是一種熟飪五味之器。置米於其中，便煮而爲粥糜了。故字从「粥米」以取意。

楛

說文：「楛，軍中士所持受也。从木，从受，受亦聲。司馬法曰：「執羽

从楛。」

柔，音「市朱切」，讀若殊。這個字，疑是「受」字的重文。軍中士兵所用

的受，不必都用積竹，故字从木。

整整

說文：「整，齊也。从支，从束，从正，正亦聲。」

整字，从支，从束，从正。支，作「小擊」解。束，有「約束」之意。既「約束」牠，而又「小擊」牠使正，便成「整」的意義。

政𡗗

說文：「政，正也。从支，从正，正亦聲。」

政字，从支，从正。這是說爲政之道，以督責人民使入於正爲本的。支，作「小擊」解，有督責之意。劉熙釋名：「政者，正也；下所取正也。」因此凡「政事」，都稱之爲「政」。如易經：「君子以明庶政；」書經：「以齊七政」是。

攷𡗗

說文：「攷，分也。从支，从分，分亦聲。周書曰：「乃惟孺子攷。」亦

讀與彬同。」

攷，音「布還切」，讀若頌；亦讀作彬。這是「頌分」之「頌」的正字。字

，从支，从分。支，作「小擊」解。擊而分之，便成「頽分」之意。

斂

說文：「斂，合會也。从支，从合，合亦聲。」

斂，音「古沓切」，讀若蛤。字，从支，从合。擊而使之合，便成「斂」字之意。現在俗語稱「會合衣縫」，曰「斂縫」。

斂

說文：「斂，煩也。从支，从簡，簡亦聲。」

斂，音「郎段切」。和「簡」字、「亂」字、「絲」字，音義都同。現在通用作「亂」。凡「事之煩者」曰斂，「治其煩」，亦稱爲斂。字，从支，从簡。支，作「小擊」解。簡，作「治」解。因牠的煩，所以「擊而治之」，這便是「斂」字从支、从簡之意。

鼓

說文：「鼓，擊鼓也。从支，从壺，壺亦聲。」

鼓，音「之六切」，讀若屬。又音「公戶切」，讀若鼓。字从支，从壺。支，作「敲擊」解。壺，音「中句切」，是指「樂器」。「用手擊樂器」，所

以「鼓」字作「擊鼓」解。「鼓」字，和「鼓」字不同。鼓字，是从壺，从叟。叟，音滔，取其象「樂之飾」。

甫

說文：『甫，男子美稱也。从用，从父，父亦聲。』

甫字，从用，从父。父，本作「矩」解，人而用矩以自守，便是美德，所以甫字作「男子美稱」解。古時候多借「父」爲「甫」。又用牠作「始冠之稱」，因此引申作「始」解。又作「大」解。經傳「甫」「父」通用，這是同音假借字。

瞑

說文：『瞑，翕目也。从目冥，冥亦聲。』

瞑字，从目冥。目冥，便是「合目」之意，所以瞑字作「翕目」解。——翕，即合字——這個字，原是「睡」之「眠」的正字，莊子上面說：『晝瞑據槁梧，』「瞑」作「眠」解，是其證。俗以「眠」作「瞑」，而「瞑」引申爲「瞑眩」。

𦣻

說文：「𦣻，以鼻就臭也。从鼻，从臭，臭亦聲。」

𦣻，音「許救切」，讀若臭。𦣻作「以鼻就臭」解，故字从「鼻臭」以會意。俗字，寫「𦣻」作「嗅」。

𦣻

說文：「𦣻，盛也。从大，从甬，甬亦聲。此燕召公名。讀若郝。」

𦣻，音「詩亦切」，讀若郝。字，从大，从甬。甬，音祕。「大」和「甬」，都有「盛多」之意，所以𦣻字作「盛」解。

雉

說文：「雉，雄雉鳴也。雷始動，雉鳴而句其頸。从隹，从句，句亦聲。」

雉，音「古侯切」，讀若鉤。雉作「雄雉鳴」解，是別乎「鳴」之作「雌雉

鳴」而說的。雉鳴時，必句曲其頸，故从「句隹」以會意。洪範五行傳曰：

「正月，雷微動，而雉雉。」這是因爲雷能通地氣，而雉應時而雉。

瞿

說文：「瞿，鷹隼之視也。从隹，从目，目亦聲。」

瞿，音「九遇切」，讀若拘。又音衢。字，从隹，从目。目，音拘，作「左
右視」解。鷹隼的視物，正作右右顧盼之狀。

幽

說文：「幽，隱也。從山中，幽，亦聲。」

幽字，从中山。幽，從山，是取其有「遮蔽」之意。从幽，幽，音憂，是取其
「微」，「微則隱」了。詩，「葉有幽」，幽，是「黝」之借。

車

說文：「車，專小謹也。从女省，从中。中，才見也。中亦聲。」

車，音「職緣切」。和「專」字相同。从女省，女作「小」解。中，音微，
是「艸木初生」之意。艸木初生而又小，便成「車」。

舒

說文：「舒，伸也。从舍，从予，予亦聲。一曰，舒，緩也。」

舒字，从舍，从予。舍，用以指「物」的。予，作「推予」解。推物予人，
得伸其意，便為「舒」。經傳，或借作「茶」，或作「豫」。

殯

說文：「殯，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从步，从賓，賓亦聲。夏后殯

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階。」

按古時候的喪禮，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其間時日，相去很遠，不應當「死在棺」，便說「葬」的。應當說「屍在棺，殯於西階，賓遇之」才合。字，从少，从賓。少，音藥，是用以指「尸」。因為賓遇之，故从「賓」。

𩚑

說文：「𩚑，并脊也。从骨，从并，并亦聲。晉文公𩚑脊。」

𩚑，音「部田切」，讀若駢。左傳，晉文公𩚑脊。𩚑，假作「駢」。字，从骨，从并，是說「脊骨相併」之意。

腥

說文：「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从肉，从星，星亦聲。」

腥，音「穌侯切」，讀若信。「腥臊」之「腥」，當作「胜」。字，从肉，从星。星，是說「肉中有物如米者」。「小息肉」，息應當作「瘰」，是一種寄生肉。人當星見的時候飼豕，每成此疾，所以从「肉星」以會意。

剝

說文：「剝，裂也。从刀，从录。录，剝割也。录亦聲。」

剝字，从刀，从彙。刀，是指「可以分物」的東西。彙，音錄，有「剝割」之意。用刀剝割東西，便是「剝」意。夏小正：『二月，剝蟬；』又：『八月，剝瓜。』剝蟬，是說殘其皮；剝瓜，是說殘其實；牠的作用是一樣的。

割

說文：『割，錐刀畫曰割。从刀，从畫，畫亦聲。』

割，作「錐刀畫」解，是說錐刀之末所畫的，叫做割。既割爲刀的畫，所以字从「刀畫」以取意。

劑

說文：『劑，齊也。从刀，从齊，齊亦聲。』

劑，音「在詣切」，讀若齊去聲。字義，从刀，从齊，是說齊之如用刀一樣。釋言：『劑，剪齊也，』意義格外明顯。周禮上面，或言「質劑」，或言「約劑」，鄭康成注：『劑爲券書，言所以齊物也。』周禮上，又多用「齊」字，例如烹人注，『齊多少之量。』現在人所用的「藥劑」字，便是周禮的「齊」字。

刺粉

說文：「刺，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从刀，从束，束亦聲。」

刺字，从刀，从束。束，作「木芒」解。木有芒，可以刺人；故刺从「刀束

」以會意。周禮考工記注：「刺，謂矛刃胸也。」引申牠的意義，作「責」

解。又如「刺史」、「刺繡」、「刺探」等解釋，都是「刺」字的引申義。

笙

說文：「笙，十三簧，象鳳之身也。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大者謂

之巢，小者謂之和。从竹，从生，生亦聲。」

笙，是一種樂器的名稱，古時候隨所作。牠的制度，已見之上面許氏說解中

。字，从竹，从生，蓋爲竹器所製的東西，而取「正月之音，物生」之意。

釋名：「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也。」初生之物必細，故方言曰：「笙，

細也。」

筑

說文：「筑，似箏，五絃之樂也。从竹，从巩。巩，持之也。竹亦聲。」

筑，音「張六切」，讀若竹。字，从竹，从巩。竹，是說一種用竹敲擊的樂

器。玳，音竹，作「扼持」解。樂書上面說：「筑，項細肩圓；鼓法，以左手扼項，右手以竹尺擊之。」從這一點看來，也足以明白从「竹玳」之意。

箏

說文：「箏，行琴相塞，謂之箏。从竹，从塞，塞亦聲。」

箏，音「先代切」，讀若絳。現在通用作「塞」。字，从竹，从塞。竹，是說一種竹器所製的玩具。从塞，按廣韻上面說：「箏，「格五」戲。箏有四采，塞四乘五，言至五卽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因其「塞四乘五」，故从塞以會意。莊子：「臧與獲，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獲奚事？曰，博塞以遊。」「塞」，便是「箏」。

冊

說文：「冊，告也。从曰，从冊，冊亦聲。」

冊，音「楚革切」。現在通用作「册」。字，从曰，从冊。取其「用簡牘告人」之意。「簡牘」，稱爲「冊」。現在「冊」行，而「冊」廢了。

可

說文：「可，𠄎也。从口，从「」，「亦聲。」

可字，从口，从「可」。「可」，音考，是「气欲舒出時」之音。人說「可」時，口中便舒气，所以从「可」以會意。

吁吓

說文：「吁，驚語也。从口，从于，于亦聲。」

吁字，从口，从于。于，也是「气舒」之音。人受驚時，口中發出一種于于之聲，故字从「口子」以會其意。

喜

說文：「喜，說也。从心，从喜，喜亦聲。」

喜，音「許記切」。古通用作「喜」。喜，作「樂」解；喜，作「說」解。

——說，便是現在的「悅」字。——樂，是一種「無所著」之詞；說，是一種「有所著」之詞。所以喜者，樂於心而形於外，故字从「心喜」以會意。

愷

說文：「愷，康也。从心豈，豈亦聲。」

愷，音「苦亥切」，讀若凱。字，从心豈。豈，作「欲」解。心中有所欲而能如願，便有「康適」之意。所以「愷」作「康」解。

音高 說文：「音，相與語，吐而不受也。从，，从否，否亦聲。」

音，音「天口切」，讀若透。字，从，，从否。，，作「主」解；否，作「不」解。主於不然，便互相睡而不受。此即「音」意。

阱 說文：「阱，陷也。从自，从井，井亦聲。」

阱，音「疾正切」，讀若淨。和「穽」字相同。這是一種穿地陷獸的東西。字，从阜，从井。阜，以指「地」；井，以像「形」。

饗 說文：「饗，鄉人飲酒也。从食，从鄉，鄉亦聲。」

饗字，从食，从鄉。取其為「鄉人所具飲食之禮」。按毛詩上的例子，凡「獻於上」的，稱為「享」；凡「食其獻」的，稱為「饗」。鄉飲酒，禮尊事重，所以用「饗」字來說。不知道「享燕」的「享」，正作「享」字的。

餽 說文：「餽，吳人謂祭曰餽。从食鬼，鬼亦聲。」

餽，音「俱位切」，讀若置。又音饋。字，从食鬼，取其有「以食祭鬼」之

意。古文通用作「饋」，是假借字。

𦉳

說文：「𦉳，日月合宿，爲𦉳。从會辰，辰亦聲。」

𦉳，音「植鄰切」，讀若辰。現在通用作「辰」。字，从會辰。辰，作「時」解。日和月，以時而會，所以从「辰會」。左傳上說：「日月之會，謂之辰。故以配日。」按「辰以配日」，是說「以從子至亥，配從甲至癸」的。

𦉴

說文：「𦉴，編樹木也。从木，从冊，冊亦聲。」

𦉴，音「楚草切」，讀若策。字，从木，从冊。木，用以指「樹木」。冊，本作「簡編」解，現在借用作「編」解。故𦉴从「木冊」以會意。

𦉵

說文：「𦉵，平也。从木，从平，平亦聲。」

𦉵，音「蒲兵切」，讀若平。𦉵，作「平」解，是專指「木器之平」而說的，故字从「木平」以會意。如榻稱爲𦉵；棊𦉵，亦稱爲𦉵；都是指「木器之平者」而說的。上林賦：「華楓𦉵櫨。」此𦉵，假作「木名」解。

杵說文：『杵，械也。从木，从手，手亦聲。』

杵，音「敕九切」，讀若丑。字，从木，从手。木·是指「用木所製的刑具」而說的。故杵作「械」解，而从「木手」以會意。

糶說文：『糶，出穀也。从出，糶，糶亦聲。』

糶，音「他弔切」，讀若跳。字，从出糶。糶，音跳，作「穀」解。以穀出賣，叫做「糶」，買穀進來，叫做「糶」。

國說文：『國，邦也。从口，从或，或亦聲。』

國字，从口，从或。口，音圍，用以像「國的四境」。或，便是古「疆域」之「域」字。有四境爲其疆域，便成爲「邦國」了。按周禮注中說：『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按古「邦國」二字，有時亦合言之。

貧說文：『貧，財分少也。从貝，从分，分亦聲。』

貧字，从貝，从分。貝，是古人用以作「貨幣」的。貨幣這樣東西，合則見

多，分則見少。貝少，便成「貧」了。

鄯善

說文：「鄯，鄯善，西域國也。从邑，从善，善亦聲。」

鄯，音「時戰切」，讀若善。按鄯善，是西域國名，本名樓蘭國。漢朝昭帝元鳳四年的時候，傅介子殺其王，改名爲鄯善，并替牠刻印章。從這一點看來，在這個時候，始製「鄯」字的。

岐岐

說文：「岐，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因岐山以名之也。从山，从支，支亦聲。」

岐字，本作「邽」，古文作「嵒」。字，从山，从支。因岐山有兩道支脈，故「从山、从支」以會意。岐邑，因岐山得名。

巷

說文：「巷，里中道也。从邽，从共，共亦聲。共，言邑中所共也。」

巷，音「胡絳切」，讀若漾。字，从邽，从共。邽，音漾，作「鄰道」解。鄰道，是說「兩旁相鄰，中間有道」的意思。兩鄰中間有道，而人可共行之

，便爲「巷」。巷字，或寫作「鄉」。

曉

說文：「曉，明也。从日光，光亦聲。」

曉，音「胡廣切」。也寫作「晃」。字，从日光。日之光，最爲明亮，故曉作「明」解，而从「日光」以會意。

旄

說文：「旄，幢也。从於，从毛，毛亦聲。」

旄，从於，从毛。於，音偃，是指「旌旗之旂」。古時候，用犛牛尾注在竿首，如斗童童然。有旄，便亦有羽，所以這一種旗叫做「旄」。因其上端有毛，故字从毛。

室

說文：「室，實也。从宀，从至，至亦聲。至，所止也。」

室，作「實」解，是說人物實滿其中的意思。字，从宀，从至。宀，音縣，用以指「屋」。至，用以指「所止之地」。宀至者，便是表明屋中可以居人之地的。引申牠的意義，則凡「所居」的，都稱爲「室」。

窞

說文：「窞，坎中小坎也。从穴，从𠂔，𠂔亦聲。易曰：「入于坎窞。」

一曰，旁入也。」

窞，音「徒感切」，讀若菴。「坎中小穴」，是說「坎中更有小坎」的意思

。字，从穴，从𠂔。穴，用以指孔穴。𠂔，音陷，作「小阱」解。地上有孔

穴，而穴中又有小阱，便爲「窞」。易經虞翻注：「坎中小穴，稱窞。」

瘵

說文：「瘵，逆氣也。从疒，从𠂔，𠂔亦聲。」

瘵，音「居月切」，讀若厥。或省寫作「瘵」。字，从疒，从𠂔，从欠。疒

，音虐，用以指「疾病」說的。𠂔，便是「逆」之正字。欠，猶「氣」。𠂔

氣从下壓起，上行入於心脅，是爲瘵病。故字从疒、从𠂔、从欠以會意。

瘵

說文：「瘵，寒熱休作病也。从疒，从虐，虐亦聲。」

瘵，作「寒熱休作病」解，是說「寒和熱一休一作，相代而行」的意思。這

種病虐戾異常，故从「疒虐」。

冠屬

說文：「冠，髮也，所以綦髮。弁冕之總名也。从宀，从元，元亦聲。冠

有法制，从寸。」

冠字，从宀，从元，从寸。宀，音冪，作「覆蓋」解。元，用以指「人的頭」。寸，是說「有法度」的意思。冠這樣東西，是弁冕的總名。用來覆蓋於人的頭上，而又有一定法度的，所以从宀、从元、从寸以取意。引申，作「覆蓋」解。

取廂

說文：「取，積也。从宀，从取，取亦聲。」

取，音「寸句切」，讀若處。字，从宀，从取。是說「宀其上而取之」的意思。和「聚」字音義皆同，「最」字音義皆別。

纒纒

說文：「纒，罔也。从罔纒，纒亦聲。一曰，縮也。」

纒，音「古眩切」，讀若絹。這是「絹絡」之「絹」的正字，俗書假作「絹」，亦作「胃」。字，从罔纒。纒，音炫，作「絡」解。纒，這一種罔，是

主於圍繞絡繹的，故从「网纒」以會意。一曰，縮也。縮，也作「絡」解。

雷雷

說文：「雷，曲梁寡婦之笱也。魚所雷也。从网雷，雷亦聲。」

雷，音「力九切」，讀若雷。「曲梁寡婦之笱」。曲梁者，是別乎其牠水中之魚梁而言；寡婦之笱，是別乎其牠之笱而言。曲梁，僅以薄爲之；寡婦之笱，是笱之敵者。因爲這種网，爲魚之所雷，故从「网雷」。

敵敵

說文：「敵，帔也。一曰，敗衣。从支，从尫，尫亦聲。」

敵，作「帔」解。帔，是一幅之巾。字，从支，从尫。支，有「敲擊」意。尫，音敵，作「敗衣」解。敗衣而復擊破之，便爲「敵」，故敵亦作「敗衣」解。引申牠的意義，作凡「敗壞」之稱。

仕仕

說文：「仕，學也。从人，从士，士亦聲。」

仕，从人，从士，士，作「事」解。人之所事，惟在於學，故仕作「學」解。現在訓仕作「入官」，非古義。按宦字，古解釋作「仕」；仕字，古解釋

作「學」。論語稱「仕於朝，」這是「今義」；許氏的說解，是說古訓。

仲仲

說文：「仲，中也。从人，从中，中亦聲。」

仲字，从人，从中。人的序齒，有伯仲叔季。仲，爲長少之中，故字从人中。毛傳：「仲，中女也。」是指女子說的。

侍儻

說文：「侍，待也。从人，从待，待亦聲。」

侍，音「直里切」，讀若雉。字，从人，从待。是說「人儲物以待用」的意思。經典上，或借作「峙」，或借作「痔」。

傾頽

說文：「傾，仄也。从人，从頃，頃亦聲。」

傾字，从人，从頃。頃，本作「傾仄」解，不過僅指「頭部」說的。从人，却是傾仄的本意。古多用「頃」爲之。

係縲

說文：「係，絜束也。从人，从系，系亦聲。」

係，作「絜束」解。絜，是說「麻的一束」；束，是說「圍而束之」；束

之，便縷與物相連。字，从人，从系。系，便是「繫」字。人能繫束麻縷，故从「人系」以會意。引申牠，作凡「相聯屬」的，稱爲係。

化

說文：「化，教行也。从匕人，匕亦聲。」

化字，从匕人。匕，作「變」解。這是說人之化人者，以能善變其道爲務。教化者，教行於上，則化成於下了。

從

說文：「從，隨行也。从辵，从从，从亦聲。」

從字，从辵，从从。辵，音蹠，作「乍行乍止」解。从，有「聽從」之意。

人乍行乍止，而我聽從牠，便有「隨行」之意。釋詁：「從，自也，」這是

「從」字的引申義。又引申爲「順從」。假借爲「縱」，如「操從」、「從

橫」是。

相

說文：「相，日日常衣。从衣，从日，日亦聲。」

相，音「人質切」，讀若日。相，是日日所穿的常衣，故字从「衣日」以會

意。左傳：「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

覽

說文：「覽，觀也。从見監，監亦聲。」

覽字，从見監。監，作「臨下」解。臨下而見，便是「覽」字之意。按「以我觀物」稱爲覽。引申軸，「使物觀我」亦曰覽。

歛

說文：「歛，歛歛，氣出貌。从欠高，高亦聲。」

歛，音「許矯切」，讀若囂。字，从欠，从高。氣出上升，故从「欠高」以會意。字，亦作「歛」。漢書：「曲陽歛歛。」

吹

說文：「吹，詮詞也。从欠，从曰，曰亦聲。詩曰：「吹求厥寧。」」

吹，音「余聿切」，讀若鬱。字，从欠，从曰，是說「氣樞而出詞」的意思。假借作「聿」。如詩經：「聿來胥宇」是。

頰

說文：「頰，納頭水中也。从頁爻，爻亦聲。」

頰，音「烏沃切」，讀若沒。字从頁爻，爻，音沒，作「入水有所取」解。

頭沒水中，便是「納頭於水」之意。今字作「沒」。

靦

說文：「靦，面見人也。从面見，見亦聲。詩曰：『有靦面目。』」

靦，音「他典切」，讀若腆。字，从面見。是說人但有面相對，自覺可憎得

很。詩小雅：「有靦面目。」傳：「靦，妬也。」

髻

說文：「髻，頰須也。从須，从冉，冉亦聲。」

髻，音「汝鹽切」，讀若冉。今俗作「髻」，這是不對的。字，从須，从冉

。須，作「面毛」解。冉，也指「鬚」。這是頰旁之須。

彰

說文：「彰，勉彰也。从彡，从章，章亦聲。」

彰字，从彡，从章。彡，音杉，像「毛飾畫文」。文章貴有詞采，故从「彡

章」以取意。古人作「勉彰」，今人作「文章」。

啗

說文：「啗，厚怒聲。从口后，后亦聲。」

啗，音「呼后切」，讀若吼。俗字便寫作「吼」。字，从后，从口。后，是

取其有厚意。口，是說出之於人的口中。

詞韻

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从司，从言，言亦聲。」

有意於內，因有是言於外。這便叫做「詞」。字，从司，从言。司，作「主」解。意主於內，然後言發於外。

長喬

說文：「長，久遠也。从兀，从匕。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匕。（同化

）亡聲，斥者，倒亡也。」

長字，从兀，从匕，从倒亾。兀，取其有「高遠」之意。匕，便是「化」的本字，久則變化，故从匕。倒亾，是說不亡的意思。物既「高遠」，而又能「久以變化」，而又「不亡」，都是表「長」之意。引申作「滋長」、「長幼」解。

𡗗

說文：「𡗗，罪不至髡也。从而，从彡，而亦聲。」

𡗗，音「奴代切」，字亦作「耐」。耐，是古代的一種刑法，較之「髡」為

輕。髡刑，當「鬻髮」，不鬻其髮，而僅去須髮，這便叫做「髡」。也稱爲「完」。字，從而，从彡。而，是一種「須」；彡，有拭畫之意。這是說「拂拭其須而去之」。

駁駟

說文：「駁，馬赤蠶縞身，目若黃金，名曰吉皇之乘。周文王時，犬戎獻之。从馬，从文，文亦聲。春秋傳曰：「駁馬百駟，」畫馬也。西伯獻紂，以全其身。」

駁，音「無分切」，讀若文。這種馬，因爲牠的身上有文采，所以从馬从文以會意。左傳：「文馬」卽「駁馬」。

駁駟

說文：「駁，馬行相及也。从馬，从及，及亦聲。」

駁，音「無答切」，讀若率。駁，作「馬行相及」解，因从「馬及」以會意。古亦以馬行貌，來形容臺之高，如「駁娑駘盪」是。

獵獐

說文：「獵，竇中犬聲。从犬，从音，音亦聲。」

猶，音「乙咸切」，讀若鹹。字，从犬，从音，這是表明牠為一種犬吠之音。又犬鳴聲中，其聲正作猶猶然。

揉燥

說文：「揉，屈申木也。从火柔，柔亦聲。」

揉，音「人久切」，讀若柔。現在易經繫傳及考工記，都寫「燥」作揉，這都不對的。字从火柔，是說「用火曲直其木」。

焚

說文：「焚，燒田也。从火楸，楸亦聲。」

焚字，應當寫作「焚」，現在習用作「焚」。字，从火楸。楸，音樊，用以指「草」。燒田者先去其草，故从「火楸」。

絞

說文：「絞，縊也。从交，从糸，交亦聲。」

古時候稱「絞」稱「縊」的，是說兩繩相交，不單是指「經死」的。兩繩相交而緊，稱為絞，故字从「交糸」。

慮

說文：「慮，多慮慮也。从心囟，囟亦聲。」

愬，音「倉紅切」，讀若忽。俗寫作「忽」。字，从心囟。囟，便是「窗」字，取有「孔隙」之意。孔隙既多而心亂，便成「愬」。

執鞶

說文：「執，捕鼻人也。从珮，从𠂔，𠂔亦聲。」

執字，从珮，从𠂔。珮，音執，作「手持」解。𠂔，音聶，用以指「驚盜賊」說的。驚盜而又捕拘之，便爲「執」。引申牠的意義，作凡「持守」之稱。

頤儼

說文：「頤，人頸也。从頁，从亢，亢亦聲。」

頤，音義和「亢」字相同。字，从頁，从亢，是說亢的地位近于頁。引申牠，作「高」解。如詩曰：「頤之頤之」是。

稟稟

說文：「稟，嫚也。从頁，从夨，夨亦聲。虞書曰：「若丹朱稟，」讀若

傲。論語曰：「稟邊舟。」

稟，音「五到切」，讀若傲。音義和「傲」字皆同。字，从頁，从夨。頁，

便是「首」字，用以指「頭」。齐，音杲，有「放大」意。凡心氣高傲而好放大的，必昂其首，故从「百齐」以會意。引申馳，爲「排慕」，作「多力貌」解。

昊杲

說文：『昊，春爲昊天，元氣昊昊。从日齐，齐亦聲。』

昊，音「胡老切」，讀若浩。字，从日，从齐。春日大氣博施，含有廣大之意，故字从日齐。昊昊，大氣渾然貌。

奘奘

說文：『奘，馵大也。从大，从壯，壯亦聲。』

奘，音「祖朗切」，讀若臧上聲。這個字，和「壯」音同，和「馵」義同。

——馵，作壯馬解。——秦晉之間，凡指人之大的，稱爲奘。揚子方言：『

奘，大也。』字，从大，从壯，是說「既大且壯」的意思。

息蹇

說文：『息，喘也。从心，从自，自亦聲。』

息，作「喘」解，喘，是指「氣息之急者」說的。字，从心，从自。自，是

指人的「鼻」。心氣必从鼻出，故从「心自」以會意。凡人的氣，急呼曰喘，緩呼曰息。引申，爲「休息」之稱，又爲「生長」之稱。引申之義行，而本義廢了。

意

說文：『意，志也。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音亦聲。』

意，作「志」解，志便是「識」，是說「心有所識」的意思。字，从心，从音。這是指「意」爲「心之音」而說的。

愍

說文：『愍，敬也。从心敬，敬亦聲。』

愍，音「居影切」，讀若敬。字，从心，从敬。敬，作「肅」解；肅敬者，敬之現於面貌的。敬之在心者，稱爲「愍」。

應

說文：『應，闊也。一曰，廣大也。一曰，寬也。从心，从廣，廣亦聲。』

應，音「苦謗切」，讀若曠。字，從心廣，取其「心地廣大」之意。引申牠

的意義，作「遠行」解，如詩經上面：『慮彼淮夷』是。——「慮」今作「懼」。——因其「廣大」，故解作「遠行」。假借爲「曠」，如漢元帝紀「羣臣久慮」是。大學：『心廣體胖』，「心廣」便是「慮」字之義。

慈瑟

說文：『瑟，急也。从心，从弦，弦亦聲。河南密縣有慈亭。』

慈，音「胡田切」，讀若弦。字，从心，从弦。古時候，西門豹性急，「佩章」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絃」以自「急」。取弦有「緊張」之意，以喻「人性之急」，故慈字从「心弦」，作「急」解。

愚戇

說文：『愚，戇也。从心，从禺，禺亦聲。禺，猴屬，獸之愚者。』

愚字，作「戇」解，戇者，是「智」之反。禺爲猴屬，牠的性很愚，供人玩弄，故愚字从「心禺」以會意。

癡騃

說文：『癡，騃也。从心，从疑，疑亦聲。一曰，惶也。』

癡，音「五漑切」，讀若礙。字，从心，从疑。人心疑慮不定，便成「癡騃」。

「之狀。駉，本可作「馬疑立之狀」解，故擬字訓爲「駉」，以見「心疑不定」之意。「擬」的引申，作「癡」解。一曰，惶也，這是「擬」字別義。

態

說文：「態，意也。从心能，能亦聲。」

態字作「意」解，意，便是人的「意態」；人有這個意，因有這個態度。字从心能，是說心有所能，然後有態度。

沚

說文「沚，水從孔穴疾出也。从水穴，穴亦聲。」

沚，音「呼穴切」，讀若湫。字，从水穴，是表明「水從穴中疾出」之意。

韓詩有「洄沚」，楚辭有「沚寥」，皆假借義。

洗

說文：「洗，木涌光也。从水光，光亦聲。」

洗，音「古黃切」，讀若光。水勢上涌。則映日有光，故「洗」字从「水光」以會意。文選江賦：「澄清汪洗。」注：「洗，謂涌而有光也。」洗字的引申假借義，有作「怒貌」解的，如詩經：「有洗有潰」是。有作「果毅貌」

「解的，如詩經：『武夫洸洸』是。又假借同「悅」，如司馬相如大人賦：

『西望崑崙之軋洸洸忽』是。

派

說文：『派，別水也。从水辰，辰亦聲。』

派，音「匹卦切」，與「辰」字相同。字，从水辰。辰作「水之袞流別」解，故派亦解爲「別水」。別水，便是「水之別流」。

沒

說文：『沒，沈也。从水，从殳，殳亦聲。』

沒字，从水，从殳。殳，音沒，作「入水有所取」解。現在「沒」从「水殳」，是說「人全入於水」的意思。因此引申牠的意義，作「盡」解。凡言「貪沒」「乾沒」等，都由「沈溺」之義引申的。

泐

說文：『泐，水石之理。从水，从防，防亦聲。』

泐，音「盧則切」，讀若勒。字，从水，从防。防，音勒，其字从「力」力者，是「人身之理」，因以示「水石之理」。

泮

說文：『泮，諸侯饗食之宮，西南爲水，東北爲牆。从半水，半亦聲。』

泮，音「普半切」，讀若配。字，从半水，是說「泮宮」的制度，半爲水的

意思。按詩經魯頌：『泮之言，半也。蓋東西門以南有水，北無也。』又

詩：『迨冰未泮，』這是假「泮」爲「判」。詩：『隰則有泮，』却假「泮

」爲「畔」。

否

說文：『否，不也。从口不，不亦聲。』

否字，作「不」解，不者，是說事之不然。否者，是人口中說事之不然，故

从「口不」以會意。引申的意義，作「不通」解，例如易經上的「泰否」

，堯典中的「否德」，和小雅的「否難知」都是。否，音「部鄙切」。

閨

說文：『閨，特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圭。从門圭，圭亦聲。』

閨字，从門，从圭。圭之形，上圓而下方，閨的戶像牠，故从「門圭」以會

意。釋宮：『宮門之小者，謂之閨。』

闔閭 說文：「闔，常以昏閉門隸也。从門昏，昏亦聲。」

闔字，从門，从昏。這是取「日昏閉門」之意。日昏閉門，有人管之，故司門者，稱「闔人」。周禮闔人：「王宮每四人，圍游亦如之。」注：「闔人，司昏晨以啟閉者。」

招徠 說文：「招，手呼也。从手，从召，召亦聲。」

招字，从手，从召。是說招人者，不用口而用手的意思。不用口而用手，便是「手呼」，也便是「招」。

妊娠 說文：「妊，孕也。从女壬，壬亦聲。」

妊，音「如甚切」，讀若任。妊，作「孕」解，孕，便是女子的懷子。字，从女，从壬。「壬」字下說，「象人懷子之形」，故从「壬」以取意。

姓 說文：「姓，人所生也。从女生，生亦聲。」

按白虎通說：「姓者，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古代的神聖人，

牠的母，感天而生子，所以稱爲天子。又因生而爲姓，故姓字从「女生」以會其意。

娶

說文：「娶，取婦也。从取女，女亦聲。」

娶字，从取女。取，作「捕取」解。女子爲人所取，以爲之室，故字从「取女」以會意。

婚

說文：「婚，婦家也。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从女昏，昏亦聲。」

亦聲。」

婚字，从女昏。這是說娶婦必以昏時，故从「女昏」以會意。爾雅釋親：「婦之父爲婚，婦之黨爲婚兄弟。」

姻

說文：「姻，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从女因，因亦聲。」

婚字，从女因。這是說女子因壻家以爲家的，故从「女因」以會意。爾雅釋親：「壻之父，爲姻。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

娣媵

說文：『娣，女弟也。从女，从弟，弟亦聲。』

娣，作「女弟」解，是說同夫的女弟；同夫，是女子同事一夫者。女子同僭一夫，先生的稱爲「姒」，後生的稱爲「娣」。從前的時候，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所以諸侯所娶者多，因別其大小，稱爲娣姒，並非指「姊妹」說的。字，从女，从弟。蓋是指「同夫的女弟」而說的。

婢

說文：『婢，女之卑者也。从女，从卑，卑亦聲。』

婢，作「女之卑者」解，所以字从「女卑」以會意。曲禮：『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注：『婢之爲言，卑也。』

媵

說文：『媵，色好也。从女，从美，美亦聲。』

媵，音「無鄙切」，讀若美。女子以美色爲尙，故从「女美」。按凡「美惡」之「美」，可作「媵」，古文作「媵」。

嬰

說文：『嬰，頸飾也。从女，从賁，賁亦聲。賁，貝連也。』

嬰字，从女，从頤。頤，音嬰，是兩貝相連，本作「頸飾」解。女子好飾，故从女。嬰，一作「纒」解，這是一切纏繞，如頤之纏頸一樣。現在又作「嬰兒」解，其實「嬰兒」却是「嬰媿」的轉語。

媛媿

說文：「媛，美女也。人所欲援也。从女，从爰，爰亦聲。爰，於也。詩曰：『邦之媛兮。』」

媛，音「王眷切」，讀若阮。字，从女，从爰。爰作「引」解，毛詩鄘風傳曰：「美女爲媛。媛者，引也，謂人所欲引爲己助者也。」從這一點看來，媛字从爰的意義，便可明白了。

奸姦

說文：「奸，犯姦也。从女，从干，干亦聲。」

奸字，从女，从干。干，作「犯」解；女子干犯法紀之事爲姦，故奸作「犯姦」解，而从「女干」以會意。按奸字，是說犯姦姦之罪，並非就是「姦」字。現在的人多用「奸」爲「姦」，這是不對的。引申，作凡「有所犯」解

医

說文：「医，盛弓矢器也。从匚，从矢，矢亦聲。國語曰：「兵不解医。」

」

医，音「於計切」，讀若意。字，从匚，从矢。匚，音僊，用以像器物的形狀。矢在器中，所以說「盛弓矢器」。

匹

說文：「匹，四丈也。从八匚。八，撲一匹。八亦聲。」

按小爾雅上說：「五尺爲墨，倍墨爲丈，倍丈爲端，倍端爲兩，兩謂之匹。」大約古時的布帛，自兩頭卷之，一匹兩卷，所以古稱爲「兩」，便是漢稱爲「匹」。字，从八匚。八匚者，是說八撲一匹。撲，便是「摺撲」之意。這大概是每摺五尺，一頭四摺的呢。

縑

說文：「縑，合也。从糸，从集，集亦聲。」

縑，音「姊入切」，讀若集。字，从糸，从集，是說「集合其絲」之意。衆

絲之合稱爲「縑」，猶五采之合稱爲「縹」。

螟螣

說文：「螟，蟲食穀心者。吏冥冥犯法，卽生螟。从虫冥，冥亦聲。」

螣，音「莫經切」，讀若民。字，从虫冥，是取吏冥冥犯法而生是虫之意。

「吏冥冥卽生」者，又指「食心」而說的。毛詩傳曰：「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蝻，食節曰賊。」這是各種害穀之虫之別。

蠖蟻

說文：「蠖，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蠖。从虫，从貸，貸亦聲。詩曰：

「去其蠖蟻。」」

蠖，音「徒得切」，讀若特。今詩經作「騰」。字，从虫，从貸。貸，作「從人求物」解。吏乞貸則生蠖，故从「虫貸」。

蟻

說文：「蟻，禹屬，善援。从虫，从爰，爰亦聲。」

蟻，音「兩元切」，讀若援。現在俗字別作「援」，是不對的。字，从虫，从爰。爰，作「引」解。蟻這種猴類，臂長而善於援引攀伸，故从「虫爰」

以會意。山海經傳曰：「蟻，似獼猴，而大臂脚長，便捷，色有黑有黃。」

坤培

說文：「坤，地也。易之卦也。从土，从申，土位在申。从土，从申，申

亦聲。」

遠古的時候，伏羲氏取天地之德爲卦，名曰乾坤。坤，是用以指地的，所以說「坤，地也。易之卦也」。字，从土，从申。是說土位在「申」之意。申爲七月，陰氣成體，而坤正屬氣之陰者，故位於申。

坪埤

說文：「坪，地平也，从土，从平，平亦聲。」

坪，音「皮命切」，讀若病。字作「土地之平」解，故从「土平」以會意。

均埤

說文：「均，平徧也。从土，从勻，勻亦聲。」

均字，从土，从勻。勻者，匝也，取其有周匝之意。土地周匝平勻，叫做「均」。古時候，多假「勻」和「鈞」爲之。

墨

說文：「墨，書墨也。从黑土，黑亦聲。」

箸於竹和帛的，總稱爲「書」。書在竹木上的用漆，書在帛上的用墨，故「墨」字作「書墨」解。字，从黑，从土，是說墨之黑，如土之黑一樣的意思。引申軸的意義，有作「喪服之黑色」解的，如左傳：「晉於是乎始墨」是。有作「貪墨」解的，如左傳：「貪以敗官曰墨」是。有作「刑法名」解的，如書：「臣下不匡，其刑墨」是。

畿
說文：「畿，天子千里地，以逮近言之，則言畿也。从田，从幾省，亦聲。」

畿，音「巨衣切」，讀若幾。字，从田，从幾省。幾，作「近」解。田，用以指「地」。畿，爲近天子京城之地，故从「田幾」。

黃

說文：「黃，地之色也。从田，从艸，艸亦聲。艸，古文光。」

黃字，从田，从艸。田，用以指「地」。艸，古「光」字，用以指「地之色」。易經：「天玄而地黃，」是說「地爲黃色」之證。

𠂔

說文：「𠂔，發也。从力微，微亦聲。」

𠂔，音「丑列切」，讀若微。現在俗字作「撤」，這是不對的。字，从力微

。微，作「通」解。「以力通之」，便成「𠂔」。

劫

說文：「劫，人欲去，以力脅止，曰劫。或曰，以力止去，曰劫。从力去

，去亦聲。」

劫字，从力去，是說「用力而逃」的意思。人欲去而以力止之，便爲劫。劫

，不專是說盜的，而盜禦人於國門之外，便成劫。劫，音「居怯切」。

協

說文：「協，同心之和也。从劦，从心，劦亦聲。」

協，音「胡頰切」。字，从劦，从心。劦，作「同力」解。同心一如同力，

故字从「劦心」以會意。

𠂔

說文：「𠂔，同思之和也。从劦，从思，劦亦聲。」

𠂔，音「胡頰切」。字，从劦，从思。劦，作「同力」解。同思一如同力，

故字从「彡思」以會意。

協協

說文：「協，同衆之和也。从彡，从十，彡亦聲。」

協，音「胡頰切」。字，从彡，从十。彡作「同力」解；十，作「衆」解。

同衆一如同力，故字从「彡十」以會意。

卸鈿

說文：「卸，金飾器口。从金口，口亦聲。」

卸，音「苦厚切」，讀若口。字，从金口，是說「以金塗器口」的意思。以金塗器，便是現在俗所謂「鍍金」。

鑿鑿

說文：「鑿，小鑿也。从金斬，斬亦聲。」

鑿，音「藏濫切」，讀若暫。鑿，作「小鑿」解。小鑿爲金屬所製之物，用以「鑽注」的，故从「金斬」以會意。

鈞鈞

說文：「鈞，方鐘也。从金方，方亦聲。」

鈞，音「府良切」，讀若方。鈞，是金屬所製的方鐘，故从「金方」以會意。

廣韻：「鈔，鏃屬。」這是今義。

鏃鏃

說文：「鏃，鐵之莛者。从金柔，柔亦聲。」

鏃，音「耳由切」，讀若柔。鏃，是說「鐵之柔莛」的，故字从「金柔」以會意。「鏃」和「鉅」相反，「鉅」作「大剛」解。

輶輶

說文：「輶，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从車，从巢，巢亦聲。春秋傳曰：

「楚子築輶車。」」

輶，音「鈕交切」，讀若巢。輶，是說高車加巢，故从「車巢」以會意。按

左傳注：「輶，車上爲櫓。」又左傳：「楚子登諸樓車。」注：「車上望櫓

，所以窺望敵軍。」

輶輶

說文：「輶，車耳反出也。从車反，反亦聲。」

輶，音「府遠切」，讀若反。「車耳反出」，是說車之圓角，有斜倚向外的東西。因爲「車耳反出」，所以字从「車反」以會牠的意。

擊

說文：「擊，車轄相擊也。从車，擊亦聲。」

擊，音「古歷切」，讀若激。擊，作「車轄相擊」解。轄，便是鍵，鍵在車頭的頭上，這是說「車轄相擊」的意思。字，从車，擊。擊，音激，作「相擊中」解。「車相擊」者，却是指「車轄相擊」的。

陸

說文：「陸，高平地。从阜，陸亦聲。」

陸字，从阜，从奎。阜，是「大陸山無石者」。奎，音六，像「土塊奎奎」之形。既大陸山無石，而又土塊奎奎，便是「陸」。

陷

說文：「陷，高下也。一曰，陲也。从阜，从畝，各亦聲。」

陷字，作「高下」解，是說高與下有懸絕之勢的意思。字，从阜，从畝。阜，是說「大陸之高者」，而畝作「地下坎穴」解，這便是「陷」字之意。「高下之形」曰陷；故引申之義，「自高入於下」，亦稱爲陷。

頤

說文：「頤，仄也。从阜，从頃，頃亦聲。」

頤，音「去營切」，讀若傾。凡「頭不正」的稱爲「頃」，故字从「頁」；「人傾仄」的稱爲「傾」，故字从人；「山阜之傾仄」的，便稱爲「頤」；故字亦从「阜頃」以會意。頃，是指「人頭的頃仄」，今用以指「山阜」。

隙

說文：「隙，壁際孔也。从阜窠，窠亦聲。」

隙字，从阜窠。窠，是說「孔中見白」之意。从阜，所以作「壁際孔」解。際，是「自分而合」說的；隙，是「自合而分」說的。引申牠的意義，凡「拆裂」，都稱爲「隙」。又引申牠，凡「間空」也都曰「隙」。假借，以「郤」爲之。

季

說文：「季，少稱也。从子，从釋省，釋亦聲。」

季字，从子，从釋省。子，是指「人之子」說的，人之子，大概都是指「年幼」者；而釋亦作「年幼」解。故季字，从「子釋」而訓爲「少稱」。引申，凡「物之穉」者，稱爲「季」。季必居後，所以四時之終月，爲「季月」。

；末世，爲「季世」。

疏

說文：『疏，通也。从流，从疋，疋亦聲。』

疏字，从流，从疋。流，音突，有「忽出」意。疋，音胥，取其「通」。既出而又能通，便是「疏」字之意。鄭注月令明堂位，薛解西京賦，張注魯靈光殿賦，都以「疏」作「刻鏤」解，是古時候「疋」「𠄎」「疏」三個字，可以互相通用的。疏字的引申義，作「疏闊」、「分疏」、「疏記」解。

羞

說文：『羞，進獻也。从羊，从丑，丑亦聲。』

羞字，从羊，从丑。羊，是指所進的東西。丑，象手之形，用以進物者。故字从「羊丑」以會意。引申牠的意義，凡有「所進的東西」，都稱「羞」。

又假借牠，作「羞恥」解，如書經上面說：『惟口起羞』是。

酒

說文：『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从水，从酉，酉亦聲。一曰，造

也。吉凶所造也。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之而美，遂疏狄儀。杜康作秫酒

。』

人性的善惡，可於酒後，看牠的究竟，所以說「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字，从水，从酉。酉字下曰：「八月黍成，可爲酎酒，」這正是酒的本義。因爲酒由「水」所製成，故从「水」以會意。

酎

說文：『酎，酒樂也。从酉，从甘，甘亦聲。』

酎字，从酉，从甘。這是說飲酒而甘，便覺酒興之快樂了。引申牠的意義，作凡「飽足」之稱。

以上這許多字，是屬於『會意兼聲，而聲即在意中的』會意字。這一類的字，和『形聲字』相近，而不入『形聲』者，因爲牠「兩字」或「三字」合成「一字」的，其中多有意可會，而聲亦便包含有本字之中的緣故，故列入『會意』，而不列入『形聲』。

變例十 於會意之外，別加聲者。

碧碧

說文：「碧，石之青美者。从玉石，白聲。」

碧字，从玉石，這是說碧爲一種似玉之石。「从白聲」，是祇取其聲，而無意可會，所以說「於會意之外，別加聲者」。以下凡本目中的字，都仿此。碧，色青白，取「金剋木」之象。

藻藻

說文：「藻，芙蕖根。从水艸，禺聲。」

藻，音「五厚切」，讀若耦。現在俗字，都寫作「藕」。字，从水艸，表明牠是水中一種艸類。从禺聲。

萍萍

說文：「萍，草也。無根浮水而生者。从水艸，并聲。」

萍，音「符兵切」，讀若平。俗字多作「萍」。字，从水艸，表明牠是水中一種浮生的艸。今江東稱「藻」。

藻藻

說文：「藻，水艸也。从水艸，臯聲。」

藻字，从水艸。也是一種浮生水面的艸。牠的莖，大如釵，股葉蒙茸，深綠

色，莖寸許，有節的是。

春蓄

說文：「春，推也。从艸，从日。艸，春時生也。屯聲。」

春字，从艸，从日，是說艸爲春日所生的意思。屯，像艸木的初生，屯亦聲。

尚書大傳：「春，出也。萬物之出也。」

曾曾

說文：「曾，詞之舒也。从八，从日，囙聲。」

曾字，从八，从日。八，像气的分散。日，用以指口中之言。言時，像气分散，所以「曾」字作「詞之舒」解。囙，「囙」古文，音聰。「曾」有時作

「乃」解，如詩經：「曾是不意；」論語：「曾是以爲孝乎」等是。後世的

人，解釋牠作「曾經」之「曾」，這不是古義。至於「曾祖」、「曾孫」，

是取「增益層累」之意，「增」和「曾」，可通讀。

歸歸

說文：「歸，女嫁也。从止，从婦省，自聲。」

歸字，从止，从婦省。是取「婦人回母家寧止」的意思。因此凡還家的，多

是假婦嫁之名以行。𠄎，音堆。

𦍋

說文：「𦍋，疾也。从止，从又。又，手也。𠄎聲。」

𦍋，音「疾葉切」，讀若習。字，从止，从又。止，指「足」，又，指「手」；手和足共爲之，便成「疾快」之意。因此「𦍋」作「疾」解，而从「止」又「以見義。凡「便捷」字當用「𦍋」；捷作「獵」解，非「𦍋疾」之義。

御

說文：「御，使馬也。从彳止𠄎，𠄎聲。」

御字，从彳止𠄎，是說「行止皆有節度」的意思。引申軋，作「統御」解。又引申，天子所止，曰「御前」，也取「統御四海」之意。一說，从彳卸，

卸亦聲。

卸

說文：「卸，舍車解馬也。从𠄎止，午聲。」

卸，音「司夜切」，讀若寫。馬以羈車，止車，便解馬，所以說「舍車解馬」字，从𠄎止。𠄎，便是節。止，作「行止」解。是說「行止有節」的意

思。引申輅，凡脫衣卸甲，都稱「卸」。又舟人出載，也稱爲「卸」。

衛衛

說文：「衛，宿衛也。从行市，韋聲。行，列衛也。」

衛字，从行市。這是說夜巡者，必周市其所巡的。周禮宮伯注：「庶子宿衛

之官。」韋，是「圍」字之省。

嗣嗣

說文：「嗣，諸侯嗣國也。从冊，从口，司聲。」

嗣字，从冊，从口。冊，是諸侯受封於王的符命。口，音圍，像國之四境。

故嗣，作「諸侯嗣國」解。引申，爲凡「繼嗣」之俚。

奉承

說文：「奉，承也。从手，从升，丰聲。」

奉字，从手，从升。升，便是「拱」字，指人的左右手。這是說手左右雙引

以進，便成爲「奉承」之意。

鬻鬻

說文：「鬻，鬻也。从高，从米，毓省聲。」

鬻，音「余六切」，讀若欲。便是現在所稱「鬻粥」的「粥」字。字，从鬻

，从米，是說鬲中所煮的米。正文作「籩」。

尋

說文：「尋，繹理也。从工口，从又，从寸，彡聲。工口，亂也。又寸，

分理之也。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

尋字，从工口，从又，从寸。人工於言辭的，必足以「致亂」，亦足以「致治」，故从「工口」。从又寸，所以見其有「分理」之意。得其分理，而又能治之，這便是「尋」字之意。引申之義，作「長」解。八尺曰尋，是由長之意引申出來的。凡尋求者，時間必長，故又爲「尋求」之「尋」。古文假借爲「熱溫」解。如左傳：「若可尋也」是。

徹

說文：「徹，通也。从彳，从支，从育，育亦聲。」

徹字，从彳，从支，从育。彳，作「行」解。支，作「擊」解。育，作「養育」解。擊之而又養育之，那便行之無不通了。

數

說文：「數，覺悟也。从教，从口。口，尙矇也。白聲。學，篆文，數

省。」

數，音「胡覺切」。和「學」字本是一字。字，从教，从門。門，音羈，作「覆障」解。這是說，人尙重障，故教而覺之。

羈

羈

說文：「羈，周燕也。从隹，巾，象其冠，肉聲。一曰，蜀王望帝，姪其

相妻。慙，亡去，爲子羈鳥。故蜀人聞子羈鳴，皆起曰，是望帝也。」

羈，音「戶圭切」，讀若規。字，从隹，从巾。隹，是指牠爲「禽屬」。巾，象子羈鳥的冠。子羈，即「子規」，亦卽「杜鵑」。

雁

說文：「雁，知時鳥也。从隹，从人，厂聲。」

雁，這一種鳥，春去秋來，能知時令，所以說「知時鳥也」。這個字，和「鴈」字有別。鴈从鳥，作「鵝」解，現在和「雁」字通用。雁，是「鴻雁」，从隹。鴻雁，知時守序，有人之道，人用以爲學，所以其字从人。

衡

說文：「衡，牛觸橫大木。从角，从大，行聲。詩：「設其楅衡。」」

衡字，从角，从大。是說「牛角觸在所橫大木之上」的意思。詩經上面說：

『設其楅衡。』箋云：『楅，衡其牛角，爲其觸軀人也。』周禮上說：『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榘狀。』按橫木必定是平的，故引申牠的意義，作「平」解。而物之平的，則莫如「衡」，故又引申爲「權衡」之「衡」。

簠

說文：『簠，黍稷圓器也。从竹，从皿。甫聲。』

簠，音「方矩切」，讀若甫。是一種祭祀所用，盛黍稷的圓器。字，从竹，从皿。是說用竹所製的器皿。

市

說文：『市，買賣所之也。市有垣，从巾。从了，了，古文及，象物相及也。之省聲。』

市，是一種買賣所至的場所，所以說「買賣所之也」。凡市必有垣，故从巾。巾，音坳，本作「郊坳」解，今取其像「垣」之形。又凡市，必各物相及而至，故从了。了，便是古文「及」。按古時候，「日中而市」。

牽

說文：「牽，車軸耑鍵也。兩穿相背。从舛，萬省聲。萬，古禽字。」

牽，音「胡夏切」，讀若韜。字亦作「轄」、作「轄」。牽這樣東西，是以鐵豎貫軸頭而制轂，如鍵閉一樣。兩穿相背，是說每穿鍵以一鐵的意思。字，从舛，从萬省。舛，作「相背」解，指「兩穿相背」說的。萬，今作「僕」。

梁

說文：「梁，水橋也。从木，从水，乃聲。乃，讀若創。」

梁字，从木，从水。因為牠用木所做，而跨於水上，故从「木水」以會意。梁，便是現在的所謂「橋」。

燹

說文：「燹，積木燎之也。从木，从火，酉聲。詩曰：「薪之燹之。」周禮：「以燹燎祠司中司命。」

燹，音「余救切」，讀若酉。字，从木，从火，是取「積木燎之」之意。詩

經傳：「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

稽留

說文：「稽，留止也。从禾，从尤，旨聲。」

稽字，从禾，从尤。禾，音羈，有「木曲不伸」之意。尤，作「乙」欲出而見，闕「解」。既曲不得伸，又出而見闕，便有「稽留」之意。凡稽留，則有「審慎未詳」的意義，故引申牠，作「稽攷」解。

冥胤

說文：「冥，幽也。从日，从六，一聲。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幽也。」

冥字，从日，从六。日之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其光幽暗，故冥从「日六」。以會意。左傳：「日之數十，」是說自甲至癸。

虜瀆

說文：「虜，獲也。从毌，从力，庀聲。」

虜，音「郎古切」，讀若路。字，从毌，从力。毌，音貫，有「貫索」之意。以力拘之而貫索牠，便爲「虜囚」了。

牖牖

說文：「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从片，从戶，甫聲。譚長以爲甫上日也。」

，非戶也。牖，所以見日。」

牖字，从片，从戶。片，是「判解之木」。以判解之木作戶，便爲「牖」。

交窗者，以木橫直之，便是今之窗。

竊

說文：「竊，盜自中出，曰竊。从穴米，隴廿皆聲也。」

竊字，从穴米。米自穴出，是取「盜竊米自穴出」之意。隴，音厝，是古文

「僕」；廿，古文「疾」；皆取其聲。

寶

說文：「寶，珍也。从宀，从玉，从貝，缶聲。」

寶字，从宀，从玉，从貝。宀，音縣，是指「屋」解。玉和貝，都放在屋下

，便成爲可寶之物了。

宜

說文：「宜，所安也。从宀之下，一之上。多省聲。」

宜字，从宀之下，一之上。宀，用以指「屋」；一，用以指「地」。人居於

屋之下，地之上，便相宜而相安了。

害

說文：「害，傷也。从宀，从口。宀口，言害從家起也。丰聲。」

害字，从宀，从口。宀，用以指「家室」；口，用以指「人」。宀口者，是說人之禍害，从家中起的。詩書，多假「害」爲「曷」。

寤

說文：「寤，寐而有覺也。从宀，从疒，夢聲。」

寤，音「莫鳳切」，讀若夢。也便是「吉夢維何」之「夢」的正字。字，从宀，从疒，夢聲。宀，音緜，作「覆蓋」解。疒，音虐，作「倚箸」解。夢，作不明解。這個字，便是說人倚箸覆蓋的床上，神志迷糊不明，便成寤的景象。現在通俗習用，多假「夢」字爲之。「夢」字行而「寤」字廢了。

競

說文：「競，競也。从二兄，二兄競意。丰聲。一曰，競，敬也。」

競，音「居陵切」，讀若矜。字，从二兄。兄，作「長」解。二人相爭爲長，便有「競意」。競者，彊語也。詩，作「戒」解。

鬢

說文：「鬢，鬚髮也。从彡，从刀，易聲。」

鬚，音「他歷切」，讀若替。有時假用寫作「髻」也省寫作「剔」。字从影，从刀。影，音標，作「長髮」解。這是說「剃去髮」的意思。

彘

說文：「彘，豕也。後踠廢，謂之彘。从彘，从比，矢聲。」

彘字，作「後踠廢之豕」解。廢，是說「鈍置」的意思。豕的前足，借能屈伸。後足行步蹇劣，很不便當，所以稱爲「廢」。「彘」的足和「鹿」足同，所以从二匕。匕，像足的形狀。

鞫

說文：「鞫，窮理罪人也。从卒，从人，从言，竹聲。」

鞫，音「居六切」，讀若鞠。這是「鞫獄」之「鞫」的正字。字，从卒，从人，从言。卒，音匿，用以指「盜賊」的。盜賊，都爲「犯辜」之人，所以从「卒人言」者，是說犯辜人的言。犯辜人的言，由法官審理而得，故曰「窮理辜人」。

憲

說文：「憲，敏也。从心，从目，害省聲。」

憲字，从心，从目。心和目並用，便有「敏」的意思。引申牠的意義，作「法」解。又假借牠，作「顯顯」解，如詩經：「憲憲令德」是。亦假借牠，作「欣欣」解，如詩經：「無然憲憲」是。

涅

說文：「涅，黑土在水中也。从水，从土，日聲。」

涅，音「奴結切」，讀若涅。字，从水，从土，是說「土在水中」的意思。

論語注：「涅，可以染皁者。」皁，黑色。

溼

說文：「溼，幽溼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而有土，故溼也。暴省聲。」

溼，音「失入切」。這是「乾濕」之「濕」的正字。濕，音「他合切」，是「淪濟溼」之「溼」的正字。按凡溼的所从生，多生於上面有覆蓋的東西，而氣不得溼，所以字从一水土以會意。一，有「覆蓋」之意。

泰

說文：「泰，滑也。从升，从水，大聲。有，古文泰。从夬，大聲。」

泰，音「他達切」，一音「他蓋切」。字，从甘，从水。卅，古「拱」字，用以指「手」。這是取「水在手中，下溜很便利」的意思。又物之滑的，則寬裕自如，所以引申為「縱泰」，又作「泰侈」解。古文「泰」，楷書作「太」。

聽聽

說文：「聽，聆也。从耳，从憲，壬聲。」

聽字，从耳，从憲。耳，是「司聽」的東西。憲，便是「得」字。耳中有所得，便成爲「聽」了。

柩

說文：「柩，棺也。从匚，从木，久聲。」

柩字，从匚，从木。匚，音方，是說一種方的器具。木，是說用木做的。柩，本作「𣪠」，殷人用木，乃作「柩」。

繭

說文：「繭，蠶衣也。从糸，从虫，芾聲。」

繭，古文作「覯」。「蠶衣」，衣，有「依」意，繭所依的，稱爲「蠶衣」。

。字，从糸，从虫，是說蠶虫所吐的絲。

彝

說文：『彝，宗廟常器也。从糸，糸，綦也。升，持米器中實也。彑聲。』

此與爵相似。周禮，六彝：雞彝，鳥彝，黃彝，虎彝，蟲彝，斝彝，以待裸

將之禮。』

彝字，从糸。糸，作「細絲」解。升，同拱，是指持米實器中。彝，是一種

常器，所以引申牠，作「彝常」解。

畝

說文：『畝，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从田，从十，久聲。』

畝，本作「晦」字。字，从田，从十。十，指「四方」，像阡陌的制度。田

中有阡陌的，便稱爲畝。

陳

說文：『陳，宛丘也。舜後，媯滿之所封。从阜，从木，申聲。』

陳，作「宛丘」解。凡四方高，中央低下的，稱爲「宛丘」。字，从「阜上有木」以會意，是取古國有喬木之意。按，陳爲國名。詩譜：『陳者，太皞

伏義氏之墟。帝舜之冑，有虞闕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器利用，與其神明之冑，封其子媯滿於陳。」

疑

說文：『疑，惑也。从子，止。匕，矢，皆聲。』

疑，作「惑」解。惑有亂意，蓋好疑之人，心中必多亂的。字，从子止。止，作「不通」解。這是說「幼子不通多惑」。

以上都屬『於會意外別加聲的』會意字。這一種字，合數字之義，以會一字之意，而別加一聲。但是這『表聲』的字，祇取其聲，而沒有意的。

變例十一 字無聲不得不謂之會意實則各自爲意不可會的

君

說文：『君，尊也。从尹發號，故从口。』

君字，从尹，从口。尹，作「治」解；口，是用以「發令」的。這是說爲君之道，既主「治天下」，又主「發號令」的。按此二義，係兩相對立之文，不可合爲一義，以下本目中的字，多仿此。

喬

說文：『喬，以錐有所穿也。从矛，从畎。一曰，滿有所出也。』

喬，音「余律切」，讀若聿。字，从矛，从畎。矛，和「錐」，兩不相倫，

祇不過从「比象」之意。畎字，从內，內和「穿」，義略相近。所以喬字从

矛，从畎，也是兩義相對立的。廣雅上面說：『喬，穿也。』廣韻上面說：

『喬，滿也。』「喬雲」，便取牠有「滿出」之意。假借牠爲「聿」，用做

「語詞」解。

繚

說文：『繚，亂也。一曰，治也。一曰，不絕也。从言絲。』

繚，音「呂員切」，讀若戀。字从「言絲」，這是說治絲容易棼亂，而絲亦

不絕之意。按繚字，作「亂」、作「治」、作「不絕」解，此三義，與「絲

」皆有關係，然非「王言如絲」之義。

蔑

說文：『蔑，勞目無精也。从苜，人勞則蔑然。从戌。』

蔑，音「莫結切」，讀若密。字，从苜，从戌。苜，音末，作「目不正」解

。人勞，便目視不正。案，以「戍」爲「勞」，和「目」不相涉，兩義也相對立的。人目勞，則精光茫然，因此「蔑」字通用作「昧」。引申作「細」，作「無」解。

利勑 說文：「利，銛也。从刀。和，然後利，从和省。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利，銛也，从刀」，這兩句，指「刀之銛利」說的。「和，然後利，从和省」，這兩句，是說「吉利」之意。銛，是垂屬，引申作「銛利」解。銛利的引申，作凡「利害」之「利」。這個字，先解釋「从刀」，乃字之正義。後解釋「从禾」，以與利字相黏合。

曹曹

說文：「曹，獄之兩曹也。在廷東，从棘。治事者，从曰。」

曹字，从棘，从曰。棘，是說在「廷東」，用以指其「地」。曰，是說「治事」，用以指其「職」。這個字所从的二義，也是相對的。尙書上面說：「

兩造具備。」造，猶「曹」字；曹，作「類」解。引申牠的意義，作「輩」
「羣」解。

字

說文：「𦵏，艸木寔字也，从𦵏。人色也，从子。論語曰：「色勃如也。」

𦵏，音「蒲妹切」，讀若勃。這個字：上二句，是說艸木之盛；下二句，是
說人色之盛。而艸木之盛，和人色一樣，所以字，从𦵏，从子。𦵏，音潑，
作「艸木盛」解。艸木之盛，和人色之盛，是兩義對立的。

聯

說文：「聯，連也。从耳，耳連於頰也。从絲，絲連不絕也。」

聯字，从耳，从絲。耳，是取軀「耳連於頰」的意思；絲，是取軀「絲連不
絕」的意思。耳和絲，兩義相對立，而取其「連」的意思，是相同的。按「
聯」，爲「連」的古文，周朝稱爲「聯」，漢朝稱爲「連」。

醫

說文：「醫，治病工也。从毌，毌，惡忞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从酉

；王育說。一曰，毆，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古者，巫彭初作醫。」

醫字，从毆，从酉。毆，音翳，本作「擊中聲」解；此說其有「惡姿」之意。凡精於小道的人，其性多乘戾而不和平，故从「毆」。又凡醫者，性多愛酒；而酒也所以治病的，故从「酉」。此字也毆、酉，兩義相對。

以上這幾個字，字中無聲，不能不把他列入『會意』。其實這些字所从的字，都各自爲意，不可會的。因此許君也兩分說之，不爲強合。

關疑一

毒 𦵏 說文：「毒，厚也。害人之艸，往往而生。从屮，从毒。」

毒字，从屮，从毒。或作从屮，毒聲。這兩種造字的意義，都不可解。因爲「屮」字雖取「害人之艸，往往而生」之意。而从「毒」則無取義。至於「毒」聲，與「毒」聲亦不合。毒，是兼善惡之辭而說的。

詹詹

說文：『詹，多言也，从言，从八，从𠂔。』

詹字，从言，从八，从𠂔。𠂔，音委，作「仰」解，和「言」的意義無涉。

又收「詹」於「八」部，而不入言部，也不可解。

逐逐

說文：『逐，追也。从辵，从豚省。』

逐字，从辵，从豚省。辵，音蹠，作「乍行乍止」解，此取其「行走」意。

从「豚」省，於「追」義無所取。

叟叟

說文：『叟，老也。从又，从灾，闕。』

叟字，从又，从灾。又，是指「手」。手灾者，取其「衰惡」之意；因此或

以爲「老人寸口脈衰」，用以作叟字造字之義，其實意曲不可通。又衆經音

義「病見於脈」之說，也覺附會難通。左傳，作「僂」。

燮燮

說文：『燮，和也。从又言，从炎。籀文作「燮」，从羊。羊，音飪。』

燮字，音「穌叶切」，讀若溼。字，从又言，从炎。又言者，是說「言」與

「手」，都所以「和」的。从炎，義不可解。一曰，「炎聲」。

𡗗

說文：『𡗗，滑也。从又中。詩曰：「𡗗兮，達兮。」一曰，取也。』

𡗗，音「土刀切」，讀若滔。這便是「挑撻」之「挑」的本字。字，从又中。是說「手持艸」。手持艸，那有「滑」的意義。

𡗗

說文：『𡗗，借也。闕。』

𡗗，音「古雅切」。現在俗字，多作「假」。周伯琦說：『从皮，从二。皮多假也。』按真假乃漢時語，不可說古義。又說文無借字，穀梁傳有之，羣書，「借」多作「藉」。

相

說文：『相，省視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

詩曰：「相鼠有皮。」

相字，从目，从木。許氏引易經以說「从木」之意，終覺牽強。因為目不僅用爲「觀木」，而始可爲相的。凡「目接物」的，都稱爲「相」。因此，凡

彼此交接的，也都稱「相」。其交接而相扶的，則爲「相瞽」之相。

百

說文：「百，十十也。从一，从白。數，十十爲一百。百，白也。十百，

爲一貫。貫，章也。」

百字，从一，从白。白，便是說「百」。這個字的意義，豈是說「一百」爲「一貫」的所始變？按數終於九，至十，便進於前一位，而成爲一；所以百字爲「十之十」，而字从一不从十的。

隼

說文：「隼，祝鳩也。从隹一。」

隼，音「思允切」，讀若笋。字，从隹，而一則不可解。一說，从一者，是指「壹宿之鳥」。說牠壹意於所宿之木的。

雋

說文：「雋，肥肉也。从弓，所以射隹。」

雋，音「徂交切」，讀若全上聲。字，从弓，从隹。按問，爲「短尾之几」。非「弓」字。引申，爲「鳥肥」。今作「英雋」字用。

隋

說文：『隋。裂肉也。从肉，从隴省。』

隋，音「徒果切」，讀若墮。字，从肉，从隴省。這個字，「从隴省」，竊以爲當作「隴省聲」。裂肉，謂尸所祭之餘。

笑

說文：『笑，喜也。从竹，从犬。』


這個字，說文中本闕，應當以漢書中作「矣」爲正。上半象其形，下半會其意。大徐據唐韻引說文之辭，把牠補起來，从竹，从犬，而不述牠的意義。今習俗寫「笑」，多作「从犬」。字統異說：『从竹，从天。』竹，是可以做「樂器」的，這是取「君子樂然笑」的意義。一說，竹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

左

說文：『左，手相左助也。从ナ工。』

左，便是古「佐」字。取其有「輔助」之意。字，从ナ工。从ナ可解，从工不可解。或許是「天工人代」之意呢？

某果。說文：「某，酸果也。从木，从甘，闕。」

某，是「梅杏」之「梅」的正字。字，从木，从甘。从甘，義不可解。竊意應當依本艸綱目作，這是「以會意定象形字」。一說，甘，是酸之母，凡食多，易作酸味，此乃水土合而生木之驗。現在多借爲「不知名者」之稱；又「泛言事物」之辭。

質。說文：「質，以物相贅。从貝，从所，闕。」

質字，从貝，从所。貝，取其爲「可贅之物」。所，不可解。引申牠，作「木質」、「性質」解。又作「平」、作「成」解。

冢。說文：「冢，覆也。从冂，豕。」

冢，音「莫紅切」，讀若蒙。凡「蒙覆」、「童蒙」字，都應當作「冢」字，从冂豕。豕有何必覆呢？義不可解。

帥。說文：「帥，佩巾也。从巾，自。」

帥字，从巾，从自。自，音堆，作「小阜」解，於「佩巾」義無涉。或寫作「說」。今借爲「將帥」字，而本義廢了。

白

說文：『白，西方色也。除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陰數。』

白，於「五行」中的方位，屬西方，所以說「西方色也」。字，从入合二，和「白色」之義無涉。按「入」陰數，「出」陽數。

壬

說文：『壬，善也。从人士。士，事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

壬，音「他鼎切」，讀若挺。按這個字，先說「士，事也」，是申說「从士」之意，見其所以解釋「善」的，篆文應當作「𠄎」。後說「象物出地，挺而生也」，這是說「上象形，而下从土」，篆文應當作「𠄎」。許氏對於此字，先後兩說不同，而篆文的形體，也根本動搖了，意義上頗不可解。

朕

說文：『朕，我也。闕。』

許氏於此字，闕著造字之意。便從字形上看，从舟，已於「我」義不協；从

「𦍋」，更說文上無此字。因此字義上很不可解。玉篇：「𦍋，「主倦切」。

火種也。」牠的「聲」和「義」，都與「朕」字不合。段玉裁訂正之，其說

曰：「朕，舟縫也。从舟，夨聲。舟之縫理曰朕，故札續之縫，亦謂之朕。

凡言「朕兆」者，謂其幾甚微，如舟之縫，龜之坼也。」釋詁：「朕，我也

。如印、吾、台、余，之爲我，取其音，不取其義。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

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曰朕。」這一段文字，可作解釋「朕」字的參考。

兀

說文：「兀，高而上平也。从一在儿上。」

兀，有「高遠」意，从一在儿上。其實一在人上，亦何以見得爲高遠呢？義

有不可解的。一說，从一在儿上。一在儿上，便有「高而上平」的意義。

秃

說文：「秃，無髮也。从人，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王育說：「蒼頡出

見秃人，伏禾中，因以制字。」

按此字，說文共有二說，都不甚妥當。玉篇中，有籀文作「𦍋」，當是「秃

「的正字。上从「毛」者，是指人頭上的毛。人頭上的毛，有稱爲「髮」，有稱爲「鬚」，有稱爲「鬢」，因爲尊人緣故，所以把牠詳細指出，不像「物毛」概稱爲「毛」的。禿子的頭髮，祇離離然如毛而已，所以从「毛在人上」。𠄎字和𠄎字，篆體略有些相像，疑爲字形之誤。

易

說文：「易，開也。从日一勿。一曰，飛揚。一曰，長也。一曰，彊者衆貌。」

易，音「與章切」，讀若陽。周伯溫說：「會易以天地之氣言，陰陽以山水之南北言。」蓋是一者，地也。勿，並非是字，祇是易氣之形，日出乃見，故从日。許氏於此字，作「開」解，而从日一勿，豈是說一旗開展於日中麼？於意義上沒有可取。一說，从日一勿，勿，取「開展」之義。

厝

說文：「厝，園器也。一名廬，所以節飲食。上象人，卩在其下也。易曰：『君子節飲食。』」

卮，音「章移切」，讀若支。字義，上象人，卩在其下，取其有節飲食之義。
。按卮是器名，而從人義，頗迂遠。

耿耿

說文：『耿，耳著頰也。从耳，炷省聲。杜林說，耿，光也。从火，聖省聲。』

耿，音「古杏切」，讀若梗。此字作「耳著頰」解，而從火，意不可解。又凡字，左形而右聲，从火聖省聲，也非。

威威

說文：『威，姑也。从女，从戌。漢律曰：「婦告威姑。」』

威字，从女，从戌。从女可解，从戌不可解。一說「土盛於戌，土，陰之主也故从戌」，義也很晦。引申爲「有威可畏」。

婁婁

說文：『婁，空也。从艸中女，空之意也。一曰，婁，務也。』

婁字，从艸中女，我覺牠先不成文，更無論於「空」義了。按凡中空的東西，都稱爲婁。又一實一虛，層見疊出的，也稱爲婁，所以婁的意義，又作「

數」解。古時候沒有「屢」字，「婁」便借作「屢」用。或說，从艸，从女。艸猶「無」字，中女者，取離卦中虛的意義。

晏

說文：『晏，安也。从女日。』詩曰：「以晏父母。」

晏，音「烏諫切」，讀若晏。字，从女日，是說女系日下，陰統平陽的意思。也是取「婦从夫則安」之意。

我

說文：『我，施身自謂也。或說，我頃頓也。从戈，从彡。彡，或說古垂

字，一曰，古殺字。』

我字，作「施身自謂」解，是說「施之於己身而自稱」的意思。又作「我頃頓」解，是說「俄者，我之桑增字」。字，从戈，从彡。彡，是「垂」字的古文。「戈垂」，既不成意義，且於「我」的字義，也不協。

鼃

說文：『鼃，𪚩鼃也。讀若朝。揚雄說：「𪚩鼃，蟲名，杜林以爲朝且，

非是。」从隹，从旦。』

龜，音「直遙切」，讀若朝夕之朝。也借牠爲「朝」。又作「醫龜」解；醫龜，是蟲名。从「龜」可解。从「旦」不可解。

凡

說文：「凡，最括而言也。从二，二，偶也。从丌，丌，古文及。」

凡字，从二，从丌。丌，古文及字。按二之數，便多了；多而連及之，是「最括」之意。然這個字的字形，爲二，爲及，很不能分別的。一說「奇則無凡，耦祇是多耳。數有偶，則有及矣」。

勞

說文：「勞，劇也。从力，熒省。熒火燒門，用力者勞。」

勞字，「从力，从熒省。熒火燒門，用力者勞」。許君對於此字，雖是委曲說之，而意終不可會的。一說「劇，一作勵。燒門，謂燒屋也。斯時用力者勞矣」。

斬

說文：「斬，截也。从車，从斤。斬法，車裂也。」

按斬字，許君說，斬法，車裂，故从車。然而周禮秋官所說的「斬」，鄭注

說輅就是「腰斬」。腰斬，是古制，車裂之法，是後世所創，豈可用輅爲法則呢？又按周禮秋官掌戮注：「斬以斧鉞，」這本是指「斬人」說的。引申牠的意義，作凡「絕」之稱。例如孟子中所說：「五世而斬」是。

官囿

說文：「官，吏事君也。从宀，从自。自，猶衆也。此與師同意。」

官字，从宀，从自。按禮，在官言官，官和府寺同，都是說衙署。所以官字，从宀可解；而从「自」之義，許君雖曲爲解釋，終覺不甚安貼。一說「自」，本不訓衆，然可聯之以訓衆。以宀覆之，則治衆之意也。與師同意者，人衆而市圍之，與事衆而宀覆之，意則同也。

衆

說文：「衆，增也。从宀，从糸，宀亦聲。衆，十黍之重也。」

衆，音「力軌切」，讀若累。按這個字，若入「糸」部，作「从糸，宀聲」，牠的詞義，便順當了。然牠的意義，作「增」解，那便不由「糸」以取義，不得列入「糸」部的。現在列入「宀」部，「宀糸」二字，是不相合的。

一說「桑，隸變作「累」。糸，細絲也。積細絲成繒，積坡土爲牆，其理一也」。

丙

說文：「丙，位南方，萬物成，炳然。含氣初起，易氣將虧。从一入口。

一者，易也。丙，承乙，象人肩。」

丙字，从一入口。一，用以指「易氣」的。按丙位於南方，南方之位，於八卦中屬離，(三)取其易中有含的意思。然曰「一入口」，那便像閉藏之時，於離卦之義不合。

丁

說文：「丁，夏時萬物皆丁實。象形。丁，承丙，象人心。」

丁，好像便是現在所稱的「釘」字，原是象形字。許君以爲「丁實」之說，恐未必然。丁實，猶之丁壯，是說萬物都已「丁壯成實」的意思。

戊

說文：「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戊，承丁，象人脅。」

戊，音「莫候切」，讀若茂。現在俗音多誤讀。按此字許君以爲「象六甲五

龍相拘統」，而字形中，好像不能得其意。月令注曰：「戊之言，茂也。萬

物皆枝葉茂盛。」六甲，漢書：「日有六甲。」「五龍」，便是「五行」。

己己正說文：「己，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己承戊，象人腹。」

戊己，都作「中宮」解，所以「五行」的方位，中央爲「戊己土」。其日，稱「戊己」。許君說此字，以爲「象萬物辟藏詘形」，而字形中，不能得其意。按己之言，起也。釋名說：「己，皆有定形可紀識也。」引申牠的意義，作「人己」之「己」解。言己以別於人者，是說己在中，人在外，可以紀識的。

庚庚齊說文：「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庚，承己，象人臍。」

庚字，「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而字形中，却不得其意。「五行」的方位，庚屬西方之行。月令注：「庚之言，更也，萬物皆肅然更改。」秋時，秀實新成，庚庚，是成實之貌。

辛

說文：「辛，秋時，萬物成而孰。金剛，味辛。辛痛，即位出。从一辛。

辛，鼻也。辛承庚，象人股。」

「五行」的方位，辛屬西方之行，而其物屬金。「金剛味辛」，是說成熟之味。「辛痛卽泣出」，故用以爲「艱辛」解。字，从一辛。辛，音愆，作「鼻」解；一者，指陽，陽入於辛，便稱爲愆。辛痛泣出，是鼻人的形象。

壬

說文：「壬，位北方也。含極易生。故易曰：「龍戰于野。」戰者，接也

。象人懷妊之形。壬承辛，象人脛。」

「五行」的方位，壬屬北方之形，含極而易生。釋名說：「壬，妊也。含易交，物懷妊，至子而萌也。」月令注：「壬之言，任也。」或以爲「任」之古文，象「荷儻」的形狀，這個字，橫看起來，便得。

癸

說文：「癸，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從四方流入地中之形。癸承壬

，象人足。」

按「癸，揆也。交錯二木，度地以取平也，」這是六書正譌之說，意尙可解。許君之說，便不可解。

丑 說文：「丑，紐也。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象手之形。日加丑，亦舉手時也。」

按丑，作「紐」解，是說寒氣自屈紐的意思。「十二月萬物動用事」，是說在這個時候，將舉手有爲的意思。从「又」，而聯綴其三指，象人有所欲爲，而凜冽氣寒，未得有爲。「日加丑，亦舉手時也」，是說每日太陽加丑，亦人舉手思奮之時。竊意此字，即「杼」字的古文。原爲「桎梏」之「桎」字了。从又，是指「手」。丨，象束其指的形狀。據此，則「丑」爲「會意定象字」了。

寅 說文：「寅，醜也。正月，陽气动，去黃泉，欲上出，含尙強也。象宀不達，醜寅於下也。」

按實作「𧾷」解，𧾷，有「體斥」之意。這是說陽氣銳而出，闕於六白，所以攢牠的。許說：「正月，陽氣動，」蓋正月的時候，陽氣上達之意。故「屯」爲「物之始生」，而「蒙」作「物之穉」解。

以上這許多會意字，大概對於造字的意義，很多不明的地方；便是許氏說解，也有不能領會之處，所以一切都列入「闕疑」中。

本兩章中的會意字，正例九，變例十一，闕疑一。

第六章 形聲字

按許氏對於「形聲」字的定義，是說：「以事爲名，取譬相成。」大概「形聲」這一種字，形體不相遠，不可把牠分別。故用「聲」來配牠。「形聲」字中，有祇取牠的聲音，而毫無意義的，這是「例之最純」的。推廣牠的範圍，便有「兼意」的了。「形聲」字而有「義」，這便叫做「聲兼意」，是「以聲爲主」

的。「會意」字而有「聲」，這便叫做「意兼聲」，是「以意為主」的。說解之詞雖同，而意義確有不同。

聲音之來，和天地同始，沒有文字以前，先有這個聲音，依聲以造字，而聲便寓於文字之中，所以不獨「形聲」一門是這樣的。例如先有「日月」的名稱，因造「日月」的文字。先有「上下」的事實，因造「上下」的文字。故執文字以求聲，則「象形」，「指事」，牠的聲在文字以外。而推其原以論聲，便是「形聲」字，也聲在字先的。

我以為「象形」的字，有時而窮，便用「形聲」來繼牠，所以別同類，綜同義的。沒有文字以前，先有聲音，聲音本來是文字之源泉。用字去符聲，而意便寓於聲之中；聲兼乎義，這也自然之道咧。

形聲字的種類，凡分「正例」二，「變例」二，現在把牠條列於下。

甲 形聲字的「正例」二：

(1) 楷已變篆的。(2) 爲他字之統率的。

乙 形聲字的「變例」二：

(1) 聲意膠葛，及聲不諧的。(2) 从省聲的。

正例一 楷已變篆的

帝帝

說文：「帝，諦也；王天下之號也。从二，束聲。」

帝字，从二。二，古文上文。「帝」和「諦」，疊韻字。蔡邕獨斷：「帝者，諦也。能行天道，事天審諦。」

禛禛

說文：「禛，地反物爲禛也。从示，美聲。」

禛，音「於喬切」，讀若妖。這是「妖孽」之「妖」的正字。按左傳注：「禛，謂羣物失性也。」又衣服歌舂的怪，叫做禛；禽獸艸木的怪，叫做禛。統言牠，稱爲禛；析言牠，稱爲禛。經傳通作「妖」。

瑩瑩

說文：「瑩，垂玉也。晷飾。从玉，流聲。」

灑，音「力求切」，讀若流。這是「旒旒」之「旒」的正字。「旗旒」之「旒」本作「游」，亦借用作「流」。古時候沒有「旒」字。按周禮弁師，作旒。玉藻从俗作「旒」字。

灑

每尪

說文：「每，艸盛上出也。从中，母聲。」

每，作「艸盛上出」解。按左傳：「原田每每，」作「艸盛」解。引申牠，作凡「盛」之稱。如說，「每生」者，作「每食」解，猶之說「食生」。說「每懷」者，作「懷私」解，猶之說「食私」。以上都由「盛」意推說出來的。現在俗語稱「每每」者，是說「不止一端」之辭，也便是「盛」意。

荅

說文：「荅，小朮也。从艸，合聲。」

荅，作「小朮」解。「小朮」，便是「小豆」。楷書作「答」，因為漢朝的隸書，「竹」和「艸」偏旁的字，不分的緣故。禮記注：「有麻荅。」廣雅說：「小豆，荅也。」假借牠，作「酬答」解。

茶菜

說文：「茶，菜菜。从艸，朮聲。」

菜，音「子寮切」，讀若椒。這是「椒聊」之「椒」的本字。按「菜菜」是

古語，猶詩經上說「椒聊」。

蓋蓋

說文：「蓋，苦也。从艸，盍聲。」

蓋字，楷書別寫作「蓋」。引申牠，作「發語辭」用。又不知者不言，論語

上稱爲「蓋闕」，漢書稱爲「丘蓋」。

苟嘗

說文：「苟，艸也。从艸，句聲。」

苟字，本作「艸」解。論語孔注：「苟，誠也。」鄭注燕禮說：「苟，且也

；假也。」這都是假借之義。

萑萑

說文：「萑，艸多貌。从艸，隹聲。萑，亂也。从艸，萑聲。」

萑，音「職追切」，讀若雛。作「艸多貌」解。萑，音「胡官切」，讀若桓

。如詩經：「八月萑葦」是。今隸書，同變一形。

荔蘼

說文：「荔，艸也。似蒲而小，根可作厭。从艸，荔聲。」

荔，音「郎計切」，讀若麗。俗字，誤从「荔」。月令：「荔挺出。」注：

「馬薺也。」一說，荔，現在北方人，束其根以刮鍋。

茆菲

說文：「菲，薺葵也。从艸。茆聲。詩曰：「言采其菲。」」

菲，音「方久切」，讀若柳。隸書从「卯」，篆文从「𠄎」，其實都是一樣

的。薺葵名茆，便是今之「蕪菜」。

蘼蘼

說文：「蘼，白蒿也。从艸，繁聲。」

蘼，音「附袁切」，讀若繁。蘼，篆文寫作「𦉳」。敏，亦从每聲。儀禮，

有「采蘼」，蘼，假「𦉳」爲之。

尙尙

說文：「尙，會也。庶幾也。从八，尙聲。」

尙字的詞氣，是「舒展」的，所以「尙」作「會」解。——會，詞之舒也。

——又曾作「重」解；尙作「上」解；都取積聚加高的意義，亦可相通的。

必汛

說文：「必，分極也。从八，弋聲。」

必字，作「分極」解。極，猶之說「準」。凡高處稱爲極，立表爲分別之準，所以說「分極」。引申，作「詞之必然」解。

台台

說文：「台，說也。从口，目聲。」

說，便是「悅」字，古「悅」「說」通用。台，音「與之切」，讀若怡。

台說者，便是現在所用的「怡悅」字。台字从「目」；目，古「以」字。

尙書：「舜讓于德，不台。」台，作「怡」解。又假借作「我」解，見爾雅釋詁。

唐商

說文：「唐，大言也。从口，庚聲。」

唐，作「大言」解，如莊子上所說：「荒唐之言」是。引申牠的意義，作「大」解。論衡：「唐之爲言，蕩蕩也。」蕩蕩，是「至大之貌」。文選有「

浩唐」。浩唐，卽「浩蕩」，也就是「浩大」。

徒徒

說文：「徒，步行也。从辵，土聲。」

徒字，作「步行」解，如《易經·賁卦》：「初九，舍車而徒」是。引申牠的意義，作「徒搏」、「徒歌」、「徒涉」、「徒擊歌」解。

徒徙

說文：「徙，遷也。从辵，止聲。」

徙，音「斯氏切」，讀若璽。字，亦作「徙」。徙，作「遷」解，遷，便是「移」的本字。

往徃

說文：「往，之也。从彳，主聲。」

往，作「之」解，和爾雅釋詁同。字，从彳，主聲。「主」，當寫作「望」。

句句

說文：「句，曲也。从口，凵聲。」

句，音「古侯切」，讀若鉤。又音「九遇切」，讀若「章句」之「句」。凡是曲折的東西，侈張的稱爲「倨」；弇斂的稱爲「句」。便是「章句」之句。

，也取輶稽留可鈎乙之意。古音總讀如「鈎」。後人凡作「句曲」的，讀如「鈎」；作「章句」的，讀如「屨」。又改「句曲」的「句」寫作「勾」。

千卒

說文：「千，十百也。从十，人聲。」

按記數的方法，「十十」爲「百」，「十百」爲「千」。百逢十，而前進一位，便成「千」。字，从十，人聲。

言音

說文：「言，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从口，辛聲。」

音字，从口，辛聲。辛，音愆，作「過」解。是「言」从「辛聲」，而兼有「惟口啓羞」的意思。

藹藹

說文：「藹，臣盡力之美。从言，葛聲。詩曰：「藹藹王多吉士。」」

藹，音「於害切」，讀若藹。爾雅釋訓註：「藹藹，賢士盛多之容止。」詩大雅傳：「藹藹，濟濟也。」

騰縮

說文：「騰，送書也。从言，朕聲。」

騰。音「徒登切」，讀若騰。字，作「迳書」解。迳書者，猶之現在人所稱爲「謄寫」。

謚

說文：「謚，行之迹也。从言兮皿，闕。」

謚，音「神至切」，讀若嗣。字，从言兮皿，兮聲。人生行事之迹，死後替牠立謚。周書謚法解，以及檀弓、樂記、表記等注，都是相同的。

謚

說文：「謚，笑貌。从言，益聲。」

謚，音「伊昔切」，讀若益。作「笑貌」解。按「謚法」本从「益」，唐時的人，還用這個字。謚字，乃後人所屢入。說文用「謚」爲「謚法」之「謚」，便讀「謚」爲「伊昔切」。五經文字，「謚」「謚」二字，都音「常利反」。漢碑上「謚」「謚」屢見，唐碑上幾無不作「謚」的。然則「謚」謬爲「謚」，也許在五季的時候麼？

昇

說文：「昇，舉也。从升，日聲。虞書曰：「岳曰，昇哉！」」

異，音「羊吏切」，讀若異。按說文註：「謂岳聞澆言，驚愕而曰異哉也。」是「異」爲「異」之假借字。

釜

說文：「釜，鑊屬。从金，父聲。」

釜字，本作「𩚑」。按升四稱爲「豆」，豆四稱爲「區」，區四稱爲「釜」。是「釜」本爲「烹飪之器」，又作「量名」解。

孰

說文：「孰，食飪也。从孰，寔聲。易曰：「孰飪。」」

孰字，作「食飪」解，飪，又作「大孰」解。這是說可食之物，大孰，便孰持而食之的意思。「孰」和「誰」爲「雙聲」，所以孰，又作「誰」解。後人乃以「孰」爲「誰孰」，而加火作「熟」，用爲「生熟」字。

書

說文：「書，箸也。从聿，者聲。」

箸於竹帛的，稱爲書；而欲箸竹帛的，非筆末由，所以从聿。聿，便是筆字。从者聲。

隸隸，說文：「隸，附箸也。从隶，柰聲。隸，或體，从巢聲。」

隸，作「附箸」解，是說「附於他人」之意，故字亦从「隶」。——隸作「及」解。——按周禮注：「隸，給勞辱之役者。」左傳：「人有十等，與臣隸。」

殿

說文：「殿，擊聲也。从殳，屍聲。」

殿字，作「擊聲」解，是殿的本義。假借軀，作「殿屋」解。如禮記燕禮注：「人君爲殿屋」是。又假借軀，爲「軍後曰殿」。字，从殳，屍聲。屍，音「徒魂切」，讀若屯。

寺

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从寸，之聲。」

凡是府庭所在的地方，都稱寺。寺者，「嗣」也。是說治事的人，相嗣續於其內的意思。

敷

說文：「敷，施也。从支，專聲。」周書曰：「用敷遺後人。」

敷字，从支，專聲。隸書寫法，似从放，甫聲。敷，正體作「敷」，俗體作「敷」。古「寸」和「方」通用。

更

說文：「更，改也。从支，丙聲。」

更字，作「改」解，也作「繼」解。不改爲繼，改之亦爲繼。有時亦假「更」爲「更」。詩毛傳：「庚，續也。」

𦉳

說文：「𦉳，目驚視也。从目，袁聲。詩曰：「獨行𦉳𦉳。」

𦉳，音「渠營切」，讀若窈。詩：「獨行𦉳𦉳。」傳曰：「𦉳𦉳，無所依也。」

者

說文：「者，別事詞也。从白，𠂔聲。𠂔，古旅字。」

者，作「別事詞」解，是說「主於別事」，則言「者」以別之。白，同「自」字，𠂔，古文「旅」字。

習

說文：「習，數飛也。从羽，白聲。」

習字，从羽，白聲。白，即「自」，自，就是「鼻」字。引申之，作「習孰」字解，又作「習俗」字解。

幸

說文：「幸，小羊也。从羊，大聲。讀若達。」

幸，音「他末切」，讀若達。和「幸」字不同，「達」字从「幸」。詩經：「先生如達。」達，蓋假「幸」爲之。

難

說文：「難，鳥也。从鳥，堇聲。」

難字，从鳥，堇聲。或从隹。堇，讀若謹。字本作「鳥名」解，現在作爲「難易」字用，而本義隱了。

鷦

說文：「鷦，鷦鳥也。从鳥，𠄎聲。」

鷦，音「與專切」，讀若綠。按鷦，便是現在的「鷦」字。詩經：「匪鷦匪鷦。」正義：「鷦，作鷦。」是知「鷦」即「鷦」字。

敢

說文：「敢，進取也。从攴，古聲。」

敢字，从受，古聲。籀文作「設」，古文作「敢」，楷書，兼取「籀文」古文」而把牠一變，便成「敢」字。敢从受，古聲。受，音標，猶言「手」。引申牠，作「果敢」解，如書經：「敢恭生生」是。又引申牠，作「犯」解。儀禮疏，凡是說「敢」的，都有「以卑觸尊，不自明」之意。

膚

說文：「膚，皮也。从肉，虜聲。」

膚字，古和「臚」相同。本作「皮」解，如禮運：「膚革充盈」是。引申，作「膚美」解，見詩經狼跋篇中。又作「膚大」解，見詩經六月篇中。又作

「膚受」解，見論語。

肺

說文：「肺，金藏也。从肉，市聲。」

肺，音「芳吠切」。古代醫家，以肺屬金，所以說「肺，金藏也」。

肖

說文：「肖，骨肉相似也。从肉，小聲。不似其先，故曰不肖也。」

肖，作「骨肉相似」解，是說這個人的骨肉，和那個人的骨肉，狀貌有些相

像的意思。「不似其先，故曰不肖」，這是引申之義。

散糲

說文：「散，雜肉也。从肉，敝聲。」

散，作「雜肉」解。「分散」之「散」，應當作「敝」。引申牠，凡「敝」都作「散」，現在「散」字行而被廢了。

列劬

說文：「列，分解也。从刀，歹聲。」

列，作「分解」解，是牠的本義，所以其字从刀。引申牠，爲「行列」之義。
古又借「列」爲「烈」。

去尙

說文：「去，人相違也。从大，厶聲。」

去，作「人相違」解。違便是「離」的意思。因爲是「人」的相離，所以其字从「大」。大，是用以指「人」的。

𦉳

說文：「𦉳，造法𦉳業也。从井，𦉳聲。讀若創。」

𦉳，音「初亮切」，讀若創。這便是「創業」之「創」的正字。創，作「傷

「解，又古「瘡」字。國語，孟子，都作「創」。

矣鼻

說文：『矣，語已詞也。从矢，目聲。』

矣，音「于已切」。「語已詞」，是說「必然」之詞。从矢，目聲。目，便是「以」的古字。

良馭

說文：『良，善也。从冫省，亼聲。』

良，音「呂張切」。小徐說：『良，甚也，故从冫。』按良作「善良」解，是馭的正義；作「甚」解，是引申之義。

憂憂

說文：『憂，和之行也。从攴，意聲。詩曰：「布政憂憂。」』

憂，作「和之行」解。行之形狀很多，而「憂憂」爲「和之行」。詩經商頌傳：『優優，和也。』廣雅：『憂憂，行也。』現在通俗習用，以「憂」字代「意」又以「優」代「憂」。其實，優作「饒」解，作「倡」解。憂，作「和之行」解。而「意愁」之「意」，則爲「意」。自以「優」代「憂」，

以「愛」代「惠」，而「惠」字便不見了。

愛惡

說文：「愛，行貌。从攷，恚聲。」

愛字，从攷，恚聲。恚，作「惠」解，便是「愛惡」之「愛」的正字。愛，作「行貌」解。今字，假「愛」爲「恚」，愛行而「恚」廢了。

葉菜

說文：「菜，槎識也。从木，开聲。夏書曰：「隨山柸木。」」

葉，音「苦寒切」，讀若刊。也便是「隨山刊木」之「刊」的正字。菜，作「槎識」解。槎者，「袞斫」之意，識者，「記」之意。這便是說「袞所以爲表識的，稱爲菜」。字，从木，开聲。开，音雞。

南涼

說文：「南，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艸，羊聲。」

陽氣可以任養萬物，以時而論，當屬於夏令。「艸木至南方」，便是說「艸木至夏時」的意思。「有枝任」，便是說「夏時艸木，暢茂丁壯，有所枝格任載」的意思。字，从艸，聲羊。羊，音佳。

隆

說文：「隆，豐大也。从生，降聲。」

按爾雅釋山中說：「宛中隆。」注：「隆，山中央高者。」因其高，便有「

豐大」之意。

花

說文：「花，艸木華也。从艹，𠂔聲。」

𠂔字，从𠂔，——便是「垂」的正字。——𠂔聲。楷變篆，寫作「花」。現

在「花」字行，而「𠂔」字便廢了。

囊

說文：「囊，橐也。从束，囙聲。」

囊，音「胡本切」，讀若溷。廣韻：「囊，大束也。」楷變篆寫作「囊」。

囊

說文：「囊，橐也。从囊省，石聲。」

囊，音「他各切」，讀若拓。按凡囊，小的稱爲囊，大的稱爲囊。又無底的，

稱爲囊，有底的，稱爲囊。

囊

說文：「囊，橐也。从囊省，裏省聲。」

囊，音「奴當切」，讀若囊。凡無底的，稱為囊。一說，从毀聲。一說，囊省聲。

囊

說文：「囊，車上大囊。从囊省，谷聲。」

囊，音「古勞切」，讀若高。「車上大囊」，是說可藏器載之於車的東西。引申之，凡「韜於外」的都為「囊」。

責

說文：「責，求也。从貝，束聲。」

責，从貝，束聲。束，讀若刺。按周禮小宰：「聽積責以傳別」。「積責」，便現在的所謂舉債。俗字，寫「責」作「債」，那便「形」和「聲」都變了。引申牠的意義，作「誅責」或「責任」解。

賣

說文：「賣，衙也。从貝，畱聲。畱，古文陞。讀若育。」

賣，音「余六切」，讀若育。賣，作「衙」解，衙者，「行且賣」之意。玉篇：「賣，或作鬻。」是「賣」「鬻」為古今字了。

貴

說文：「貴，物不賤也。从貝，與聲。與，古文賁字。」

貴，本是指「物」說的。引申，爲「人」之稱。易經繫辭：「貴賤位矣。」

又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孟子：「貴貴，」乃動靜字。

那

說文：「那，西夷國。从邑，𠂔聲。安定有朝那縣。」

那，音「諾何切」，讀若奴。地名。按當在今四川的地方。詩經毛傳：「那

，多也。」又爾雅釋詁：「那，於也。」這都是那字的引申之誼。現在通俗

習用，又以「那」字爲「奈何」二字的合聲。

鄉

說文：「鄉，國離邑，民所封鄉也。喬夫別治。从邛，良聲。封圻之內六

鄉，六鄉治之。」

鄉字，从邛，良聲。邛，音香。「國離邑，民所封鄉也」。這是說一國之中

，離析軸爲若干邑，所封者，謂民域其中，所鄉者，謂歸往的意思。「封圻

」，便是「邦畿」。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六鄉，地在遠郊以內。」

下

星

說文：「星，萬物之精，上爲列星。从晶，生聲。一曰，象形。」

「萬物之精，上爲列星」。列星四布天上，有分散的形狀；所以引申牠的意義，作凡「碎散」之稱。

編

參

說文：「參，商星也。从晶，參聲。」

參，音「所今切」，讀若申。字形上半部从晶，和「星」字同意。前漢書天文志：「參爲白虎三星，直者爲衡。」石注：「參三星者，白虎宿中，東西直，似稱衡也。」引申，爲易經：「參伍以變。」這是說三相參，爲「參」，五相伍，爲伍的意思。又引申牠，作「謀也」、「承也」、「謁也」解。

康

說文：「康，穀之皮也。从米，庚聲。」

康，是「穰」的本字。爾雅釋詁中說：「康，樂也；安也。」這是「康」字的引申之義。

年

說文：「年，穀孰也。从禾，千聲。春秋傳曰：「大有年。」」

年字，本作「穀孰」解。如春秋傳所說：「大有年」是。引申牠，作「歲」解。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注：「年，取禾一熟也。」又引申牠，作「年齒」之稱。

黍

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从禾，雨省聲。」

子曰：「黍可爲酒。」故从禾入水也。」

黍，是一種禾屬之有黏性的。在大暑的時候可以下種，故取其音，稱爲黍。現在隸書，作「从禾入水」。

罕

說文：「罕，网也。从网，干聲。」

罕，作「网」解。按吳都賦注：「罕，鳥網也。」經傳，多假借牠作「𦉳」

字用。爾雅釋詁：「希，寡，鮮，「罕」也。」

粟

說文：「粟，周行也。从网，米聲。」詩曰：「粟入其阻。」

粟，音「武移切」，讀若彌。字，或作「粟」。粟的用處，主於自上冒下的

，所以詩釋文，引作「冒」字。

宿

說文：「宿，止也。从宀，佰聲。佰，古文夙。」

宿字，从宀，佰聲。佰，音夙。凡是「止息」，都稱爲「宿」，「夜止」，不過其一端罷了。引申，作「素」解，如「宿將」、「宿學」是。

布

說文：「布，泉織也。从巾，父聲。」

布，作「泉織」解。泉，音西，是一種艸名；織而成之，便稱爲「布」。引申之，凡「散」都曰布。取其可以「卷舒」的意思。又引申牠，作「泉布」解。其藏曰泉，其行曰布。「泉」者，便是現在所說的「錢」。

并

說文：「并，相從也。从从，开聲。一曰，从持二干爲并。」

并字，从从，开聲。开，音堅。「一曰，从持二干爲并」，似爲「會意」字。現在通俗習用，又都通作爲「併」。

虛

說文：「虛，大丘也。崑崙丘，謂之崑崙虛。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

，四邑爲丘，丘謂之虛。从丘虎聲。」

虛，現在多借作「墟」。祇以「虛」作「空虛」字解。按「虛」字本是說「大丘」，大，便見「空曠」，所以引申作「空虛」解。又引申，作「不實」之稱。自分用爲「墟」「虛」字，而虛字的本義便廢了。

展衾麗

說文：「展，轉也。从尸，衺省聲。衺，丹穀衣也。从衣，𠄎聲。」

按衺，是「展衣」的「展」，音「知扇切」；展，是「展轉」之「轉」，音「知衍切」；現在這二個字，都變成一個形。衺字，作「丹穀衣」解。衺，便是「細絹」。衺衣，是「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作「禮」。詩經、周禮上，都作「展」，這是假借字。展字，作「展轉」解。展者，是「未轉而將轉」之意。从尸，尸者，是「展布四體」之意。詩經毛傳曰：「展，誠也。」揚子方言：「展，信也。」這都是假借字。

考

說文：「考，老也。从老省，丂聲。」

考，作「老」解。凡是說「壽考」的，都是本義。引申牠，作「成」解。如毛傳「考槃」，禮記「皇考」是。又假借爲「攷」字。

屑

說文：「屑，動作切切也。从尸，肖聲。」

屑字，从尸，肖聲。肖，讀若詔。屑，作「動作切切」解，是其本義。方言：「屑屑，不安也。又勞也。」詩經：「我不屑以。」注：「屑，潔也。」這都「屑」字的引申之義。

服

說文：「服，用也。一曰，車右駢，所以舟旋。从舟，艮聲。」

服字，从舟，艮聲。艮，讀若伏。古者，夾轅的，稱爲「服馬」。在其旁的，稱爲「騶馬」。馬之「周旋」，如舟之「旋」，故从「舟」。

飲

說文：「飲，飲也。从欠，龠聲。」

飲字，从欠，龠聲。龠，讀若應。凡水流入口，稱爲飲。引申牠，可飲之物，稱爲飲；與人飲之，也稱爲飲。

斥序 說文：『廣，卻屋也。从广，苜聲。』

廣，作「卻屋」解。卻屋，便是「卸屋」，是說「開拓其屋，使之廣大」的意思。引申牠的意義，作「廣逐」、「充廣」解；又作「指廣」解。俗字寫作「斥」，作「斥」，幾乎不成字了。廣，从广，苜聲。苜，音逆。

肆

肆 說文：『肆，極陳也。从長，隶聲。』

肆，作「極陳」解。極陳者，是說「窮極而列之」的意思。極陳之，其勢必長，故字从「長」。隶聲，隶，音待。按肆字，有祇言「陳」的，如詩經楚茨篇：『要肆或將』是。有專取「極」意的，如凡是說「縱恣」的是。爾雅釋言：『肆，力也。』詩經皇矣傳：『肆，疾也。』這都是「肆」的引申義。又作「語詞」解，如爾雅釋詁：『肆，故也；今也』是。俗更有用以代「四」的，取其音相近，然而錯誤極了！

黛

黛 說文：『黛，畫眉也。从黑，朕聲。』

黛，音「徒耐切」，讀若代。字，从黑，朕聲。朕，音順。劉熙釋名：「黛，代也。滅眉毛去之，以此畫代其處也。」

奔爾

說文：「奔，走也。从天，賁省聲。」

奔字，从天，賁省聲。賁，音崩。按凡中庭行走的，稱爲「走」；在大路上行走的，稱爲「奔」。這是從分析上說，有「奔」「走」之別。渾言之，便沒有分別。引申牠的意義，爲「赴急」曰奔，「出亡」曰奔。

替替替

說文：「替，廢也。一偏下也。从竝，白聲。或从曰，或从𠂔，从曰。」

替，音「他計切」，讀若涕。這個字，有三種寫法，而意義是一樣的。俗寫作「替」，从「𠂔」不从「竝」，這是不對的。替，作「偏下」解。蓋相竝的東西，而一邊卑下，那末牠的勢必至同下而後已，所謂「陵夷」是。

冢

說文：「冢，高墳也。从冫，豕聲。」

冢，音「知隴切」，讀若腫。字，从勺，豕聲。冢，音促。豕，作「高墳」解，是其本義。引申牠的意義，凡「高大的東西」，都稱爲冢。爾雅釋山，及詩經十月之交傳：「山頂曰冢，」這是借「冢」以稱的。又假借作「大」解。爾雅釋詁：「冢，大也。」例如「太子」，稱爲「冢子」，「太宰」稱爲「冢宰」都是。

毗

說文：「毗，人臍也。从囟，囟，取其氣通也。比聲。」

毗字，从囟，比聲。假借之用，如詩經節南山采芣傳，都以牠作「厚」解。

思

說文：「思，容也。从心，囟聲。」

思，作「容」解。容者，深通也；這是說人之能思的，都能深通其道的。字，从心，囟聲。囟，音莘。韻會中說：「思，自囟至心，如絲相貫不絕也。」

所以段玉裁氏說牠是「會意」而不是「形聲」。

急

說文：「急，褊也。从心，及聲。」

急，作「褊」解。褊，是指「衣之小」的而說，因此凡「窄隘」的，便稱爲

「褊」。劉熙釋名：「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逮及也。」又作「迫也」、

「窘也」解。王制：「國無六年之畜曰急。」這都是「急」字的引申義。

或或 說文：「或，小流也。从川，或聲。」

或字，从川，或聲。詩經：「黍稷或或。」「或」，便是「或」字的變文。

又借「或」爲「懣」字。

雪霽 說文：「雪，凝雨說物者也。从雨，彗聲。」

雪，作「凝雨說物者」解。凝，便是「冰」字；說，便是「悅」字。這是取

「物無不喜雪」之意。字，从雨，彗聲。彗，音遂。

失 說文：「失，縱也。从手，乙聲。」

失字，从手，乙聲。一作「捨」解。在手而逸去，便爲失。這又有些像會意

字。

載

說文：「載，有枝兵也。从戈，軌聲。周禮：「載，長丈六尺。讀若載。」

」

載，作「有枝兵」解。兵，是指「械」；枝，是說「木生條」。載，為有枝

的兵，不像戈的平頭，而亦非直刃，像木枝的裹出一樣。字，从戈，軌聲。

軌，音「古案切」。

賊

說文：「賊，敗也。从戈，則聲。」

賊，作「敗」解。敗，便是「毀壞」之意。左傳：「周公作誓命曰：「毀則

為賊。」又叔向曰：「殺人不忌，曰賊。」

截

說文：「截，斷也。从戈，雀聲。」

截，作「斷」解，是牠的本義。引申牠，作「治」解，如詩經大雅：「截彼

淮浦」是。字，从戈，雀聲。

曲

說文：「曲，飩曲也。从曲，玉聲。」

按曲字，兩篆文中，上一字，爲「曲直」的「曲」，从曲，玉聲；下一字，爲「器名」的「曲」。器名的曲，已詳見「象形」字中。現在楷書，並變爲一形。曲，作「𠂇曲」解，𠂇曲者，是說「如骨玉的堅，而委之使撓」的意思。

舂

說文：『舂，𦉳屬，蒲器也。所以盛糧。从舂，舂聲。』

舂，音「布忖切」，讀若本。是一種盛糧的東西；一作「竹筥」解。楷書，變「舂」作「田」，「盧」字也如此。

𧈧

說文：『𧈧，似蜥易，長一丈，水潛，吞人卽浮。出日南。从虫，𧈧聲。』

𧈧，篆文作「𧈧」，从虫，𧈧聲。𧈧，讀若逆。博物志：『南海有鱷魚，狀

似龍，斬其頭而乾之，去齒，更生如故者三。』

尤

說文：『尤，異也。从乙，又聲。』

尤字，从乙，又聲。乙者，取其乙欲出而見闕，便顯見牠的尤異了。封禪文：『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引申，作「怨解」。

薛薛薛

說文：『薛，臯也。从辛，宥聲。薛，艸也。从艸，薛聲。』

薛，音「私列切」，讀若雪。作「臯」解；一作國名解，是任姓國，奚仲所封。字，从辛，宥聲。宥，音臯。

薛，音「私列切」，讀若雪，作「艸名」解。子虛賦：『高燥生薛。』

以上兩字，現在楷書，並變爲一形。

存孛

說文：『存，恤問也。从子，才聲。』

存，作「恤問」解。恤問，便是「慰問」的意思。爾雅釋詁：『存，在也；

察也。』這是「存」字的引申義。

以上爲「楷已變篆的」形聲字。這一種的形聲字，因爲牠的「篆體」，已被「楷書」改變，故名。

正例二 爲他字之統率的

元元

說文：「元，始也。从一，兀聲。」

元，作「始」解，便是易經上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从一者，如公羊傳注：『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本目中，凡从牠的字，或隸已變形，或別有發明，始記之。

丕丕

說文：「丕，大也。从一，不聲。」

丕，音「敷悲切」，讀若潘。字，从一，不聲。經典上，多借「不」爲「丕」。詩經：『不顯不承，』便是書經的『不顯丕承。』

瑞瑞

說文：「瑞，以玉爲信也。从玉，耑聲。」

瑞，作「以玉爲信」解，猶之現在所說的「印信」。典瑞注：『人執以見，

曰瑞；禮神曰器。』

壯壯

說文：「壯，大也。从士，爿聲。」

壯字，从士，月聲。月，音牆。按揚子方言：『凡人之大，謂之樊；或謂之

壯。』管子上面說：『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所以壯字，从「士」

。壯，本是指「人」說的，引申牠，作凡「壯大」者之僂。

芙蕒

說文：『芙，艸也。味苦。江南食之以下氣。从艸，天聲。』

芙，音「烏浩切」，讀若襖。是一種苦芙。按名醫別錄說：『苦芙，主漆瘡

，不主下氣。』字，从艸，天聲。

葛

說文：『葛，絺綌艸也。从艸，曷聲。』

葛，音「古達切」。是一種像麻泉的艸，質料不及棉絮，可以製絺、製綌的

。詩經：『葛之覃兮，爲絺爲綌。』

蒿

說文：『蒿，藪也。从艸，高聲。』

蒿，音「呼毛切」，讀若好平聲。按陸璣艸木蟲魚疏：『蒿，青蒿也。』藪

下曰：『藪，香蒿也。』

蓐

說文：『蓐，陳艸復生也。从艸，辱聲。一曰，蠶蔴也。』

蓐，音「而蜀切」，讀若辱。本作「陳艸復生」解。引申牠，爲「薦席」之

「蓐」。

少

說文：『少，不多也。从小，丩聲。』

少字，从小，丩聲。丩，音「房密」，「匹蔑」二切，讀若瞥。又於小切，

讀若厥。一說，小而更丩之，便爲少。

豕

說文：『豕，从彡，豕聲。』

豕，音「徐醉切」，讀若遂。豕者，有「聽從」的意思，凡「隨从」字，應

當作「豕」，後世的人，都以「遂」爲「豕」。又物凡有所從，則必有所背

，所以从「八」。豕，作「从意」解，是說「从相聽」之意。

牝

說文：『牝，畜母也。从牛，匕聲。易曰：「畜牝牛，吉。」』

牝，音「毗忍切」，讀若隴。字，从牛，匕聲。匕，音化。牝，本作凡「畜

母」之僂，而「牝牛」最吉，所以字从「牛」。

犀犀

說文：「犀，南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首，似豕。从牛，尾聲。」

犀 音「先稽切」，讀若西。是海中一種動物，而頭有二角或一角的。說文

中「遲」、「犛」、「犛」從之。

犛犛

說文：「犛，西南夷長鬣牛也。从牛，犛聲。」

犛，音「莫交切」，讀若毛；又讀若離。俗字，寫作「犛」。犛牛，形狀像

牛，而四節生毛，黑色。字，从牛，犛聲。犛，音離。封禪書，狸牛，郊祀

志，作犛牛。又漢書司馬相如傳：「其獸，則庸旄犛犛。」

含含

說文：「含，噤也。从口，今聲。」

含，音「胡男切」。作「噤」解，說文「噤」字下說：「口有所銜也。」字

，从口，今聲。也借作「吟」，如禮樂志：「吟青黃。」

吾吾

說文：「吾，我自稱也。从口，五聲。」

吾，音「五乎切」。是指「自己」之稱。吾，和我，可以通用。爾雅釋詁：

「吾，我也。」字，从口，五聲。

召召

說文：「召，評也。从口，刀聲。」

召，音「直少切」。讀若擾。字，从口，刀聲。作「評」解。說文「評」字

下說：「評，召也。」這兩個字可以「互訓」。

唯唯

說文：「唯，諾也。从口，隹聲。」

唯，音「以水切」，讀若惟。字，从口，隹聲。隹，音雖。按「評諾」二字

，是渾言之。玉藻：「父命呼唯而不諾，」是析言之。

管管

說文：「管，語時不管也。从口，帝聲。一曰，管，覬也。讀若覲。」

管，音「施智切」，讀若翅。按管作「語時不管」解，不管者，是「多之詞

」。管，有時也作「翅」。孟子曰：「奚翅食重？」翅，便是「管」字。「

一曰，管，覬也」，這是「管」字的別義。「讀若覲」，是指後一義之讀。

高

說文：「高，口戾不正也。从口，高聲。」

高，音「苦鳩切」，讀若跬。現在俗字，有寫作「歪」的。按通俗文：「斜戾曰高。」

逃

說文：「逃，亡也。从辵，兆聲。」

逃，音「徒刀切」。字，作「亡」解。按說文「亡」字下說：「亡，逃也。」這兩個字，是可以「互訓」的。

微

說文：「微，隱行也。从彳，敝聲。春秋傳曰：「白公，其徒微之。」

微字，从彳，敝聲。敝，音肥，作「眇微」解。微从「彳」，故解釋爲「隱行」。現在通用作「微」，而「敝」字不行了。假借牠，作「非」解，如詩

經：「微我無酒」是。春秋傳：「白公，其徒微之。」注：「微，匿也。」

待

說文：「待，俟也。从彳，寺聲。」

待，音「徒在切」。字，从彳，寺聲。「寺」「待」，古音相近。待，作「

埃」解。按「埃」字下說：「待也」。二字也可「互訓」。

延延

說文：『延，長行也。从延，丩聲。』

延字，从延，丩聲。丩，音警。字，作「長行」解。引申之，專用作「長」

解。揚子方言：『延，長也。』凡「施於年」的，都稱爲「延」。又說：「

延，徧也」。

矢飴

說文：『矢，搏飯也。从升，采聲。采，古文辨字。』

券，音「居券切」，讀若卷。字，从升，采聲。采，音辨。矢，作「搏飯」

解。曲禮曰：『毋搏飯。』「券」「卷」「眷」「拳」从之。

甝

說文：『甝，秦名土甝，曰甝。从鬲，于聲。』

甝，音「古禾切」，讀若戈。是釜之一種，俗字作「鍋」。甝爲「土釜」，

是說出於「陶」，而非金屬之「釜」。字，从鬲，于聲。于，音跨，作「跨

步」解。「鬲」、「跨」等字从之。

鬻

說文：「鬻，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鬻。从鬲，𣎵聲。」

鬻，音「才林切」，讀若岑。字，从鬲，𣎵聲。𣎵，音針。鬻，作「大釜」

解。如詩經檜風：「概之釜鬻」是。

虜

說文：「虜，鬲屬。从鬲，虍聲。」

虜，音「牛建切」，讀若祭。字，从鬲，虍聲。虍，音呼。虜，作「鬲屬」

解。而「鬲」，爲「鼎屬」。「獻」字从之。

玃

說文：「玃，袞也。从玃，工聲。」

玃，音「居棟切」，讀若拱。字从玃，工聲。作「袞」解，袞，便是「抱」

字。「鞞」，「恐」，「蚤」，「盞」等字，从之。

曼

說文：「曼，引也。从又，冒聲。」

曼，音「無販切」，讀若慢。字，本作「引」解；引申，作「長」解。詩經

魯頌傳：「曼，長也。」「蔓」、「慢」、「漫」等字从之。

叔叔。說文：「叔，拾也。从又，未聲。汝南，名收考，曰叔。」

叔，音「式竹切」。字，从又，未聲。未，音宿。叔，本作「拾」解，如詩經幽風：「九月叔苴」是。毛傳：「叔，拾也。」按劉熙釋名：「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自假借爲「叔季」字，假借既久，而本義便少知道的了。

聿聿。說文：「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从聿，一聲。」

聿，音「余律切」，讀若適。和「筆」，是一字。引申，作「遂」解，如詩經唐風：「歲聿其莫」是。又引申作「述」解，如大雅：「聿修厥德」是。字，从聿，一聲。「律」字等从之。

攷攷。說文：「攷，堅也。从又，臣聲。讀若鏗鏘之鏗，古文以爲賢字。」

攷，音「苦閑切」，讀若愷。字，从又，臣聲。作「堅」解，是說「握之甚

固」之意。又，音鏗。「賢」、「堅」、「緊」等字从之。

受

說文：「受，以杖殊人也。周禮：「受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

車，旅賁以先驅。」从又，几聲。」

受，音「市朱切」，讀若殊。字，作「以杖殊人」解。殊，有「斷」意，這

是說「以杖隔遠他人」。受，从又，几聲。几，音殊。

殼

說文：「殼，从上擊下也。一曰，素也。从受，吉聲。」

殼，音「苦角切」，讀若殼。又音「苦江切」。俗字，寫作「殼」。殼，

作「素」解，素者，即「空」之意。字，从受，吉聲。吉，音康。凡「殼」

「殼」「殼」等字，都从之。

醫

說文：「醫，擊中聲也，从受，醫聲。」

醫，音「於計切」，讀若翳。字，从受，醫聲。醫，音翳。說文西部「醫」

字，从「醫」，作「病聲」解，此與「擊中聲」意義相近。秦人借「醫」爲

「語詞」。

殺縶

說文：『殺，戮也。从攴，杀聲。』

殺字，从攴，杀聲。按說文無「杀」字，相傳以爲「音察」。或說：杀，便是古殺字。引申，作「減」解。

專壹

專字

說文：『專，六寸簿也。从寸，叀聲。一曰，專，紡專。』

專字，从寸，叀聲。叀，音占。按專，作「六寸簿」解，大概便是「笏」字。笏者，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從前的時候，貴賤皆執笏，又稱爲手版。左傳注：『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一作「紡專」解。

詩經小雅：『載弄之瓦。』毛傳：『紡專也。』這是說，網絲的以專爲錘。

現在俗字，以「紡專」之「專」作「磚」，而以「專」爲「磚壹」之「磚」了。

專壹

說文：『專，布也。从寸，甫聲。』

專，音「芳無切」，讀若膚。或寫作「敷」。字，从寸，甫聲。凡「溥」、「鍊」、「博」等字，都从之。

攴

說文：「攴，小擊也。从又，卜聲。」

攴，音「普木切」，讀若撲。字，从又，卜聲。楷書作「攴」，經典隸變作「扑」。詩經：「八月剝棗。」蓋假「剝」爲「攴」的。

攴

說文：「改，更也。从攴，已聲。」

改，音「古亥切」。字，从攴，已聲。作「更」解。「更」、「改」雙聲爲訓的。

瞽

說文：「瞽，目順也。一曰，敬和也。从囧，尃聲。」

瞽，音「莫卜切」，讀若睦。也便是「和睦」之「睦」的古文。字，从囧，尃聲。尃，音六。

翁

說文：「翁，頸毛也。从羽，公聲。」

翁字，从羽，公聲。山海經：『天帝之山，有鳥，黑文而赤翁。』俗言「老翁」者，大概是假「翁」爲「公」的。

盧

說文：『盧，鳥也。从隹，虍聲。』

盧，音「荒鳥切」，讀若呼。字，从隹，虍聲。虍，音呼。盧，作「鳥名」解；今「虧」字从之。

雇

說文：『雇，九雇，農桑候鳥，雇民不姪者也。从隹，戶聲。』

雇，音「侯古切」，讀若戶。與「雇」字同。字，从隹，戶聲。左傳：『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姪者也。』假借作「雇用」解。

藿

說文：『藿，藿爵也。从隹，叩聲。詩曰：『藿鳴于埜。』』

藿，音「工免切」，讀若灌。是一種水鳥之名，現在都寫作「鵠」。字，从隹，叩聲。叩，音謹。毛詩：『藿鳴于埜。』「藿」今借用作「鵠」。其實「鵠」，是別一種鳥。說文：鵠字下說：『鵠，專畜隼，如鵠，短尾。』

舊舊

說文：『舊，黼屬，舊留也。从萑，臼聲。』

舊，本是一種鳥名。字，或寫作「鵠」。「舊留」，一作「鵠鷗」，亦名「鈎雉」。今借爲「新舊」字，而本義少知了。

羸羸

說文：『羸，瘦也。从羊，羸聲。』

羸，音「力爲切」，讀若累。字，从羊，羸聲。羸，音露。本作「瘦」解，引申作凡「瘦」之稱，又假借爲「累」，如《易》「羸其角」是。

羣羣

說文：『羣，羣也。从羊，君聲。』

羣字，从羊，君聲。動物之中，「羊」的性「好羣」，犬的性好獨，故字从「羊」。《詩經小雅》：『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引申牠的意義，作凡「類聚」之稱。

羸羸

說文：『羸，進善也。从羊，久聲。文王拘羸里，在湯陰。』

羸，音「與久切」，讀若牖。字，从羊，久聲。羸，作「進善」解。「進善

「，應作「道善」。道善者，是說「導之使入於善」的意思。尙書顧命：「

誕受美若。」

馬氏說：「美，道也。」字从羊，也取其有「善」之意。

放，音「甫妄切」。从支，方聲。放，本作「逐」解，如尙書舜典：「放驩

兜於崇山是。」引申馳，作「放縱」、「放逸」解。

𢇛

說文：「𢇛，五指拏也。从爰，一聲。」

𢇛，音「呂戎切」，讀若律。字，从爰，一聲。現在通俗，凡用五指持物引

取的，稱為拏。變「𢇛」為「拏」。

𢇛

說文：「𢇛，振𢇛也。从肉，八聲。」

𢇛，音「許訖切」，讀若迄。字，从肉，八聲。八，音背。振𢇛者，是說「

振動布寫」之意。「𢇛」、「𢇛」等字，从之。

肴

說文：「肴，啖也。从肉，爻聲。」

肴字，从肉，交聲。交，音姚。作「啖」解，是說「已修之庖可食」的意思。一說，「凡非穀而食」，稱爲肴。

肱

說文：「肱，肉汗滓也。从肉，尢聲。」

肱，音「他感切」，讀若探。字，从肉，尢聲。尢，音淫。劉熙釋名：「醢多汗者，曰醢。」「肱」、便是「醢」的正字。

肩

說文：「肩，小蟲也。从肉，口聲。一曰，空也。」

肩，音「烏元切」，讀若肩。字，从肉，口聲。口，音韋。肩，作「小蟲」解，考工記注：「肩，謂若井中蟲蝸蝸。」

劓

說文：「劓，絕也。从刀，月聲。」

劓，音「魚厥切」，讀若月。字，作「絕」解，因引申牠，凡「絕」都稱爲「劓」、如「劓」作「劓鼻」，「明」作「明足」是。

切

說文：「切，巧切也。从刀，丰聲。」

𠄎，音「恪八切」，讀若劫。字，从刀，丰聲。丰，音介。作「巧𠄎」解，

「巧𠄎」，大概是漢朝的一種習語。「契」、「挈」、「恕」等从之。

籍

籍，籀文：『籍，簿書也。从竹，藉聲。』

籍字，从竹，藉聲。藉，音習，作「藉田」解，現在寫作「藉」。簿，一作

「薄」，六寸薄也。引申牠的意義，凡是箸載於竹帛上的，都稱為「籍」。

𠄎

說文：『𠄎，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从𠄎，由聲。』

𠄎，音「必至切」，讀若比。字，从𠄎，由聲。由，音拂，便是「鬼頭」之

「由」。𠄎，有「付與」之意。𠄎，作「下基」解，音基。

式

說文：『式，法也。从工，弋聲。』

式字，从工，弋聲。作「法」解。按周禮有八法，八則，九式。是「法」、

「則」、「式」，却各異其文的。周禮注曰：『則，亦法也。式，謂用財之

節度也。』由此看來，式，和「法」、和「則」，意義上微有不同。

曷

說文：「曷，何也。从曰，句聲。」

曷字，从曰，句聲。句，便是俗體寫作「丐」。字，本作「何」解。假借牠爲「盍」，爾雅釋言：「盍，曷也。」又假借作「害」解，如詩經周南上面說：「害澣害不」是。

替

說文：「替，會也。从曰，𠄎聲。詩曰：「替不畏明。」」

替，音「七感切」，讀若慘。現在俗字寫作「替」，這是不對的。字，从曰，𠄎聲。𠄎，音針。作「會」解，會之言，猶「乃」。

旨

說文：「旨，美也。从甘，匕聲。」

旨，音「職雉切」。字，从甘，匕聲。匕，音比。旨，作「美」解，「旨」和「美」，是「疊韻」爲訓的。假借牠作「意指」解。

盧

說文：「盧，古陶器也。从豆，虍聲。」

盧，音「許羈切」，讀若義。字，从豆，虍聲。虍，音呼。這是一種古陶器

之名。「𧇧」「戲」等字从之。

虞圖

說文：「虞，虎不柔不信也。从虍，且聲。」

虞，音「昨何切」。讀若麤。字，作「虎不柔不信也」解，這是說「虎性剛

暴矯詐」的意思。「墟」「颯」等字从之。

𧇧圖

說文：「𧇧，羊凝血也。从血，各聲。」

𧇧，音「苦紺切」，讀若勑。字，从血，各聲。各，音陷。作「羊凝血」解

，因為羊血可以供飲食，故系之於「羊」。釋名說：「血脂，以血作之。」

脂，便是「𧇧」字。

卽𧇧

說文：「卽，卽食也。从卽，卩聲。」

卽字，从卽（音香），卩聲。卩，音節。卽，作「卽食」解。卽食者，「就

食」之意。卽，一作「節」，便是易經所謂：「節飲食」是。節者，是「檢

制牠，使勿過」，所以凡「止於是」之詞，便稱爲「卽」。毛傳：「卽，就

也。」

既

說文：「既，小食也。从皀，死聲。論語：「不使勝食既。」」

既字，从皀，死聲。死，音計。作「小食」解。小食者，「稍食」之意。「既」和「噤」，音義都同。玉藻：假借牠作「噤」。引申之義，作「盡」、作「已」解。論語：「不使勝食既。」是說，不使肉勝於食，但小小食之罷了。

食

說文：「食，人米也。从皀，人聲。或說，人皀也。」

食字，从皀，人聲。人，音集。字作「人米」解，人米者，集衆米而成食之意。引申之，凡人用供口腹的東西，都稱爲食。這是牠相生的名義。

養

說文：「養，供養也。从食，羊聲。」

養，音「余兩切」。字，从食，羊聲。羊，取其「善」意。現在人讀養字，分「上」「去」兩聲，古時候，不分別的。

匱

說文：「匱，瓦器也。从缶，包省聲。古者，昆吾作匱。」

匱，音「徒刀切」。這是「陶器」之「陶」的正字。从缶，包省聲。「陶」，是作「邱名」解的。今字作「陶」，「陶」行而「匱」廢了。

釜

說文：「釜，瓦器也。从缶，肉聲。」

釜，音「以周切」，讀若由。字，从缶，肉聲。徐鉉說：「當从「𠂔」省，乃得聲。」「謠」、「搖」、「遙」、「飆」等字从之。

錫

說文：「錫，傷也。从矢，易聲。」

錫，音「式陽切」，讀若傷。字，从矢，易聲。易，音羊。錫，作「傷」解，是指「矢之所傷」而說的。引申牠的意義，作凡「傷」之稱。一說，从矢，傷省聲。「觶」、「傷」、「殤」、「傷」等字，都从「錫」者。

𩇑

說文：「𩇑，多穀也。从亩，且聲。」

𩇑，音「多早切」，讀若殫。字，作「多穀」解，故从「亩」。且聲。引申

之作「厚」、作「信」、作「誠」解。壇遵等字从之。

𩇛

說文：「𩇛，行𩇛也。一曰，倨也。从攴，允聲。」

𩇛，音「七倫切」，讀若遂。字作「行𩇛」解，𩇛，是說「行貌」。一曰，倨也。說文下曰：「𩇛，倨也。」義同。

𩇛

說文：「𩇛，鳥飛歛足也。雖醜其飛也。从攴，兕聲。」

𩇛，音「子紅切」，讀若宗。字，从攴，兕聲。作「鳥飛歛足」解，這是說，凡長尾的禽類，飛時必縮其足的。爾雅釋鳥：「𩇛，言竦翹上下也。」𩇛，現在寫作「𩇛」。

𩇛

說文：「𩇛，倨也。从攴，丰聲。」

𩇛，音「敷容切」，讀若縫。字，从攴，丰聲。丰，音豐。爾雅釋訓：「𩇛，倨也。」倨，便是「倨逆」之意。

𩇛

說文：「𩇛，果實如小栗，从木，辛聲。春秋傳曰：「女摯不過𩇛。」

美，音「側詵切」，讀若榛。這便是「榛栗」之「榛」的正字。字，从木，辛聲。是一種植物之名，又作「榛蕪」解。「新」、「親」等字从之。今字，多借「榛」作「美」，「榛」行而「美」廢了。

柔柔

說文：「柔木曲直也。从木，矛聲。」

柔字，从木，矛聲。作「木曲直」解，因為木曲的，可以使之直，木直的，可以使之曲的緣故。引申牠的意義，作凡「冥弱」之稱，又作凡「撫安」之稱。

員員

說文：「員，物數也。从貝，口聲。」

員字，从貝，口聲。從前的時候，以貝為貨物，故从貝；而貨物可以點數，故作「物數」解。口聲，口，音圍。引申牠，作「人數」解，如俗稱「官員」是。又引申牠，作「益」解，如詩經小雅：「員于爾幅」是。更假借牠作「云」字解，如書秦誓：「若弗員來」，詩鄭風：「聊樂我員」是。「員」

和「云」音相近。

賁

說文：「賁，飾也。从貝，卉聲。」

賁字，从貝，卉聲。音「彼義切」，讀若臂。作「飾」解，如《易序卦傳》曰：

「賁，飾也」是。按古時候，多假「賁」爲「奔」。

貸

說文：「貸，施也。从貝，代聲。賁，從人求物也。从貝，弋聲。」

貸字，音「他代切」；賁字，音「他得切」；現在以兩義都屬於「貸」了。

是說，凡「我施於人」的，稱爲「貸」。「貳」字通。

賴

說文：「賴，贏也。从貝，刺聲。」

賴字，从貝，刺聲。刺，音辣。字作「贏」解，又作「利」解。凡言「亡賴」

的，便是說，「人無利入於家」的意思。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

狡獪，爲利賴」。

賓

說文：「賓，所敬也。从貝，宀聲。」

賓字，从貝，宀聲。宀，音兵。按「賓客」，是渾言之。析言之，便賓客異義了。又，賓是說「所敬之人」，因此「敬其人」，也稱爲賓。貝者，是用以「敬之物」，所以从「貝」。

景景

說文：「景，光也。从日，京聲。」

景字，从日，京聲。作「光」解。光，便是指「日光」說的。凡日和月，都有外光，而光所在之處，都有陰，其光如鏡，所以稱之爲景。後人因名「陽」曰光，而「光中之陰」曰「影」，便別製一字了。毛詩傳曰：「景，大也。」這是景字的引申之義。

彘

說文：「彘，不久也。从日，鄉聲。春秋傳曰：「彘役之三月。」」

彘，音「許兩切」，讀若向。字，作「不久」解。不久，是指「曩昔之時」而說的。杜注春秋傳：「彘，猶前也。」字，寫作「鄉」。儀禮士相見禮：「彘者，」注：「彘，曩也。」

𦍋

說文：「𦍋，日始出，光𦍋也。从旦，𦍋聲。」

𦍋，音「古案切」，讀若幹。字，从旦，𦍋聲。𦍋，音偃。「𦍋𦍋」，是說

「光貌」。凡「翰」、「戟」、「幹」、「榦」、「乾」、「韓」等字从之

。

朔

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从月，𦍋聲。」

朔，音「所角切」，讀若夙。字，从月，𦍋聲。𦍋，音逆。按「月盡」稱爲

「晦」；「月一日而蘇」，稱爲「朔」；這是說「月盡而蘇」之意。蘇者，

物之生；因此引申牠，作凡「始」之稱。又「北方」稱爲「朔」，也是取「

始」之義。朔方者，是說始生萬物的地方。

有

說文：「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聲。」

有字，从月，又聲。作「不宜有」解，這是說「本是不當有而有」之稱。引

申牠，因作凡「有」之稱。春秋上書「有」字的，都是「有」的本義。如「

日月有食之，日不當見食的，而有食之者，是月食牠的，故字从「月」。

甬

說文：「甬，艸木華甬甬然。也从弓，用聲。」

甬字，从弓，用聲。音「余隴切」，讀若湧。甬之言，猶之「涌」，是說「

象水涌出之狀」。从弓。弓，音舍。

糴

說文：「糴，穀也。从米，翟聲。」

糴，音「他弔切」，讀若跳。字，从米，翟聲。糴，作「穀」解，故「糴」

从「入糴」，「糴」字从「出糴」。

鐵

說文：「鐵，山韭也。从韭，戠聲。」

鐵，音「息廉切」，讀若鮮。字，从韭，戠聲。戠，音尖。鐵，作「山韭」

解，是說山中自生的東西。「鐵」、「殲」、「籤」、「織」等字从之。

察

說文：「察，覆審也。从宀，祭聲。」

察字，从宀，祭聲。爾雅釋訓：「明明斤斤，察也。」按察字，从「宀」取

「覆而審之」之意。从「祭」，既取其聲，亦取「祭必詳察」之意。

完廔

說文：『完，全也。从宀，元聲。古文以爲寬字。』

完，音「胡官切」。字，从宀，元聲。按「全」字下曰：全，作全。全，完也。「完」和「全」，是可以「互訓」的。作「寬」解，是假借義。

容廔

說文：『容，盛也。从宀，谷聲。』

容字，从宀，谷聲。大徐以爲「屋與谷，皆所以盛受」，把牠闌入「會意」字，這是不對的。引申牠的意義，作凡「有所受」之稱；又引申牠，爲「含容」之義。現在假借，爲「頤貌」之「頤」。

按以上兩字，徐鉉都把牠誤爲「會意」；今正之，列入「形聲」。

窻廔

說文：『窻，冥合也。从宀，巧聲。』

窻，音「莫甸切」，讀若瞑。字，从宀，巧聲。巧，音緬。作「冥合」解。冥合，是說「合之泯然無迹」的意思。按現在俗語所說的「吻合」，應當用

這個字。

營窟

說文：「營，市居也。从宮，榮省聲。」

營字，从宮，榮省聲。作「市居」解。市居者，是說「圍繞而居」之意。如「市營」稱爲「閔」，「軍壘」稱爲「營」是。引申牠的意義，作「經營」、「營治」解。凡人有什麼「規度」的，都稱之爲「營」。

穴內

說文：「穴，土室也。从宀，八聲。」

穴字，从宀，八聲。是一種掘地而成之室，所以稱爲「土室」。引申牠的意義，凡「空窟」都爲「穴」。

瘡瘡

說文：「瘡，不能言也。从疒，音聲。」

瘡，音「於今切」，讀若音。俗字，亦寫作「暗」。从疒，音聲。亦作「病」之在於音者，謂之瘡，是混入「會意」。

罔罔

說文：「罔，庖犧所結繩以漁。从罔，亡聲。」

罔，古同「網」字。从罔，亡聲。是一種結繩之網。自以「網」爲「罔」字，而「罔」便爲「罔，無也」的「罔」了。

帛帛

說文：「帛，繪也。从巾，白聲。」

帛字，从巾，白聲。作「繪」解。按聘禮大宗伯注，都說：「帛，今之璧色繪也。」

任任

說文：「任，保也。从人，壬聲。」

任字，从人，壬聲。作「保」解。按周禮：「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注：「保，猶任也。」引申牠的意義，凡「儋荷」，稱爲任。又引申之，作「責任」解。

聚聚

說文：「聚，會也。从厶，取聲。一曰，邑落曰聚。」

聚字，从厶，取聲。和「墜」是一字而小別，所以古時候也假「墜」爲「聚」。 「邑落曰聚」，是說邑中的村落。

犀犀

說文：「犀，犀遲也。从尸，辛聲。」

犀，音「先稽切」，讀若栖。這是「栖遲」之「栖」的正字。从尸，辛聲。遲的籀文，及「譚」、「穉」等字从之。

允允

說文：「允，信也。从儿，目聲。」

允字，从儿，目聲。儿，古文「人」字。目，古「以」字。允，作「信」解，引申作「允許」、「允可」之意。

頤頤

說文：「頤，大頭也。从頁，分聲。一曰，鬢也。詩曰：「有頤其首。」

」

頤，音「布邊切」，讀若班。字，从頁，分聲。作「大頭」解，詩：「有頤其首。」傳曰：「頤，大首貌。」又周禮：「匪頤之式，」鄭司農曰：「頤，分也。」這是假「頤」爲「班」了。現在「頤分」之義行，而本義已廢。

厄厄

說文：「厄，科厄，木節也。从卩，厂聲。賈侍中說，以爲：「厄，裏也

。』一曰，厄，蓋也。』

厄，音「五果切」，讀若妮。字，从卩，厂聲。厂，音漢。凡可「表識」的都稱爲「卩」；例如竹之卩，曰「節」；木之卩，曰「科厄」。《易經》上說：

「艮，於木爲多節。」科厄，跌起之貌。引申卩，作「困厄」解。厄，音厄。

廣障

《說文》：「廣，殿之大屋也。从广，黃聲。」

廣字，从广，黃聲。作「殿之大屋」解。按《廣雅》上面說：「殿，謂堂無四壁；覆乎上者，曰屋。」屋無四壁，而牠的上面有大覆蓋，那便牠所通的很宏遠了，這才名爲「廣」。引申牠，作凡「大」之稱。

厩歷

《說文》：「厩，治也。从厂，秝聲。」

厩，音「郎擊切」，讀若歷。字，从厂，秝聲。秝，音歷，作「疏稀適歷」解。

猥狎

《說文》：「猥，牡豕也。从豕，段聲。」

豨，音「古牙切」，讀若家。字，从豕，段聲。段，音假。是一種牡豕。左

傳：「豨歸吾艾豨？」

豹豨

說文：「豹，似虎圓文。从豕，勺聲。」

豹字，从豕，勺聲。勺，音灼。豹這樣動物，身有文采，古人往往以喻君子

。如易經：「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類類

說文：「類，種類相似，唯犬為甚。从犬，類聲。」

類字，从犬，類聲。按莊子：「類，自為雌雄。」釋文，引山海經說：「廩

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師，類自牝牡也。」類字，既

作「種類相似，唯犬為甚」解，因此引申假借，作凡「相似」之稱。又爾雅

釋詁及毛傳皆說：「類，善也。」釋「類」為「善」，猶之釋「不肖」為「

不善」。

糞糞

說文：「糞，火餘也。从火，聿聲。一曰，薪也。」

燹，音「徐刃切」，讀若盡。俗字，寫作「燹」，這是不對的。字，从火，聿聲。左傳上面說：「收合餘燹。」詩經大雅箋：「災餘曰燹。」因此引申牠的意義，作凡「餘」之稱。

照

說文：「照，明也。从火，昭聲。」

照，音「之少切」。和「昭」字，音義都同。字，从火，昭聲。一作，「明所燭也」解，如易離卦：「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熱

說文：「熱，溫也。从火，執聲。」

熱，音「如列切」。字，从火，執聲。執，音藝。毛詩傳曰：「蘊蘊而暑，燹燹而熱。」釋名：「熱，蒸也。如火所燒熱。」

赧

說文：「赧，面慙赤也。从赤，良聲。周失天下於赧王。」

赧，音「女版切」，讀若慙。从赤，良聲。字作「赧」，亦作「慙」。孟子注：「赧赧，面赤心不正之貌。」

夸夸

說文：「夸，奢也。从大，亏聲。」

夸，音「苦瓜切」，讀若誇。字，从大，亏聲。作「奢」解。奢者，有誇張修大之意。又謚法，「華言無實，曰夸」。

戮戮

說文：「戮，大也。从大，戠聲。詩曰：「戮戮大猷。」」

戮，音「眞質切」，讀若秩。字，从大，戠聲，戠，音「徒結切」，作「利」解，从戈，呈聲。鐵字，从戮。詩經，借作秩。

犖犖

說文：「犖，疾也。从本，卉聲。」

犖，音「呼骨切」，讀若拂。字，从本，卉聲。是「拜」之古文，「擗」字从之。上林賦：「卉然與道而遷義。」注：「卉，猶勃也。」「卉」，便是

「犖」的假借字。

奕奕

說文：「奕，稍前大也。从大，而聲。」

奕，音「而沈切」，讀若軟。俗字，寫作「輓」。「奕」和「便」字相同，

可作「弱」解。許氏說：「稍前大也。」這是指「前較大於後」之意。字，从大，而聲。

慮

說文：「慮，謀思也。从思，虍聲。」

慮，音「良據切」。字，从思，虍聲。虍，音呼。作「謀思」解。人凡思而有所圖，便稱慮，「慮」，猶之「縷」。

荒

說文：「荒，水廣也。从川，亡聲。易曰：「包荒用馮河。」」（見泰卦，九二爻辭）

荒，音「呼光切」，讀若荒。字，从川，亡聲。作「水廣」解。因此引申輻，作凡「廣大」之稱。易經：「包荒用馮河；」周頌：「天作高山，大王荒之；」都是借「荒」爲之。其實「荒」作「蕪」解的。現在「荒」字行而「荒」字廢了。

𨾏

說文：「𨾏，廣𨾏也。从𨾏，已聲。」

甌，音「與之切」，讀若熙。字，从匚，已聲。作「廣頤」解。因此引申牠，作凡「廣」之稱。詩經作「熙」，乃「甌」之假借字。

鹹

說文：「鹹，銜也。北方味也。从鹵，咸聲。」

鹹字，从鹵，咸聲。作「銜」解。「鹹」和「銜」，是「疊韻」爲訓的。爾

雅釋言：「鹹，苦也。」疏：「鹹殊極必苦，故以鹹爲苦。」

抉

說文：「抉，挑也。从手，尖聲。」

抉，音「於說切」，讀若缺。字，从手，夊聲。作「挑」解，是說「有所入以出之」的意思。引申牠，作「措」、作「剔」解。

戕

說文：「戕，槍也。他國臣來弑君，曰戕。从戈，爿聲。」

戕，音「在良切」，讀若詳。字，从戈，爿聲。爿，音牆。戕作「槍」解，槍有「距」意；距，是說「相抵爲害」。

戕

說文：「戕，傷也。从戈，才聲。」

戔，音「祖才切」，讀若哉。字，从戈，才聲。作「傷」解，是說「爲刃所傷」之意。「哉」、「栽」、「載」、「裁」等字从之。

戔

說文：「戔，大斧也。从戈，上聲。司馬法曰：「夏執元戔，殷執白戔，

周左杖黃戔，右秉白髦。」

戔，音「王伐切」，讀若越。這便是「鉞」的古字。从戈，上聲。上，音厥。現在習用多作「鉞」、「戔」字便不大見了。

匱

說文：「匱，匿也。从匚，晏聲。」

匱，音「於薤切」，讀若偃。字，从匚，晏聲。晏，音晏。按「匱」之言猶「隱」，周禮宮人注：「匱，路廁也。」是指隱蔽之地。

匱

說文：「匱，飯器筥也。从匚，隹聲。」

匱，音「去王切」，讀若筥。也便是古「筐」字。从匚，隹聲。隹，音往。凡是从「音方」之「匚」的，都是指「器名」，如「匪」、「匯」等都是。

引申假借輒，作「匡正」解。

引引

說文：『引，開弓也。从弓，丨聲。』

引字，从弓，丨聲。丨，音棍。凡施弦於弓，稱爲張；鈎弦使之滿，以盡矢的長，也稱爲張；這便叫做引。因此，凡「延長」之僞，「開導」之僞，都於此引申的。一說，「引而上升之」。丨，爲會意，也象矢形。

系系

說文：『系，繫也。从糸，丿聲。』

系字，从糸，丿聲。丿，音拙。系者，有垂統於上，而承於下之意。和「係」字通用。引申之義，爲世「系」，也作「世繫」。「繫」，便是「系」之假借字。

纒纒

說文：『纒，落也。从糸，睪聲。』

纒，音「胡吠切」，讀若法。字，从糸，睪聲。睪，音瓊。纒，作「落」解，落，，今「絡」字。漢書注：『纒，還也。』按「纒」「還」古今字。

繫繫

說文：『繫，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从糸，聑聲。』

繫字，从糸，聑聲。聑，音聑。字，作「綴得理」解。綴者，「合箸」之意，合箸得其理，便有條不紊了。

維維

說文：『維，車蓋維也。从糸，佳聲。』

維字，从糸，佳聲。佳，音維。維，是車蓋上一種繫物的東西；引申牠，凡「相系」的，稱爲維。如管子：『國之四維』是。

繇繇

說文：『繇，馬髦飾也。从糸，每聲。春秋傳曰：「可以稱旌繇乎？」』

繇，音「附哀切」，讀若煩。字，从糸，每聲。現在作「繁」。繇，作「馬髦飾」解，馬髦，便是說「馬鬣」。春秋傳所說的「旌繇」，蓋集絲條下飾，曰繇。引申牠，作「繇多」解。俗改其字，作「繁」。俗形行，而本形便廢了；引申之義行，而本義也便廢了。

絲絲

說文：『絲，織絹，以絲貫杼也。从絲之古文茲，卅聲。』

絲，音「古還切」，讀若關。字，从兹，卅聲。卅，音關。（一說，卅，古礦字）按紡織之法，杼者，是機之持緯的；貫者，是穿物持之；以絲貫於杼中，而後織之，這便稱為「絲」。

蚤

說文：「蚤，齧人跳蟲。从虫，又聲。」

蚤，音「子皓切」，讀若早。字，本从蟲，又聲。「蝨」，今从「蝨」；又，音爪。經傳上，多假「早」為「蚤」，取其「聲近」相借。

風扇

說文：「風，八風也。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

曰涼風，西方曰閭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曰融風。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从虫，凡聲。」

風字，从虫，凡聲。凡天下之無形的，都稱為風。詩序說：「風，風也。教也。」引申牠，作「風化」「風俗」解。

壘

說文：「壘，土塊壘壘也。从土，充聲。」

壘，音「力竹切」，讀若逐。字，从土，光聲。光，音六。壘，作「土塊壘壘」解。壘壘，像大塊之貌。

在枉

說文：『在，存也。从土，才聲。』

在字，从土，才聲。作「存」解，存者，有「恤問」之意。釋詁：『在，存，察也。』古義作「存問」解，今義但作「存亡」解。

塞園

說文：『塞，隔也。从土，窶聲。』

塞，音「先代切」，讀若賽。這是「邊塞」之「塞」的正字。从土，窶聲。

窶，音室。現在俗用爲「窶塞」字。

垂垂

說文：『垂，遠邊也。从土，陴聲。』

垂字，从土，陴聲。陴，音隨。這是「邊陴」之「陴」的正字。垂，本作「遠邊」解，引申之，凡「邊」都稱爲垂。現在通俗習用，以「垂」代陴下之「陴」，而以「陴」代「邊垂」字。

留雷

說文：『雷，止也。从田，𠄎聲。』

留字，从田，𠄎聲。𠄎，音酉。今字作「留」，从「卯」。聲也相諧。留作「止」解，是說「田之所止」，猶「坐」从「从土」。

峇𡵓

說文：『峇，危高也。从自，𠄎聲。』

峇，音「魚列切」，讀若臬。字，从自，𠄎聲。𠄎，音徹。自上加𠄎，有「危而高」之意，「𡵓」字等从之。

防𡵓

說文：『防，地理也。从自，力聲。』

防，音「盧則切」，讀若勒。字，从自，力聲。作「地理」解，地理者，是說「地之瓜理」。按「力」作「筋」解，筋有瓜絡可尋，所以凡有「文理」之物，都从「力」，如「防」爲「地理」，「枋」爲「木理」，「泐」爲「水理」等是。

降𡵓

說文：『降，下也。从自，夆聲。』

降，音「古巷切」。字从自，夆聲。夆，音「下江切」。作「下」，是說「自上而下」之意。古多假「降」爲「夆」，夆，作「服」解，和「降」字不同。以「地」言，稱爲「降」，故字从「自」。以「人」言，稱爲「夆」，故字从「夆」相承。

墜

說文：「墜，敗城阜，曰墜。从自，差聲。」

墜，音「許規切」，讀若灰。這是「墮壞」之「墮」的正字。俗字寫作「墜」，便不對了。墜，从阜，差聲。因敗「城阜」爲墜，所以字从「阜」；差，說文沒有這個字，古時候或許有的。引申輻，作凡「墮壞」之稱。

陞

說文：「陞，升高階也。从自，坐聲。」

陞，音「旁禮切」，讀若髀。字，从自，坐聲。坐，音鼻。作「升高階」解，這是說「自卑而可以登高」之意。又天子的宮殿，稱輻爲「納陞」，言「所以納人言的階陞」是。秦以後，臣下稱上，曰「陞下」。

成

說文：「成，就也。从戊，丁聲。」

成，音「氏征切」。字，从戊，丁聲。成，古文成字，从午。

孝

說文：「孝，放也。从子，爻聲。」

孝，音「古肴切」，讀若教。字，从子，爻聲。「教」字，从之。孝，作「

放」解，「放」和「仿」，古通用，是說「隨之依之」之意，現在專以「仿

」爲「仿效」字了。「教」字，「學」字，都以「孝」會意。教，人與人以

可仿的；學者，是放而像之的。

育

說文：「育，養子使作善也。从女，肉聲。虞書曰：「教育子。」」

育，音「余六切」。字，从女，肉聲。不从「子」而从「倒子」者，正是說

不善者可使作善之意。古文，作「毓」。

會

說文：「會，酒味苦也。从酉，今聲。」

會，音「於忝切」，讀若鑿。又音「火含切」，讀若嶮。字，从酉，今聲。

「歛」字，从之。

以上屬於「爲他字之統率的」形聲字。這一種「形聲」字，因爲牠自己本身，爲別字所从，而本字又爲別個字的統率，故名。

變例一 聲意膠葛及聲不諧的

歲

說文：「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从步，戊

聲。律歷書，名五星爲五步。」

歲字，从步，戊聲。按天上五星：水曰辰星，金曰太白，火曰熒惑，木曰歲星，土曰填星，又名爲「五步」，其行於天者有常，所以从「步」。爾雅釋

天：「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孫炎說：「歲星行一次也。」

賈公彥引星備說：「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

語

說文：「語，語聲也。从詁，臣聲。」

語，音「語巾切」，讀若銀。字，从詁，臣聲。作「語聲」解，是牠的本義

。左傳說：『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囂。』這是囂字的引申之義。又引申輗，作「愚」解，如書經堯典：『父頑母嚚』是。古文囂，作「墨」。

農

說文：『農，耕人也。从農，囟聲。』

農字，作「耕人」解。耕田的人，天明而動，天晦而休，故从「農」。从囟，囟，音莘，與農字聲不諧。或曰：囟，應當从「凶」，才能得聲。或曰：凶，爲「囟」聲之誤，囟，音「聰」，作「明」解，和「農」聲相合。

臧

說文：『臧，善也。从臣，戕聲。』

臧字，从臣，戕聲，作「善」解。說文上沒有「臧」字；漢書，借「臧」作「藏」。取其「物之善者，必隱於內」之意。以从艸之「藏」爲「臧匿」字，當是始於漢末，改易經典，這是不可以從的。臧，古又作「臧私」字。

鳳

說文：『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像也，麐前，鹿後，蛇頸，魚尾，

龍文，龜背，燕頤，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

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从鳥，凡聲。」

鳳字，从鳥，凡聲。古文作「朋」，見第二章象形字中。鳳，是一種神鳥，牠的形狀，見上許氏說解。天老，是黃帝時人。按郭璞山海經圖讚說：「八象，其體；五德，其文。」八象，見本字下說解。五德，是說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腹文曰信，膺文曰仁。黃帝及周成王之世，曾見此鳥。

巽

說文：「巽，具也。从丁，卍聲。」

巽字，从丁，卍聲。卍，音船上聲。巽，作「具」解，是說庶物皆具，丁以薦之。孔子說易曰：「巽，入也。」

義

說文：「義，氣也。从兮，義聲。」

義字，从兮，義聲。作「气」解，是說「气之吹噓」。古伏羲氏，取以爲名。伏羲，是三王之最先者。

彭彭

說文：「彭，鼓聲也。从壺，彡聲。」

彭字，从壺，彡聲。按彡，音衫，和「彭」字聲不諧。彭，作「鼓聲」解。

如詩經：「鼙鼓彭彭，」毛傳說：「彭彭，和也。」又詩經：「出車彭彭，

」『駟驥彭彭，』凡是言「彭彭」者，都是指「馬」說的。言馬而假鼓聲之

字者，因牠的「壯盛」是相像的。或曰，彭字，應當作从壺，从彡；「从彡

」者，猶之「从三」。周禮大司馬，冬狩，言「三鼓」者四，言「鼓三閔」

者一；左傳曹劌論戰，亦說三鼓；因此彭字「从三」之意可見了。

虬虬

說文：「虬，委虬，虎之有角者也。从虎，虬聲。」

虬，音「息移切」，讀若斯。字，从虎，虬聲。虬，音曳。虬，這種動物，

像虎而有角，能行於水中的。

盞盞

說文：「盞，器中空也。从皿，盞聲。」

盞字，从皿，盞聲。盞，音盞。作「器中空」解，因此引申牠，凡「物之空

」，都稱爲盡。曲禮上面說：「虛坐盡後，實坐盡前。」俗又作「儘」，也是「空」意的引申。

亭

說文：「亭，民所安定也。亭，有樓。从高省，丁聲。」

亭字，从高省，丁聲。作「民所安定」解。按漢公卿百官表曰：「縣道，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後漢志曰：「亭有長，以禁盜賊。」此言「民所安定」者，是說居民於是備盜賊，行旅於是可止宿之意。引申牠的意義，作「亭止」解。俗又別作「停」字，以爲「人行停止」；作「溇」字，以爲「水所停止」。

毫

說文：「毫，京兆，杜陵亭也。从高省，毛聲。」

毫，音「旁各切」，讀若薄。字，从高省，毛聲。毛，音磔。按六國表：「湯起於毫。」注：「京兆杜縣，有毫亭。」

章

說文：「章，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章，可以束物，枉戾相違背。」

故借以爲「皮革」。

韋，音「字非切」。是「違背」之「違」的正字。按韋，是生革爲纒圍束物，可以矯枉戾而背其故的。其始本用爲「革纒束物」之字，其後凡「革」都稱爲「韋」。自假借之義行，而本義便廢了。字，从舛，口聲。口，音圍。

韓韓

說文：『韓，井垣也。从韋，取其帀也。軌聲。』

韓，音「胡安切」。字，从韋，軌聲。軌，音幹。「井垣」，應作「井橋」。按井韓，爲木架四圍，在其圍中，橫一圓木爲橋，貫通牠的兩旁；木有軸可轉，中間設一鹿盧，懸草綆，使其上下，這便是井韓。井垣，却是「井欄」，並不是「井韓」。所以「井垣」應作「井橋」。

𦉳

說文：『𦉳，艸木實𦉳也。从生，豨省聲。』

𦉳，音「儒佳切」，讀若綬。「豨」和「蕪」，音義都同。字，从生，豨省聲。作「艸木實𦉳」解，𦉳，垂貌。

霸

說文：「霸，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从月，鞏聲。」周書

曰：「哉生霸。」

霸，音「普伯切」，讀若拍。這是「生魄」「死魄」之「魄」的正字。从月，鞏聲。鞏，音粕。「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那是因爲前月大，則月便二日而生魄，前月小，則月便三日而生魄。現在「魄」字行而「霸」字廢了。俗又用「霸」爲「王霸」字，讀作「必駕切」。

寤

說文：「寤，寐覺而有言，曰寤。从寤省，吾聲。一曰晝見而夜寤也。」

寤，音「五放切」，讀若悟。字，从寤省，吾聲。周南毛傳曰：「寤，覺也。」古書又多假「寤」爲「悟」。

寐

說文：「寐，臥也。从寐省，未聲。」

寐字，从寐省，未聲。便是俗語所說「睡著」是。詩經毛傳：「寐，寢也。」

飾

說文：「飾，馭也。从巾，飢聲。讀若式。一曰，襟飾。」

飾字，从巾，飢聲。飢，音寺。飾，作「馭」解。「飾」「拭」，是古今字。凡物去其塵垢，便所以增其光采，故「馭」爲「飾」字的本義。引申軀，踵事增華，稱爲飾。一曰，襟飾，是「飾」字的別義。襟，也作「飾」解，

重

說文：「重，厚也。从壬，東聲。」

重，音「柱用切」。字，从壬，東聲。壬，从人在土上，有「厚」意。引申軀，作「鄭重」解，又作「重疊」解。古無「平」「去」之分。

臨

說文：「臨，監臨也。从臥，品聲。」

臨，音「力尋切」。字，从臥，品聲。作「監臨」解，蓋凡据物之上的，都稱爲臨。按「品」和「臨」，聲不諧。

兌

說文：「兌，說也。从儿，合聲。」

兌，音「大外切」，讀若頽去聲。字，从儿，合聲。合，音充。和兌字聲不

諧。𠄎，作「說」解，說，今「悅」字是𠄎字的本義。詩經大雅：「行道𠄎矣，」傳曰：「𠄎，成蹊也。」又：「松柏斯𠄎，」傳曰：「𠄎，直也。」這是引申之義。

彥彥

說文：「彥，美士有彥，人所言也。从彡，厂聲。」

彥字，从彡，厂聲。厂，音曳。爾雅釋訓：「美士爲彥。」注：「人所言詠也。」人所言，故曰彥；有文，故从彡。

炭炭

說文：「炭，燒木未灰也。从火，尸聲。」

炭，音「他案切」，讀若歎。字，从火，尸聲。尸，音岸。炭，作「燒木未灰」解，是說「燒木成炭，而未成灰」之意。

鹽鹽

說文：「鹽，鹵也。从鹵，監聲。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

鹽字，从鹵，監聲。作「鹵」解。按天生的曰鹵，人造的曰鹽。鹵和鹽，來歷稍爲有些不同罷了。夙沙，一作宿沙，古「夙」「宿」通用。呂覽注：「

夙沙，大庭氏之末世。」困學紀聞引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

聖

說文：「聖，通也。从耳，呈聲。」

聖字，从耳，呈聲。作「通」解。按周禮：「六德教萬民，智，仁，聖，義，忠，和。」注云「聖，通而先識。」尚書洪範說：「睿作聖。」凡人有一事，十分精通的，也得稱牠爲聖。

委

說文：「委，委隨也。从女，禾聲。」

委字，从女，禾聲。按委字，古讀如阿，故从禾聲。一說，委，作「曲」解，取其禾穀垂穗委曲之貌，故从禾，這便混入「會意」了。又按「委」作「委隨」解，蓋「隨其所如」稱爲「委」。「委之則聚」，所以說「委輸」，說「委積」。又「所輸之處」也稱「委」，故曰「原委」。

倏

說文：「倏，巧譎高材也。从女，仁聲。」

倏字，音「乃定切」，讀若寧。字，从女，仁聲。作「巧譎高材」解。巧者

指「技」，譌也是指「技」說。人若以巧技悅人，便成爲佞了。

匱

說文：「匱，側陋也。从匚，丙聲。一曰，箕屬。」

匱，音「蘆候切」，讀若漏。這是「側陋」之「陋」的正字。字，从匚丙聲

。按「丙」與「匱」聲不諧。當从匚、从丙會意。陋，乃「隘陋」之「陋」的正字。堯典：「側陋，」是說「隱藏不出」之意。「陋」，當作「匱」。

發

說文：「發，射發矢也。从弓，發聲。」

發，音「方伐切」。字，从弓，發聲。發，音「普活切」。發，作「射發矢」解，如詩經：「壹發五紆」是。引申，爲「作起」之儔。

綏

說文：「綏，車中靶也。从糸，妥聲。」

綏字，从糸，妥聲。按「妥」聲與「綏」不諧；而妥从「巨」聲，巨，古「眾」字；妥字轉聲，綏，又歸其本聲。綏作「車中靶」解，大概是「執以登車」的東西。論語上面說：「升車必正立執綏。」蓋正立執綏，所以爲妥，

因此引申牠，作凡「安」之稱。

雖雖

說文：『雖，似蜥易而大。从虫，唯聲。』

雖，音「息遺切」。字，从虫，唯聲。本是一種爬蟲類的動物。自從借爲「語詞」以後，少有知牠本義的了。

獨讀

說文：『獨，馬獨也。从蜀，益聲。』

獨，音「古元切」，讀若涓。字，从蜀，益聲。許氏把這個字分爲四體說之，這是不對的。「馬獨」，蟲名，是一種葵花中蠶。假借牠，作「潔」解，如詩經：『吉獨爲饗』是。又作「明」解，如左傳：『惠公獨其大德』是。又按玉篇中說：『獨，除也。』如「獨除」、「獨免」是。

乾乾

說文：『乾，上出也。从乙，乙，物之達也。軌聲。』

乾，音「渠焉切」，讀若鍵。又音「古寒切」，讀若干。字，从乙，軌聲。軌，音干。乾，作「上出」解，是牠的本義。自有文字以後，使用牠爲「卦

名」。孔子釋乾卦，說：「乾，健也。」健的意義，是主於「上出」的。上出爲「乾」，下注便爲「溼」。故「乾」和「濕」相對。俗別其音爲二，古時候沒有這樣的。

以上這許多「形聲」字，有些聲和意，膠葛不清；有些雖名爲「形聲」字，而本字之聲，和所從之字的聲，往往不相諧合；因此把牠合在一起，別爲一類。

變例二 從省聲的

珊瑚

說文：「珊，珊瑚，色赤，生於海，或生於山。从玉，刪省聲。」

珊瑚，是一種海中所產的寶物。廣雅：「珊瑚，爲珠類。」上林賦注：「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樹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葉。」或說：「赤爲珊瑚，青爲琅玕」。字，从玉，刪省聲。

茲

說文：「茲，艸木多益。从艸，絲省聲。」

茲字，从艸，絲省聲。本作「艸木多益」解，因此引申作凡「多益」之用。今又通用作「滋」。

薶

說文：「薶，拔去田艸也。从蓐，好省聲。」

薶，音「呼毛切」，讀若蒿。字，从蓐，好省聲。蓐者，「除草復生」之意。「薶」，作「拔去田艸」解，是說迫地削去艸木，不使復生。字也寫作「薶」、「蓐」。

余

說文：「余，語之舒也。从八，舍省聲。」

余字，从八，舍省聲。作「語之舒」解。按左氏傳：「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這正是作「詞之舒」解。「亏」部說：「亏，於也，象氣之舒亏。」然則「余」「亏」，異字而同音義的。爾雅釋詁說：「余，我也，」這是引申之義。詩經、書經，用「予」不用「余」；左傳，用「余」不用「予」。

犖

說文：「犖，馵牛也。从牛，勞省聲。」

犖，音「呂角切」，讀若錄。字，从牛，勞省聲。作「馵牛」解。馵牛者，是毛色不純的牛。凡是从「勞」的，都是「犖」省聲，惟有「犖」和「犖」字，都从「勞」省聲。

犖

說文：「犖，耕也。从牛，黎聲。」

犖，音「郎奚切」，讀若釐。字，从牛，黎聲。隸書，省「黎」爲「利」。利，古「利」字，聲音自相諧合。犖，作「耕」解，蓋其始；人的耕田，稱爲耕；牛的耕田，稱爲犖；到了後來，便互以爲名。

昏

說文：「昏，塞口也。从口，旱省聲。」

昏，音「古活切」，讀若括。字，从口，旱省聲。旱，音厥。作「塞口」解，是說「杜塞其口」之意。現在凡「昏」聲字，隸書都變爲「舌」。「适」、「括」、「話」、「刮」、「髻」、「活」、「聒」、「括」等字从之。

哭哭 說文：『哭，哀聲也。从吅，獄省聲。』

哭，音「苦屋切」。字，从吅，獄省聲。段氏以爲：『許書「省聲」之字，多有可疑。取一偏旁，不載全字，指爲「省聲」，其說皆不可信。又凡「从犬」之字，大都移以「言人」，安見非哭本謂犬嗥而移以言人也。哭字當入犬部，从犬吅，皆會意而移以言人，庶可正省聲之勉強皮傳乎？』此一段文字，所以說明許書从「省聲」的不可恃，錄之以備一說。

進諫

說文：『進，登也。从辵，閭省聲。』

進，音「即刃切」。字，从辵，閭省聲。閭，音吝。本作「登」解。引申作「前」解，如曲禮：『遭先生於道，趨而進。』又作「薦」解，如儒行：『推賢而進達之。』又通作「盡」，如列子：『竭聰明，進智力』是。

商商

說文：『商，从外知內也。从尙，章省聲。』

商字，从尙，章省聲。作「从外知內」解。按漢律歷志說：『商之爲言，章

也。物成熟，可章度也。『白虎通說商賈曰：『商之爲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

晉察

說文：『晉，言微觀察也。从言，察省聲。』

晉，音「楚八切」，讀若察。和「察」字相同。字，从言，察省聲。本作「言微觀察」解。如史記秦本紀：『繆公與由余，曲席而坐，問其地形與兵勢，盡晉，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遣戎王』是。

甸言

說文：『甸，駭言聲。从言，勻省聲。漢中、西域，有甸鄉。』

甸，音「虎橫切」，讀若轟。字，从言，勻省聲。本作「駭言聲」解。引申之，爲「甸甸」，是一種「大聲」。

讒

說文：『讒，失氣言也。一曰，不止也。从言，讒省聲。』

讒，音「之涉切」，讀若潛。字，从言，讒省聲。籀文，讒字不省。讒，音沓。此字音義，和「攝」字同。

𧯛

說文：「𧯛，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从言，彙省聲。論語：「𧯛曰，禱

爾於上下神祇。」

𧯛，音「方軌切」，讀若誅。字，从言，彙省聲，也寫作「𧯛」。論語「𧯛

曰」，今本借作「誅」。按「𧯛」，是「施於生者以求福」的。「誅」，是「施於死者以作誡」的。凡从「𧯛」聲者，都是从「彙」之省。

童

說文：「童，男有皐爲奴。奴曰童，女曰妾。从辛，重省聲。」

童字，从辛，重省聲。這是「童僕」之「童」的正字；「童子」之「童」，从人；現在兩字互易，蓋由來已久了。童，用爲「兒童」之童，是指人之穉者而說的。人穉，稱爲童；故牛之穉者，也稱爲「童牛」。童子頭髮稀少，故無髮曰「頭童」；山無草木曰「童山」，這都是引申之義。

融

說文：「融，炊气上出也。从鬲，蟲省聲。」

融字，从鬲，蟲省聲。籀文「融」，不省。字本作「炊气上出」解。引申之

作「長」解，如方言釋詁都說：『融，長也。』

度

說文：『度，法制也。从又，庶省聲。』

度字，从又，庶省聲。古時候，五度：爲分，寸，尺，丈，引，都稱爲「制」，所以度作「法制」解。又作「動詞」用。

事

說文：『事，職也。从史，之省聲。』

事字，从史，之省聲。作「職」解，是說人的「職務」。古，借「事」爲「士」，鄭風：『豈無他事？』毛傳曰：『事，士也。』

段

說文：『段，椎物也。从殳，耑省聲。』

段，音「徒玩切」，讀若斷。字，从殳，耑省聲。這是「鍛鍊」之「鍛」的古字。「鞞」等字从之。段，作「椎物」解。現在以「鍛」爲「段」字，而以「段」爲「分段」字了。

將

說文：『將，帥也。从寸，牆省聲。』

將字，从寸，𠄎省聲。本是「將帥」之「將」字；「扶將」之「將」，本作「𠄎」。必有法度，而後可以主之先之，所以从「寸」。按詩經上「將」字，用法最多，都是引申、假借之義。

皮

說文：「皮，剝取獸革者，謂之皮。从又，爲省聲。」

皮字，从又，爲省聲。本作「剝取獸革」解。引申牠，凡「物之表」，都稱爲皮；凡「去物之表」，也都稱爲皮。

𠄎

說文：「𠄎，目搖也。从目，勻省聲。」

𠄎，音「黃絢切」，讀若縣。字，从目，勻省聲。作「目搖」解。史記項羽本紀：「梁眴藉曰，可行矣！」「眴」，便是「𠄎」。

魯

說文：「魯，鈍詞也。从白，煮省聲。論語曰：「參也魯。」」

魯字，从白，煮省聲。白，同「自」。煮，音餘。本作「鈍詞」解，引申作「魯鈍」，凡「推魯」、「魯莽」，都是此字。

閻

說文：「閻，今閻，似雉鷓而黃。从隹，兩省聲。」

閻，音「良刃切」，讀若吝。字，从隹，兩省聲。兩，音陣。「閻」字从之。

。閻，是一種鳥名。「今閻」一作「含閻」。

羔

說文：「羔，羊子也。从羊，照省聲。」

羔，音「古牢切」，讀若高。字，从羊，照省聲。作「羊子」解。《詩經》：「

羔羊之皮。」《毛傳》說：「小曰羔，大曰羊。」一說：羔當从「火」。《禮記月

令》：「食麥與羊。」注：「羊，火畜也。」

受

說文：「受，相付也。从受，舟省聲。」

受字，从受，舟省聲。作「相付」解。「受」者，自「此」言；「受」者，

自「彼」言；其爲「相付」，是一樣的。

脛

說文：「脛，小脛易斷也。从肉，絕省聲。」

脛，音「此芮切」，讀若翠。字，从肉，絕省聲。一作，「少血易斷」解。

俗體字，寫作「脆」。

豈

說文：「豈，還師振旅樂也。一曰，欲登也。从豆，微省聲。」

豈字，从豆，微省聲。這是「凱歌」之「凱」的正字。「一曰，欲登也」，欲登者，「欲引而上」之意。又凡言「庶幾」者，是說「幾至於此」的意思。因此引申作「疑詞」解。「微省聲」，一作从「壹」省。壹者，是陳樂上見之狀。

跌

說文：「跌，況詞也。从矢，引省聲。从矢，取詞之所之如矢也。」

跌，音「式忍切」，讀若晒。這便是「矧」的古字。从矢，引省聲。字亦作「斂」。作「況詞」用。又作「長」解。

覃

說文：「覃，長味也。从鼻，鹹省聲。詩曰：『實覃實吁。』」

覃，音「徒合切」，讀若潭。和「醺」字音義都同。字，从鼻，鹹省聲。鼻，古「厚」字。覃，本作「長味」解。引申牠，凡言「長」的，都稱為「覃」。

。詩大雅：「實覃實吁。」毛傳：「覃，長也。吁，大也。」

復拿

說文：「復，行故道也。从父，富省聲。」

復，音「房六切」，讀若伏。便是「復」的古字。从父，富省聲，富，音伏

。「腹」、「輶」、「複」等字从之。今作「復」。「復」行而「復」廢了

梓

說文：「梓，楸也。从木，宰省聲。」

梓，音「即里切」，讀若紆。字，或寫作「梓」。梓，从木，宰省聲。是一

種和「楸」相似的植物。按埤雅：「梓，爲百木長，故呼梓爲木王。」又治

木器，曰梓。如周禮考工記：「攻木之工七，輪與弓廬匠車梓」是。

鬱

說文：「鬱，木叢也。从林，鬱省聲。」

鬱，音「迂弗切」，讀若罽。字，从林，鬱省聲。古文作「鬱」。詩經：

「鬱彼北林。」毛傳：「鬱，積也。」

產產

說文：『產，生也。从生，彥省聲。』

產，音「所簡切」，讀若剗。字，从生，彥省聲。本作「生」解，因此本其所生長之地，亦稱爲產，如孟子：『陳良，楚產也』是。引申之，「民業」

亦曰產，如孟子：『有恆產者，有恆心』是。又爾雅釋樂：『大籥，謂之產』。

。』

贛贛

說文：『贛，賜也。从貝，緩省聲。』

贛，音「古送切」，讀若貢。這是端木子貢之「貢」的正字。从貝，緩省聲

。緩，音覬。贛，作「賜」解，也作「貢獻」解。孔子弟子端木賜，字子貢，便是此「贛」字。凡作「貢」者，是後人所改的。

夜夜

說文：『夜，舍也。天下休舍也。从夕，亦省聲。』

夜字，从夕，亦省聲。作「天下休舍」解。休舍，猶「休息」。夜和夕，渾言不別，析言則殊。詩經：『莫肯夙夜，』『莫肯朝夕，』「朝夕」，猶「

夙夜」。又春秋經：「夏四月，辛卯夜，」「辛卯夜」便是「辛卯夕」。

夢

說文：「夢，不明也。从夕，瞢省聲。」

夢，音「莫忠切」，讀若蒙；又音「亡貢切」，讀若蒙去聲。字从夕，瞢省聲。瞢，音蒙。這是「視天夢夢」的「夢」字。現借爲「寤寐」字。按「夢」，故訓釋爲「亂」，許氏說「不明」者，是「由不明而亂」之意。又以其事从夕，故作「不明」解。自借爲「夢寐」字，「夢」行而「寤」廢了。

秋燥

說文：「秋，禾穀孰也。以禾，鷽省聲。」

秋字，从禾，鷽省聲。鷽音焦。秋，作「禾穀孰」解，這是說秋時萬物皆老而成熟。然又莫貴於禾穀，故字从「禾」。言禾復言穀者，是包括百穀而說的。禮記說：「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擊也。」

黎

說文：「黎，履黏也。从黍，勹省聲。」

黎字，从黍，勹省聲。勹，古文「利」字。黎，本作「履黏」解。釋詁：「

黎，衆也。』自「衆」之義行，而「履黏」之義便廢了。古時候，亦以「黎」爲「黧黑」字。

家

家，居也。从宀，豶省聲。』

家字，从宀，豶省聲。豶，音家。按爾雅釋宮：『牖戶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引申之，爲天子諸侯，稱爲國，大夫稱爲家。凡古人稱「家人」者，猶今人稱「人家」。「家人」字，見左傳哀公四年文。

宮

宮，室也。从宀，躬省聲。』

宮字，从宀，躬省聲。躬，音公。宮作「室」解。其實「宮」，是說牠外面的「圍繞」；室，是指牠的「內部」說的；分開來說則不同，合起來說，是沒有分別的。宮，既經從牠圍繞上面說，那末居中的東西，便稱牠爲宮。「五音」：宮，商，角，徵，羽，劉歆說：『宮，中也。』這是宮字的引申之義。

疫

說文：「疫，民皆疾也。从疒，役省聲。」

疫字，从疒，役省聲。疫，爲流行性之病，發則人受其殃，所以說「民皆疾也」。鄭注周禮：「疫，疫癘之鬼。」

席

說文：「席，藉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从巾，庶省聲。」

席字，从巾，庶省聲。作「藉」解。藉，本「祭藉」，引申作「凡「藉」之稱。按周禮春官司几筵：「設莞筵紛純，……次席黼純。」鄭司農云：「紛，讀如黼，謂白繡也。純，緣也。」鄭康成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

傷

說文：「傷，創也。从人，瘍省聲。」

傷字，从人，瘍省聲。瘍，音商。从瘍省聲者，是指「省矢之大，而逐人於易之上」說的。傷，作「創」解，引申作「傷損」之稱。爾雅釋訓：「傷，憂思也。」這也是引申之義。

量臺 說文：「量，稱輕重也。从重省，彙省聲。」

按量字，从重省，彙省聲，字形不完全，很以爲疑。量，作「稱輕重」解。漢志：「量者，所以量多少也。衡權者，所以均物，平輕重也。」這是以「量」爲「稱輕重」解的。有多少，便有輕重；看牠的多少，可以宰推牠的重輕；量字所以从重的爲此。引申之，凡「料理」稱爲量；凡所「容受」，也稱爲「量」。

監監 說文：「監，臨下也。从臥，眚省聲。」

監字，从臥，眚省聲。眚，音勑。按詩經小雅毛傳：「監，視也。」許書：「監，臨下也。」又「監，視也。」古人字少，而義可包賅一切；今人字多，而義各有別，所以有這樣區分。又「監」和「鑒」，互相通假的。

衰衰 說文：「衰，長衣貌。从衣，叀省聲。」

衰字，从衣，叀省聲。叀，音專。這個字的本義，作「長衣貌」解。現在只

把牠作「姓氏」用，而本義便廢了。古，又與「爰」字通用。

耄

說文：『耄，年九十曰耄。从老，蒿省聲。』

耄，音「莫報切」，讀若帽。字，从老，蒿省聲。「从蒿」者，亦取「蒿目」之意。「耄」，本寫作「耄」；今隸變作「耄」。

充

說文：『充，長也。高也。从儿，育省聲。』

充，音「昌終切」，讀若聰。字，从儿，育省聲。本作「長也，高也」解。廣韻：『充，美也；塞也；行也；滿也。』這都是引申義。

貌

說文：『貌，兒之籀文。頤儀也。从兒，豹省聲。』

貌，是「兒」字的籀文，或从頁作「頤」。貌，从兒，豹省聲；作「頤儀」解。洪範：『五事：一曰貌。』注：『貌，是容儀，舉身之大名也。』又與「邈」同，作「遠」解。

晒

說文：『晒，笑不壞顏，曰晒。从欠，引省聲。』

𦉳，音「式忍切」，讀若矧。字，本寫作「𦉳」，从欠，引省聲。作「笑不

壤顏」解，是說人的「小笑」之狀。

款

款，音「苦管切」，讀若款。字，亦作「𦉳」。古，與「𦉳」字通用，𦉳作

「空」解，空中便有所欲了。

𦉳

𦉳，音「莫卜切」，讀若睦。字从彡，𦉳省聲。彡，作「文飾」解；𦉳，作

「際見之白」解。而𦉳，又作「細文」解。因此引申牠，作凡「精美」之稱。現在多「从禾」作「稷」，這是假借字。

𦉳

𦉳，音「于貴切」，讀若會。原來是古「𦉳」字。是一種像豪豬而較小的蟲

類。字，从糸，胃省聲。俗作「𦉳」，亦作「𦉳」。周易說：『拔茹以其𦉳

。』鄭氏云：『彙，勤也，』這是以「彙」爲「謂」之假借字。王弼曰：『彙，類也。』這是以「彙」爲「會」之假借字。

狄狄

說文：『狄，赤狄，本犬種。狄之爲言，淫僻也。从犬，亦省聲。』

狄字，从犬，亦省聲。「赤狄」二字，應作「北狄」。赤狄，祇不過錯居中國，狄之一種罷了。按王制明堂位中說，多稱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是知狄作「北狄」解，而非「赤狄」了。按狄人習俗，父子嫂叔，同穴無別，其行爲邪僻，不同華俗，所以說「狄之爲言，淫僻也」。

熊羆

說文：『熊，獸似豕，山居，冬蟄，从能，炎省聲。』

熊字，从能，炎省聲。是一種山居的猛獸。按「炎」聲字，和「熊」聲字，古音相通。例如洛誥：『火始燄燄，』漢書引牠，作『火始庸庸。』又淮南子：『東北曰炎風，』炎風，一作「融風」。這是「炎」和「熊」，古音可以相通之證。張叔反論說：『賓爵下章，田鼠上騰；牛哀虎變，繇化爲熊。』

「是又疑「熊」當作「能」聲。

熊羆

說文：「熊。如熊，黃白文。从熊，罷省聲。」

熊，音「彼爲切」，讀若跛。字，从熊，罷省聲。「如熊，黃白文」，是說

「似熊，長頭而高脚的；黃白文者，是有異乎熊的黑色」。

焦焦

說文：「焦，火所傷也。从火，蠱省聲。」

焦字，从火，蠱省聲。蠱，音雜。古文作「蠱」，不省。焦，本作「火所傷

」解，玉篇：「焦，火燒黑也。炙也。」

奚奚

說文：「奚，大腹也。从大，繇省聲。」

奚，音「胡雞切」。字，从大，繇省聲。繇，籀文「系」字。本作「大腹」

解。按天官酒人：「畱與其奚爲世婦役，」奚，便是現在所謂「官婢」。假

借牠，作「疑問詞」用，如論語：「子奚不爲政」是。

潛潛

說文：「潛，涕流貌。从水，散省聲。詩曰「潛焉出涕。」」

潛，音「所姦切」，讀若剛。字，从水，散省聲。散，便是「散」字。「潛焉出涕」，見詩經小雅。

歹

說文：「歹，水流彡彡也。从川，占省聲。」

歹，音「良辭切」，讀若列。字，从川，占省聲。歹，本當作「彡」。隸變作「歹」，和「好歹」之「歹」，「殘骨」之「歹」，形體相似，這是不對的。「列」字从彡。彡，作「水流彡彡」解，「彡彡」，像分流之狀。彡，亦作「裂」解。

𩚑

說文：「𩚑，臧魚也。南方謂之𩚑，北方謂之𩚑。从魚，差省聲。」

𩚑，音「側下切」，讀若炸。今寫作「𩚑」。从魚，差省聲。𩚑，本作「臧魚」解。劉熙釋名：「𩚑，菹也。以鹽米釀魚，爲菹，孰而食之。」「南方謂之𩚑，北方謂之𩚑，」這是一說。「大魚爲𩚑，小魚爲𩚑」，又是一說。

陞

說文：「陞，陞牢謂之獄。所以拘非也。从非，陞省聲。」

陞，音「邊兮切」，讀若筮。字，从非，陞省聲。作「陞牢」解。引申之，凡閑罪人的，都稱爲「陞牢」。大概就是夏朝的「均臺」，殷朝的「美里」，周朝的「圖土」，秦朝的圜圖，漢朝的「若盧」。名目不同，而爲陞牢則一。

𦉳

說文：「𦉳，回疾也。从夊，營省聲。」

𦉳，音「渠營切」，讀若瓊。字，从夊，營省聲。夊，音「迅」，並非「凡」字。𦉳，作「回疾」解，是取「回轉疾飛」之意。引申之，作「𦉳獨」解，則取「褻回無所依」之意。字，或作「𦉳」，作「𦉳」，作「𦉳」，音義皆同。

籍

說文：「籍，刺也。从手，籍省聲。周禮曰：「籍魚鼈。」」

籍，音「士革切」，讀若直。字，从手，籍省聲。按周禮天官鼈人：「以時籍魚鼈龜蜃。」鄭司農注：「籍，謂以權刺泥中，搏取之。」又音「士角切」

」，「測角切」，讀若觸。

敝

說文：「敝，三女爲敝，敝，美也。从女，奴省聲。」

敝，音「倉案切」，讀若祭。現在便通用作「祭」。字，从女，奴省聲。奴

，音殘。敝，作「美」解，是其本義。詩經唐風：「見此祭者。」毛傳：「

三女爲祭，大夫「妻二妾。」

媼

說文：「媼，有所恨痛也。从女，囹省聲。今汝南人有所恨，曰媼。」

媼，音「奴皓切」，讀若腦。現在俗字，寫作「惱」。媼，从女，囹省聲。

作「有所恨痛」解。恨痛，即「怨病」之意。

望

說文：「望，出亡在外，望其還也。从亡，望省聲。」

望字，从亡，望省聲。「出亡在外，望其還也」，這是「望」字的本義。引

申之，作「令聞」、「令望」之「望」。

縱

說文：「縱，緘屬。从糸，從省聲。」

縱，音「足容切」，讀若蹤。字，从糸，從省聲。本作「緘屬」解。急就篇注：「總，一作縱，說文作縱」。按詩經羔羊：「素絲五總。」毛傳：「總，數也。」也許就是這「縱」字吧？

紂

說文：「紂，馬輻也。从糸，肘省聲。」

紂，音「除柳切」，讀若受。字，从糸，肘省聲。揚子方言：「車紂，自關而東，謂之緘，或謂之曲綯，或謂之曲綸；自關而西，謂之紂。」

窳

說文：「窳，實也。从心，塞省聲。虞書曰：「剛而窳。」

窳，音「先則切」，讀若塞。書經：「剛而窳」，詩經：「秉心窳淵」，現在多借作「塞」；其實「窳」，是輅的本字。又按「寒」、「塞」兩字的上半部，篆文異，而隸書同。「窳」、「塞」、「窳」、「窳」等字，都从窳省聲；而「愆」字的或體字「窳」，和訓「實」的「窳」，其形不別。堯典：「欽明文思安安，」鄭氏本，「文思」作「文窳」。注，道德純備，謂之

塞。「塞」，「塞」，本是一字，言从塞省聲者，大概當時經典，已多借用

「塞」字的，故言「从塞」以關之。

堅

說文：「堅，土積也。从土，聚省聲。」

堅，音「寸句切」，讀若取。字，从土，聚省聲。白虎通說：「琮之爲言，堅也。象萬物之宗堅也。」堅，本作「土積」解；引申之，作凡「聚積」之稱，各書，都借「聚」爲「堅」。

毀

說文：「毀，缺也。从土，毀省聲。」

毀，音「許委切」，讀若悔。字，从土，毀省聲，作「缺」解。缺者，是指「器之破」；因此，作凡「破」之稱。

酎

說文：「酎，三重醇酒也。从酉，肘省聲。明堂月令曰：「孟秋，天子飲

酎。」

酎，音「除柳切」，讀若胃。字，从酉，肘省聲，作「三重醇酒」解。三重

醇酒者，是說「重釀的酒」；大概用酒爲水釀之，是再重的酒，次又用再重之酒，爲水釀之，便成三重的酒了。

以上是屬於「從省聲的」形聲字。什麼叫做「從省聲」？便是某字所从「得聲的字」，省其形體之一部分，而許氏特著明之曰：「从某省聲」。也有不甚明顯的，今依例錄之。

本章中的形聲字，正例二，變例二。

第七章 轉注字

一 轉注的意義

按許氏對於「轉注」的定義，是說：「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而自古以來，諸家說解紛歧，莫衷一是，我現在臚陳其說於下：

唐朝裴務齋說：「考字左回，老字右轉。」這是用隸書來釋篆文，至爲鄙俗

，他的說理，很難貫通。

戴侗六書故，周伯琦六書正譌，也用「左回右轉」之說，另外舉側山爲阜，反人爲匕，反欠爲无，倒子爲去，用牠來作例。這是以其形之變而轉其義，那又混於「象形」「會意」了。

鄭樵六書略說：「諧聲，轉注，一也。」這却混於形聲，也非轉注之義。

以上三說，對於轉注的真義，都不能剴切說出，惟有南唐徐鉉，伸述古說，他以為：「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如考之別名，有耆，有耄，有齋，有齷，有耆，有耄，此等字皆以老爲首，而取類於考。」這一段話，似能得許君的本意，然還不甚精審。

總之，合諸家之說以觀：或以爲「左右成文」，却偏於「形體」；或以爲「彼此互釋」，却偏主於「訓義」；或以「會意中之合體」者爲轉注，便和「會意」相混；或以「諧聲中之不轉聲」者爲轉注，便和「形聲」相混；或又以「假借中之轉聲」者爲轉注，便又和「假借」相混；這些理解，都未合轉注的本旨，而

說文考老之說，最爲古義。

欲定轉注的意義，仍舊應當從說文「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二語中求之。蓋既稱「建類一首」，那必牠的字部相同；而字部不同的，一定不是轉注了。既稱「同意相受」，那必牠的字義相合；而字義不同的，便不是轉注了。如此以求許氏的本義，較爲明當，而於轉注之旨，也甚切近。現在更引例於下，如：

老合丂爲考，考字和老字是同義的。

老合𠂔爲壽，壽字和老字是同義的。

老合毛爲耄，耄字和老字是同義的。

老合旨爲耆，耆字和老字是同義的。

老合句爲耆，耆字和老字是同義的。

老合占爲耆，耆字和老字是同義的。

以上所舉各字，就一部中所从的字，著以爲「轉注」，用來證明「建類一首

，同意相受」的定義。這也是轉注中，最顯明的例子。

此外許書各部中，轉注之字很多，不爲之逐部分舉，以佔篇幅。讀者苟能援說文中老部所从之字，如法以求；并參閱王氏說文釋例轉注一篇，自能盡其大要了。

二 轉注和會意形聲假借之差別

轉注和會意不同之處，會意是以此合彼，各自爲義的。例如「止戈」爲「武」，而武字已非止字之義；「人言」爲「信」，而信字已非人字之義；這便是轉注和會意的分別了。

轉注又近乎形聲，而和形聲却不同。轉注者，是彼與此本屬同意。例如：「𠂔」字本有「氣礙」之象，老人的「哽噎」似之，故以老合「𠂔」得聲，而考仍和老同義的。「𠂔」字本有「屈曲」之象，老人的「偃僕」似之，故以老合「𠂔」爲「𠂔」，𠂔从「𠂔」得聲，而仍和老同義。把牠推廣起來說，「毛」是「眉

髮」之義，和老人的「頭白」有合，故老合「毛」爲「毫」，毫从「毛」得聲，而卽从「老」得義。「旨」，有「意指」之義，和老人之「指使」有合，故以老合「旨」爲「耆」，耆从「旨」得聲，而卽从「老」得義。老人面黧黑若「垢」，故以老合「句」爲「耆」，耆从「句」得聲，而也從「老」得義。老人面斑如「點」，故以「老」合「占」爲「耆」，耆从「占」得聲，而亦從「老」得義。凡以上所舉的，都是轉注字，其和形聲有別者，形聲字是彼和此一主義而一主聲，界劃犁然。這便是轉注和形聲之分別了。

轉注又近乎假借，而和假借却不同。轉注者，一義而有數文，所以鬻、考，都有老的意思，而老也可稱鬻考；耄耄也都有老的意思，而老也可稱耄耄。假借者，一文而有數義，故令字爲「號令」的令，也爲「令善」的令，又爲「使令」的令；長爲「長短」之長，也爲「久長」之長，又爲「長幼」之長。以上兩例，剛巧相反。這是轉注和假借的分別了。

統觀上述「轉注古義考」所說的，分析轉注，和形聲、會意、假借的不同，義例非常嚴實。然謂形聲一主「義」，一主「聲」，那還不知形聲「聲義相兼」之旨，而牠的區別，尙不明析咧。

三 各家論轉注

鑑止水齋說：「建類一首，即謂部首之字。如「示」爲部首，从示之偏旁，注爲神祇等字；从神祇注爲祠祀祭祝等字；从祠祀祭祝，復注爲祓禱禳祐等字；輾轉相注，皆同意爲一類，其偏旁悉从示，故示爲建類之首。注，本言水相輸流通；字之从一首相注，亦猶水之原相注爾。」此說與小徐六書說之意都同。然後人或譏其以全書爲轉注釋例，界限未免太寬了。古人區文字爲六類，也未可渾而一之的。

自戴東原氏倡一種「互訓」之說，遂破了「轉注古義」的藩籬。段玉裁等，又從而附和他，而轉注便不復有「六書」的本意。蓋「六書」實指造字之始說的

，若「互訓」那便近於訓詁了。後世別俗異言，大雅殊語，詳細解釋，如揚雄的方言，劉熙的釋名都是，這豈是「六書」造字的本義呢？

朱駿聲氏說：『轉注一說，許實誤解。』他便引木部有植物，器物；水部有地事，人事；日部有日星之日，時日之日；尸部有橫人之尸，屋宇之尸；首雖一而義不同，以作牠的證據。那裏知道「同意相受」，數字一義者爲轉注；其他同部的字，義雖不必都同，而牠的意是未嘗不同出一源的。例如木部有植物器物，器物必爲植物所作的；水部有地事人事，而都屬於水的；時日之日，本假爲日星之日；屋宇之尸，本假爲橫人之尸；義雖有不同，而意仍有所受，其中或爲假借之字的。朱氏不知轉注，便妄擬古人，而臆出其說，真所謂「大道亡羊」的了。

曾滌生與朱仲我書，他說：

『自篤守許氏考老之旨，以爲老者會意字也，考者轉注字也。部首之可指數者，如「犛部」，「𠂔部」，「畫部」，「眉部」，「毒部」，「筋部」

，「稽部」，「藁部」，「繆部」，「重部」，「老部」，「履部」，「欲部」，「鹽部」，「弦部」，「酉部」，皆轉注之部，凡形聲之字，大抵以左體爲母，以右體之得聲者爲子，而母子從無省畫者。凡轉注之字，大抵以會意之字爲母，亦以得聲者爲子，而母子從無不省畫者。省畫，則母之字形不全，何以知子之所自來？惟好學深思，精心研究，則形雖不全，而意可相受。如「老」字雖省去「匕」字，而可知考耄等字之意，從「老」而來。推以各部，莫不皆然。其曰「建類一首者」，「母字之形模尙具也。其曰「同意相受」者，母字之省畫而意存也。」

以上曾氏的一大段話，或者以爲得轉注的本意，竊以爲有不盡然者。豈許氏全書中僅僅像聲字等十六部爲轉注，而他部便沒有轉注麼？還有這十六部中，豈沒有他類的字麼？例如「醇」，从酒省，享聲等字，本來是形聲之字，又安能不相渾雜麼？且徒以「省畫」「不省畫」，而定爲形聲轉注之分，乃但就字形論之

，而省畫也何可不自爲轉注？所以曾滌生此說，也不能以爲定論的。

欲知轉注一類的實義所在，祇有依轉注「考」「老」之說，而去牠的穿鑿；依鑑止水齋之說，而區別牠的蒙混。轉注考，謂所合之考，本爲同意，而未必皆然的。鑑止水齋，謂一原相注，而未必沒有區別的。建類一首，必定是說部首之字。這一部之中，受意於部首的字，而意義上又和部首的字義相同者，都是轉注之字。其雖爲此部之字，而字義不和部首同義的，都不是轉注字。大概一部之字，雖都从部首而來，而義則各從其類。和部首同義的爲轉注字，其不同義的，那便不是轉注字。例如「見」部中的「視」「觀」等字，和見同義，又可互訓，這都是轉注字，又何必「省畫」方才算「轉」呢？而「見」字和「示」，和「瞿」，也未必都同意，如轉注「考」所說的是。

轉注和「形聲」有別者，因爲形聲雖聲兼乎義，而所成之字義，不和所从之字的字義相同。例如「闔」字从「門」，而闔不與門同義；「睡」字从「目」，

而睚不與目同義。轉注則所成的字義，必和所从之字的字義相合。例如考蓋从老，都和老同義的是。牠和「會意」不同者，如「人言」爲「信」，信字非人之義，蓋合「人言」以爲信字之義的。而轉注中，「見」合「𠄎」爲視，視和見是同義的，視字的意思，由見字相受而出的。

以上所說的，吾人對於轉注和各類的區別已明，便無庸再紛爭了。

第八章 假借字

一 假借的意義

按許氏對於假借的定義，是說：『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令，作「發號」解，是牠的本義；長作「久遠」解，也是牠的本義。如令作「令善」，長作「長幼」解，那便變爲假借了。又如春秋時楚國有「令尹」，周禮有「建其長」的話，這是借「令」「長」爲爵名了。

假借這一門，散見於說文文中的，觸目皆是，書不勝書。現在據孫經世《揚齋說文解字假借考》說：『六書之有假借也，本無其字，而依聲託事，後聖所為濟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之窮，而通其用於不窮者，蓋舍是無由。故令長一證，許氏特偶舉以見例，其實此例散見於說文諸部，固指不勝屈焉。』

二 假借的種類

考說文諸部中的解語，（一）有說「故爲」，「故以爲」，「或以爲」的，這些都是表明牠「由此可以借爲彼」的意思。此種例子很多，如：

朋字下說：『故以爲朋黨字。』按「朋」本「神鳥」之名，後假借牠作「朋黨」之朋。

鳥字下說：『故以爲鳥評字。』按「鳥」本「孝鳥」之名，後假借牠作「鳥評」之鳥。

來字下說：『故爲行來之來。』按「來」本爲「周所受瑞麥也」，後假借

牠作「行來」之來。

韋字下說：「故借以爲皮韋。」按「韋」本作「相韋」解，後假借牠作「皮韋」之韋。

西字下說：「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按「西」本作「鳥在巢上」解，後假借牠作「東西」之西。

鞶字下說：「或以爲首鞶。」按「鞶」本作「大帶」解，後假借牠作「首鞶」之鞶。

(二)有說「書以爲」，「古文以爲」「籀文以爲的」，這些都是表明牠「借此爲彼之淵源自古」的意思。例如：

敵字下說：「周書以爲討字。」

艸字下說：「古文以爲艸字。」

疋字下說：「古文以爲詩大雅字。」

說字下說：『古文以爲顯字。』

啟字下說：『古文以爲賢字。』

了字下說：『古文以爲了字，又以爲巧字。』

鼎字下說：『古文以貝爲鼎，籀文以鼎爲貝。』

爰字下說：『籀文以爲車轅字。』

哥字下說：『古文以爲歌字。』

羃字下說：『古文以爲顯字。』

以上這許多字，凡是說：「古文以爲」的，都因古代的字少，假借來用牠。此外或因音近，或因義通，所以一字可作幾個字的用處。

(三) 有說「史篇以爲」，「杜林以爲」，「揚雄以爲」，「賈侍中以爲」的，這些都是表明牠「借此爲彼之傳授有人」的意思。例如：

桃字下說：『史篇以爲姚易也。』

構字下說：「杜林以爲椽構字。」

亞字下說：「賈侍中以爲次第也。」

幹字下說：「揚雄，杜林，皆以爲軺車輪幹。」

導字下說：「杜林以爲貶損之貶。」

厄字下說：「賈侍中以爲厄裏也。」

(四) 有言「或說」，「一說」，「或曰」，「一曰」的，這些都是表明牠「借此爲彼之自成一義」的意思。例如：

皂字下說：「或說一粒也。」

我字下說：「或說頃頓也。」

澗字下說：「一說即澗谷也。」

巴字下說：「或曰食象蛇。」

沾字下說：「一曰，益也。」

(五)有言「一曰」，而後引經傳以實之的，這些字多是明乎「某之借義，當屬之某，而不可概爲施」的。例如：

假字下說：「一曰，至也，」而引虞書：「假於上下。」

濟字下說：「一曰，露貌。」而引詩：「零露濟兮。」

(六)有言引經傳，而特申其說爲某的，這些字都是明夫「某之見某乃借義，而無容與本義相混」的。例如：

羨字下，引周書：「羨羨，」而云「巧言」。

斃字下，引詩：「服之無斃，」而云「斃，厭也」。

(七)有明不言假借，而可彼此參互以得之的。例如：

恍，恍慨也。而引易：「恍龍有悔。」那是因爲「恍」「亢」聲同，而借牠的。

贖，握持垢也。而引易：「再三贖。」那是因爲「贖」「孺」聲同，而借

牠的。

又如：

蒼字下引詩：『蒼兮蔚兮；』而嬾字下復引牠作嬾，是知「嬾」便是「蒼」字之借。

躡字下引詩：『載躡其尾；』而躡字下復引牠作遠。是知「躡」便是「躡」字之借。

又如：

匪，是一種「似竹匿之器」，而媾字下引易：『匪寇婚媾，』是知「匪」字可借以爲「非」的。

繇是「馬髦飾」，而無字下引商書：『庶艸繇無，』是知「繇」字可借以爲「蕃」的。

凡上述這許多假借之例，都是因本文和旁見之文互證而後可得的。也有引經

傳之文，以明其爲假借的。要而論之，假借是一樣的，而牠的例子，有正有變。善讀說文的人，於諸部解語，別其字之孰爲借；復別其所借之孰爲正，孰爲變，把牠引而伸之，貫而通之，那便於「六書」之學，思過半了。

以上引證許多古說，以見說文中假借的例子，都有所本，並非臆會出來的。大概上古字少，不尙於用，所以一字通作數義，以濟「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之窮。鄭漁仲分牠爲「有義」、「無義」兩類。

甲 有義假借的，又包括幾種：

(1) 同音借義 如「初」，爲「裁衣」之始，借爲凡物之「始」；「基」，爲「築土」之本，借爲凡物之「本」；「始」爲「女子」之初，借爲凡物之「初」等是。

(2) 協音借義 如「旁」之爲「旁」去聲；「中」之爲「中」去聲；「上」之爲「上」上聲等是。

③因義借音 如「琢」爲「琢玉」之琢，而爲「大圭不琢」之琢；「輅」，本「車輅」之輅，而爲狂狷「輅鄭人」之輅音近；「伯」，長也，而爲「伯王」之伯音弱；「幃」，帳也，而爲「覆幃」之幃等是。

④因借爲借 如「難」，鳥也，因音，借爲「艱難」之難；因艱難之難，借爲「險難」之難去聲。「爲」，母猴也，因音，借爲「作爲」之爲；因作爲之爲，借爲「相爲」之爲去聲。

乙 無義假借的，也包括幾種：

①同音不借義 如「汝」，水也，而爲「爾汝」之汝；爾，花盛也，而爲「汝爾」之爾；示，旗也，而爲「神示」之示等是。

②借協音不借義 如「荷」之爲「荷」去聲；「鮮」之爲「鮮」去聲；「竟」之爲「竟」音境等是。

③語辭之借 如「諸」本爲「辨」；「與」本爲「授」；「耳」本「人耳」

」；「乃」本爲「气」；「旃」本爲「旃」之類是。

(4)五音之借 如「宮」，本「宮室」之宮；「商」，本「商度」之商；角，本「頭角」之角；徵，本「徵召」之徵；羽，本「毛羽」之羽等是。

(5)三詩之借 如風本「風蟲」之風；雅本「烏鴉」之鴉；頤本「顏容」之容等是。

(6)干支之借 如甲本「戈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龍尾」之類是。

(7)方言之借 如「鯛」之爲「鮓」音胃 陽縣名；「枹」之爲「枹」上必茅切 下音桴 鼓枹下；「歌」之爲「歌」上音觸 下徂惑切 昌歌便是 昌蒲等是。

三 假借的運用

假借的字，很多很多，全賴人的運用不窮。鄭漁仲把牠分析爲十一類，都是就音義上判定牠的。我以爲假借之例，大別可分爲三：

(一) 製字的假借 上古的時候，文字很少，沒有本字，便借牠字來代。例如「來」字、「鳥」字、「朋」字等，假借以後，終古未造正字，於是一字兩用，通行到現在。這個緣故，是由於古代的字，多獨體而無合體；或因意義相近，便假而用之。鄭康成說：「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用之，趣於近之而已。」

(二) 用字的假借 有這個字，復有那個字，音形偶然相同，因而爲之通假。例如假「氣」爲「气」，假「陶」爲「匍」，假「私」爲「厶」等是。假借之字通行，本字或有時而晦；不像製字假借，因無本字而假借的。或後人取同音的字代牠，便沿用而不改了。

(三) 引申的假借 本字之外，其餘引申之義，都爲假借，例如「難」字，「爲」字，「乃」字等，這一類最多。也由於字不够用，依聲託事以補足牠的。

就許君對於假借的定義說：「本無其字，依聲託事，」那末應當以「製字的

假借」作爲正例。至若「用字的假借」，以及「引申的假借」，後世借用的字，極沒有界限，那便全部的字，都可作假借了。

第九章 補闕

按說文序例，偏旁所有，而篆文却未出的，現在補記於此，以備參檢。計共得一十四字，列舉於後：

蕤 蕤，便是「執」字，見「蕤」「櫛」二字下。執，或从「艸」。說文繫傳：『木部櫛重文櫛下云：「或从蕤」。火部蕤云：「从火，蕤聲。」』則原有的「蕤」字，當爲「執」字的或體。執字，本从「尹壘」會意，後來另外加上一個「艸」，便成「蕤」字。現在徐鉉本「櫛」字下說：『或从艸。』櫛字，又作「木相摩」解，於艸沒有關係，這是因爲說文中沒有「蕤」字的緣故。祇有蕤下蕤聲，還未改及。

筵，大概便是「簠」字的小篆，見「噓」「遊」兩字下。許氏說文中，噓遊二字，都說从「筵」聲。段玉裁氏，以爲「筵」者是「簠」字的隸省，改「噓」爲「噓」，祇有遊字却未改及。

矩，大概是「巨」字的小篆，見「響」字下。說文毘部響字下說：「矩聲，『那便矩爲說文中原有的字。釋艸：矩字下說：『說文作響，或作矩字。』按說文「響」，或亦作「矩」。

恕，便是「忖」之或體字，見「瘕」字下。說文中「忖」字，或从刂。疒部「瘕」字，从「恕」聲。大徐因爲本書沒有「恕」字，疑「从心契省聲」者，以爲不是。按「忖」字作「忽」解，其下引孟子之說：『孝子之心，不若是忖。』據趙岐注本，「忖」字作「恕」，而以「恕」作「無愁貌」解。「無愁」，正和「忽」字義同，那末「恕」當爲「忖」之或體字。恕，从丰聲，丰，讀若介，从介从勹，是一樣的。

劉 這個字，見「劉」「瀏」二字下。當作「戔」解，从金刀，𠂔聲。一作「殺」解。許書中「劉」「瀏」兩字，並从「劉」聲，而沒有劉字。小徐疑義篇中，說牠是脫漏的，這却不錯。其解金部「鐮」字，疑鐮，便是「劉」，也許刀字屈曲，因此傳寫誤作「田」。按「刀」誤作「田」，雖有是理，考玉篇金部，鐮古文「劉」字，然鉞已从錯說，定鐮爲誤字，那末修正玉篇的，不應當以鐮爲古文，這是爲顧氏的舊文可知。然則許書的舊制，必定以「劉」爲正篆，「鐮」爲古文的。後來的本子，把牠譌脫了。

希 許書中从希的字，共有十文。嚴鐵橋據金刻，定牠爲「希」字的古文。按希當作「疏」解，从巾，从彡，與爽同意。許書中希，晞，晞，希，郗，係，猷，豨，絺，皆从「希」聲，所以必有「希」字。小徐以爲从禾希聲的希，應當說「从彡，从巾」；其餘若蒔晞等字，應當从希省，這是不對的。
 錢氏大昕以周禮「希冕」注，讀「希」爲「絺」，說「希」字便是古文「絺」

免

「段氏若膺以鄭本虞書「締繡」注，說「希」讀爲「帶」，疑「希」字便是古文「帶」。其實按諸古籍，凡鄭注言「讀爲」者，例是經用假借，改从本字。「希」若卽是古文「締」「帶」，那又何待改讀呢？所以錢段二氏之說，也有謬誤。程氏春海說，文選鮑明遠詠史詩：「明星晨未稀，」注云：「說文，希，疏也。」「希」和「稀」字相通，是唐朝本有「希」字的明證。但是今本說文，稀字亦作「疏」解，李善注文選，不引「稀」字而引「希」字，似「稀」字許氏原作「禾疏」解，現在脫去「禾」字了。

許書中从免的字，共計有九文。字蓋从兔而攪其尾。按免當作「子脫胞」解。字从二儿，上儿，是指「母」，下儿是指「子」，从𠂔省，這是「生免」之「免」的正字，兒子的生產，是脫胞而出，以其「脫免」，所以說「免」，造「脫免」字，因取其象例。疑義篇：「說文有攪晚等字，而無免，脫誤。」輓，晚，晩，冕，繞，浼，輓，勉，輓，九個字，从免聲，屬形聲字。

頰字或體，从「人兔」，作「低頭」解，這因為人生時，頭向下，所以从兔。𦍋字，从女从「生兔」，一生一兔，便是「孿生」了，所以𦍋字作「生子齊均」解。𦍋字从「子兔」，子兔者，是說兒子已生，所以𦍋字作「生子兔身」解。以上這三個字，都是會意字。段氏在「兔」部下補兔字，作「兔逸」解，从兔不見足，會意。這是說兔走最快，牠的足不可詳細看見，所以兔字省去一畫。兔不見獲於人，也便稱爲兔。這是他襲六書正譌之說的。

由

由，大概便是「專」字的古文。許書中从牠的字，凡二十有二文。而沒有「由」字，這明明是脫寫的。小徐說：「𠂔，从弓，上象枝條華萼之形，」古文省弓，後人因通用爲「因由」等字。按「𠂔」，已象華萼的形狀，「由」於枝條形，絕對不象，自是取聲的。如果馬上由字是象形，那末書古文已有「由」字，許君何不於臆下注出古文呢？但是這「由」字，究竟屬於「象形」，「指事」，還是「會意」，終不可知。段氏把牠補在古文「籛」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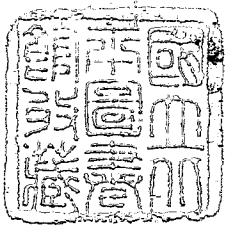
云：『或當从由，有路可入。』并引韓詩：『橫由其畝，』傳曰：『東西曰橫，南北曰由』證之，其說亦未確。玉篇，以「由」字入「用」部，有「用」義，今从之。

𪗇

𪗇，字林以爲「喟」字，見「𪗇」字下。𪗇，當作「斷」解，从𪗇从八。許書中𪗇，𪗇，𪗇，皆从𪗇聲，而沒有𪗇字。大徐說：『𪗇，當是「𪗇」字的省，聲不相近，未詳。』按「𪗇」之與「𪗇」，非但聲音相遠，即形體上也。𪗇，見爾雅，作「息也」解。音義說：『字林以爲「喟」字，孫本作「快」，又作「憤」。』是知作「息也」解的。「喟」和「憤」，是本字的本字；「𪗇」和「快」，都是假同聲的。據廣雅釋詁說：『𪗇，斷也，』「𪗇」，便是「𪗇」的俗字。證以玉篇，𪗇字入「𪗇」部，知其字以「𪗇八」，而字義作「斷」解。按說文：『𪗇，殘穿也。八，分也。』斷之必殘敗分裂，所以「𪗇」字从「𪗇八」以會意。

。大徐說：「蟲，不成字，凡从蟲者，竝當从「蠶」省。」段氏沿用其說，未見得是十分對的。

以上「補闕」的字，凡十有四文。因爲說文中偏旁所从的字，是有其形的，而篆文却未載，所以特把牠附記於此。



詩 範

蔣梅
笙編

陽羨蔣梅笙先生博學宏識。邃於詩學。本其在大學多年教授詩學之心得。編纂本書。觸類旁通。入微出顯。啟前人之秘鑰。作後學之津梁。全書分爲八章。要目如下。

一、本情
二、辨體
三、諧聲
四、綴韻
五、奇耦
六、致用
七、程敘
八、華采

說理精審。引證明確。所選歷代詩數千篇。大部名家精品。頗適觀摩。迥非隨手亂塗者可比。學者能依範仿效。可得心手相應之樂。

世界書局印行

全書一冊
九角五分

著丞蓋顧 版出局書界世

角六册一裝精

角五册一裝平

研究文學的，不可不研究文體，因為有了文體的研究，然後才能夠知道文學的派別與變遷。這一本文體論ABC，是研究文體的第一部著作。

本書是專門討文體論的，在緒論中，討論文章的定名和文章的體制。其次，討論文體的類別，如論評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哀

文體論ABC

祭類、詞賦等等，均有詳細的研究，中國文章的體格，可以說是舉無餘了。

讀此一編，不但對於中國從古代到現在所有各種文章的體格，作一有統系的研究；即對文體的變遷，文章的緣起，亦有深切的認識。本書不獨可以供研究中國文體者不可不讀之書，且可以供中學校、大學校教本之用。

世界書局出版

胡樸安著

文字學 ABC

文字形的原起，甲文，古文，篆文，隸書，以及文字增加等等，均有詳細之說明。在六書條例編中，對於六書通論，象形釋例，指事釋例，會意釋例，轉注釋例，以及假借釋例，一一敘述，不厭其詳。在書目編中，介紹說文，形體辨正等等。中等以上學校採用為教本，實最適宜。研究文字學者，得此一編，自也獲益不淺。

精裝一冊六角 平裝一冊五角

文字學是研究文字源流變遷的學問。如要懂得文字的意義，聲音，形態，同時如要能夠運用文字而無錯誤，便不可不讀文字學。中國文字學是一種極深奧的學問，本書却寫得明白條暢，無論何人都能夠明白曉悟，實為通俗的文字學的創作。

本書分上中下三編：上編，討論文字的源流；中編，討論六書條例；下編，介紹研究的書目。

在文字源流編中，對於文字通論，字音字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印刷

說文綜合的研究(全一冊)

(每冊定價銀三元)

(外埠酌加郵費運費)

不 准 翻 印

編著者 顧 藹 丞
出版者 世 界 書 局
印刷者 世 界 書 局

發行所 上海各埠 世界書局

